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2373/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二二冊目次

## 子部·儒家類

閑道錄三卷

〔清〕熊賜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一

下學堂劄記三卷

〔清〕熊賜履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七

紫陽大指八卷

〔清〕秦雲爽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紅格鈔本

八四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

〔清〕應據謙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一四四

憤助編一卷

〔清〕蔡方炳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息關三述本

七〇四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四卷

〔清〕陸隴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七五六



關道錄卷上

延平李王如

受業門人晉安李光地同校

姑蘇徐秉義

無極之真理也。離不得氣。二五之精氣也。離不得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妙故合。合故疑。

理全氣亦全。氣偏理亦偏。

有這理。斯有這氣。無這理。斯無這氣。豈可混而為一。

有這氣。卽有這理。無這氣。卽無這理。豈可析而為二。

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纔分先後。則理氣又判。

言太極而二五卽在其中。言二五而太極不在其外。

五行總一行。三極總一極。

陰陽之分。不可紀極。陰陽之合。不可有二。知陰陽則知體用矣。

凡有氣。莫非天言。其無在非陽也。凡有形。莫非地言。其無在非陰也。

乾一故實。實故健。坤二故虛。虛故順。五行一陰陽。陰陽一氣。五常一健順。健順一理。

寤寐一小翕。翕也。翕關一大寤。寤也。生死一大呼吸。

也。呼吸一小生死也。天地間種種色色。無不如是。

仰觀俯察。原始要終。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上下古今。不過一元亨利貞。鼻息呼吸。也有箇元亨。

利貞。萬物只是五物。五物只是一物。萬理只是五理。五理

只是一理。只是萬理。萬理只是一理。萬物只是一物。萬事

只是一理。萬理只是一理。萬物只是一物。萬事只是一理。

萬理唯一。萬數唯一。萬物唯一。萬事唯一。一箇分萬箇。萬箇是一箇。萬箇合一箇。一箇是萬箇。

大的包小的。小的包大的。是大的。小的。分大的。大的。是小的。

的一箇分萬箇。萬箇又分萬箇。萬箇合一箇。一箇是一箇。

又合一箇。大的包小的。小的包大的。又包小的。小的。分大

的。大的。又分大的。知其合。又知其分。知其分而合。

合而分。分中之分。合中之合。可以言理矣。

太極本然之性也。二五流行。化生萬物。氣質之性也。

太極本然之性也。二五流行。化生萬物。氣質之性也。

太極本然之性也。二五流行。化生萬物。氣質之性也。



離氣無從見理故離氣稟無從見性

牛可哢馬可服桑可衣麥可食牛可哢不可服馬可服不可哢桑可衣不可食麥可食不可衣皆是天

造地設合當恁底

無邊際無空隙無底止無歇息大無外小無內後無

終前無始

元無方所元無窮盡

霄壤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一塵之或伏或飛一息之或呼或吸仰看俯看橫看直看

時無平不然

萬物未生不加多萬物已生不加少萬物未生不加

少萬物已生不加多

無方無方之方無體無體之體無外無外之外無內

無內之內無終無終之終無始無始之始

上蟠下際是這道理古往今來是這道理聖經賢傳

千言萬語是這道理

往者屈來者伸前之屈今之伸也今之伸後之屈也

屈之伸伸之屈鬼之神神之鬼也屈之屈伸之伸鬼

之鬼神之神也一屈一伸一陰一陽而已

屈伸以氣言鬼神往復以理言鬼神

一理五常之總稱五常一理之條目

莫虛於理無不涵也莫實於理無不足也

太極自太極二五自二五不相雜也二五即太極太

極本無極不相離也

人之所以為人即天之所以為天

知得自家的便知得天地萬物的盡得自家的便盡

得天地萬物的理一故也

性即理也

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

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厚薄淺深之異及其

成功一也故曰性善

善即本體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處物曰

義孔子曰繼善顏子曰一善曾子曰至善孟子曰

性善皆是也知此者為知天見此者為見易窮此

者為窮理達此者為達德

人一身之主宰曰心善即是此心之理理存於中則

為心之體寂然不動者是也理發於外則為心之

用感而遂通者是也。其存其發心也。其所以存所以發心之理也。性也。情也。總之一善而已矣。

大德敦化萬物一善。統體之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小德川流一物一善。各具之太極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

善。卽明德。明善。卽明明德。格致誠正。齊治均平。明明

德事。卽明善事。學問思辨行。明善事。卽明明德事。

善者。性也有諸己之謂德。德者善也。賦於天之謂

性。明其本明之德。曰明明德。明其本明之善。曰明

明德。

善。大學中庸無異旨也。

孔門求仁便是明善。

太極爲萬理之總名。仁爲萬善之總名。理者善也。卽

性也。性者理也。卽善也。曰性曰理曰善曰仁曰太

極。實無二而名偶殊也。

當其靜喚他做性。及其動喚他做情。靜者性也。卽心

之體也。動者情也。卽心之用也。合而言之善也。

孟子曰。仁義之心是在性上說。心曰惻隱之心。羞惡

之心是在情上說。心蓋就性言。寂然不動者。心也。

就情言。感而遂通者。心也。寂而感感而寂。體中用。用中體。一心之妙而已。

圓外寂中形而下者也。全體大用形而上者也。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

寂無乎在。感無乎不在。寂而感。無乎在而無乎不在。

感而寂。無乎不在而無乎在。

有寂有感。非寂滅也。至虛至靈。非虛無也。

寂非無感。非有寂不滅。感不增。

自寂自感。自感自應。

明道錄

恒寂恒感。恒感恒寂。

知覺氣也。所以知覺理也。

本心卽是天理。其存爲四德。其著爲四端。皆理也。卽

皆善也。

本來如是之謂善。本體也。復其本來如是之善之謂

明工夫也。卽本體卽工夫。卽工夫卽本體。

不透性者。不明善者也。不明善者。不知性者也。知其

性無不明之善。明其善無不誠之身。

明善誠身之功。主敬明善之要。

善只是天理二字。自其自然曰天。自其流行曰命。自其主宰曰心。心之靜爲性。曰仁義禮智。心之動爲情。曰愛宜恭別著於身。爲貌言視聽思之。則曰恭從明聰睿行於世。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曰親義序別信。書曰降衷。詩曰秉彜。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天命之性。孟子曰仁義之心。周子曰太極。程子曰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曰萬物之一原。朱子曰當然之則。無非是物也。而總不越天理二字。盡之天卽理也。理卽善也。善卽理也。理卽天也。幸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復此之謂學。修此之謂教。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存此之謂君子。去此之謂庶民。精者精此。一者一此。博者博此。約者約此。擇者擇此。執者執此。擇無不精。守無不固。愈精愈固。愈固愈精。是之謂明善本體。如是工夫如是。而所以一微顯貫動靜徹頭徹尾。成始成終者。敬也。故主敬爲明善誠身之要。千聖千賢講道理。只是一善字。講工夫。只是一敬字。善非他。吾心之全體大用是也。

善之一字是道理大總括。敬之一字是工夫大總括。寂無不包。感無不貫。無一毫之漏。無一息之停。本體也。善也。靜無不存。動無不察。無一纖之缺。無一刻之間。工夫也。敬也。敬是工夫。卽是本體。善是本體。卽是工夫。自本體言。謂之善。自工夫言。謂之敬。善也。敬也。本體也。工夫也。一而已矣。不敬便不直。不直便不敬。無不敬之謂直。無不直之謂敬。無妄自無適。誠無不敬也。無適自無妄。敬無不誠也。人道也。天人合一。不誠也。人道也。天人合一。自誠明。敬是本體。自明誠。敬是工夫。誠自無不敬。無不敬。自無不明。本體卽工夫。敬則無不明。無不明。則無不誠。工夫卽本體。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聖安於敬。賢勉於敬。敬之一言。程子說得切要。朱子闡得詳明。其爲功於聖門。有裨於後學也大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造次如是。

顛沛如是。所謂無不敬也。無不敬。斯無不善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善之所以體全而用備也。然非主敬不爲功。

學問思辨行。都只少這敬不得。

知至至之。敬之始事。知終終之。敬之終事。廓然大公。敬之理。一物來順。應敬之分殊。

或問主敬當如何用功。曰。在在。不放。過時。時。不放。過。如讀書。心在書上。見客。心在客上。着衣。心在衣上。喫飯。心在飯上。靜時如是。動時如是。裏面如是。外面如是。

而如是一語。一嚥。一吸。無不如是。心存而理得。理得而心存。則善無不明。而身無不誠矣。

念慮未萌。而幾微不動者。敬也。應酬交錯。而品節不差者。敬也。

一念有差。是一念不敬。一事有差。是一事不敬。念念有差。是念念不敬。事事有差。是事事不敬。

敬之道大。而功約。敬無越思。無旁務。

無拘迫之敬。無煩碎之敬。無安排做作之敬。無塊屈。

兀坐之敬。

敬省許多勞攘。

人心敬則存。不敬則亡。敬則是不敬。則非喫緊處在此。

敬無有不該。無有不貫。無毫髮可間。無須臾可離。

一處不敬。則一處不善。一時不敬。則一時不善。處處不敬。則處處不善。時時不敬。則時時不善。一處敬。一處善矣。處處敬。處處善矣。一時敬。一時善矣。時時敬。時時善矣。

顏曾祇是持敬。

存乎中以應乎外。制其外以養其中。主敬之事畢矣。容貌詞氣。敬之符也。

朱子曰。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履蓋從事於斯。而深信其不我欺也。

敬無表裏精粗之間。

敬則心無出入。

小學全是主敬之方。



敬者聖人之始事即聖人之終事

大學三綱八條之綱領明明德三字三綱之綱領敬之一言又明明德之綱領明明德即明善也

或問中庸一書只明善二字足以蔽之否曰豈獨中庸四書皆明善也豈獨四書五經皆明善也善者性也即理也明善者窮理也即盡性也聖賢之言有一非窮理盡性者乎善讀書者一以貫之矣

善只是天理明善只是復還天理凡聖經賢傳無非發揮此二字註疏此二字使人知所從入之路與

開道錄

所以用力之方而已要緊關要一言蔽之曰敬然則聖人之學明善二字盡之明善之道敬之一言盡之此千古聖賢之公言非予一人之私言也

一塵六合一息千古無鉅無細無欠無餘

語不能洩即顯即微嘿不能含即微即顯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即欲離之鳥得而離之

君子以仁爲宅以敬爲所

世間原只有這件事人生原只辦這件事

更有何事

若見得是橫直上下四方八面無有不是也無非是道無非是學即此是學即此是道

天即理也莫大於理故莫尊於天

莫不有理亦莫非此理

心即理也無心外之理理即性也無性外之物

千萬人一心千萬人之心一理

一心之靈衆理之妙也理之妙一心之全也

開道錄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明之至善之至也如此方是止於至善方是明善之極功

擇執總是一事就本體言擇是善之精微處執是善

之疑一處就工夫言擇是明之詳細處執是明之

篤實處博約交融足目并到無非工夫無非本體

矣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明善之事五之字即指

善也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善者中也。凡不中者皆非善。善者庸也。凡不庸者皆非善。中庸一書只是明善而已。

身○在○是○心○即○在○是○而○學○即○在○是○

日○收○曰○操○曰○存○曰○養○只○是○一○時○一○物○一○事○  
纔○整○頓○便○是○纔○放○下○便○非○此○生○死○關○頭○也○

刻○刻○提○撕○常○常○照○管○

忘○卻○軀○殼○便○是○不○在○腔○子○裏○了○

工夫全在喚醒上。纔喚醒。纔在這裏。常喚醒。常在這裏。

裏

喚○做○本○心○自○然○寂○存○感○應○自○然○靜○虛○動○直○人○皆○有○之○

賢○者○能○無○喪○耳○

聖○凡○人○鬼○一○呼○吸○間○

操之至不期存而自存。舍之至不期亡而自亡。存之

久不待操而自操。亡之久不待舍而自舍。不操則

舍不存。則亡。即操即存。即舍即亡。微莫微於此。危

莫危於此矣。

無斷無續。無出無入。有斷續出入者。非本體也。

寂然不動。本體如是。感而遂通。本用如是。學者做工夫。只要復他本體。本用便了。

聖賢一言一動。無非存天理。遏人欲。

善即是性。明善即是復性。

孟子以情証性。以情善証性。善蓋情。即性之發。性即

情之存。因情之無不善。則知性之無不善也。世人

不能見性。正緣不能見情。錯認情字。所以錯認性

字。若識得這情。便識得這性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明道曰。由其情

則道

知其有仁。伊川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晦

菴曰。要於常運中。見太極。於常發中。見本性。合而

觀之。四子之證性。皆無異旨也。

有其存。故有其發。有其發。知有其存。

為學何所志。志於聖人而已。何所歸。歸於聖人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予曰。人不可以不為堯舜。

其皆可為者。無堯無舜。無舜無堯。天。人。源。頭。不。差。

纖微也。其不可不為者。出堯入堯。出舜入舜。聖狂

關頭。不容毫髮也。

分明靜時不是無物但靜中無可捉摸必於動時發見耳靜中無見聞而有所以見聞者存無知覺而有所以知覺者存若無所以見聞者何以能見能聞無所以知覺者何以能知能覺但纔有見聞纔有知覺便已屬動不屬靜矣故學者止可於靜中存養之不可於靜中討索之也

高忠憲曰動則着事靜則着空無有是處

無事時心空所以有事時心亂

常感常寂自不逐物常寂常醒自不落空

五常以外無性五倫以外無道

布帛菽粟淡而不厭

千病萬病只是一病千方萬方只是一方

做箇聖賢千辛萬苦千艱萬難不是安享坐致的勾當

要灑脫不得灑脫要自在不得自在要現成享用不得現成享用學者當如何用功

聖人終身只是下學其所以下學者卽上達也自其着力曰學自其得力曰達只是這箇物事

戒慎恐懼是道心放縱恣肆是人心

戒懼是真灑落未有戒懼而不灑落者灑落是真戒懼未有灑落而不戒懼者唯至嚴所以至和唯至和所以至嚴也

卽卑卽高卽通卽遠離卑無高離通無遠

見到聖賢地位只是眼前道理做到聖賢地位只是眼前道理

爲子爲弟之事便是爲聖爲賢之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神而明之嘿而成之化而裁之舉而措之無非是也一瞬一息一語一嘿皆位育事業

博我以文非加多也約我以禮非加少也

統通包舉之謂博而非龐雜泛濫之謂博精當切要之謂約而非寡陋簡略之謂約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程子曰仁者人此者也故仁則人不仁則不人聖人仁之至人之至也

聖人適全其爲人而已如耳極其聰目極其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無所歉于人之中非有溢于

功并天壤道冠古今祇是全其性分之固有盡其性

分之當爲并無此子加增處

目本自明耳本自聰本體卽工夫也視還他明聽還

他聽工夫卽本體也

明善在明倫修身卽修道

聖人皜皜君子慄慄

真知實踐爲難

明實理做實事

實收得一分。是人頭。應得十分。是刑頭。是

實備得一分是入要歸其餘得一分是至

[illegible]

直養無害則萬善自存百非自去

放是誰放放者自放也求是誰求求者自求也纔知

得○求○便○已○不○放○矣○纔○覺○得○放○更○不○需○求○矣○

文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

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而天弗違卽我卽天後天而奉天時卽天卽我

本真易得習氣難淨

三要猶四勿

學者須有日用恒久循序漸進工夫否則非惰廢則

狂妄。

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卻是穩着

鑑虛衡平規圖矩方

中和位育天理之極致

君子志大而心小

工夫不切實件件虛浮

只○在○用○常○示○土○  
便○是○歡○然○處○便○不○

是○在○印○其○歎○然○處○更○是○味○其○嫌○然○處○便○不○是○

是知其精然屈作六以三

帝衷曰民彝曰天理曰物則總只是一善字善卽

性也。心之體也。發之爲情。心之用也。

心體本大而我小之本通而我塞之負天甚矣。

星星燎原涓涓放海是以君子審幾而慎微

無處不是真地頭。無時不是真功程。

理載於經事詳於史雖生知之聖亦不能舍是以爲

學也。



纔有自足之心。便不是聖人。纔有自奮之心。便不是庸人。

心存。則言不期寡。而自寡。貌不期恭。而自恭。以私意讀書。以瞥見窮理。焉得不增障益蔽。物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之性定矣。

世間無討便宜的聖賢。亦無沒稍殺的聖賢。

穩穩當當。一箇安宅。坦坦平平。一條大路。爲何只去

走曲徑。歇旅店。

須知堯舜一生是兢。堯舜一生是好學。

當下便有下手處。到底亦無歇手處。

只有一箇長安。那有兩箇長安。只有一條正路。那有

兩條正路。出門是到家。是出門。差到家。差

理無內外大小之殊。學有先後緩急之序。

學問有漸進之功。無急迫之理。

既學孔孟之道。便當讀孔孟之書。試觀五經四書中

有一虛高超脫。影響恍惚之語乎。

一超可入。一聞可悟。萬無此理。

理會主腦分疏頭項。

寸寸而積。銖銖而累。下學上達。應當如此。

勿厭煩苦。勿責效驗。勿執偏見。勿徂小成。懇懇循循。

自有長進。

爲學有基本。有階級。有步驟。有歸宿。勿忘勿助。不急

不凌。所謂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然後爲得也。

教無序。非教學無序。非學

一步緊一步。一層細一層。方是工夫。

文敬曰。爲學規模節序。無學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

如先天圖。

舍成法而求妙解。離實地而譚玄悟。是舍規矩而求

巧離殼率而譚中也。有是理耶。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乃朱子喫緊爲人之語。

曉得一分。做一分。曉得二分。做二分。早而暮少。而老

更無閒空的時節。

踏着實地。住足不得。尋着把柄。放手不得。

守之不固。則居之不安。

道理不過日用平恒道理工夫不過日用平恒工夫  
更無一毫神奇玄妙之可言  
著衣喫飯事親從兄乃勛華事業也

此事大而無倫細而無間日用常行聖神功化無有  
二也

知其所有養其所有齊頭并發一時俱到

大者遠者不在小者近者之外

有裏之表有表之表有精之粗有粗之粗有表之裏

有裏之裏有粗之精有精之精無不到斯無不知

也

見得透拿得定更無餘事

着意讀書虛心觀理

自頂至踵皆實落地頭自早至晚皆實落時節

聖賢下手就在結尾處下手結尾就在下手處結尾

萌芽者冲霄涓流者達海下手處就是結尾處結

尾處就是下手處

清明廣大有合天心

舉目皆至教

減得一分人欲即復得一分天理

文莊曰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

立真志修實行

由防檢至不須防檢由窮索至不須窮索不須防檢

防檢之至也不須窮索窮索之至也

四絕天道四勿人道一貫天道三省人道

若學問可泛泛悠悠而得聖人發憤忘食何爲者

如追亡如救火古人何等勇猛憤迅

打疊一番又一番剝落一層又一層到十分淨盡自

關道錄

有商量

徹底澄清和根鋤淨免費重複工夫

虛見冥行都不濟事

道理有湊泊工夫有歸着

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愚而得

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即能其所學者知即知

其所慮者中即中其所勉者得即得其所思者學

即學其所能者慮即慮其所知者勉即勉其所中

者思即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

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之虛名坐棄其與知與能自得自中之實理廢置有本體的眞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厭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

聖人不勉而中只是箇無不中不思而得只是箇無不得勉亦中不勉亦中思亦得不思亦得今人不論中不中只論勉不勉不論得不得只論思不思開口便是不勉却不曾中開口便是不思却不曾得蓋聖人以中爲勉以無不中爲不勉今人以勉爲不中以不勉爲中聖人以得爲思以無不得爲不思今人以思爲不得以不思爲得殊不知若能中不勉固中勉亦不害其爲中若能得不思固得思亦不害其爲得若不中勉或不中不勉又何以能中若不得思或不得不思又何以能得天下有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矣斷無勉而不中思而不得者也有不中而勉不得而思者矣斷無不中亦不勉不得亦不思者也若勉亦不中思亦不得不中亦不勉不得亦不思民斯爲下矣

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

仰不愧俯不作是浩然氣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浩然本體。或問養浩然之功。曰敬以直內而已。敬則直。直則方。內無不直。外無不方。此所以配道義而塞天地也。

知之好之樂之。知是知箇甚的好。是好箇甚的。樂是樂箇甚的。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行之。學是學箇甚的。問是問箇甚的。思是思箇甚的。辨是辨箇甚的。行是行箇甚的。一言以蔽之曰。善善者本體也。知者知此好者好此。樂者樂此。學者學此。問者問此。思者思此。辨者辨此。行者行此而已。

誠者自成。道者自道。進者自進。止者自止。暴者自暴。棄者自棄。聖賢立訓。端爲此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誠之至也。

閑邪誠自存。克己禮卽復。不是兩項工夫。卽克卽復。卽禮卽仁。

隨在隨時。察識擴充。何愁不到聖賢地位。

大段分明千條萬緒。皆在其中矣。人要知所當然。其當然者卽其所以然者也。卽其自

然而然者也。

步步端的。頭頭着實。

有主則虛。言無欲也。有主則實。言有理也。

中實所以具衆理。而外誘不入。中虛所以應萬事。而內欲不萌。實者其誠。虛者其明。合誠與明。謂之中孚。

工夫不十分平實。難得恒久。不十分縝密。難得恰當。不十分精到。難得親切。不十分純熟。難得穩貼。

六經萬世之法律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生民之

布帛菽粟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

習念俗情。一毫不放下。不得真心實理。一毫一刻放下。不得有放下的。便有不放下的。有不放下的。便有放下的。不兩立之勢也。

造物非陽則陰。人心非善則惡。由此入彼。其間不能以髮。

自求自得。自得自成。

纔覺得退。便是進。纔覺得失。便是得。自以爲進。則退矣。自以爲得。則失矣。

大學之法貴乎豫養正之功在乎蒙身歷境界親嘗滋味乃得若只懸空摹擬力索強探終是隔靴搔癢

太極圖是周子畫出造物化工以示人小學是朱子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

此須計較此須表襮便礙近裏工夫

這性分內地步儘寬分量儘大若只略綽得幾分整頓得幾分便傲然自滿不復進求所謂井底觀天管中窺斗也何緣得大長進

周道錄

半上落下左起右倒只是立志不堅立志不堅則功力不勇學問不固所以倏進而倏退旋得而旋失也

祈禱不端發軔便錯

腳起腳陷如何壁立千仞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微顯理無微顯

毫析銖分豈可大段鶻突

似義而實利疑公而實私種種都須明辨

出乎物物之上而物不能撓入乎物物之中而物不

能誘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于斯致知在格物物是實實落落的物知是實實落落的知

為其可為不為其不可為如斯而已矣

起居服食之恒參贊位育之大有鉅細無精粗有高卑無異同

存萬世不易的心讀萬世不易的書行萬世不易的事說萬世不易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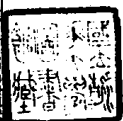
誠者本有之實理本誠者無有不誠則有存誠之功

周道錄

朱

所以保其本有也本誠者或有不誠則有求誠之功所以復其本有也

這箇重擔要挑起這條遠路要走到須是脚跟十分牢穩肩頭十分堅硬始得



閑道錄卷中

長安強振學

受業門人廣平申涵盼同校

姑蘇徐乾學

真心實理要人識得守得

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問五者之

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既為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既為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為名教之罪人也

橫渠曰孔子煞喫辛苦來和靖曰古來唯孔子好學皆知聖之言也

顏嘆曾唯火候一般

顏齋心曾守身豈有精粗之別

顏之一嘆在四勿之後曾之三省在一唯之前

顏子仰高鑽堅曾子臨深履薄工夫何等緊策何等痛切何等迅發何等貼實真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是難莫難於孟子易莫易於告子漸莫漸於孟子捷莫捷於告子學者學為孟子乎學為告子乎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仁豈可偏屬之內告子未嘗知仁義豈可偏屬之外

告子未嘗知義仁義性之本體也仁非內義非外性之所以無外無內也告子未嘗知仁義以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以食色為性以欲為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為性以理為性也只教人循理

甘食性也珍兄之臂而奪之食亦得為之性乎悅色性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亦得為之性乎大抵戰國時人欲橫流天理滅沒皆以縱欲為率真循理為作偽一時淫詞邪說只要抹煞天理回護人

欲如告子芻狗仁義任人弁髦禮法向非子與氏極力論辨綱常名教竟不知飄汨何極矣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虛語哉

不忍殺鰥仁之端也擴而克之而仁不可勝用也不屑呼蹴義之端也擴而克之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千言萬語只是發明性善仁義二字是直指本體擴克二字是直指工夫七篇大意皆是如此

一是統體之太極貫是各具之太極

吾儒一以貫萬異端一以塞百

易之數八範之數九自一而八自一而八八自一而九自一九而九九理一而分殊也由八而一八由八而一由九九而一九由九而一分殊而理一也一八一九八八九九數雖異而理則同

論語曰毋意大學曰誠意蓋毋意之意只是不誠之意不誠之意不可不無誠其意者正是要無這不誠之意耳意者心之發所謂念頭是也這念頭有善有惡善念頭不可無惡念頭不可有一槩有也不得一槩無也不得一槩有勢必至於只有惡而

不有善一槩無勢必至於只無善而不無惡此論語所以紀無意而大學所以貴誠意也

隱對費言以云藏也微對顯言以云密也分明有箇物事非空虛杳茫全無着落之謂也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萬世之常道唯中故庸唯庸故中鄉愿似中而非中似庸而非庸竊中庸之名者也二氏不中故不庸不庸故不中反中庸之實者也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謂之命必有所以賦於人者謂

之性必有所以受於天者原是實實落落人人具足物事若云一切都空一切都無不知天所賦於人者何在人所受於天者何在無所賦無所受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命耶性命二字都解說不去矣

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至哉斯言爲後世學者慮至深切矣

程子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予曰善養者即於未發之前養之程子恐人討索於未發撓其體也愚意恐人安排於已發滯其用也

纔學孔孟便要勝似孔孟纔學程朱便來鄙薄程朱於孔孟何傷於程朱何傷止謂之狂妄無知而已老氏竊弄闢關芻狗天地釋氏塵芥六合土苴萬物不敬之罪孰大于是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

曰盡性至命

明明有卻要說無其於有何明明實卻要說空其於實何

老氏無只無理不會無欲佛氏空只空理不會空欲吾儒有的是理無的是欲實的是理空的是欲

韓子在用上闢佛老謂其既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體上闢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

天下之可知者即其不可不知者也吾道是也天下之不可知者即其不必知者也佛老是也

仙家認器爲道溺于有佛家離器言道墮于無

老氏以氣爲性無理之氣也佛氏以心爲性無理之心也聖人之學心學也即性學也性者理也無無理之性理者善也無不善之理二氏不明善焉能窮理不窮理焉能知性無理二字是他根本上病痛也

今之學者紛紛言心言性言道不知既丟卻理字于

說萬說總無有一是處

丟過這理字更有甚說得會得這理字更有甚說得吾儒以二氏爲虛無二氏亦以吾儒爲虛無吾儒謂

二氏不認自家本來的實有二氏亦謂吾儒不識

自家本來的虛無大都二氏持彼之虛無以抑吾儒之實有又借吾儒之虛無以崇彼之虛無不知

吾儒之所謂實有彼不得而窺測之吾儒之所謂虛無彼亦不得而混亂之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老氏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這道理無容毫髮滲漏毫髮差池這工夫不可些微鶻突些微散漫

只合平平着眼實實下脚新奇意思一些都着不上槁木頑石放在匣膜裡也是死物正使捉拿得佳亦安所用禪客偏要如此

喫飯着衣便是莫大勾當另外有神奇者有玄妙否釋子撐眉豎眼只是謾已謾人

不踰矩之心即心即矩也不違仁之心即心即仁也道心也天理也踰矩之心離矩為心也違仁之心離仁為心也人心也人欲也即心即矩即矩即心即心即仁即仁即心非心外有矩亦非矩外有心非心外有仁亦非仁外有心也離矩為心將離心求矩離仁為心將離心求仁離心無所為矩離矩亦安可為心離心無所為仁離仁亦安可為心也

此天理人欲之辨人心道心之分也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為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

之心氣為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會在天理之中吾儒心即理也氣即理也與理為一二氏心自心也氣自氣也判理為二二氏不知天理為何物吾儒

不知天理之外為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是也天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井然而不消處之秩然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為本體以好善惡惡為情識衷是非善惡而一之為平等為圓妙幾有辨別揀擇於其間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健伺

混淆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況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置咸當乎。每見世之自命爲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別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禪家拿來拿去。不過一團空氣。弄來弄去。不過一點靈明天理二字。未曾夢見。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只是天理二字。

天理是自然恰好的物事。若有一毫意思安排。一毫意見夾雜。便不是天理了。

憑虛臆揣。度用虛譚。湊合總非實際。

釋子騰騰萬狀。播弄千般。玄之又玄。妙而又妙。說之可喜。可愕。聽之可想。可參。儘竦動人。儘鼓舞人。但中間沒些子實理。翻來覆去。只不奈自家一點精靈何耳。先儒所謂虛頭帳也。

禪家不着有。不着無。卻着不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卻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卻思無善。無惡。天理者。不容一物。而物物咸具者。也不容一物。何以謂之障。不容一物。而實物物咸具。又何以謂之障。止可以欲爲障。不可以理爲障。欲是本無的理。是本有的本無的。始謂之障。本有的如何謂之障。本無的添一毫。是增一重障。減一毫。是撤一重障。本有的。一毫也。添不得。何處增得一重障。一毫也。減不得。何處撤得一重障。既謂之本有。便不得謂之障。既謂之本無。便不得謂之障。以本有者爲障。總是本有者。本無者。辨得。不明認得不真耳。

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然。障在何處。萬象森然。卽冲漠無朕。障在何處。無朕者。本自無朕也。無容于障也。森然者。本自森然也。無容于障也。豈冲漠無朕之外。另有一物爲冲漠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冲漠所障乎。萬象森然之外。另有一物爲萬象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萬象所障乎。借曰有之。則寂焉必

不能冲漠無朕感焉。必不能萬象森然以障故也。障冲漠者非冲漠也。障萬象者非萬象也。佛氏不以障冲漠障萬象者為障。而以冲漠萬象為障。彼誠不知冲漠萬象之為本來之物。而欲一切掃而去之。誤以非障者為障。而以障者為非障也。亦終其身于障蔽而已。

佛氏論緣業以誘愚氓。其為害淺。談心性以惑賢智。其為禍深。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

釋氏既不肯認他合下俱有。又如何肯做他分內。

當為的

心事本一二之便不是。

高者入于釋老。卑者流于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理者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二者之病。

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曰。生之理之謂性。儒釋之辨在此。

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即理。理即心。事即理。理即事。有何內外。有何精粗。一空則都空。一實則都實。一

是則都是一。非則都非。釋氏視事為心外之事。而事無心之事。視心為事外之心。而心無事之心。夫無心之事。尚可以為事。乎無事之心。尚可以為心。乎事無心之事。心無事之心。是果心事有內外之殊。事理有精粗之別。而可以舍此取彼乎。弗思甚矣。

有物必有則。物只是氣。則便是理。與生俱生。一齊俱有。不待安排。無容造作。所謂天則也。如明聰是耳目的。天則。忠孝是臣子的。天則。若視不明。聽不聰。

便欠。缺了耳目的。天則。事君不忠。事親不孝。便欠。

缺了。臣子的。天則。視思明。聽思聰。是復還耳目的。

天則。事親孝。事君忠。是復還臣子的。天則是之謂復性。是之謂循理。是之謂存心。是之謂踐形。是之謂盡性。是之謂至命。聖人教人。非求其所本無。迨

全其所固有耳。釋氏將這天秩天敘。自然恰好的條理。都不承認。只守着。他昭昭靈靈的一點靈明。便以為明心。以為見性。杳茫空蕩。毫無着落。毫無依據。終日閉眉合眼。都只養成一箇癡呆麻木漢。

以至遺棄事物。滅絕倫理。病狂喪心。無所不至。其骨髓上病痛。只是認氣爲性。而不認理爲性。殊不知既無理矣。則其所謂性者。尚得謂之性乎哉。亦誤甚矣。

精的就在粗的。上微的就在顯的上。若無粗的那精的。無處湊泊。無顯的那微的。無處掛搭。佛氏每遺粗言精離顯語。微夫既無粗矣。又安有精。既無顯矣。又安有微。乃猶侈然自命曰。我但用力于精深微妙之處。而不屑屑于形器之末。沾沾于耳目之前。噫。抑未知微顯之無間。精粗之一致。形而上形而下者之一以貫之也。

無形而有理。無而有有理。而無形有而無有。而無不滯于有。無而有。不墮于無。吾儒以有無爲一。卽有卽無。卽無卽有。異端以有無爲二。無中生有。有外尋無。

釋氏只是虛。吾儒只是實。釋氏只是無。吾儒只是有。釋氏言虛。吾儒亦不諱言虛。釋氏言無。吾儒亦不諱言無。但吾儒之虛。非彼之所謂虛。吾儒之無。非彼

之所謂無。蓋釋氏離實言虛。虛而虛也。吾儒卽實卽虛。虛而實也。釋氏離有言無。無而無也。吾儒卽有卽無。無而有也。吾儒虛而實。虛在實中。無而有。無在有中。至虛至實。無實非虛。至有至無。無有非無也。釋氏虛而虛。虛在實外。無而無。無在有外。實非其實。虛亦非其虛。有非其有。無亦非其無也。吾儒皆是釋氏皆非。吾儒皆得。釋氏皆失。虛實有無。一以貫之也。若曰。禪家悟上而遺下。無用而有體。是二本也。何以爲體。用一原。何以爲微顯無間。程

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不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誠本原之論。

吾儒以欲爲蔽。只要無欲。迺無其所本無者也。無其本無。實有其本有。禪家以理爲障。只要無理。乃無其所本有者也。無其本有。卻有其本無。

吾儒存的是一點天真。異端存的是一種妄念。吾儒養的是一團義理。異端養的是一箇精魂。

釋氏以物爲性。吾儒以則爲性。物氣也。則理也。理者天理。則者天則。

佛氏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又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吾儒首禁的是放。佛氏首要的是放。吾儒首禁的是縱。佛氏首要的是縱。彼不知這物事操之尚恐至於放。何況於放。存之尚恐至於縱。何況于縱。不患不放。不縱。只患不操。不存。操則儒。放則佛矣。存則儒。縱則佛矣。一操存則失者以得。死者以生。由此而賢而聖而幾於天矣。一放縱則得者以失。生者以死。由此而愚而狂而等於獸矣。此其關係豈眇小哉。

心一也。操存便是道。心舍亡便是人。心放的便是人。心求的便是道。心一存一亡一求一放。道心人心判於此矣。

吾儒得手後只是實落。異端得手後只是虛空。

聖賢悟後纔覺得難。狂禪悟後翻覺得易。謹言慎行即是存養之要。

吾儒謂天之所與我者為降衷之恆性。本來純粹至善。無有夾雜。即所謂天理也。然或拘於氣稟蔽於物欲。則不能有善而無惡。聖賢教人以復性之方。

存理遏欲去惡為善。在在持養時時省察以復其賦界之初衷。使靜焉體全動焉用著。無非至善之妙。而後已。聖賢之明物察倫盡性至命。無不在此。乃禪家則目之為籠行。為外道。為業識。為無明。為生滅心。為輪迴劫。必要此中頑然一念不起。不着色。不着空。不思善。不思惡。如槁木如冷灰。而後為言思路絕之上乘。為非想非非想之正果。故其立教也。只要虛空。只要超脫。謂當下便是這箇。一切皆是這箇。不假一毫功力。不須一毫防閑。不必分別是非。不用揀擇善惡。一任靈明圓覺。便是最上法門。慾熾情流。都是道妙。放僻邪淫。都是作用。塞理滅倫。亂常禍道。其為世道人心害。可勝言哉。此從古有道仁人。每有所大不忍於中。而無能已於爭辨也。

儒者曰。有理有欲。有善有惡。有陽有陰。有君子有小人。要十分分別。要十分揀擇。分別知至至之。揀擇知終終之。存理遏欲去惡為善。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是之謂大中。是之謂至正。是之謂盡人合

天○範○闢○不○過○曲○成○不○遺○皆○此○道○也○佛○者○曰○無○理○無○  
欲○無○善○無○惡○無○陽○無○陰○無○君○子○無○小○人○無○容○於○分○  
別○無○容○於○揀○擇○分○別○是○幻○想○揀○擇○是○妄○念○無○分○別○  
心○亦○無○無○分○別○心○無○揀○擇○心○亦○無○無○揀○擇○心○何○存○  
何○過○何○去○何○為○何○扶○何○抑○何○進○何○退○是○之○謂○兩○忘○  
是○之○謂○平○等○是○之○謂○一○切○圓○妙○滅○絕○倫○理○掃○除○紀○  
法○職○此○故○也○明○乎○其○為○聖○為○凡○為○人○為○獸○而○後○知○  
可○聖○不○可○凡○可○人○不○可○獸○凡○知○趨○於○聖○人○恐○墮○於○  
獸○是○率○天○下○而○聖○賢○之○也○忘○乎○其○為○聖○為○凡○為○人○  
為○獸○則○將○可○聖○可○凡○可○人○可○獸○聖○不○嫌○夷○於○凡○人○  
不○妨○伴○於○獸○是○率○天○下○而○禽○獸○之○也○儒○者○之○道○井○  
然○天○秩○燦○然○天○敘○可○以○治○天○下○可○以○垂○萬○世○佛○者○  
之○說○一○切○都○幻○一○槩○都○空○不○可○以○行○一○時○不○可○以○  
了○一○身○然○則○儒○佛○二○者○正○自○不○難○辨○也○  
教○之○以○堯○以○舜○人○尚○不○堯○不○舜○不○教○之○以○堯○以○舜○人○  
誰○肯○為○堯○為○舜○戒○之○以○桀○以○跖○人○尚○為○桀○為○跖○不○  
戒○之○以○桀○以○跖○人○誰○肯○不○桀○不○跖○無○善○無○惡○四○字○  
足○以○禍○萬○世○之○天○下○而○有○餘○矣○

本○有○的○天○理○斷○不○可○無○本○無○的○人○欲○斷○不○可○有○這○界○  
限○要○看○得○極○分○明○這○關○頭○要○守○得○極○牢○固○此○事○非○  
關○小○可○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無○人○欲○無○人○相○無○我○相○無○前○  
念○無○後○念○併○無○天○理○矣○無○人○欲○實○有○天○理○無○天○理○  
却○有○人○欲○此○儒○佛○之○異○也○  
一○切○超○脫○則○絕○聖○棄○智○病○於○空○兩○下○含○糊○又○藏○垢○納○  
污○病○於○雜○  
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吾○儒○之○說○也○動○意○則○乖○  
心○則○差○釋○氏○之○說○也○  
吾○儒○謂○天○理○在○人○事○中○理○事○合○而○為○一○異○端○謂○天○理○  
在○人○事○外○理○事○析○而○為○二○  
太○極○生○二○五○二○五○生○萬○物○所○謂○吾○儒○本○天○依○空○立○世○  
界○想○證○成○國○土○所○謂○釋○氏○本○心○然○吾○儒○之○所○謂○天○  
即○吾○儒○之○所○謂○性○而○非○釋○氏○之○所○謂○天○也○釋○氏○之○  
所○謂○心○乃○吾○儒○之○所○謂○意○而○非○吾○儒○之○所○謂○心○也○  
釋○氏○以○心○為○性○非○其○性○矣○以○意○為○心○非○其○心○矣○  
吾○儒○之○異○於○釋○氏○祇○是○一○性○字○吾○儒○以○理○為○性○釋○氏○

以氣爲性

天地人物一理而已。聖人窮理故同乎天地萬物之性。而爲聖人之性。釋氏滅理故異乎天地萬物之性。而爲釋氏之性。窮理者全其真。滅理者喪其本也。

妄想戕賊本真。客慮損傷元氣。

佛家頓漸二法。未爲不是。但其所以頓所以漸者。無有是處。此所以與吾儒不同也。

吾儒言生指的是生理。言理兼言氣。異端言生指的是

是生氣。言氣不言理。異端只言所生所生只是氣。生之謂性是也。吾儒必言所以生。所以生乃是理。生之理之謂性是也。

吾儒言理原不曾離却氣。離却氣亦無理矣。佛氏言氣只要丟却理。丟却理皆成欲矣。

吾儒言理就在氣上。言氣就在理上。離理無氣。氣不在理外。離氣無理。理不在氣外。無之而非氣。無之而非理。異端言性只是箇氣。言氣只是箇欲。以氣爲性。不以理爲性。以欲爲氣。不以理爲氣。無之而

非氣無之而非欲。

氣一也有理的氣。氣便是理。無理的氣。氣只是欲。

吾儒以理爲宗。佛氏以欲爲宗。吾儒以善爲宗。佛氏以無善爲宗。善卽理也。無善卽欲也。

吾儒一點靈明在天理上。說道心是也。佛氏一點靈明在人欲上。說人心是也。吾儒以理爲性。以欲爲障。一切作用都是天理。佛氏以欲爲性。以理爲障。一切作用都是人欲。吾儒無極是無形。太極是有理。佛氏真空是無理。妙有是有欲。

知覺一也。覺於理爲吾儒之覺。先知先覺是也。覺於欲爲釋氏之覺。皇覺圓覺是也。吾儒以理爲性。以覺於理爲心。以覺於理之覺爲覺。釋氏以欲爲性。以覺於欲爲心。以覺於欲之覺爲覺。儒釋之所爲覺者不同。所爲心者不同。所爲性者不同也。

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吾儒言性。佛氏亦言性。其言語之相似處甚多。但吾儒之心。仁義之心。吾儒之性。義理之性。佛氏之心。靈明之心。佛氏之性。氣質之性。靈明何嘗不是心。但吾儒之靈明有所以靈

明者理也真心也佛氏但以靈明爲心而不知以所以靈明者爲心心非其心矣氣質何嘗不是性但吾儒之氣質有所以氣質者理也真性也佛氏但以氣質爲性而不知以所以氣質者爲性性非其性矣故吾儒之靈明皆理而佛氏之靈明皆欲吾儒之氣質皆理而佛氏之氣質皆欲吾儒心即理也性即理也佛氏心即欲也性即欲也然則儒佛雖并言心并言性祇同乎心性之名而迥異乎心性之實其所以異者不過理欲二字盡之一有理一無理一無欲一有欲如是而已

佛氏言靈明吾儒亦言靈明佛氏言氣質吾儒亦言氣質靈明一也吾儒見爲吾儒之靈明佛氏見爲佛氏之靈明氣質一也吾儒見爲吾儒之氣質佛氏見爲佛氏之氣質吾儒之靈明有靈明之理不專是靈明吾儒之氣質有氣質之理不專是氣質佛氏之靈明無靈明之理止謂之靈明佛氏之氣質無氣質之理止謂之氣質吾儒非離靈明以爲理而必不離理以爲靈明非離氣質以爲理而必

不離理以爲氣質佛氏以靈明本無理以無理之靈明爲靈明以氣質本無理以無理之氣質爲氣質然則儒佛之差只爭一箇理字耳

吾儒一生工夫一生作用只在這理字上往聖先賢只窮究這天理源頭千言萬語都只講明這理字佛氏一生工夫一生作用只在這欲字上西佛東祖只參想這人欲根柢千言萬語都只翻弄這欲儒曰易有太極言有理也佛曰覺性本空言無理也儒曰純粹至善言無欲也佛曰真空妙有言有欲

閑道錄

卷中

也儒曰一物不容而萬物咸備言無欲而有理也佛曰本來無物而不礙諸物言無理而有欲也儒入于佛佛托于儒援佛潤儒借儒談佛陽關佛而陰詆儒明尊儒而暗崇佛種種議論紛淆榮惑得其要而辨之亦可以類推矣

佛氏欲空其欲又欲空其理併欲空其空以此爲第一乘爲善知識爲大解脫爲大自在夫空其欲似矣而併欲空其理是空所不當空也既空其理則必不能空其欲尚不能空其欲又何以能空其空



乎況彼以氣爲性是雖云空欲而實未嘗空也以理爲障是卽欲不空理而實不能不空也空者無理也而彼猶以爲頑空空其空者并無無理也而彼自以爲真空頑空者無理盡也彼之所謂不爲理障不爲教縛者也真空者無無理盡也彼之所謂有無不立脫縛雙遣者也總而論之彼之所空者理也所不空者欲也空而不空者欲也空而又空者理也彼之所謂真空乃彼之所謂真性彼之所謂真空之性非吾之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無欲有理者也天理也善也真空之性無理有欲者也人欲也無善也隨他閃爍翻弄千變萬化只無理有欲四字總括殆盡更無處躲藏無處馳騁矣

吾儒以實爲宗實者實有此理也千言萬語只是要有此理循理便是率性窮理便是盡性釋氏以空爲宗空者空去此理也千言萬語只是要無此理真空以爲真性明空以爲覺性夫此理本至有而不可無至實而不可空者也一有則無乎不有一

實則無乎不實吾儒之所以體用兼全也一無則無乎不無一空則無乎不空釋氏之所以內外俱喪也

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氣爲性吾儒以理爲心釋氏以欲爲心以氣爲性宗旨只在憑氣以欲爲心宗旨只在縱欲宗旨在憑氣憑氣則得不憑氣則不得是以憑氣爲教也宗旨在縱欲縱欲則是不縱欲則不是是以縱欲爲教也以憑氣爲教學者安得不憑氣以縱欲爲教學者安得不縱欲是故釋氏之徒率皆污穢不堪放僻無狀者非故呼其說而甘於不肖乃誤信其說而陷於爲非非粗習其說而流於世俗正深入其說而墮於禽獸也佛氏既以理爲障所以只要抹煞理字既以欲爲性所以只要回護欲字其說似高出於吾儒而實左袒乎流俗故高者喜其玄妙可以欺世而盜名低者幸其放恣可以棄義而趨利無智愚賢不肖咸樂其便而遂其私所以嗜好者獨多而陷溺之尤易也若吾道平平實實至正大中高者失之過卑

者失之不及中庸之鮮能斯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怪焉

唯不驚玄遠故不墮情欲纔涉玄遠便墮情欲矣  
總而言之吾儒之虛靈是有理的虛靈禪家之虛靈  
是無理的虛靈吾儒之知覺是有理的知覺禪家  
之知覺是無理的知覺吾儒只是有理釋氏只是  
無理儒釋之分有理無理而已矣

孔孟以善爲性善者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程子以孔  
孟之性爲性朱子以程子之性爲性佛氏以覺爲  
性覺者氣也精魂靈明是也象山以佛氏之性爲  
性陽明以象山之性爲性

程子得孔孟之道于遺經朱子得周程之學于遺書  
至論其入門則一自濂溪一自延平不可誣也  
孔子聖之至朱子儒之至

濂水建圖遂啓程朱之鑰天將以大鄒魯之傳也天  
泉證道爰開錢王之門天將以絕洛閩之脉也  
象山有慈湖陽明有泰州觀其流知其源矣  
陽明象山之功臣龍溪陽明之侯臣

龍溪在王門功之首在聖門罪之魁

象山之說慈湖而後無傳焉至文成而大行紫陽之  
學文敬而後寢息矣至整庵而復著

文清勉齋之後一人文敬文清之後一人整庵文教  
之後一人

論其體段元公似孔子純公似顏子正公似曾子文  
公似孟子

晦庵似孟軻而周詳過之象山似曾皙而狂放過之  
問嘗罕譬而喻晦庵是字紙象山是白紙晦庵是有

星秤象山是無星秤知道者自能辨之

朱子之學卽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卽孔孟之學若程  
朱非則孔孟亦非矣

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  
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戶欲其入而閉  
之門也

或曰敢問其所願學曰孔子集諸聖之大成朱子集  
諸儒之大成孟子願學孔子履也願學朱子曰詩  
文正薛文清何如曰姑舍是曰陸文安王文成何

如曰不同道。文正、文清之于朱子，猶夷尹之于孔子。文安、文成之于朱子，猶告子之于孟子也。

顏子明道難學。學顏子不如學曾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曾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

程朱之居敬窮理，卽孟子之知言養氣。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堯舜之惟精惟一，聖聖相傳，宗旨無異。然二者相需并進，究竟只是一事。蓋居敬乃窮理之本，而窮理卽居敬之功。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行。靜焉非敬無以存動焉，非敬無以察。此敬之所以徹上徹下，成始成終，而爲明善誠身之要也。

或問明道、顏子一派、伊川、曾子一派、晦庵、孔子一派、象山、孟子一派、文清、晦庵一派、文成、象山一派，未知是否。曰：似矣而未盡也。象山陽明入手直捷處，畧似孟子；然孟子才甚樣，大學甚樣，醵豈區區二子之比。竊謂文公英發豪邁，真似孟子；其嘿識心通又似顏子，躬行實踐又似曾子，而爲學立教漸次平實，則又大似孔子。偉哉文公，誠三代以後之

一人也。

余於文公無間然。

朱泗之統，唯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唯朱子滙其全。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一人。

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唯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慈湖只要一却不一，白沙只要自然，却不自然。文清而後流于拘陽明，恐其滯于實而虛之致，良知三字所以虛其實也，而不知其淪于虛。文成而後流於蕩，見羅恐其淪于虛而實之修身二字，所以

實其虛也。而不知其滯於實。淪于虛者。偏于內。不知無外之非內也。滯于實者。偏于外。不知無內之非外也。致良知三字。無病。陽明說得有病。修身爲本。四字無病。見羅說得有病。

口距揚墨。何如身距揚墨。

先儒謂秦不會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予亦曰。元不會壞了道脉。至明而大壞。明之壞。不在弘正以前。而在弘正以後。不在嘉隆以前。而在嘉隆以後。而前不可不知也。

顧端文曰。孟子關楊墨。其功不在禹下。關告子。其功又在關楊墨之上。予亦曰。朱子關佛老。其功不在孟子下。關象山。其功又在關佛老之上。羅子關禪宗。其功不在朱子下。關姚江。其功又在關禪宗之上。蓋楊墨佛老禪宗之于吾儒也。各建旗幟。互相角。特邪正判若霄泥。關之猶易爲力。告子象山姚江之于吾儒也。改頭換面。隱跡潛踪。是非差之毫髮。關之尤難爲功也。

性善之說。始於孔子。著於孟子。發揮於洛閩諸子。無善之說。昉於告子。盛於姚江。遏止於東林諸子。無善無惡之說。人人皆能知其謬。而關其非。唯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四路擎拳。針針見血。使陽明復生。亦將理屈詞窮。更無張口處矣。

子與單提性善二字。景逸涇陽痛關無善二字。皆功在萬世。

夫子之四毋。毋其私者也。陽明之二無。并其公者而掃除之矣。顏子之四勿。勿其非者也。告子之二勿。并其是者而禁遏之矣。

天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二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邪說盛衰之機。正學消長之會也。

道理無彼此。工夫有先後。

既謂之理。更有甚內外有甚精粗。

朱子釋格物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蓋極者。天理之極致。即至善也。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即止於至善也。故格物即是窮理。即是

盡性即是至命。陽明謂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未免析心與理而為二。斥之為玩物喪志。為徇外遺內。噫。是誠朱子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高子忠憲辨之詳矣。

朱子恐人分心與理為二。而渾而一之。陽明反謂其二之。陽明欲合心與理為一。而實岐而二之。學者反謂其一之。抑未取朱王之書而細讀之也。

心外無理。理外無心。無乎非心。即無乎非理。聖賢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有時言心不言理。言心即言理也。有時言理不言心。言理即言心也。蓋心非理外之心。理非心外之理。或分說或合說。或單提或并提。無非此箇物事也。世儒膠執已私。主張偏見。不肯虛衷靜氣。體貼聖賢道理。玩味聖賢語意。反咲傳註之支離。詆先儒為割裂。是誠坐井觀天而謂彼蒼之小也。亦烏足怪哉。這重擔越擔越覺重。越重越放不下。這長繩越越覺長。越長越住不下。

閑道錄終

閑道錄卷下

吉水羅 雁

受業門人吳郡韓 葵同校

雪川徐 倬

開發遮迷易破除謬妄難

嘿識必有所識。嘿成必有所成。豈是沉空守寂。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子曰。人之所以同於聖賢者。幾希。夫則為跖為跽。違禽獸不遠。存則為堯為舜。與天地同流。所謂毫釐千里也。

堯舜幽厲孔顏。跖跽本體何曾差池。一毫畢竟堯舜成了。堯舜幽厲成了。幽厲孔顏成了。孔顏跖跽成了。跖跽其故安在。豈天之降材爾殊耶。可以醒矣。分明是現成的狂愚。便認做現成的聖賢。非愚之所敢知矣。

告子只要打破孟子善字。東坡只要打破程子敬字。迨陽明之說行善字敬字一齊破碎矣。

呂文簡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

卽是窮格之義

有物必有則則者理也格物卽是窮理理者善也窮理卽是明善

物不格知不至將有自以爲誠而未必誠自以爲正而未必正自以爲修而未必修者矣毫釐千里之謬實原于此也

譚良知者皆以物爲外以格物爲徇外不知格物只是窮理窮理便是盡心心卽理也理卽心也物卽理也心卽物也理無內外心有內外乎心無內外

物有內外乎無內外安有精粗無精粗安有微比卽物卽知卽格卽至本無二理本非二事又何疑焉

致知在格物猶云盡心在窮理也理未窮其所謂心只是習念非真心也物未格其所謂知乃是妄見非真知也儒者之流入釋氏病根在此

致知在格物一本而萬殊各具一大極天下莫能破焉物格而知至萬殊而一本統體一太極天下莫能載焉

吉人爲善唯日不足那有閒口講閒話閒耳聽閒話

玩物是放心格物是盡心二者正自相反

學莫要於存心是已但恐所存者未必是心正使真

能存得纖足爲累蓋自世微道喪學鮮真傳詖淫

邪遁之言克滿宇內溺於其說者毒入膏肓牢不

可解終日努目張眉撐拳揮棒以情慾爲天真以

幻想爲本體其所謂心者或光景之泯漾或意見

之迷沉或懸空想像而胸臆偶開或緣境揣摩而

靈明乍露妄生妄滅倏起倏消用力愈多去心愈

遠故學者先論其是不是然後論其存不存若未

免認賊作子指石爲玉將日顛月在無復有轉頭

日子矣

今人亦有所見却不是真性只窺覷得箇閃閃爍爍

的光景亦有所守却不是本心只把捉得箇膠膠

擾擾的念頭閃閃爍爍的是氣不是理膠膠擾擾

的是欲不是理理卽天也天卽理也天理纔是真

性纔是本心所謂善也明者明此也誠者誠此也

此性命根源學問頭腦此處差則都差是則都

天理一字未曾體貼出來講甚麼心講甚麼性講甚麼道。

天理本不待安排何等自然。本無容造作何等現成。立意求自然。自然正是安排。立意討現成。現成正是造作。

善者天理也。存是存這天理。養是養這天理。今人只守着一點虛靜的影子。習得一箇寬舒的樣子。與聖賢存養之實奚啻萬里。

非解字則叅話那有實際。

認虛見爲上乘。認幻想爲超悟。認精魂播弄爲天機。活潑認靈明閃爍爲道體。呈現安得不誤却一生。世儒非苦苦逼迫。則悠悠現成。逼迫便是安排。現成便成放倒。

既爲山木。又爲斧斤。既爲萌蘖。又爲牛羊。試問伐的是誰所伐的。又是誰牧的。是誰所牧的。又是誰真是自戕自賊。自害自滅。毫不干涉他人。

理明則心定。

掠虛影。墮實業。世儒通病。

古人無間斷。是本體存存。今人無間斷。是妄想營營。世人無真正學。爲聖賢之志。日用工夫。不過粧點文貌。應副格套。以之博聲名。美聽視而已。到底勾當得甚事。

聖賢所謂靜。無欲而已。所謂敬。循理而已。無欲便是靜。循理便是敬。今之學者。坐蒲面。壁以爲主。靜大袖寬袍。以爲主。敬噫誤矣。

今人有體而非本體。體非其體。有用而非本用。用非其用。

或謂佛老無用而有體。申韓無體而有用。非也。佛老無用之體。不可以爲體。申韓無體之用。不可以爲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無有體無有用。用無體之道也。

世儒過絕思慮。以爲操存。捉住念頭。以爲持守。分明墮入異學而不知也。這物事本合內外通寂。感包體用。統性情。渾然一太極之妙。唯一主於敬。則該本末。徹表裏。渾精粗。兼巨細。無非太極本然之妙。也。試思這物事何等神妙。何等虛靈。如何過絕得。

思耳

止可無

易曰君

庸曰

思也

所與

## 思路

—

○枯木

此誓

不當思

而不

○事務

當為

○本是家

九魚虛癰

白妙江

與同志

可知處

不可見

并可知

道錄

見者亦

也

健故易

者只一

者通患

儒愛備

精微曲

玩索什

屑大都



只做得個狂瞽癡呆漢也。

聖賢真無虧欠。猶恐有虧欠。真無間斷。猶恐有間斷。世人實有虧欠。冒認爲無虧欠。實有間斷。冒認爲無間斷。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而世人之所以爲世人也。

大賢大聖都從這愚夫愚婦脚底來。小子後生便跳

在大聖大賢頭上去。吁。誠可訝也。

生安神聖。只要做困勉的工夫。初學下根。便要討神聖的快活。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道錄

卷下

本

合下便是。不用修爲。一切都是。不須防檢。近來學者。大率皆是此種議論。只愛徑捷。只喜便易。自誤誤人。自誑誑人。是誠以學術禍天下也。彼開端作俑者。卽欲少追其辜得乎。

工夫畧不平實。道理畧不庸常。便會落玄妙窟子裏。去作擎拳舞掌生活也。

今之學者。說着五經四書。便以爲頭巾語。子究氣然。則彼之所以爲學者。可知矣。

陽明之後學者。皆譚玄妙。尚圓通。毘盧性海。虛空法。

界何嘗不玄妙。只是無着落。千峯頂上十字街頭。何嘗不圓通。只是無忌憚。

玄妙者。笑宋儒之淺近。圓通者。笑宋儒之拘泥。徑捷者。笑宋儒之支離。僥倖者。笑宋儒之瑣屑。馳騁者。笑宋儒之迂疎。炫爛者。笑宋儒之固陋。不知宋儒之所以。以上承往聖。下開來學。垂之久遠。而莫或能易者。正在此也。

今人言學。在學問思辨行之外。言性在仁義禮智信之外。言道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雖孔

明道錄

卷下

本

子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

初學一番疑難。一番覺悟。一番奮迅。一番精進。語上而遺下。求精而弃粗。判心迹。岐事理。使道常無用於天下。世儒求高鶩遠之過也。

心與理無二。不可析之。而爲二。心與理本一。不待合之而後一。

心卽理也。盡之者亦理。理卽心也。窮之者亦心。未窮之理。卽未盡之心。不可以爲心也。未盡之心。卽未窮之理。不可以爲理也。

昔之學禪者軒輊輕儒而駕出吾儒之上。今之學禪者借儒崇禪而竄入吾儒之中。學儒而流於禪者以似是亂真而儒之名濫學禪而託爲儒者以真非滅是而儒之實亡。

儒而流於禪者名尊孔孟而實夷之佛氏之下。禪而託之儒者陽貶佛祖而陰擠之聖人之上。假儒諱言禪而儒亂矣。真禪冒認儒而禪尊矣。

在我曰萬物一本所以斥二氏之非爲真是者正其統也在彼曰三教一家所以表二氏之是爲似是。

者破其防也。

昔之佛老猶是門庭之寇。今之狂禪則爲堂奧之賊矣。昔之佛老猶是膚骨之疾。今之狂禪遂成心髓之毒矣。

昔之辨辨其畔。儒者今之辨辨其洞。儒者昔之辨辨其依。禪者今之辨辨其諱。禪者昔之辨辨其似。禪之儒今之辨辨其似。儒之禪昔之辨辨其歸。禪之假儒今之辨辨其歸。儒之真禪昔之辨正其儒。禪之名使彼不得消其實。今之辨剖其禪。儒之實使。

彼不得竊其名。

昔之儒在儒之中。今之儒在儒之外。昔之禪在禪之中。今之禪在禪之外。昔之儒以儒爲儒。今之儒以禪爲儒。昔之禪以禪爲禪。今之禪以儒爲禪。昔之儒儒其名而儒其實。今之儒儒其名而禪其實。昔之禪禪其實而禪其名。今之禪禪其實而儒其名。昔之儒內儒而外儒。今之儒內禪而外儒。昔之禪外禪而內禪。今之禪外儒而內禪。觀今日皆儒也而皆禪也。名皆儒也而實皆禪也。非禪之過而。

儒之過也。非真禪之過而假儒之過也。是烏得不辨烏得不深爲辨哉。道之明也。無儒而有儒。有禪而無禪。道之晦也。有儒而無儒。無禪而有禪。

薛胡在姚江之前。爲其易。顧高在姚江之後。爲其難。象山之所謂心。分明是告子之心。陽明之所謂性。分明是告子之性。雖有善辨者。不能代爲之解免也。明其可知而不惑於不可知。勉其可行而不驚於不可行。聖人之徒也。舍其可知而索之不可知。弃其。

可行而求之不可行異學之誤也

吾儒之學只是人倫日用布帛菽粟之常而窮神達化之妙卽在其中思之而無不可知之理爲之而無不可見之事何等明白昭著何等顯易平實若老佛之說幽杳陰暗怪誕詭僻不可摸捉不可方物詰之而總不可知求之而總不可見翻騰播弄以神其奸躲閃變幻以藏其陋誠青天白日之么魔明畫大都之魑魅宜其不可容於唐虞三代之世也

附道錄

卷下

三

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

小學

寧可數墨尋行拘泥陳迹不可談神說妙翻弄新奇  
寧可樸實推魯甘爲下士不可圓熟曠達號曰賢  
人寧可顛斤樸兩爲狹隘規模之細儒不可高視  
濶步爲蕩軼繩檢之豪傑寧可爲有破綻之狂狷  
不可爲無忌憚之中庸寧可碌碌自守爲必信必  
果之小人不可闖然媚世爲無舉無刺之鄉愿寧  
可摘句尋章爲聖門之末學不可攀拳豎拂爲菩

提之上乘寧可倚識解墮言詮斥爲佛祖之外道  
不可弄精魂蔑倫理目爲孔孟之罪人

古人自幼教之以誠敬如灑掃應對之類是也今人  
自幼教之以虛憍如詩詞制義之類是也

古人之學所以養心今人之學適以害心

俗學不明心安能明經異學不明經安能明心心是  
無形之經經是有形之心以經傳經以心印心以  
心治經以經證心合外內之道也

俗學只是要加異學只是要減不知這物事完完足

附道錄

卷下

三

足停停當當加也沒處加得一些減也沒處減得

一些

俗學論性失之低異學論性失之高俗學滯於有和  
人欲也有了異學淪於無連天理也無了皆不知  
明善之故也

這物事干係甚大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在在克滿時  
時周到取之不得捨之不得加之不得減之不得  
無智無愚無賢無衆合下皆有生來各足不絕不  
續不欠不零所謂本體是也但俗學一味蔽獨自

家埋倒了自家的異學一味超脫自家拋棄了自  
家的吾儒只是還他本色沒一些走作沒一點機  
和沒一毫虧欠沒一分夾帶沒一隙罅隙沒一刻  
問歇乾乾淨淨圓滿滿適如其賦畀之初稟秉  
之良而已

無聲無臭言帝載之不墮聲臭也無思無爲言太極  
之不假思爲也不學不慮言良知良能之不由學  
慮也皆是指這實理而極言其微妙耳吾儒之言  
無者如此非二氏虛空寂滅恍惚杳冥之說也故

曰吾儒以有無爲一二氏以有無爲二

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思慮之外  
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  
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  
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  
害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  
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玄空爲  
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  
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養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

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  
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  
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  
相矛盾有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

吾儒所謂思只思其無思而已所謂爲只爲其無爲  
而已世俗思非其思是曰妄思爲非其爲是曰妄  
爲佛氏一味無思一味無爲一味無思而勢不能  
不思一味無爲而勢不能不爲不能不思不能不  
爲究之思非所當思爲非所當爲止謂之妄思妄  
爲而已此佛氏之所以似高於吾儒而實同於世  
俗也

人若信得及何愁不肯向前進學不力爲善不勇只  
是信不及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不曾說有直有曲不曾說無直  
無曲孟子曰性善不曾說有善有惡不曾說無善  
無惡

曰無善無善非惡而何曰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  
善之善非惡而何無善云者荀子之見商韓之祖

也。無善無惡云者。告子之見佛老之祖也。

道不明。纔在身心上用工。便墮入老佛道不行。纔在

事功上着脚。便流入管商。

學不明理。雖遷固之文。儀秦之辨。賁育之勇。般輪之巧。反爲心害。何濟於事。

楊墨流弊。至於無父無君。申韓流弊。至於弑父弑君。總是私欲用事。

從義起見。便謀利計功。不害爲公。從利起見。縱談仁說義。不害爲私。

靜坐不是閉眼合肩。講求不是指天畫地。

講以身心方是學。講以口耳只是講。

學不聞道。雖胸富五車。才高七步。只是箇末學。雖功

彌六合。澤及兩間。只是箇私意。此詞章功利聖賢

所以鄙而不道也。

食知味。行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

象山注六經。心齋治總經。見解一般。

見不真切。非認賊作子。卽認子作賊。

吾儒無的是人心。異學無的是道心。吾儒有的是道

心。俗學有的是人心。道心本有者也。天理也。人心

本無者也。人欲也。本有者不。不有本無。皆不可

不無。本有者有。則本無者自無。本無者無。則本有

者自有。若本有者無。則本無者反有。本無者有。則

本有者反無。學者亦唯有其不可無者。無其不可

有者而已。若一槩都有。可有者有之。不可有者亦

有之。吾恐可有者未必有。而不可有者未必無也。

若一槩都無。可無者無之。不可無者亦無之。吾恐

可無者未必無。而不可無者未必有也。蓋本有者

本無者。無頃刻并立之理。彼有則此無。此有則彼

無也。應無者。應有者。無一切掃除之理。應無者固

不可使之有。應有者正不可使之無也。但當明辨

其所有所無者之爲何如。而後知槩滯於有者之

病於雜槩。淪於無者之墮於空也。

人之應有者。卽其本有者也。應無者。卽其本無者也。

本有者是天理。本無者是人欲。吾儒所恃以能無

其本無者。全在能有其本有。能有其本有。則其本

無者不期無。而自無。旣無其本無。則其本有者亦

不期有而自有乃自然之道也。俗學欲有其本有者。并有其本無者。究之本無者有之本有者不得。而有之異學。欲無其本無者。并無其本有者。究之本有者無之本無者。不得而無之。俗學言有所不當。有故無所不當。無異學言無無所不當。無故有所不當。有吾儒有所當。有自無所當。無無所當。無自有所當。有聖學俗學異學之辨。端在於此。然則一有一無之間。顧不重哉。

有其所應有。無其所應無者。吾儒也。有其所應無。無其所應有者。庸衆也。無其所應無。并無其所應有者。佛氏也。是佛氏之說。不特超於庸衆。抑且高於吾儒矣。然而應有者。應無者。遞爲消長。中間不能容髮。二者斷無一時并有之理。亦無一時俱無之理。佛氏既取其所應有者。而無之。則其所應無者。即欲無之。而不可得矣。而況乎未必欲其無之也。其所應無者。既不得而無之。則其所應有者。即欲有之。而不可得矣。而況乎本不欲其有之也。是佛

無其所應有者。不無其所應無者。似超於庸衆。而實等於庸衆。似高於吾儒。而實流於異類矣。本有是有善。本無是無惡。本體也有其本有是爲善。無其本無是去惡工夫也。說不得都有說都有。世俗之見也。說不得都無說都無。異端之見也。說都有到底不能都有。依舊只有得惡。不會有得善。說都無到底不能都無。依舊只無得善。不會無得惡。有的自當說有。無的自當說無。只看這有的無的。果奚若耳。若有的是。所應有無的是。所應無應有的。不令其一毫不有。應無的不令其一毫不無。爲聖爲賢。配天配地。不外是矣。後儒好高。耽異炫巧。鑿空聖經賢傳。直等諸老生常談。拘儒陳說。漫不爲之留意矣。此所以畔道日遠。而害理滋甚也。執定本遵成法。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乃吾人本分內事。若自作見解。分外穿鑿。則貽誤後人。得罪名教。不小矣。

日用細行皆有天則。賢者審處而不違。聖人從容而不過。有生熟安勉之分耳。

學者日用常行。一念之私便是伯。一念之公便是王。一念之僞便是伯。一念之誠便是王。不待事君使民。措諸事業而後知也。

狂者過狷者不及。狂之入道也易於狷。其畔道也亦甚於狷。此夫子所以有歸與之嘆也。

狂狷似遠中庸而實相近。故可以入道。而聖人取之。鄉愿似近中庸而實相遠。故足以亂德。而聖人惡之。

之近遠之分。誠僞之間而已。

狂玩世。狷傲世。鄉愿媚世。

安於義則無怨尤。勇於義則無瞻顧。

存諸念慮不雜見諸踐履不雜發爲言詞不雜措爲

事業不雜可以爲醇儒矣。

心術不雜則學術不雜。學術不雜則治術不雜。故正

心爲學問經濟之本。

勇於改過善莫大焉。巧於遂非惡莫大焉。

聖賢教人只要知得善是生來本有的。爲善是分內。

應該的有所本。有爲所應爲。斯已矣。

既無人倫。又安有天德。如證父攘羊。以爲直。避兄離

母。以爲廉。禍理害道。莫此甚矣。

易之道。剛柔進退。不失其正而已。老氏需要退步。需

要柔伏。可謂得易之體乎。

老氏以清淨柔弱爲體。以權謀變詐爲用。以退爲進。

以與爲取。以無爲爲以不爭爭。竊弄閭閻。總歸於

自利而已。彼爲其學者。流於刑名。入於術數。不亦

宜乎。

仲淹中說。勝於子雲法言。然其僭擬聖經。不知而作

則一也。

言不切理。縱錦心繡口。祇爲悅人耳目之資。程子所

以比之俳優也。

巢由之辭。有天下之見者也。舜禹之任。無天下之見

者也。

堯舜之禪讓。仁也。堯舜之禪讓。得人仁之至也。

淡然無欲。巽然有守。

富於德者。人不得而貧之。貴於己者。人不得而賤之。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未見其人也

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自四勿始

學者動口便講國家利害談政事得失評前輩優劣論時人短長自家一箇身子偏不去檢點照管何其舍近而務遠重外而輕內也亦惑甚矣

唐虞咨傲吁咈是圖治卽是論學

今之學者未曾實落刻苦做得幾年真工夫只憑著幾編斷簡的話頭管窺蠡測的見識便侈然以斯

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及登壇講論非亂言混過則大話謾過彼矇瞽之流方且推爲宗匠而

奉若筌龜一遇明眼人則本色畢露更無處躲閃矣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孟子曰人之患在

好爲人師一聖一賢直道破千古學人好高之病令人讀之毛骨俱竦

既要撐乾拄坤便當做天長地久的生

爭目前毀譽較世俗短長何耶

鄉愿嗜欲濫而天機淺狂士質美而未學

只一念便利之私克之無所不至故患得患失之鄙夫卽弑父弑君之亂賊也

審幾於初動防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謹未然也月幾望戒將然也

有爲善之心而不務明夫所以爲善之理則忠孝或失之愚仁義或流於過是以君子貴學也

天地之大常亘萬世而不易所以範圍而不過也古今之通義隨時會而適更所以曲成而不遺也

範圍不過者中之定體經統乎權也曲成不遺者中

之妙用正通乎變也

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

經是一定之權權是無定之經經是權之常權是經

之變常變時也經權理也權以酌乎時之常權卽

經也經以通乎時之變經卽權也不一者時至一

者理無定者時有定者理不一者以至一一之無

定者以有定定之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下之

大經也不一者以不一之無定者以無定定之

所以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下之大權也經卽是權



權卽是經。顧其時何如耳。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經。因物付物是權。易有二義。一不易。一變易。不易者體也。變易者用也。不易而變易。體不離用。天下之達道也。變易而不易。用不離體。天下之大本也。此卽經權之謂也。不好名三字。礙於驚外的假君子。便於作惡的真小人。

君子不好名。是不表襮。小人不好名。是無忌憚。

世人開口便謂學者要率性。要近情。不知彼之所謂

率性。乃是恣情縱欲。名爲率性。實則滅理。所率者非真性也。彼之所謂近情。乃是同流合污。名爲近情。實則徇物所近者。非真情也。真性者。天性也。天性卽天則也。帝之衷也。真情者。人情也。人情卽人理也。民之彛也。內焉戒慎恐懼。外焉規矩準繩。方是率性。小則曲成不遺。大則範圍不過。方是近情。豈世俗之云云者哉。

以禮爲僞。以肆爲真。以放僻爲圓通。以特守爲拘滯。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日用

常行爲末節。以規矩繩墨爲桎梏。虛誕猖狂。無所不至。不圖學術之弊。一至於斯也。

王門之有泰州龍溪。猶孔門之有顏曾二子也。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惑世誣民。日新月盛。斯其爲禍。雖洪水猛獸。不足比其烈矣。溯流窮源。實姚江提宗不善之故。卽欲稍爲之寬解。不可得矣。

聖賢千言萬語。論學只是遏欲存理。論治只是扶陽

抑陰。

理一分殊。自然之禮分殊。理一自然之樂。

君子小人。件件相反。判若霄泥。朕如涇渭。然揆厥本原。祇爭一念之公私而已。

貪夫逐利。烈士殉名。其私心一也。

爲學不期於孔顏。爲治不期於堯舜。皆自畫也。

拂理則傷心。是曰害仁。違心則虧理。是曰賊義。

人立身兩間。唯綱常爲重。若大節有虧。雖才技絕人。

助名蓋世。皆緒餘耳。無足比數。故夷吾之烈會西

恥不辱爲仲子之廉子與鄙不足道然世人每舍重而取輕明小而暗大如葉公以證父之過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皆斤斤於形跡之末而昧於天經地義之大常者也世俗之難與言大率類此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不齊之則各有不一之分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齊以不齊乃所以齊也一以不一乃所以一也如吾老之必先於人老也吾幼之必先於人幼也伯兄之必異於鄉人也鄉子之必異於兄子也楚人之長視吾長有間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鄉鄰之救較緩於同室其兄之道較切於越人野人君子必不同其位大人小人必不同其事飲湯飲水必不一其時巨履小履必不若其價蓋天秩天敘大經大綸卽欲不如是而不可得也聖人天下一人四海一家旣非爲我之私親疎異施崇卑異等又無兼愛之弊齊而治治而平由內而外由近而遠推之有漸也親而仁仁而愛由厚而薄由貴而賤施之有等也所謂理一

而分殊仁至而義盡也乃莊生取而齊之許子比而同之不亦異乎

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顏回之出處徵其比干之生死曾子子思之去畱都是合該恁的所謂時中也

周公戒逸召公陳敬是千古事冲主的樣子帝王之治本於心帝王之心主於敬

君心者萬機之樞要而萬化之權輿也故王道必以正心爲本

爲君者當思天所以立君之意爲臣者當思君所以任臣之意君以天之心爲心百執事以君之心爲心期於仁愛斯民而已

太陰五星光有大小皆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行有遲速皆視太陽之行以爲行近太陽則行急而盈光晦而伏遠太陽則行緩而縮光生而見太陽君道太陰五星臣道自然之理也

得聖人之理可以制作得聖人之意可以沿革天道有常有變王道有經有權各循其理而天下平

人主恐懼修省。祥莫祥於此矣。怠荒佚豫。災莫災於此矣。但當問人事之修否。不必問天象之禎異也。天人一理貫通。一氣感召。和致祥。乖致異。乃常道也。然人主特祥而怠。祥亦爲災。遇災而警。災亦成祥。盛世亦有饑沴。末流常多祥瑞。人主亦盡其在我而已。

治曆授時。敬天勤民之首務。爲政者所當盡心也。曆法至爲繁賾。其緊要處。只在得太陽盈縮之真限。一切加減增益。皆從此起。此處差則無不差。合則

無不合。

由漢以來。造曆者七十餘輩。立法者十有三家。求其理明數著。精密昭合者。曾一行之大衍。郭守敬之授時。而外則未之槩見也。

步算之法。莫緊要於日行。莫繁難於日食。

交食者。曆法疎密之證。交食不差。則朔望不差。朔望不差。則節氣不差。二分二至。又一歲之關鍵。四時之樞紐也。二分二至不差。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亦自無大差矣。

歲差之法。舊法是太陽退數。新法是經星退數。舊法換宮兼換宿。換太陽宮不換經星宮。新法換宿不換宮。換經星宮不換太陽宮。其數雖不殊。而理則大相逕庭矣。

新法之最奇者有四。背參顛倒一也。節氣那移二也。歲差環轉三也。歲實參差四也。之四者。有識之士。皆能辨之矣。至謂天有經緯。地亦有之。二曜有經緯。五星亦有之。如視差。氣差。里差等法。殊爲細密。可補舊法所不及也。

新法千條萬緒。究竟不過高卑二字。高減卑加一法。其作表立式。都是一箇套子。

測以多邊三角形。視舊爲繁。算以割圓八線表。視舊爲簡。

舊法以二至爲主。新法以二分爲主。舊法以赤道爲主。不論黃道。新法以黃道爲主。兼論赤道。立法之不同。大要在此。賢不肖無并進并退之理。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否泰制復自然之道也。

所應非所求。所學非所好。君臣遇合之難自古然也。謂其君不能者不敬其君也。謂其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不敬其身者也。

寬以養國家之元氣。嚴以鼓國家之神氣。循資格以盡庸才之用。破資格以盡奇才之用。皆千古不易之論也。

世亂而無守。世治而無爲。其人可知矣。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閑道錄三卷

湖北巡撫  
張之洞  
撰述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有學統已著錄。是書大旨以明善爲宗。以主敬爲要。力闢王守仁良知之學。以申朱子之說。故名曰閑道。蓋以楊墨比守仁也。其間辨駁儒禪之同異。頗爲精核。惟詞氣之間。抑揚太過。以朱子爲兼孔子。顏子。曾子。孟子之長。而動置象山。姚江爲異類。殊少和平之意。則猶東林之餘習也。其中如云。一箇分爲萬箇。萬箇又分萬箇。萬箇合一箇。一箇又合一箇。然旣已合爲一箇。不知所云又合之一箇。竟指何物。又云。無方無方之方。無體無體之體。無外無外之外。無內無內之內。無終無終之終。無始無始之始。又云。自寂自感。自感自寂。恒寂恒感。恒寂又云。無斷無續。無出無入。皆不免故爲杳冥恍惚之詞。又云。食知味。行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尤不免仍涉良知之說。其謂老氏無止無理。不曾無欲。佛氏空止空理。不曾空欲。亦不甚中其病。至謂學不閑道。雖功彌六合。澤及兩間。止是私意。以陰抑姚江之事功。尤爲主張太過。轉以心性爲虛無矣。

# 下學堂劄記三卷

〔清〕熊賜履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下學堂劄記三卷》提要

## 小序

余佔畢之餘偶有所測輒筆之於楮以備參證題曰下學堂劄記昉自戊戌迄於甲子廿餘年間積有若干卷藏諸敝笥未敢以問世也今年夏友人取余舊時所著閑道錄重訂授梓

下學堂劄記

自序

以公同好余乃就向所劄記中摘其與是錄更相發明者得三百三十有三條遂釐爲三卷並付剞劂自餘仍束之梁間而已昔河東薛氏倣橫渠正蒙之義著正續讀書錄十餘萬言若曰以防心開而還塞也後餘干之

居業與泰和之困知實皆有爲而作  
微言大義吾道誠重有賴焉余不敏  
亦猥附於三先生論著之遺意第淺  
衷庸見率筆濫書於斯道全未能有  
當尚冀海內君子明以教之庶幾可  
愜就正之鄙願而區區狂僭之咎亦

下學堂制記 自序

二

或少追其萬一云

康熙乙丑日躔鶉火之次還川熊賜  
履謹題於石城精舍



下學堂制記目錄

一卷

八十則

二卷

一百一十七則

三卷

一百三十六則

下學堂制記 目錄

一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著

一物各一父母、父母一小天地也、萬物共一天地、天地一大父母也、分而言之、一物各一胞與、合而言之、萬物總一胞與、仁者事天如事親、以萬物為一體、道理合當如是。

敬親卽是畏天、愛親卽是樂天。

順天者存、孝子也、逆天者亡、賊子也。

道大我亦大、我大物亦大。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顏子曰卓爾、孟子曰躍如、程子曰活潑潑地。

我固有之、我自得之。

六十四卦也、說不盡、乾坤二卦也不消得。

幽厲桀紂自亡爾、豈能亡道、中韓佛老自賊爾、豈能

賊道。

非顏有跡、無非堯增桀減、箇箇圓滿、人人充足、但一

去一存迷、一霄一壤矣。

若此是彼、非甲有乙、無是二本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箇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圖圖言。

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為二陽、臨又八變而為三陽、泰又三變而為四陽、大壯又一變而為五陽、夬而極而為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卽是陰之退、陰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為二陰、遯又八變而為三陰、否又三變而為四陰、觀又一變而為五陰、剝而極而為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卽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卽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卽陽之退數。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

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

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履二十八

陽、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

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二

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

履二十陰、遯至謙二十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

十二陽、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卽彼退之緩、此進之

速、卽彼退之速、此進數之少、卽彼退數之少。

之多無有二也。然自復至乾爲陽之長，自姤至坤爲陽之消。自姤至坤爲陰之長，自復至乾爲陰之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共一陰陽也。而一消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而消，爲消爲長，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自復始，陰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四。四長而極，乾坤是也。長極而消，得姤復焉。以

下學堂創記 卷之一

三

言乎消，陽自姤始，陰自復始。五消而三，三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二，二消而盡。坤乾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一消一長，一長一消，長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中有長。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至乾，百一十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陰中陰也。自姤至坤，百一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陽中陽也。百九十二陽。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

二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易也。所以陰陽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天地之數，莫不始於一而中於五。五者，生數之盡，變數之極也。一二三四五，五行之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之成數。未有五，五在一二三四之中。一合四爲五，二合三亦五也。既有五，五又在六七八九之內。一二得五爲六七，三四得五爲八九也。前乎五

下學堂創記 卷之一

四

者至五止，後乎五者又從五起。一二三四二老二少之位。六七八九二老二少之數。二其五爲十，卽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也。三其五爲十五，卽六與九合七與八合也。故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昭合也。河圖洛書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一三五右二四爲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



六爲九與六一五九爲九與六四三八爲七與八  
橫之二四九爲九與六三五七爲七與八六一八  
爲七與八合之皆得十五十者二五之數一二三  
四與六七八九合而五在其中十五者三五之數  
七與八合九與六合而一二三四在其中河圖天  
數五地數五洛書奇數五偶數五天數卽奇數一  
三五七九是也積而爲二十五地數卽偶數二四  
六八十是也積而爲三十二十五者五五之數三  
十者六五之數合之爲五十有五要之不離乎五

下學堂制記卷之一

五

也是以五之爲數也於德爲信於行爲土於位居  
乎中於時旺於季舉參天兩地經天緯地皆不能  
外於其數積其實衍其子爲數無窮而無非是也  
故河圖有五有十而無非五洛書有五無十而無  
非十河圖虛五虛十洛書虛五其外皆四十四十  
者又八五之數河圖虛十卽洛書之數虛五卽大  
衍之數洛書五自合五而得十卽大衍之數積五  
與十而得十五卽河圖之數大約一二三四與六  
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與六合皆得十

五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以五積五以十積十  
皆得大衍之數也理無二數有二耶且河圖一六  
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合而爲奇體中之用洛書  
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對而成偶用中之體二五  
爲十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位卽各得二老二少  
本身之數三五爲十五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數  
仍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二老二少四象也卽  
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  
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而四實四虛之位四正

下學堂制記卷之一

六

四隅之數卽在其中此八卦之所由出也是故以  
四積之四八三十二少陰之策四七二十八少陽  
之策合之得六十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四九三  
十六老陽之策合之亦得六十至於律呂千支之  
類其相乘之數無不與策數相合豈非圖書爲數  
之祖而易與範之所從出者耶其上下左右前後  
順逆參相生尅遞爲消長互藏其宅各得其配參  
伍縱橫錯綜變化無往而不得其妙也學者詳之  
程伯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程子之言是何等樣平實今之解無聲無臭者極其張皇極其閃爍必要引向虛空玄妙窟子裏去何耶

一定而無定無定而一定故曰常道常道卽至道也隨在隨時可識仁體程子觀鸚鵡張子聽驢鳴皆此意也

太極圖是箇誠字西銘是箇仁字其實一也

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天地間道理本來如是先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七

天圖太極圖西銘皇極經世皆分明畫出這體段來證之聖賢經傳無有不合知道者自能嘿而通之也

這已然便是當然便是所以然仔細看來直是無乎不然不得不然

天卽理也心卽天也違心卽是違理逆理便是逆天心一而已根於性命發於義理道心爲主人心退聽則形爲心役感於物欲生於形氣人心爲主道心退聽則心爲形役心得其心而形役於心心失其

心而心役於形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卽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氣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舉參贊位育神聖功化之極皆賴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爲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我之所受於天者悉皆土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謂之萬物之靈乎

性卽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三綱五常是也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八

所謂道心卽真心也真性真情是也所謂真心卽本心也本性本情是也性本無不善情本無不善故心本無不善是曰本心是曰真心是曰道心若有不善必非本性必非本情則不可謂之本心必非真性必非真情則不可謂之真心世人不識心卽不識性因不識情亦惟不識性因不識性卽不識心心也性也情也豈有二耶

伊川曰性卽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情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

心統性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此。

有本然之性，卽有本然之情。有氣質之性，卽有氣質之情。本然之性無不善，本然之情亦無不善。氣質之性有善不善，氣質之情亦有善不善。無不善理也。有善不善氣，也不可因氣質之情有善不善，遂以爲本然之情有善不善。竝疑本然之性亦有善不善。此張程氣質之說，大有功於孟子性善之旨。而荀楊諸子之紛紛爲不攻而自熄也與。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九

上下四方是箇善字。古往今來是箇善字。善只是一團天理。本來焉得有不善。若有些須不善，便夾雜了本體。便不是完完全全底太極。聖人中和位育，只要圓滿這天地古今本來底分量。纔是明善誠身，纔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伯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分明說性中只有善而無惡，其爲惡者，乃氣稟爲之。

而非本然之性也。後人不細味語意，曲爲之解，以附會無善無惡之邪說，亦獨何哉。

善是本然之性，固性也。惡雖非本然之性，亦是氣質之性，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此言，當如是解。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爾然則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亦可不必借口矣。

程伯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十

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汔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程叔

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士

並行也哉。又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擯撲不破。性卽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二程發揮孟子性善之旨。朱子發揮二程之言。以發揮孟子性善之旨。可謂至矣。盡矣。數百年而後。猶有持無善無惡之說。以惑世反詆前賢爲非是者。豈不大可笑哉。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過潁在山。非水之本性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清。汚濁滓泥。非水之本性

也。水雖上而其下者未嘗不存。引之而就下。復其元初本下者而已。水雖濁而其清者未嘗不在。澄之而使清。復其元初本清者而已。不可聽其上。聽其濁。失却本來之下。本來之清。亦不可因其或不下。或不清。遂疑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並疑後來有下有上有清有濁。而本來無上無下無清無濁也。只要知道本來有下無上有清無濁。後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後來之下之清。卽本來之下之清。後來之上之濁。非本來之上之濁。蓋本來無有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士

不下無有不清。後來亦無有不下無有不清。而或變而爲上流而爲濁。究之上者無不可引而之下。濁者無不可澄而爲清。其下其清。率其本來之下之清也。其引而之下。澄而爲清。還其本來之下之清也。以此知本來之無不下無不清。後來之或變而上。或流而濁之。終亦歸於無不下無不清也。爲俗學之說者。謂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後來可下可上。可清可濁。下得其本性。上亦不失其本性。清得其本性。濁亦不失其本性。俗學不知本來之

無上無濁而失之雜所謂有所不有是也。爲異學之說者謂本來無上亦無下無濁亦無清後來可下亦可上可清亦可濁下無與於本性上亦何礙於本性清無與於本性濁亦何礙於本性異學不知本來之有下有清而失之空所謂無所不無是也。吾儒謂本來有下無上有清無濁後來有下而或變爲上有清而或流爲濁下者自下清者自清適如其本來之下之清變爲上者引而就下流爲濁者澄之使清適還其本來之下之清去其後來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七

之上之濁而已知水性則知人性矣。

俗學曰本來有善有惡後來有善有惡異學曰後來有善有惡本來無善無惡聖學曰本來有善無惡後來有善有惡而究歸於有善無惡俗學雜聖學純異學空聖學實惟純故實惟實故純惟雜則空惟空則雜一是都是一差都差矣。放去便是人心收來便是道心人心便自不收道心便自不放。

朱子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的卽是裏面

本來有的觀此語朱子之視心與理一耶二耶又何疑於格物二字之義也。

韓子曰所以爲性者五此語却的當。

韓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秦漢而後無人能見到此。

孟子曰必有事焉事字要人識認。若聖人不可學而至性善二字說不去了。

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是真實底道理非姑爲是說以示勸誘也。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古

戰戰兢兢便是坦坦蕩蕩。

學者自有極簡要極切實工夫如起一念則辨其爲公爲私處一事則辨其爲是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行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勘極其分明極其果斷不容有一毫含糊混淆一毫游移假借久之天理純熟人欲淨盡則念念皆公事事都是矣然念念公保無有一念之或出於私事事是保無有一事之或隣於非若一念差將念念皆差矣一事苟將事事皆苟矣此省察克治之功雖大聖大

賢亦終身從事焉而不敢須臾間斷也。

公私是非。明明白白。何處容得回互。容得遷就。須知人心。只有箇公私。天下只有箇是非。公是天理。

私是人欲。是天理。非是人欲。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做工夫。只要分別一箇公私。是非出來。公便知爲公私。便知爲私。是便知爲是非。便知爲非。公便存私。便去。是便行。非便止。認得一些不差。做得一毫不錯。爲賢爲聖。不過如此。此外更有甚說得。

聖賢只是箇公衆人。只是箇私。聖賢只是箇是衆人。

下學堂掛記

卷之一

主

只是箇非一念。公一念。聖賢念念公。念念聖賢。一事是一事。聖賢事事是。事事聖賢。聖賢不異於人。人自異於聖賢。爾。

學者講存養。講省察。講居敬窮理。講致知力行。依舊只是解書。只是說話。自己緊要親切工夫。未曾得在這工夫。只在日用常行。隨時隨在。辨別出公私是非的界限。公則擴而克之。無不至私。則遏而絕之。無不盡。是則教然行之。而不疑。非則斷然去之。而不顧。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賢。終身如此。便是

終身聖賢。雖是常法。却是的傳。雖是庸行。却是奧訣。此外無他謬巧。無他神妙。不用多費思量。枉勞口舌。只此認定。做去。管取目前有效。驗到頭有結果。

能通天下之志。斯能類萬物之情。能盡一己之心。卽能立萬物之命。

有孔子之六經。朱子之解經。天地古今之理。備矣。願學者真知實踐。何如爾。

道理經先聖先賢發揮殆盡。學者只合遵守奉行。不

下學堂初記

卷之一

主

須更去饒舌也。

存心是存此理。養心是養此理。盡心是盡此理。收心是收此理。致知是知此理。力行是行此理。察識是識此理。擴克是克此理。聖賢千言萬語。都不離這理字。蓋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只是這理而已。

問孔門只問仁。不問心。何故曰仁者心之全德。問仁卽問心也。然則聖門之所謂心者。可知矣。

見得不的確。行得不穩帖。行得不穩帖。說得不親切。見得後臨時。未免假借依舊。是不曾見得。

說得好不如做得好

天來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誠能戒懼慎獨無有間

斷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

爲萬世開太平誠能規矩準繩無有淪越便是與

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

凶不必慕大貪高譚玄說妙空空落得一席好話

沒些子實際十自家身子甚事

學者源頭要認得極真界限要辨得極嚴一毫攙和

一毫夾帶一毫假借一毫調停都用不著

下學堂制記卷之一

問生知可不須工夫否曰不然所謂生知是生來便

知道做這工夫也若不須工夫所知的是甚麼

世人論學只要人難曉履只要人易曉世人論學只

要人難爲履只要人易爲易曉的便是當曉的易

爲的便是當爲的難曉的便是不當曉的難爲的

便是不當爲的

問存理遏欲是一事否曰然理存安得有欲無欲又

安用遏誠能存理卽遏欲二字成剩語矣

存養心性播弄精魂修飾踐履妝點格套所差只在

幾微之間而究之遂成霄壤之隔所謂幾微者一

念之公私是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萬世學則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萬世教條

嘿而識之學而識之兩箇識字是一般嘿而識的就

是學而識的學而識的就是嘿而識的所識的只

是一箇物事

認得十分真做得十分真說得十分真始得否則到

下學堂制記卷之一

底影響到底鶻窠到底游移算不得真知實踐

察之不精則必認利爲義認欲爲理而措履多失守

之不固則必條是條非旋得旋失而識見益昏此

知行二者斷不可以偏廢也

問如何方是真志曰夫子曰志於道又曰志於仁又

曰志於學這便是真志

曹月川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

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見人說力行便說要力行不知所行者何事見人說

致知便說要致知。不知者何物。若不曾尋著。這理字。恐只是道聽途說。學人講話而已。

有人謂學不必講。不必辨。又謂學無可講。無可辨。便知他都不曾學。來故有此說。說不必講。無可講。便是他不能講。說不必辨。無可辨。便是他不能辨。孔孟程朱何嘗一日不講。何嘗一日不辨。可謂之不善學耶。

古人無時無在。不是學。如讀書也是學。如說話也是學。今人讀書不過是讀書。說話不過是說話。却不

下學堂創記

卷之一

九

算做是學。

檢點日間。看一日失容幾次。失言幾次。便知道自家。理欲消長。分數但得每日自朝至暮。口無妄言。身無慢容。卽渾是一團天理矣。雖然。豈易言哉。

意所便安處。須用力克治之。此最是初學緊着。

問孔門求仁。程門主敬。微有異乎。曰。無異。仁只是天理。求仁只是復還天理。主敬者。復還天理之道也。天理之在人心。本無間斷。人能於日用間。念念無間。斷事事無間。斷便全然是本來物事了。然非聖人。

不能。

惟念念無間斷。故能事事無間斷。必事事無間斷。纔算得念念無間斷。

樂莫樂於無欲。苦莫苦於無理。樂莫樂於循理。苦莫苦於縱欲。

順理則易。逆理則難。順理則安。逆理則危。人每爲其難者。危者。而不爲其易者。安者。是誠何心哉。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先生教人存養。

下學堂創記

卷之一

十

的是甚物。事。今人言存養矣。不知所存養者。與二先生之云。同耶。否耶。此處最要體認。

只是合着閑。眼。塊然默坐。何以謂之必有事。必有事者。工夫無間於動靜語嘿也。敬是也。

誠者。物之所以然者也。不誠則喪已矣。何以動人。

纔學便要做聖人。勇也。纔學便居然聖人。妄也。

厭事與喜事。皆不敬也。

爲學莫要於存心。存心必在於窮理。心不存。學非其。學理不窮。心非其心。有自以爲存心者矣。而所存。



者非其心妄念而已。不可以謂之存心。有自以爲窮理者矣。而所窮者非其理。邪說而已。不可以謂之窮理。

有人說事無與於心。事雖差無礙於心。吾不信也。入德是敬。成德亦是敬。

曹月川曰。無欲便覺自在。

魏莊渠曰。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

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慾滋。此亦近裏著己之言。

識曰。嘿修曰。闇聖賢做工夫。便是這樣。

下學堂制記 卷之一 主

謹言慎行。全從平日存養心性中來。若待臨時檢點。

恐躁妄之氣乘之。將有發不及覺者矣。

一微六合一息千古。無在不然。無時不然。無有欠缺。

無有間斷。本體如是。工夫如是。斯八語盡之矣。盡之矣。

下學堂制記卷之一終

下學堂制記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著

全體渾成。無一毫虧欠。大用流行。無一息間斷者。聖人也。全體立而微有虧欠。大用行而微有間斷者。大賢也。體具而多虧欠。用著而多間斷者。賢者也。若衆人。則無所爲用之發。而並不知所爲體之存矣。

聖賢不棄人人。自棄於聖賢爾。天地不絕物。物自絕於天地爾。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千聖千賢。口口聲聲。只要人做個好人便了。

聖賢論學立說不同。大都只教人切實去做。

聖人與天爲一。聖不能違天。天亦不能違聖。

聖人不同流。亦不矯俗。從違取舍。惟義所在。

聖人不役志於物。爾非惹志於物也。不馳情於世。爾

非忘情於世也。

聖人天理人倫之至。幸而處其常。不幸而值其變。總

歸於仁至義盡而已。

聖人之身。天地萬物之身。聖人之心。天地萬物之心。

若到得聖人分量。宇宙間完完全全是個善。那惡字著在何處。

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要復還這本來的善字。

聖人在上。天地間都是一團生意。

聖如孔子。猶下困勉工夫。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在此。

若上智可以廢學。孔子何以學。如不及耶。

講學二字。助於孔子。試看孔子當年講。是甚樣講。學是甚樣學。自無入耳出口之弊矣。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顏子一善弗失。所以三月不違。

或曰。孔子轍環。顏子閉戶。非也。此不知顏子之言也。

自古君臣一德。師弟一心。有堯舜必有禹臯。有湯

武必有伊周。若曰有仲尼以道濟為心。顏氏子可

悠悠閒散。忘情於斯世。斯民而不顧。豈理也哉。孔

子大聖也。顏子大賢也。志合道同。爭差不過毫髮。

若孔勞而顏逸。顏樂而孔憂。是道不同。志不合矣。

其何以為孔顏。何以為孔顏之學哉。孔子一生用

舍行藏。獨許顏子。問為邦。即告以四代之禮樂。死

則哭之慟。曰。天喪予。迹其生平。孔子平日之所欲

付托於顏子之身。顏子平日之獨能印當乎孔子

之心者。可想而知矣。當年周流環轍。道路栖栖。顏

子何嘗不在。追隨杖履之列。陳蔡之厄。顏子與焉。

匡人之圍。顏子與焉。遐考當年。蓋未嘗須臾離孔

子也。孔子既不得大行其道。顏子之不出而仕。又

何疑焉。史稱顏子有王佐才。決非無稽之語。使孔

子得為堯舜。顏子即其禹臯。孔子得為湯武。顏子

即其伊周。不幸而所如不合。歸老尼山。非顏子志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也。勢也。由此觀之。疏水曲肱。簞瓢陋巷。非聖賢之

樂。必存乎此也。疏水曲肱而樂在其中。簞瓢陋巷

而其樂不改。蓋聖賢之境遇雖窮。其樂亦未嘗或

替。以此見性分之至真。而大行窮居之無容加損

於其間也。至論聖賢用世之心。即須臾不忘。特不

肯貶道徇人。故嘗難進而易退。何嘗一日漠然於

天下。與沮溺丈人之硜硜。同本而齊末哉。孟子曰。

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一則禹稷顏回同稱。一則伊尹顏

下學堂制記卷之二

四

子並舉是千古之知顏子者莫如孟周二子矣後之學者見其心齋坐忘又見其單瓢陋巷遂將顏子做一個杜門枯坐清虛冷淡孤子高閑厭事務棄倫類之人非等之遺世獨立自了漢則擬之閉戶合眼禪和子殊失却顏子真面目矣從古無潔身自了之聖賢而謂顏子爲之乎聖門中終身不仕者顏曾冉閔其最也粵稽當日非不仕也不輕仕也不苟仕也知顏子則知諸子矣知諸子則知諸儒矣嗚乎山林隱逸之人蒲團棒喝之子揮麈

談玄擊拳說法叩口不離顏淵叩口不離明道自附於大賢之流以誑惑愚夫之耳目有能聞吾說而翻然自醒者乎是所翹足而望矣

世儒流入於禪都只爲錯認了顏子

貧與天皆顏子之不幸顏子之所以爲顏子不在此正使顏子富而壽亦不害其爲顏子近世學者不勝其好高之病及門中但有貧而夭者亦不顧其學行何如徑拿來做了顏子如陽明之於徐愛是也不知顏子去聖人毫髮二千年來未見有如之

下學堂制記卷之二

五

者卽黃叔度猶恐其出於標榜未敢卽信惟明道庶幾近之若只貪天使把作顏子則世之顏子亦多矣此兒童之見可發一笑者也

近日方知得個真顏子

聖門傳道顏曾而已然回也愚參也魯得力處正在此

有若無實若虛回也如愚不遷怒不貳過回也不愚回四勿參三省都只是一個敬字

一嘆前是四勿一嘆後只是四勿一唯前是三省一

唯後只是三省

朱子一生只教人實落做工夫不許懸空摹擬所以諸般粘貼

朱子善學孔子

朱子合顏曾思孟周程張邵而爲一身

朱子孔子而後一人

朱子集先賢先儒之大成

朱子宋之孔子也

自孔子至朱子凡一千六百三十三年

文公自少至老無時不學無在不學誠得聖賢授受之真脉讀其年譜求一毫一刻爲自家寬假之地不可得矣

論語吾十有五章是孔子學譜大學補釋格物章是朱子學譜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是孔子學規中庸擇善固執兩綱學問思辨行五目是朱子學規

喟然嘆一章是顏子學譜啓手足一章是曾子學譜四勿是顏子學規三省是曾子學規

下學堂御註

卷之二

六

文行忠信四者孔子之所以教也如時雨化成德達才各問私淑艾五者孟子之所以教也

聖經一章是大學綱目真西山二十二帙四十三卷是大學衍義論語第六章是小學綱目朱考亭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是小學衍義聖人之言有綱有目故曰經賢人之言綱中有目目中有綱綱中有綱目中有目故曰傳

聖人之言如兩儀如六合賢人之言如二曜五緯如五岳四瀆學人之言如列宿衆星如千垓百川

若聖人果無心是聖人反廢却一官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何爲而有此言乎

逐物者不知己之重於物絕物者不知物之備於己異端語道必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有所見夫既形槁心死矣吾不識其所見更安在哉

程子易序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道也兩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象山與朱子辨二云二程未嘗一及無極字何其考之弗詳耶

若說孔孟微有不同不知孔孟矣若說顏曾微有不

下學堂御註

卷之二

七

同不知顏曾矣若說周程微有不同不知周程矣若說二程微有不同不知二程矣若說伊川晦庵與濂溪明道微有不同不知四子矣若說孔老無有大異不知孔老矣若說孟荀無有大異不知孟荀矣若說朱陸無有大異不知朱陸矣若說薛王無有大異不知薛王矣若說敬齋整庵與白沙陽明無有大異不知諸子矣惟真知其所以同自知其所以異真知其所以異自知其所以同世人未嘗實見其同實見其異實見其異而不異同而不

同漫然而同之。同非其同。漫然而異之。異非其異。彷彿皮毛。捕捉風影。牽合傳會。圖便己私。以致角口。騰舌聚訟。無已。此深思明辨。誠有志斯道者。所不能辭其責也已。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陽明兼之矣。子友蕭文超曰。未有禪而不霸。未有霸而不賊者。此言殊有見。

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並是陸者。不可不為之深辨。尊禪而貶儒者。不可不辨。尊儒而實尊禪者。尤不可不為之明辨。蓋徂執一偏之見。其惑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八

世淺稜稜。兩可之詞。其惑世深。倚靠依傍之言。其誤人小。閃爍顧預之說。其誤人大也。

信其所好。疑其所惡。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皆私心也。

象山以晦庵為意見。陽明以晦庵為支離。初學不加

詳考。誤信為真。他姑不論。如象山辨論無極二字。

愈爭愈激。陽明表章大學古本。轉解轉支。以予觀

之。莫意見於象山。莫支離於陽明矣。

有人曰。儒是而禪非。禪者不受也。有人曰。禪是而儒

非。儒者有受乎。有人曰。儒非而禪亦非。禪者將必

辨也。有人曰。儒是而禪亦是。儒者能無辨乎。

孔子惡鄉愿。孟子距楊墨。程子闢佛老。朱子非象山。

羅子詆姚江。從古聖賢。嚴似是之辨。都是一副心

腸。一般手段。

昔之儒。只要闢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

要明二氏之異。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

不及者。猶或宜進步。太過者。斷不宜轉頭。蓋好高慕

遠。世人之常情。一意所向。長往不回。雖流於異類。

弗顧矣。哀哉。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九

狃不裁。不失為狃。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禪滔滔者。今

日皆是也。而誰與裁之。

今人說著聖賢正論。便搖頭不許。曰。此是舊話。是常

套。笑為依傍門戶。為勦襲窠臼。為隨人脚跟。為拾

人口唾。必要自己另開一個生面。另揭一個宗旨。

懸空杜撰。出一種無根無據的話頭。流傳布散於

天壤之間。使全不知學者。驚愕驚美於其說。而天

下之名。於焉歸之。噫。這個念頭。這種舉動。以之沽

名釣利。則可。拿來講學明道。聖賢其許之乎。然此

風已久牢不可破。日新月異。相爲雄長。道術學術。安得不千門百戶。安得不千蹊萬徑。殊不知思孟之學。只是孔顏舊話。孔顏常套。程朱之學。只是孔孟舊話。孔孟常套。薛胡之學。只是程朱舊話。程朱常套。若求新便失。却故立異。便畔了。同可勿戒哉。學者能除却好新喜異的心。這道也不難明。

天下眞非不足以亂是而似是始足以亂是如濁不  
足以亂清而似清足以亂清似清者不清不濁清  
濁之間也奸不足以亂忠而似忠足以亂忠似忠

下學堂衡記

十

者不忠不奸忠奸之間也如陸不足以亂朱而似朱足以亂朱似朱者不朱不陸朱陸之間也王不足以亂薛而似薛足以亂薛似薛者不薛不王薛王之間也不清不濁不忠不奸是名節中鄉愿不朱不陸不薛不王是學術中鄉愿

聖賢嚴王伯之辨以伯之近王也○惟近王故足以亂  
王○嚴儒佛之辨以佛之近儒也○惟近儒故足以亂  
儒○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說異端未曾指出何

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鄉愿  
德之賊也、由二說觀之、孔子之所謂異端、亦可想  
而知矣、

儒佛二家總只差一理字。儒者曰：形而上，形而下，大  
而無外，小而無內，皆指理而言也。佛者曰：色、非色、  
空、非空，生生滅滅，不生不滅，皆指無理而言也。吾  
儒只是有佛家只是無。吾儒只是有理，佛家只是  
無理。有理故無欲，無理故有欲。有欲故無理，無欲  
故有理。儒佛之別如是而已。

下學上達記

士

禪家說他大自在。其實在嘮嘮場中說他大解脫。其實在葛藤窩裏人。惟欲淨故心寧。亦惟理明則性定。禪家能寡欲乎。能窮理乎。既不能去欲而存理。則所謂自在。所謂解脫。只是一味斷滅一味播弄而已。豈所語於聖賢定靜安慮之妙哉。

顏子四個勿字是禁止這心不到人欲上去吾儒閑邪存誠工夫告子兩個勿字是遏住這心不到天理上去異學絕聖棄智宗旨

周子太極圖程子定性書今人把作楞嚴法華解了

橫渠東銘正是四勿註脚學者亦安可忽諸

東銘克己之實事

吾儒之學惟其義而已二氏之學惟其利而已

須知孟子本是靜重簡嘿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闢告許辨論衍衍迄無寧日豈好勞哉時爲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當年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訛舛殫力竭精舌敝額禿豈得已哉亦時爲之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子之徒也吾不得而見之矣

下學堂劉記

卷之十一

主

孟子之在戰國戰國之幸而孟子之不幸也孟子之不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知孟子則知朱子矣空字實字最要看得明白試問空是空個甚麼實是實個甚麼蓋空是空此理不在別上說空實是實此理不在別上講實天地間形上形下有物有則只是一團實理吾儒成已成物配天配地盡性至命也只是這一點實理仙家一味要葆形骸固精氣自私自利是一團人欲無這天理佛家一味要認靈明弄精魂不生不滅是一團人欲無這天理

乃至諸子百家一切支離偏曲龐雜泛濫之說皆是人欲爲主所少的是這天理下而至於流俗庸衆醉生夢死恣情縱欲並不知天理二字爲何物合算下來惟有吾儒是實實者實有此理也仙家也是空佛家也是空諸子百家也是空流俗庸衆也是空空者空去此理也學者認得這空字實字透便知道惟吾儒是實其餘都是空吾儒空欲不空理其餘空理不空欲一實一空一理一欲聖賢庸衆二氏百家盡判於此矣

下學堂劉記

卷之十一

主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而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又曰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晛爾故不必

深與之辨。朱子此言爲象山而發也。然後世之爲象山者。豈少哉。使朱子見之。當不知若何流連。若何太息矣。

待之一言。誤人終身。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竟無學之期矣。古人所以惜寸陰也。

勉其所未能。自不矜其所已能。

開修日密。則美譽日彰。虛望日隆。則實行日損。

有云學焉而不達者。陋也。有云不學而自達者。妄也。

天下無學而不達之理。亦無不學而達之理。真正

下學便是上達了。

不可全無師友。亦不可全靠師友。

新氏以三品槩士學者。當自居何等。

日用常行。井然而不紊。秩然而可觀。天下文章。莫大

乎是矣。何必托諸言辭。著爲竹冊。而後謂之文也。

聖人立言。明白顯易。發明義理而止。聖人之文。卽聖

人之行也。世儒屑屑於詞章之末。判道與文爲二。

何耶。

無父無君。等於禽獸。避兄離母。比於蚘蟥。蓋倫理有

於雖特操。喻行亦不足以贖罪之萬一也。士君子進退。係家國安危。出處關世運隆替。可不慎與。

責難陳善。恭也。糾謬繩愆。敬也。唯諾阿順。奔走趨承。

乃妾婦之行。僕隸之役。而世俗之所謂恭敬也。

古之賢士。人富貴他不得。故亦貧賤他不得。

聖賢亦非愛貧賤而惡富貴也。顧其合義與否爾。如

其道則保之。而弗失。非其道則辭之。而不處。

伊尹之視一介。與視千駟。無以異。理無大小故也。

下學堂語錄 卷之二

孔子是磨不磷。涅不淄的孔子。故仕止久速。無所不

可。孟子是無官守。無言責的孟子。故去留進退。綽

綽有餘。往佛肸。見南子。有孔子之道。則可。無孔子

之道。則枉也。受兼金。宿畫邑。有孟子之道。則可。無

孟子之道。則貪也。

孔子答彌子。答陽貨。孟子弔滕國。弔公行。皆是君子

待小人的樣子。

孟子初見惠王。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開口便說

錯了。再見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舉目便



看差了孟子一則明義利之關。畫出一個理安欲危的光景來。一則論聖狂之別。寫出一個仁與暴亡的榜樣來。立譚之間。痛切數陳公私善惡之界。存亡治忽之幾。和盤托出。十字打開。可謂忠告直諒之至矣。然而惠王不能用也。試看孟子當日。何嘗有戰國時君在其目中。直是壁立千仞。俯視一切。浩然剛大之氣。亦可想見一斑矣。七篇之中。論心性則曰善。而二氏百家之紛爭息矣。論事功則曰王。而五伯七雄之假托黜矣。無非遇

學堂訓記

末

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將滅。一片維世苦心。救世婆心。宛然可見。韓愈謂其功不在禹下。予亦謂其德不在孔下。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一聖一賢。分明將濟世心腸。極口說出。而當世侯王。無有能信而用之者。春秋戰國之不得返。而爲唐虞三代也。天也。

周末時。公卿大夫留心講學者已不多得。孔子時止得一蘧伯玉。孟子時止得一滕文公。自餘則未之槩見也。勢利之足以移人有如此。

顧涇陽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子曰。孟子戴

盈之一章。是竊字行狀。

問立志曰。不降其志。問守身曰。不辱其身。

爲聖爲賢。方是不辱其身。方是不辱其親。

原思辭祿一節。是夫子裁狷者法子。原壤夷俟一節。

是夫子裁狂者法子。

堯舜爲父而有朱均。腹鯀爲父而有舜。禹人品之不

係於世類也明矣。

氣節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氣節者。功

業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功業者。文

章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文章者。三

者從理學中流出。自然成就得大。否則祇緒餘爾。

末節爾何足道哉。

聖人窮神達化。察往知來。惟斷之以理而已。易曰。知

幾其神。中庸曰。至誠如神。豈後世識緯占候術家

射覆觀梅一切鄙俚妄誕之說耶

君子淬金之礪。小人亦攻玉之石。君子吾之楷模。小人亦吾之盤鑑。

滿則覆盈。則虧窮則變。君子宜知所以自處矣。

祭不可僭。僭則亂。不可濫。濫則惑。不可瀆。瀆則蕩。

燔黍捭豚之不得不為犧牲俎豆也。污尊抔飲之不得

得不為黍醴清酒也。黃桴土鼓之不得不為琴瑟

管磬也。勢也。勢之所趨。雖聖人亦無可如何。但聖

人能斟酌損益。俾不至於極重難返爾。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太

至公無私。至正無偏。則是非明而好惡當。

為久遠之謀者。必不規目前之利。計旦夕之效者。適

以重後日之憂。

賞罰不中。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明。用之當。斯無棄人矣。

我可疑而後人疑之。我可欺而後人欺之。君子惟必

其在我之無可疑。無可欺而已。亦不能必人之必

不我疑。必不我欺也。

君以天之聰明為聰明。天以民之視聽為視聽。順天

理。則順人情。合人心。即當天意。如賞曰。天命罰曰。天討。爵與衆共。戮與衆棄。大權大法人主亦不得而私之也。

喜其順。已怒其拂。已非喜怒之正也。好其同。已惡其異。已非好惡之真也。惟克己。已則皆中節矣。

圖書卦畫曆律千支。皆造化自然之理數。異世而同待者也。世儒牽合穿鑿。轉相傳會。悖謬甚矣。術家剽竊其說。妄譚休咎。旁引物情。曲指事類。其惑世誣民。為風俗人心害。豈眇小哉。

下學堂制記 卷之二

尤

伊川先生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然則為龍虎松栢之術者。不亦勞而罔功。與而溺於其說者。每不之悟。亦可哀也。

國家不可一日無賞罰。宇宙不可一日無是非。一日無賞罰。便不成國家。一日無是非。便不成宇宙。事無鉅細。皆有當然之則。為政者。惟付之當然而已。不與則處置合宜矣。

居官無不廉。不慎不公。不動之理。既是理上合該的。

便是分內應做的。分內之事。拿來驕世。做物。反爲識者所鄙矣。

且問世間那一件不是分內事。人生在世。能勾做得幾件事出來。看來只有歉於分量之處。斷無及於分量之處。所以從古聖賢。惟屢終身之憂而已。卑污者。以勢利驕人。矯亢者。以氣岸驕人。浮薄者。以詞章驕人。狡黠者。以材幹驕人。凡今之人。惟驕而已。

朝廷令甲爲中人以下而設。蓋賢智之人。兢兢循理。

卷之二

子

何至有作姦犯科之事。若中人以下。可善可惡。則視乎其教矣。惟上有德政以導之。下有風俗以維之。漸摩誘掖。天下亦自無不可轉移改易之人。此三代之所以化行而俗美也。若夫令下而從之者。寡。法立而犯之者衆。乃是居上者爲之不得其方。行之未盡其誠。群焉視爲故事。習爲虛文。徒有張弛文告之煩。而卒無補於世道人心之實爾。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權在上。不在下。在朝廷不在四方。斷斷如是。不可誣也。

若舉世皆知善爲本。有而爲之。惡爲本。無而不爲。則

教亦不必設。而法亦不必立矣。然而不能也。法立則人知善可爲。而爲之。惡不可爲。而不爲。教行則人知善當爲。而自爲之。惡不當爲。而自不爲。法者禁其所本無。而教者復其所本有。教者倡導於未然。而法者遏止於已然。教以經之法。以緯之。教以綱之法。以紀之久。之不令而教行。不教而民化。群遊於太和宇宙之中矣。

在上爲教。在下爲學。所教非其所學。教可知矣。所學

卷之二

圭

非其所教學。可知矣。

清心寡欲。何事不辦。

天理人情。聖學王道。名教國法。原是一物一事。

下學堂劄記卷之二終

下學堂劄記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著

周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三絕。試看大聖人是何等

樣讀書。

知而不行。便是侮聖人之言。

今人不肯耐煩去窮理。硬將格物二字解向別處去。真是強聖賢從自己認便利。作究竟到頭有甚結果。

顏子路祖袍。聖人並極稱許。安貧豈是細事。

下學堂劄記卷之三

今人讀書也。只爲科名著書也。只爲科名。雖汗牛充

棟。何補於身心之實。吾見其鷄鳴而起。孜孜爲利

而已。

凡行已在清濁之間。乃濁而不清者也。立身在邪正

之間。乃邪而不正者也。不清不濁。其實是濁不正

不邪。其實是邪。造物無不陰不陽之時。人心無不

善不惡之理。稊稊兩端。徒事掩飾爾。

正人講學。邪人禁學。盛世講學。衰世禁學。

大河橫流。厥有砥柱。大火鑠金。清風冷然。世間安得

有此人。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

此言可爲居官律已之戒。

不怨不尤。要在失意時。看不驕不侈。要在得意時。看不愧不忤。要在貪影處。看不流不倚。要在黨類處。看不援。要看他事上不陵。要看他接下不貪。要看他臨財不奪。要看他臨難在聖賢可信之平日。在中材必試之臨時。在上智惟視其大端。在下學須覘其末節。此觀人之法。亦省已之道也。

下學堂劄記卷之三

二

初學不難於千明而難於一介。不難於萬鍾而難於

一豆。不難於白晝而難於昏夜。不難於大廷而難

於暗室。真正爲已者。先從難處下手。實處立脚。細

密處加意。幽隱處著力。自微而顯。由小而大。久之

表裏精粗。打成一片。無有走作矣。

對得妻孥。便對得君父。對得僮僕。便對得師友。對得

黑夜。便對得青天。對得屋漏。便對得大廷。不是兩

項勾當。

呂文簡公曰。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

者未必能禁其名。故君子以正心爲本。務實爲要。千虛不敵一實。千邪不敵一正。

君子以聖賢自期。不以聖賢自居。小人以聖賢自居。不以聖賢自期。君子以聖賢望人。不以聖賢責人。小人以聖賢責人。不以聖賢望人。君子公。小人私。君子恕。小人刻。惟其公。是以恕。惟其私。是以刻也。君子與人爲善。故成人之美。小人與人同惡。故忌人之善。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之所憂如此。今人之所憂何其

下學堂劄記

三

與孔子異也。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之所樂如此。今人之所樂。又何其與孔子異也。能憂孔子之憂。則能樂孔子之樂。能樂孔子之樂。則能憂孔子之憂。先儒欲學者尋孔顏樂處。子意欲學者尋孔顏憂處。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二語是仲尼日月也。的注。

脚

由萌蘖而干霄。有本故也。否則立見其槁矣。由涓流而放海。有源故也。否則立見其涸矣。善人天地之紀也。小人多方摧折。必不使容於天地之間。亦不仁甚矣。

小人妨賢病國。從古一轍。病國之罪。十世不宥。妨賢之罪。百世不宥。大行不加。以有大行之理。窮居不損。以有窮居之理。理上合。當大行。何加之有。理上合。當窮居。何損之有。

下學堂劄記

卷之三

四

庸醫戕人生。庸師戕人性。萬善只是箇誠敬。萬惡只是箇不誠敬。

二千年一箇孔子。生平言動。見諸載籍者。不知經幾許人考究。幾許人品評。宜若有定議矣。乃至今聖人年歲履歷。求之羣書。訛誤甚多。傳疑不一。則自餘人物傳記。史冊所書者。顧又可盡信耶。

只一孔子。至今尚不得箇真年譜。學者何易言博學。孔子墮三都。却萊兵。自是聖人舉動。無可疑者。惟誅

少正卯一事不見之春秋左國諸書太史公止據荀子之言載入世家先儒頗疑其妄但太史公去春秋世不遠當時必有所見猶或可信若商羊獢實獢羊怪專車骨等事勿論未必有就令有之不過後稱弘博與張華郭璞等爾亦何關聖人之大自可闕而弗錄毋爲好異小儒借口時著學統編次聖賢紀傳偶記於此

大抵聖賢言行往往爲當世好事者所假托不特莊列及諸雜書所載讀之可笑卽經傳著有明文就

下學堂筆記

卷之三

五

中矛盾者亦不一學者生數千年之後焉能起古人而親問之無已惟取其近似可信者而已

徐幹曰身沒道存謂之不朽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令德之謂也仁者壽豈不信哉此論可以解世俗之惑

曾子名參字子輿據取子輿之意則參音七南反爲是所金反爲非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何則生

而善教也然則人生長於聖賢之門何其幸哉班氏古今人表列曾子於上下等是猶之以仲尼爲中賢之見也噫何其陋與

高氏子略曰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員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篇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方正學曰曾子十篇

下學堂筆記

卷之三

太

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渝飲食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由二子之言觀之則所謂曾子書誠哉其未可盡信也豈獨曾子書秦火之後一切載籍皆然此可爲知者道爾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陸賈曰曾子孝於父

母昏定晨省調寒暑適輕重勉之於康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美德重於後世二子亦可謂知言

宋濂溪曰曾參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予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以孔子之聖六十有八自衛反魯方刪定六籍可知曾子早年不爲也非不能也

孔子生於魯而不能救魯之衰久於衛而不能弭衛

下學堂御覽

卷之三

七

之亂蓋不幸不用於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閉心矣何閉門乎善哉公儀休之言也

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夫必待人而後安抑已危矣嗚乎此亦衰世之事也

哀公之於孔子穆公之於子思敬禮之而已終不能用也魯之日削也又奚怪焉

與中人以上言則曰寧爲眞士夫母爲假道學與中人以下言則曰寧爲僞君子母爲眞小人

聞人片善如萬箭鑽心甚矣小人之不仁也

罪莫大於妨賢病國功莫大於薦賢爲國

孔子生平諄諄於君子小人之辨聖人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也

聞惡則信聞善則疑是何等肺腸逢之則喜拂之則怒是何等情狀若不幸而遇斯人感化不能承奉不可惟有謹避之而已

狷者有所不爲鄙夫無所不至

詳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歲不能相遠史記云

下學堂御覽

卷之三

八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遷去周末遠其言可據孔叢子所載思孟問答之語多屬附會之辭而涑水司馬氏編入通鑑何耶

孔子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然則未有由之先惡言不能不入於耳矣又曰自吾有回而弟子日益親然則未有回之先弟子未必日親矣以孔子之聖當三代之時世道尚且如此何況輓近

馮道若不永年其醜態尚不如是之甚年愈永遺臭愈無窮彼猶自以爲得意號爲長樂老豈不哀哉

危太樸對明太祖自稱老臣危素尚謂之有恥心耶  
太祖令守余闕廟其於斧鉞之加矣

劉產冲曰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  
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然  
大聖大賢不世出後世是非賢否惟折衷於聖賢  
之理庶幾不至差謬爾

鶴林玉露曰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肝此  
語煞有味

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楊墨息孔孟所以功在

萬世也

許行托於神農之言作書二十篇大約言農業也

叔亢毀仲尼曾何傷於仲尼哉所謂小人在做了小  
人也

聖門賢如子路於師說尚有信不及處何況子禽武  
叔之輩哉

趙清獻以人言疑周濂溪久乃信之陳忠肅不知有  
程伯淳以范淳夫始知之知己之難如此

按周子通書本名易通疑六十四卦皆有其說今考

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傅  
伯成嘗有書謝其所寄姤同人說亦不可復見蓋  
其書之散逸甚多而今之通書委非當日之全本  
矣

明道不著書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二先生皆有深  
意

明道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伊川易傳只管修改晚年  
方出其書學者何易言著述也

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又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

以後反覆細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  
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

出蓋古人不輕著述故有則必傳今後生小子纔  
有一知半解便捉筆立言無怪乎其徒以糊篋覆

誣枉費心思於無用之地也

蘇東坡以伊川爲姤劉三傑以考亭爲偽爲逆三傑  
本無知東坡文士也而亦無忌憚至此

孔文仲劾伊川沈繼祖劾晦菴可謂極其醜詆矣後



來公論何如真是小人枉做了小人

李徵之名教干城也有功斯道不淺

韓侂胄沈繼祖爲害於考亭小陸子靜王伯安爲害

於考亭大

論語載閔子騫辭費宰閔子之不臣季氏甚明家語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殆當時記者之誤也史記稱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太史公去古未遠宜有所據然太史公誣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則未免毀損其真矣

下學堂書記

卷之三

七

春秋戰國時遊譚牌圖之士往往誣聖賢以自便其言荒唐嫖褻至不忍見閔子與氏稍爲辨其一二其餘散見於雜乘者尚多漢儒弗加深考輒筆之史傳承訛襲誤莫知是正自家語載記諸書已多失真而孔叢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論衡說苑及馬班之書爲甚學者所宜著眼無爲所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最是學者讀書之法有若似孔子非以其貌也後世圖七十二賢像有若與仲尼略等豈不可笑乃知太史公誤人不淺

朱子論韓昌黎曰退之雖是見得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要討官職做始終

只是道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

觀其詩便可見都觀貼鄰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論歐陽永叔曰歐公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會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飲

下學堂書記

卷之三

七

酒戲謔度日觀文公評韓歐之言學者全是日用做工夫要緊文章事功其末也歟

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可見學者若無十分真本領只靠皮毛上略綽些須便要丟開異端亦可謂不度德量力者也

韓文公令陽山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守潮州能驅

鯢魚之暴湖人至今有韓山韓水韓本之稱非誠意感人而能如是乎。

范文正自謂生平無怨惡於一人。司馬文正自謂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卽此可想見二公忠厚正直光明洞達底氣象。

溫公神道碑云。其文如金玉。數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然則必如溫公而後可以言爲文。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食樂道。自云未嘗皺眉。誠無下學堂御記卷之五

主

史稱楊子雲少嗜欲。不愛富貴。顧頗好詞賦。夫詞賦文章之富貴者也。天下豈有弱詞章而淡榮利者哉。卒爲莽大夫。著美新論。生平本色盡露矣。故學者必以存理遏欲爲本。

狄梁公何嘗不爲斗南一人。人亦顧自立。何如爾時與地烏得而限之。

古人震驚不畏。只是平日養勝。自能如此。若待臨時強制。便做得來也。風吹草動。決不粘貼。

不動心。乃是內重外輕。不爲事物所勝。一爲所勝。卽不能不動矣。然非平時見得明透。守得堅定。亦不能不爲事物所勝。此孟子之知言養氣爲學者切要工夫也。

人心一足。處處皆安樂窩也。不然。焉往而不得陷阱荆棘哉。

陶靖節豈讀書不求解者。李延平豈不著書作文者。所重在風節行誼。不欲以此見長。爾而固陋人往往以之借口。則可笑也。

下學堂御記卷之三

古

大都古人多是自謙。自責不得已而後爲。自任之辭。如淵明云。讀書不求甚解。自謙辭也。明道云。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自責辭也。後人不察。都認以爲真。然則孔子之何有於我。則吾豈敢。丘未能一等語。豈皆自道其實耶。

李延平未嘗著書。作文。薛敬軒未嘗開堂授徒。何害其爲一代大儒。可見學問之道。端貴自得。爾豈必蹈襲陳跡。依傍古人。

鑑無易面之能。無見醜之罪。

醜人惡鑑非鑑之罪也一返觀焉斯無惡於鑑矣  
王振之於文清始也以三楊之薦而特用之繼也以  
其不附已而欲殺之終也以老僕之言而卒救出  
之振雖肆毒猶幸有此一轉使遇魏瑄文清之禍  
豈必減於楊左耶故忠賢惡浮於王振楊左禍烈  
於文清有幸不幸焉爾

文清既致仕歸李文達當國頻以書寄文清始終不  
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書問  
亦不答某亦不必答也竊謂士大夫雖身離國門

學堂制記卷之三

奎

廟堂僚友亦義不忍忘安有一旦隔絕至音問不  
通之理或公或私若在所宜答亦何嫌何疑而靳  
於一紙耶此在前輩必有所見非後學之所及知  
也

三楊不申救文清文清不申救忠肅予不能無疑議  
焉

文清在內閣太監生辰同列約相賀文清遽稱腹痛  
而出夫以文清重望竟不同往可也奚必稱腹痛  
哉稱腹痛是托疾也文清平日何等節概恐未必

出此此必記者之誤

傳稱文清出都行至中途絕糧子淳愠言曰人家好  
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云云夫淳縱不肯以  
文清之庭訓豈不能少變其氣質之偏何至出言  
粗野不通如此此亦必記者之誤

子嘗曰書潤屋德潤身何貧之足憂及讀敬齋集亦  
有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之語喜其所見之同  
因筆之

寡過非爲小人也而與小人處則益加謹焉然則小

學堂制記卷之三

未

人非他山之助乎

色厲內荏小人也無非無刺鄉愿也患得患失鄙夫  
也三樣頭面却是一副肚腸論語連編此三章亦  
有深意

杜元凱左傳癖與王濟馬癖和嶠錢癖無異所謂玩  
物喪志也

心好諸般不好也好心不好諸般好也不好世人諸  
般都要好只心不要好是之謂不知類

許白雲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子意亦然

王會之初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既而曰長嘯亦非持敬之道遂改號魯齋觀此一節會之用功可謂收歛切實學者所當取法也

天地間惟無知底人最可怕人一無知甚樣事做不出便是亂臣賊子極惡窮兇也都只爲他無知聖賢千言萬語都只要化誨這般人君相千辛萬苦都只要安頓這般人

下學堂制記卷之三

七

子最喜聽漁歌讀田家詩共樵牧人語亦生來一癖也

儒佛關頭未會透過終被釋迦老子踏在脚底下去無聲無臭就在天命上講不識不知就在帝則上講無思無爲就在體用上講不學不慮就在知能上講吾儒之說也難却天命只講無聲無臭難却帝則只講不識不知難却體用只講無思無爲難却知能只講不學不慮異端之見也

陽明未嘗求異於佛世儒代爲之求同於儒蓋陽明

不知佛之不同於儒而謂其同世儒不知陽明之不異於佛而謂其異也

卽物窮理踐形盡性儒者也問聲悟道見色明心佛氏也

吾儒只不要有惡念頭禪家並不要有善念頭不要有惡念頭這便是善念頭不要有善念頭這便是惡念頭

心之精神是謂聖決非孔子之言楊慈湖以爲此聖人至言記論語者不知載入蓋慈湖特以精神之

下學堂制記卷之三

太

說與佛家精魂靈明相近故取之爾子觀六經之言與此不相似其爲假托無疑

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者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

朱子曰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

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又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如此可不畏哉

如解攻乎異端為攻擊開先聖之道為閑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自姚江而後都是這般見解一部釋藏其大指不過無善無惡而已我故曰告子陽明皆禪宗也

指月錄五燈會元等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思善不思

惡

九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荀卿曰率性之謂惡

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夫以孟子道性善為贊嘆之詞此不足深辨如曰中曰一中與一即善之別

名所謂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非善而何二子之言抑何自相矛盾也

孟子言必稱堯舜所願則學孔子可謂正矣醇矣此所以異於荀楊之徒與

陳止齋曰子思之言性言乎性之所自來也孟子之言性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子論情非論性也楊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修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子按此說近之但以荀子為論情則非也孟子道性善正在情上

下學堂制記卷之三

十

見天下豈有情惡而性善者哉性情一也荀子不知性正坐不知情爾

當正學不明衆言淆亂之際時無真正大儒出乎其間似是而非之說紛紛熒惑既無所折衷而時君庸宰好尚偏僻則邪說易售奸人更易得志是非之公好惡之正尤難措語以故支流曲學往往以名高徒衆其道大行甚至竄入孔庭儼然俎豆追事久論定然後議罷其所失已多矣而淺衷褊見之子猶以謂某某既入孔廟未可輕議吁是何言

也○荀○況○楊○雄○賈○逵○郭○弼○杜○預○之○徒○非○孔○廟○中○人○耶○  
後○來○之○公○論○何○如○也○且○如○孔○墨○荀○孟○同○辭○並○稱○者○  
千○有○餘○年○至○謙○洛○諸○君○子○出○而○其○途○始○分○其○名○始○  
正○若○第○以○微○俸○一○旦○涸○廩○兩○廡○之○席○而○遂○欲○藉○千○  
百○世○學○士○之○口○豈○理○也○哉○

果○同○耶○不○辨○可○也○然○而○未○敢○以○爲○同○也○果○不○同○耶○將○  
孰○是○而○孰○非○也○卽○欲○不○辨○不○可○得○矣○  
天○下○無○兩○是○之○理○何○獨○至○於○學○術○而○疑○之○  
君○子○小○人○無○調○停○之○理○正○學○邪○教○無○渾○同○之○理○所○謂○  
下○學○堂○訓○記○卷○之○三○

主

薰○蕕○不○同○藏○堯○桀○不○共○治○也○

孟○子○只○是○要○辨○告○子○只○是○勿○求○若○以○辨○論○爲○非○則○告○  
子○賢○於○孟○子○遠○矣○

吾○儒○之○於○二○氏○歸○則○受○之○叛○則○距○之○徇○狂○則○治○之○大○  
聖○人○作○用○都○如○此○否○則○洪○水○猛○獸○之○禍○立○見○矣○  
而○今○縱○不○能○殷○淫○祠○焚○老○釋○耆○悉○令○海○內○僧○道○歸○農○  
只○且○停○給○度○牒○禁○止○簪○剃○有○違○者○罪○之○仍○勒○令○還○  
俗○不○五○六○十○年○緇○黃○之○徒○自○消○滅○殆○盡○宛○然○一○唐○  
虞○三○代○世○界○矣○前○代○亦○有○建○白○及○此○者○時○君○皆○不○

能○行○其○實○此○事○甚○順○易○不○知○何○憚○而○不○爲○也○

若○論○真○能○識○字○古○今○惟○孔○子○一○人○

告○子○本○不○會○出○頭○得○陽○明○方○長○得○聲○價○所○謂○後○世○之○  
子○雲○也○

子○雲○也○

陽○明○是○告○子○大○知○已○卓○吾○是○馮○道○大○知○已○

陽○明○之○於○聖○學○只○是○胡○說○亂○道○而○已○

陽○明○之○學○總○是○懸○空○杜○撰○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陽○  
明○是○也○

明○是○也○

陽○明○答○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  
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  
出○於○晚○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  
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  
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  
嗟○乎○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  
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大○豈○無○有○能○讀○朱○子○  
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深○思○詳○考○而○率○易○  
立○說○是○不○知○而○作○也○是○欺○已○欺○人○也○一○遇○明○眼○人○  
則○支○吾○閃○爍○都○不○成○說○話○論○學○何○如○事○而○鹵○莽○若○

下○學○堂○訓○記○卷○之○三○

主

此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況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

陽明之徒尊佛而卑聖。至謂孔子是纏頭佛。佛乃是上聖人。可謂狂病喪心者矣。

清談實宗老莊。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然則非老莊之罪。而孔孟之罪耶。

崔浩號稱博學。觀其上書證寇謙之之說。其為不通。

又孰甚焉。

王欽若吾無責焉爾矣。以王子明之賢。猶附和天書。以逢君固位。上下習為誣罔。不顧天下人非笑士大夫利心未除。便無所不至。可勿戒哉。

韓歐雖開佛却全不知佛。程朱之論正矣。亦未嘗深求之也。

李德遠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後來姚江一派口吻。都是如此。

佛家曰。千休千處得。一了一切妙。白沙曰。千休千處。

得一念一心持。白沙分明是禪。高忠憲反有取於其言何也。

陽明臨終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非和尚偈語。而何弄精魂。坐禪定。參話頭。圖機鋒。裝模作樣。大驚小怪。藏頭露尾。閃倏幻妄。釋子千態萬狀。只是設已設人。

吾儒只是箇實。釋氏只是箇空。吾儒只是箇有。釋氏只是箇無。儒釋之辨。數言可盡。予前三十年看得是如此。而今看來。仍是如此。康熙甲子六月六日。

晨起敬書時學統書成。子年五十矣。

下學堂劉已卷之三終



跋

愚齋先生著書明道凡數十萬言力不能全刻行世而士之有志者望先生之宮牆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未得先生善之于是先刻其閑道錄及劄記二種以代荅問二書卷帙無多而規模已具矣顧以余之不知學猶屬爲一言余謂閑道錄鎔鑄微言劄記獨抒心得大抵皆有不可臆測之學不可假借之理不可移易之識不可撓屈之筆而程其功效則大稱人心者是有三焉何則蓋吾嘗疑三教之

名不知自何時始二氏之徒爲之耶抑吾儒中之倂子爲之耶甚無謂也是書出而後知天下古今之惟有一教也是其大稱人心者一也吾夫子之面目常爲人所借有若似夫子一借也子夏居西河使人疑于夫子一借也此猶借之善者也至胡廣以中庸借陋矣馴至馮道以無可無不可借悖天理矣其他若武斷經典以便已私若雋不疑引春秋以證戾太子之類皆借也而是書一掃之始得見夫子之真面目其大稱人心者二也



仲尼日月也而浮雲能蔽之夫日月至高浮雲出其下烏能蔽之哉蓋是浮雲也上之雖不能礙日月而下之能使橫目之民不得覩日月之光故可恨也今也舉目覩日月即舉目覩仲尼其爲大稱人心者三也三者得而吾道尊厥功豈細哉吾爲正告來學而一切同中之異毫釐千里之辯舉在其中先生之數十萬言可以嗣出矣同里七十五叟杜濬拜書其後

下學堂劄記

疎

玉



下學堂劄記三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既重訂所作閑道錄乃舉向所劄記摘其與是錄相發明者三百三十有三條定爲此編前有康熙乙丑自序末條自記成是書時年已五十矣大旨仍以辨難攻擊爲本其說有曰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並是陸者不可不爲之深辨又曰孟子本靜重簡默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闢告許辨論衍衍迄無寧日時爲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訛舛殫力竭精舌敝顙禿豈得已哉亦時爲之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負亦不淺矣然引蕭企昭之言冒王守仁爲賊未免已甚且其中如論易之類謂六十四卦也說不盡乾坤二卦也不消是亦不免叅禰恍惚之論矣

# 紫陽大指八卷

〔清〕秦雲爽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紅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紫陽大指八卷》提要

## 紫陽大指目錄

卷一

朱子初學 朱子初年原自有未定之論由此而讀全集可次第識也

卷二

論己義未幾 此是千聖真脈朱子一生學力大同特詳錄

卷三

論涵養本原 乾道三年朱子年四十歲此皆乾道三年以後語也折肱至言其旨遠矣

卷四

論居敬窮理 朱子祖述程氏止此二言朱子曰此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入德之門無踰於是其立論源流非無所自陽明先生專錄其涵養本原之說而不知此二言之精亦尚有未深考者乎

卷五

論致知格物 深究此卷之義格物聚訟或可少解

卷六

論性 無善無惡之說言性之訛辭也朱子早已致辨特標之以廢世之受廬而不知者

卷七

論心 知未喪已發操心之字柄如日星矣仁心德之最大者世亦有好而不知其蔽者不可不明辨也

卷八

論太極 朱子平生得力止在中和之旨錄此亦見先覺一貫大概云

凡例

一朱子論辨最多茲所錄者心性之精微他不暇及意各有在非簡略也

一陽明晚年定論序中以集註或問乃其中年未定之說當世已指其誤不須再辨余之以集因影響而疑朱仲晦之句而作也夫朱子中年有得于大本之學內外本末洞然分明朱子之本體有可疑誰則無可疑者陽明先生曰後之學者局於間見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後世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余雖不敢竊西仰同

一居敬窮理朱子未嘗不並重其實朱子以居敬為立本此義甚精非實有體驗未易知也所苦後人淺視居敬未思深衷因以朱子為尚昧本源又有喜談窮理仍以朱子中年所悔為指模者非未窺其堂奧即立異以自高者也

一此集初成原未附陽明諸說以為苟讀此書而家得失可一望而知也今因紫陽之論實有先得陽明之樂者而書皆備一時瞭然并附管見以正大方

一先儒所見各有不同吾人最急無如為已近見學者有兩病強按古人之一說以証偏說之私言明當衡

道之虛名竟立相持之門戶斯道平銷寧須蓋覆足  
音空谷何忍聞搖疑誤後賢開罪名教素所深痛不  
敢效尤

一此書成于辛丑歲月如馳倏已二十一年相知錄本  
甚多未能公諸海內今得版行實賴吾友俞子彙嘉  
捐俸為之至繕寫鐫校則門人閻聲圭表弟陳子喬  
靖查讓木與有力焉

辛酉李夏望後三日定叟漫識

紫陽大指卷一

錢塘秦雲裏撰

答程欽國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面  
情其間頗覺省事語學近見李延年先生始略窺門戶  
而疾病來之未知終得從事于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油  
養本原為先語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  
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諭蘇程之  
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質  
其兄以為賴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  
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現此想  
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旧有本近來久不曾見  
保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源  
則不出六經論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  
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  
須博雜卻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于此有味則世間一  
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  
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脫稿又為詩集傳方了國風小  
雅二書皆頗可現或有益于初李恨不令吾弟見之又  
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愚按先生以二十四歲謁延年此書疑即是時語也

答汪尚書

別低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于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酬酢如此感戴亡已肅於釋氏之說蓋聖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說以先生君子之教授夫先淺緩急之序于是暫置其說而從事于吾學其始蓋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錮絕之也而二三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

卷一

二

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于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于吾儒之學而必求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必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現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云彼之參請犹吾所謂致知彼之止現犹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現與克己同途共轍明矣後之好

佛者遂極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已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俗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藏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撈籠圓覺亦恐是謂于其術中犹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惡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弊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素于釋學雖未嘗敢公言詆之者特以請學所由有在于是故前日略叩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

卷一

三

勿以鄙說示人要于有定論而已

又

素齋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義傳統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于譚虛好問客處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于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與或有助焉分而犹恐其未足于言也清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誦義率常以往易超捷不歷階級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安

例皆忽略厥素以為卑近瑣屑不足面情以故雖或多  
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多  
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多  
上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多  
事者則此其病矣之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  
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蓋推而置諸冥漠不  
可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  
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  
此乃大學工夫之始格既窮理則有淺深非有頓悟除  
他處也近世學者皆以此初太高矣吾人書則於格  
星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其于此猶惛然也則亦何以  
以悟為哉可謂之精然其察亦不詳者矣又况俟之  
俟之而未公可得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  
歲月而俟之耳曷若致二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誦心思  
躬行力究寧煩母略寧下母高寧淺母深寧拙母巧泛  
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  
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  
可及者哉微之間毫厘察酌醉之際體用渾然雖不  
我使之任至重而靈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  
進之恐不足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  
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

使其說有實非吾儒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  
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窮極幽深通也反蓋大本  
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放淫邪遁接于我  
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于其心害于其政戾于其政害  
于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  
何如如其可取幸少面意焉既以自任又以為是為格非  
定國之本則斯言之後庶不待罪于君子矣或末中理  
亦乞明賜海瀚將復思而清益焉固無嫌于聶鈞之不  
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原注云此甲申十月二十二日書也按先生以甲申  
正月哭李先生於延平時年三十五歲此二書稱雅  
蓋先生卒後事也現先生後日之意向書中所言似  
非空論先生自悔不能盡心于延平之教良有以也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海誘假借之者甚厚惠非所敢當然而  
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蓋思其所未明益勉其  
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望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  
無足言者前此失于會稽意增茸故廬以奉賓祭工  
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哀冗方劇幾無  
食息之暇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州省親此

行所遇非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  
矣光陰幾何而靡敝于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  
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感而天理微縵涉  
紆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竟其  
有過言一行未終已竟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  
嘉實當之矣以此嘗恐因循汨沒辜負生平師友之教  
尚賴尊兄未即還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  
能保其不無舛謬乃殊不蒙指教來諭勸：若真以其  
言為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  
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于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

六

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  
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  
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  
惟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幾已費之  
義默識心而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  
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于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  
莫測其所謂由今現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  
未能一變而造其域也僭易陳聞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又

嘉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請論逾月甚覺有益所恨

者不得就正于高明耳他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  
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海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拉令于  
靜中體認大本未幾時氣象分明即事應物自然中  
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拍決然當時親炙之時會聽講  
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  
若亡無一的實見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  
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  
釣之魚當日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  
自悅憚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  
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親此無他其所見者  
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  
當時日聞至言現然行其心固必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洎  
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猶然  
為庸人矣此皆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  
其終何其止泊也

又

奉親違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  
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  
持敬之說亦有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激猛  
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

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于良心發見處即渺茫之恐無處下手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家辨詰何耶所論多微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真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念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即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現所論自可見矣

愚按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

與張欽夫

先生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之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拍夫暫而休息者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

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見于是退而驗之于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融之而充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幾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体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汨于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孝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大本達道之全体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格之反覆至于夜氣

九

又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于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此遣書後累日潛玩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



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令皆不待安排往、自見落  
落露始窺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  
居敬格又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  
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機流行發用無間容息  
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  
者皆其性也心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于  
一時限于一畧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  
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  
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絪縕朗然也存者存  
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箇全竟得如水到船  
浮解維正施而沿迤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  
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  
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心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  
相與講此甚詳心歎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  
左且以為雖究竟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  
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閑啓鍵直哉其私海論諄諄不以  
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筆舌蓋  
不足以為謝也但不知自高明現之復以為何如耳

又

先生云此書所論尤年庚所疑語錄皆非是後  
日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叩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論諄乃知尚  
有認為兩物之變深所彼聞幸甚幸甚當時不見此理  
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  
自今現之只一念間已具此体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  
方來了無間隔斷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  
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  
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所論龜山中庸

十一

可疑處鄙意近心謂然又如所謂學者于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体自見心未為盡善大拒此  
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看一時字一際字  
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体又不知如何語錄  
亦嘗疑一處說存養于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  
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  
是此否更望指海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  
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于此竊亦有疑蓋  
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云有未行乎用之性耳  
今下一前字心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

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靈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氣化斷靈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靈也

乾道三年八月先生如長沙訪南軒論已發未發三日夜不能合意先生當日又有一說而南軒之說即先生三書意也先生前與何叔京書已有欽夫之學超脫自在見得分明非吾輩所及之語至是蓋始深契焉乃後又有一變是先生于已發未發之論蓋三變而後定云

卷一

主

朱紫陽大指卷二

答林擇之

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于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類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于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之流行一動一靜之全体也曰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体精微

未易究也

卷二

此先生大轉關處也

答張欽夫

論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強通終是不該貫偶卻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個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店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卻于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靈蓋只見得一箇直

截根源傾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  
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此以  
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厉勇果增倍于前而寬裕雍容  
之氣略無毫髮雖切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  
後乃知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箇安宅正是自家安  
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  
体用一源頭微無間者乃在于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  
說正是手忙足亂無着身處道途求遠乃至于是亦可  
笑矣

又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  
如之然此現旧說卻覺無甚綱領因返体察得見此理  
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  
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  
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  
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  
是乃心之所以為体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  
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  
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  
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

流貫徹而体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  
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  
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  
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後是敬也又當行于省  
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  
動未發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  
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  
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而嘗感而嘗寂此

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  
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于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  
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  
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于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  
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說然後可加存養之  
功則熹于此不能無疑蓋熹嘗固常察識但人自有未  
盡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而後存耶  
且泛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恐浩茫茫無下

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于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現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蓋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現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現之則動之不能無靜就靜之不能

卷二

四

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就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至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先生所謂卻于已發之際現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現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耳非四者之外別有主

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盡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功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盡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以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絮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体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現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此二書與答林擇之書略同但更暢達耳先生之學於是始大定自後議論蓋無不本于此云

卷二

五

又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手中心者文義簡略蓋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裡面此恐公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于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个恰好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與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以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此程子所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是善現

者卻于已發之際現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裡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當接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審夫此心廓然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尔并乞詳之

或問于予曰晦翁之初與南軒論未發也曰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融之而覺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窮者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是以渾然

卷二

六

全体為未發無前後動靜之分者也陽明之答陸原靜也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体者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亦以渾然全体為未發而無前後動靜之分者也兩家之說不相同欤予曰晦翁當日是不知寂然之体即在心体之中而以心為純趨于動所謂認得此心流行之体而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是也是因不知心体之有動靜而以性之渾然全体為未發者也陽明當日是不欲人趨于寧靜曰令人存心

只定得氣不可以為未發之中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樂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所以說靜時只是念、存天理去人欲動時只是念、存天理去人欲又曰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尚滯而此心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未發之中是以學者不得不日趨于動是陽明欲矯靜存之說而以此心流行之体為渾然全体為未發者也其立說相近而用意相反不可謂之同也所以陽明立教至有無已發未發之說曰只緣後儒將已發未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已

卷二

七

發未發使人自思得之夫未發之分自子思始未可以為後儒之陳言而翻案也中庸首章乃明道之書使持養未發果不得力何必以為天下之大本又何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大本程朱居敬之功無間動靜陽明主動察而無靜存是得其一而失其一不可謂之矯枉而過正也愚曾反覆陽明之書不敢謂先生之動而不知靜然以心為未發之中使學者無立脚下工夫處中道回惑涵養不得力其用意與朱子曰說不同其流弊與朱子曰說無異不能為之諱也晦翁曰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

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豈不明通簡易也哉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之說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此現程子文集遺言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于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于日用之際欠卻本領一段功夫蓋所失者不祖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誦焉恐或未必然當有以正之

卷二

八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以中形道

又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体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

又曰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体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

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破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靜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

最是難要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

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當直上直下

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

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

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現者卻于已發之際現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

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動之實而

天命之性体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

然已呈就心体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

論此大概得之持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  
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仁有非中之意蓋赤子之心  
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私  
之私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  
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  
自此而後者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功夫其曰卻  
于已發之靈現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  
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  
程子于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  
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在敬進學則在致知

卷二

十

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以功夫  
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  
疑向來諸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  
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  
夫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動無復渾濳統一之味而其發  
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所由  
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  
卻指心体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文也然與中庸  
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  
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

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終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  
而發若專欲專言是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体  
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何如

先生有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語意與此篇略  
同中有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  
但平日莊敬涵養之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  
未發也鏡止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  
本領功夫至于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  
而于已發之際現之則其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默

卷二

十一

識教言尤為緊要云

先生後著中和曰說叙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  
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余  
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  
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余未之省  
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  
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發特  
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  
旨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  
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

言有不合者六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問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軌道已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漸之如此其紛糾而唯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唯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于此然則余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

卷二

五

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于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物自悞至以書報欽夫及常同為此論者唯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厥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曰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學者讀之因余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

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答呂伯恭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辯者不能合之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体達道言其用体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李者須是于已後未發之際識得一分明然後可以言体用一源要然亦只是一源耳体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憲萬物育便是達道行憲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崇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自太書而再注本句于其下便是要如此鶻突也

答呂子約

前日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于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眾說回護恐轉生迷或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



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疏鉅續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于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文涉讀書最况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頃所答已不無同矣又安得曲為之說而強使為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于易卦以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常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靈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怪一點

古

偏主強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又

未幾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竅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旨符合更相發明但答與與對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為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終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意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

卷二

十五

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書若未敢便以為非只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以幾未死以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着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然曉故或問中盡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更請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易堂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談坐禪入定之非所言皆何味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許渤而非入定哉又云未發不可以比純坤而當為上極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耶若以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

坐放教胸中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  
頃放今有去著方好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  
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為然則熹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  
行倚闕之為愈不能如此終學強聒徒費心力有損而  
無益也

又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令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  
多愈見支離仿兄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  
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理  
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

卷二

六

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惟  
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  
種神識昏昧在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  
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洞靜聰明洞徹決  
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儻言曰啞視  
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實盡工  
夫卻只養得成一枚瘡歟固而漢矣予不是万不是痛  
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孤疑今後再不  
能說得也詳看此後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肯識  
更看精義看真意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

中庸不睹二句是說即不睹聞之地亦不忘戒慎之  
功無有以不睹不聞為本体者後人將不睹不聞與  
未發混說做本体見或問注中不覩不聞不惟人所  
不知自家亦有未知之語因云已既不知功是誰用  
遂謂朱子不識本体言則是矣而非朱子之失也夫  
本体安有不知之時耳目原有所不及之地誤認不覩  
不聞之解硬判已所不知之非易亦反覆于或問及  
與子約數書或亦有恍然者乎

答李守約

卷二

七

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  
養本原便是全体隨事接應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  
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  
和不可說學者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  
能盡得大中之全体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今裕言之  
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  
曾反身真實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  
事耳

答胡季隨

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着實做去不論唯識易識  
也

答徐彥章

已發露言之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露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廝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沙泥之汨然發而中節則雖應于物亦未嘗有所汨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汨若謂未汨時全是未發已汨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于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焉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而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于常寂耳

答何叔京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寤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視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以為發而未遽手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見天地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何看靜字恐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于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微

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物交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察之際二甚明審易為着力與平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二曾如此看否

答胡廣仲

欽夫未盡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蓋意當恐此小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各情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實下功夫當顧于日用默語動靜之間誠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賢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

卷三

一

于大學其于涵攝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令人未嘗一日從事于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曰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先生因悟未幾之旨着意涵養講之以端本澄源勉勵學者此先竟甘苦語晚年定論所載皆此類也

答林擇之

所奉伊川先生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卻只是說見當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而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令人泛無此工夫仁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可操存需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迫促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令心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向來須知此意必于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害誤人不少今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平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是意思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

不可不戒也

答彭子壽

聞中讀書卻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間生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功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晰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子所謂學莫先于致知又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明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亦可見矣

答潘叔昌

示論天上無不識字后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字得識字卻不覺字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盡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聞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問起看書即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吳仲

道之体用雖極濶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

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唯于求而难于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于致知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于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送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一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答鄭仲禮

示諭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晚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議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于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何射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見之獎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現來諭似有未能達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現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後當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恍然無疑日用之間現此流行之体初無斷間當有下工夫處乃知日

自註：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再派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須臾間斷。庶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裡去矣。晝亦近日方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証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令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間間終說不盡。臨風太息而已。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功夫日有所得。未見其效。此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何不以此讀書功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

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于此得刀御遠勝看解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兄深用慰喜。信後秋添益熱。恭惟尊候萬福。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沈沉之病。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似得一頭緒。似差簡略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呂伯恭

尚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于左右至于見屬過勤則非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舊日李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而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喻于此方物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缺以左右之明專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其高明廣大將不可量矣

愚按先生一生所以自治、人者實只此兩言至說說敬字處尤多又因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此敬之語此真先生晚年定論也愚反復先生之書錄其論兩言之最親切警省有裨學者如左

程子養現說

程子曰養存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現者卻于已發之際現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現者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

動非故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故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嘉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致察究轉瞬也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氏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眾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

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于已發處用功卻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前以心体之則心之体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于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于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

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泛敬上涵養出來自然  
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習之既久  
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  
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  
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  
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惟尹氏之言為近

卷四

三

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  
其意思盡于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  
德矣故愚于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誰以上涵掃應對進退之間便  
是做涵養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  
但從此涵養中漸之休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已物  
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  
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  
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知益固表裡互相發也

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  
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  
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義理明著不待別求格物  
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  
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幾時則  
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幾方下敬底功夫也既發  
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  
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  
而非天理之正矣

卷四

四

伊川論中真靜之字謂之就常体形容是也然靜字乃  
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于物一性之真湛然  
而已豈非常体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于物是以有動  
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嘉常以為靜者性  
之真也不識明者以為何如

又

此用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  
養功夫所以事一戕裂其言敬者又只說得存此心自  
然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來全不加功設使其能如此  
存得亦與釋老何异上蔡說便有況又心慮荒忽未必如此



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重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于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此老真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靈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 答張敬夫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

卷一

三

為主而欲存心則未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裡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孰使實能把握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握得住乎儒釋之异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先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東論剖晰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未審是否如何

### 答熊夢北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能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体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 答鄭衡老

明道先生曰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勿勿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 答友人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醺酣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

卷四

六

我禮果因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終方是守法之人耳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礼與非礼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欣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

矣

### 答潘封度

來諭錄、備見立志之遠、數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為言、將以名特存之理者、于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度、而非物所能宰、故縱有執持之意、便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教倉枉、表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標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標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之深辨、然欲放過、則恐于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韓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足此意、幸參考而互詳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大凡作事、句、不能博盡、同、并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 答呂子約

承諭專看論語、漫覺固滯、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意、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為而復蹈旧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固滯之理、竊恐却是

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固滯耳、至如讀易、六當運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此、即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度、而不及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現程子書中、所論敬、家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兩條、意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條、意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真是相反、今此而論之、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于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兩

必於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條、意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語、不但坦然、蓋直行得教、步此一箇大病、根株、恐常痛下工夫、利劑、不可悠、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竟便是

工夫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  
寓于細玩索須于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敬  
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裡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  
識得雖即千百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  
疑即三綱五常都無損壞九經三史皆為刺語矣此正  
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  
是之通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真是順之敬得未不活  
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產  
毫釐便有千里之謬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  
契耳先覺之論只着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是文字  
不敢與阿丈見便是近詐僥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  
多事耶夜氣之說近得來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周齊明

所論敬字工夫于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  
賢說行焉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難然無事時設須  
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  
譬如孤軍將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  
哉

答任伯起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  
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前多為何事就  
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于旦  
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  
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  
書也

答方賓王

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聞然終覺得間斷便是相  
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  
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真論事之大小理之淺  
深但到日前即與理會到后久之自有浹洽貫通也

答何叔京

盡奉親屏居諸况如昔所憂所恨取略不異來教之云  
而又有甚焉者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異哉盡則方  
患于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常密  
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  
宰物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至一不二臨事接物之  
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程  
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

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  
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度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  
論養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  
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  
爾夫其心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紛紜至沓來已足  
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于胸中  
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  
哉雖知其然而行之不力方當自悼故因求教之及而  
以質于左右不知其果然乎否也

又

卷四

十二

示諭必先盡心知性誠其本然根後致持養之功以意  
甚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人欲昏之耳  
欲識此本根亦須舍下先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  
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  
得蓋初不送外來只持養得便自看見但要窮理功夫  
互相發耳來論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道  
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于滅者以進為文主于盈者以  
反為文中間便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  
離于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煞了須更玩味進反之

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中和也

又

後書所論持養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  
下工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當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  
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思故不察夫用功之難而  
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嘉雲現尊兄平日容貌之  
間徑容和易之意有餘而于莊整肅肅之功終若有所  
不足豈其所存不主于敬是以不免于若存若亡而不  
自覺其舍而失之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賢之  
綱領存養之要法一至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  
謂但制之于外則無事于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  
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  
請會二先生言敬處仔細尋繹自當見之

又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  
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尊  
兄乃于覺而操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于操之  
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于日用功夫  
亦有兩間斷而不同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  
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相交為用之妙

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顧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于愚言耳所論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當反復攢研參互考証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為此也奈何憚于一時之費力而章、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于此或反求之當自見矣

又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論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

卷四

十三

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工夫要以誠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着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者之以最直截現累書之論似未肯于此加功也豈憚于費力而不為耶

先生後與蔡通書云叔京昨夕方行常功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口竟不能合現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

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

又

示論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体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苟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此心之全体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一息之不存者我現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主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這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一向外

卷四

高

馳無可操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操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通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括只要識得上下賓主之分耳

又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猶須就視聽言動

客說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  
縱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也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  
正容謹節于外手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  
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處無須  
到得莊整齊肅地此日用功夫至要約需亦不能多談  
此處容易可及哉  
但請專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  
何急情類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  
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端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已

各揚子直

卷四

主

持敬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肅敬儼恪動容  
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教語而實加功焉則所  
謂直內而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裡如  
一矣也陸象之謂我欲其操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  
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  
幾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于內  
而凡脈絡言動出露諸默之見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  
而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客則標而存之于其  
流行運用之實則弃而不省此于心之全体雖得其半  
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

後能存故存則有樞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  
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自存而失之孰若一  
主于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  
之停哉村京來書而執前說而末論之云亦似未見內  
外無間之實故為此說并以寄村京而所以答村京者  
亦并寓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客已定之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夫拒其說雖  
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  
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

卷四

其

之實也若于此章之放過則一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答董仲重

示論日用功夫更于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竅察其  
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彼舍此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  
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  
分上体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周度卿

此來為况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過  
義理難明但于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擷此心勿令放過  
逸而于其中隨事現理講究思索沈潛反覆庶于聖賢

之教漸有照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傅誠子

示論疑問皆有迫切之意此最為為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心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教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樂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晰之有

答陳廣夫

示論雖是足証雅意但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老四

主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讀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易至近則即令便可盡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令便可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遲延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店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能真能有益也

答周南仲

承論教學相長之意尤剛所望但為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于自己今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向裡用功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遲疑安排只恐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体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頓在目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哉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李守約

老四

六

讀書之法無他惟篤志靈心及復詳玩為有味耳近日見學者多是半信半疑便為空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也復能有長進前輩有親見有通而其所論終不免有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功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微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至理則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答石陳庸仲

承以家務養妻妨于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實用功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于其間見得平日病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答項平父

示論此心原是聖賢只要于未喪時常識得已喪時

元

常記得此因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孝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格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闊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季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需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而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兩主自相攪等聖賢之教恐無此物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了了即未喪時不昏昧已喪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于靜相振如何

因風錄示或可以微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究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率領略就名教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又

錄寄石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

子

謂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体察極精極密往隨其所偏墮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現其言語動作略是以聖人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体全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間萬事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如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今上精思熟



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于理之精微  
既不能及又并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俚然無所依  
據雖于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生為所惑也夫謂  
不必先令儒釋此非實見彼此皆有可當取而不可偏  
廢也乃是不曾實做得自己家本全主夫故不能知昇  
端被淫邪遁之害是然而無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  
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目前曾做得窮理工夫  
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体之物無不至  
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  
物上比較耳其于古今聖賢指示剖晰細密精微之蘊

卷四

三

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已據已見為定耳便  
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完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  
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  
間得業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有過高不自  
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  
此告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  
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又

所論義襲就未離乎曰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  
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

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  
今為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  
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  
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有生于內也其曰非  
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  
之于外也其曰行有不慊于心則無笑者言心有不慊  
即是不合于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  
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  
須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

卷四

三

慊當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當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  
義為外而不求令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  
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  
省察而能微察其精微者故于學問問辨之所得皆指  
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  
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  
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于義  
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蔽之暴悍狂率  
無所不至其所謂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  
出于人欲之私也來論敬義二字工夫不同固是如此

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  
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  
皇極為大中近聞又有說得極為存心者其說如何幸  
推詳之漫以見告近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  
失大抵為學但能于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領  
察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  
之言語之中矣

答金正州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謂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  
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靈竊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

主四

主

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  
別其義利公私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  
于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  
是要得着破那逆物欲之和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  
事、物、頭、處、無不如此体察觸手便作兩片則  
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  
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  
以祛利欲之蔽則于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  
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于用  
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州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

此所論依然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  
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悉將去使正州知得鄙意不是  
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補助正如程  
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  
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數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  
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  
未見的实用功得力之實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  
成靈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抵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  
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工夫力救此病  
不可似前之悠、悠、靈度時日也

又

老四

高

示諭日用功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教專求息  
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放教靈閒務要  
親切自己然于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憤雜  
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根  
柢譬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如此一直持養有  
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且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  
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切要但如  
此微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于日用間及論語中著  
力會有箇會通處他書亦不難讀也

答金國秀

所謂貼裡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于人之類是也若尋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也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透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看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于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裡之病也

答李昭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裡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看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鈎獲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答蘇晉叟

持敬格物工夫本不相離來論亦太說開了萬事無一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又云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湊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切要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生乃佳耳

答楊子直

前日晦伯人還已上狀矣但忘記一事欲煩為作小楷四歲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為揮染甚幸此歲四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指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橛一掌血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字學亦絕故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祛病思幸勿新也

先生後索子直書札云前書所求妙札曾為落筆石便中早得寄示為幸蓋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手札也越十二日而先生卒錄此以見先生始終用功之地也

地也

朱紫陽大指卷五

錢塘秦雲撰

答陳齊仲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也遠以為存心于一州一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孝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未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故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

陽明先生曰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犯他底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

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人底力量因指事前竹

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底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以勞思致疾逐相與嘆嗟賢是做不得底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愚按晦翁窮理諸說大概在天理人欲上用工並

無不切人倫日用窮高極遠之處陽明格竹一事

何以不深考而出此也今現集註或問本末兼陳輕重有在以陽明之高識也不瞭然竹子亦是一物自在可格然亦何至七日而不得其解也此實賢知之過何可為答後人是使格物為畏途而程朱正辭無以大白于天下也晦翁窮理之說已略見前卷茲專錄論大學格物本旨數條集為此卷以行其平易可行庶乎後之學者不至鉤深探賾無當于庸言庸行之常守寂耽空有悖于博學審問之訓云

答吳伯壹

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孝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耳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遠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尔豈茫然放其心于汗漫紛綸而不可知之域哉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事遂至陷溺此于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校計權衡者意思

功夫迥然不同若欲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迨至生此病痛耳

答李晦叔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介然之頃而其本体已炯然矣輝衍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体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竟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工夫次第曲折然後本領之体可得而明

若是冥然都無亮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近親切處所宜深鑑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只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師德

示論格物持敬之方是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于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

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捨此平易顯明之功夫必搜索窺伺于無形無跡之境竊恐陷于思而不孝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于日新矣况聞左右体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鄭子上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工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之所當為而泛然以求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也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

卷五

不可謂常時都不曾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于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為格物工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實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要有所指而流于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又

所論大孝之疑甚善但竟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洵汲不知驟切用功仔細看經文只是就大体規模上

惟說將來非是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于格物也故後來顧前曰語意以此耳

### 答石子重

喜富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者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之有序而不可以欲速速切之心求也夫如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瞞等空言之弊馴至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于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又

敬字之說深奧辭性只如大學次序必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正心誠意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當須是察察見得後便來行將去此有終始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着習察不然兀坐持敬又無敬少實也現夫子答問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

要正要就日用就熟審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漸後自為兩段行辭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爾爾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倒龍侗非聖門求仁之本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大有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因為至論然深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字予以為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于路以正名為迂是以不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間善誘就有是失况于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謂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于此則凡所作為皆出于私意之鑿莫行而已雖使或

中君子不貴也

答方賓王

或者曰易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長也乃邪心也誼曰雲疑此語以為離邪即歸于正所謂開邪存其誠非開邪之外別有誠可存也但開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竟看得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語尋求所以章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二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未至理有未窮則于應事接物之際不能審其當未免于紆擾而敬心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為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傳學問引程子語以明之之言教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于吾心苟欲得心則于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為非其意大率謂求理于事物則是外物而窮理者心之所充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預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于物欲亂于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欲以持之思以通之者曰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二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于外哉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所以當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澗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濁而久自明快矣所謂清水與明快非自外來蓋上開其蔽則本心之明漸見耳不知或者識心之說也一挺直入者乎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史亦動靜而言如無居無處之時物有未處理時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當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也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免於紆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謂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于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蓋崇而禮蓋卑今人則論蓋高而其狂妄姿雖也愈甚則得失之可見矣

答宋深之

大學是孔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觀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

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見效處也荀揚言性得失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于自心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朱飛卿

某以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洒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就命上理會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

卷五

九

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劉公度

所論持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諸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々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于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捨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于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強求之于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瀛溪見處恐未然

瀛溪見處正謂與弄端不同主言垂教句看實如此若如此論去即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仔細用功夫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粗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此千萬留意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章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要

卷五

十

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有望也

答主欽之

未嘗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辨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辨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于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之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以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語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茫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履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之然奔走于



望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宋紫陽大指卷六

錢塘秦雲集撰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蠹起性以性為不善孟子悞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体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總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處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遇廟遇朝之事處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條理渾具各三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所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体之中而樂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亦通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主底關鍵蓋仁也禮則仁之著義也

智則義之藏。就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主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主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就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乎春者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合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如惻隱羞惡辭讓是三者皆可有為之事。智無事可為。但分別是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辭讓是皆一面。應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是終始萬物之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成終。犹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天地之化不倉粟不節食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機軸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袁機仲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旧說未

可輕訾。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端。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類。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闢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于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潛伏于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于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兩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氣五味

答方賓王

人之性皆出于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

答林德久

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令之言性者皆雅佛夫而言之所以不能不异于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言之則性之本体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

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而說性是一箇空虛底物裡面也得四者令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終見說四者為性之体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為落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体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家方好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于夜露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是于夜露教人識取不是本体中元來有此如何用露夜得此物出來但本体無着摸處故只可于用露看便省力耳

又

界限之說六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体段要得易辨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後方有分別也現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答陳術道

疏示所見此因是以自梁質于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却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泛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裡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曉西而用

露上頭八倒無有是當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然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露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露行露打截兩截也當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語來証孟子徐行後長意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未論所舉此露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安格物致知便是就此等處細微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黑白是非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罅碍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陰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孟子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求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看之事一以必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語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于此可見不識

明者以為何如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又

示諭推惠但令欲為儒者之孝却在着實向位平處清  
究或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無害却好且拈向一邊久  
遠到得真實無害意又自別不似此動盪攪眩人也性  
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  
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  
處只在儻倜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  
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  
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

卷六

六

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  
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  
後却自不須如此前番所記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  
倒耳只純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  
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純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  
間斷這裡實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  
綱五常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  
滅之畢竟純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  
而其真實者却已純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其是  
實不似弊端使將儻倜影象來此畢竟占真實地位也

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  
今左右既居于彼面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歸却此  
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盡向來心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  
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  
兒子初上学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見得  
他一二分錯處延遲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  
處不用着力排擠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  
舍歸于正便是放不下一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事物時  
時提撕者只是提撕得那儻倜影象與自家這下  
工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看  
否自來即見喻也中庸欲修政未得工夫然看文字亦  
不可如此一觀會過便只領略得箇儻倜影象不見裡  
面間架詳密處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  
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

答胡廣仲

人欲非性之語此正合理會謂天理固無對然既  
有人欲即大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心本無對  
然既有惡即善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青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于晉  
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順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

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大理而無人欲耳雖少之意正欲于此毫釐之間判分斯使人于克己復禮之功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其甚明白確實不費心力而易傳本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言性章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盡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于日用之間則其得失逆違不難見矣蓋謂天理為不圓于物可也以為不圓于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却與告子楊子釋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季所敢輕議向輒疑之有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悔叔書中其說鮮矣乞試取現可見得失也至于性無善惡之說前後

論辨不為不詳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尚有一說今清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

程子曰止于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

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

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

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

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政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

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為未發以情為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

者不察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為己者也所謂反以陷性于捷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于未從之前除却善字即此善字使無着實道理只成一箇空靈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為所以有衆而中節然後為善從不中節然後為惡惡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底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關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体并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為害理不可不察

意此等偶出于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改遂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為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難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為仁為兩事也

所謂現過知仁因過而現因現而知然後即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迫促不勝其勞而所謂仁者乃智之端非仁之体也且雖如此心曠然未有可行之實須別求為仁之方然後可以守之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為為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

為一事也

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從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矣所謂豈可專以愛為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為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鬼神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此求之太過便作無限主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切而失之愈遠如或以竟言仁是以智之端為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義之用為仁也夫與其外引智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為仁之体則孰若以愛信仁猶不失為表裡之相須而可以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為之方然後就此熟察下工夫間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為為一事也

不知今時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求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無及不仁夫現仁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為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為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以所重得罪于聖人

笑謂此章只合依程于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  
失本指也直叙胸臆不充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裁擇其  
中幸甚

### 答胡季隨

甚憂患便法未日無笑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磋以求  
理義全体之至極垂之末世以經重賢傳付之望而離  
摩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望而相去甚遠耳  
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嘆恨也先刻之言後人自不當  
置議論乎其間但性之有善無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  
乃無從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

卷六

三

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而並謂性非天  
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  
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此未得善似竟賢者于  
此未有實地之可按日月逝矣深可憂懼幸如精進之  
功入細看實于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蓋光前烈千萬  
年望

愚按性無善惡之說始于告子見闢于孟子宋時胡  
五峰復有此論朱子辨之已無遺義矣陽明有天泉  
證道一案龍溪大開三教合一之旨不惟坏孟子家  
法抑且決陽明藩籬其為學術之禍有不可勝言者

今錄陽明傳習錄中論無善無惡語三條願相與明  
辨之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  
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近雅說起念便  
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  
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便  
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  
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  
有惡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  
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

卷六

三

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于氣然遵王之道合其有  
極便是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章既非惡即  
章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見意章若有碍何妨  
于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  
好惡却是無知覺底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  
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  
曰去章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章有好碍理  
心宜去之而已偶未即去心不累心若着一分意  
思即心便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

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性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

愚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先生曰循理是善動氣是惡又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究竟重人之作好作惡而不能使物無善惡也下面所以逆接格物之弊現先生之意只不欲世儒豫先講究易于作好作惡耳愚思假如好色如西子惡臭如黃穢我先曉得在胸中到西子家不際則自然掩鼻曰詎

須灌溉則用之壅培仍無傷于善好惡也何必又憂其凝滯而以物為無善惡哉不與物接時此心尚無好惡在物安有善惡從物之善惡自存也安可以戒之不接而逆謂之無既與物接時善惡還他善惡不執我之好惡為物之善惡又何碍于

有  
曰好色如惡臭則何如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色如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心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惡則不得

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曰章有妨礙理之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体當汝要去章是甚麼心周茂叔慮前州不除是甚麼心先生曰告子病源發性無善無不善見束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定便有箇無善無不善底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于性上有未透徹處

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由不知人性之無不善天理人欲一滾俱作人性耳似不在執一箇無善無不善之性在內也先生以告子不知物之無善無不善為未透性体此只是先生說活

寸交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曰將命行時恐洪興中論字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体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体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意知亦是無善無惡意知物亦是無善無惡意物若說意有



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做那性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外獨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底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

先生之論未竟每合內外動靜言之將心之体用

卷六

主

同說是使以學者難于領略惟無善無惡心之体說得最為分明惜乎不曰至善無惡心之体而曰無善無惡致啟無窮之弊也夫先生之所謂無善無惡者即大學分復好樂一無所偏惡念固無善念心未嘗有惟此炯然不昧者存故以為未發之中而可為心之体也此萬善之基天下之至善何可以為無善乎程朱只在此處用涵養工夫着實講一敬字振束縈領一了百當今乃以無善無惡名之誠有如晦爾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善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搖蕩思雖駁難不純之地也

或曰未發之時善念惡念兩端俱伏謂之無善無惡亦何不可而必以為講豈因孟子之闕不可不堅守其說乎余曰有未發之中即有已發之和是已發之善皆未發之善也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序、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伊川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即陽明亦曰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若使一切皆無何以謂之直上直下之正理何以謂之萬象森然已具又何以謂之乾坤萬有之基乎孟子惟識得性之真善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如惻隱羞惡非由外錄我

也亦非有

也故以水之可東可西白之為羽落雪而總以為

全無一定也陽明之所見與告子原相遠陽明曰

不動于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前此固已言之然終不曰至善無惡心之辭而正于教宗肯顧曰

無善無惡者恐學者之滯于善念不得奔騰之真而以無字遏之也則不如程朱盡情未發已發界

限為不迷未學之正矩矣夫程朱以終思即為已發尚何憂學者之滯于念慮乎且人惟以性之有

善而無惡故不可不為善去惡若性原無善無惡人亦何須必為善即為善去惡之說亦贅語矣是

先生之所見雖與告子不同其弊有不得不同者  
者矣後來政中之徒泥滯于中國安得謂非先生  
有以啓之乎或曰陽明但依從前定論而不以改  
中之說為然流弊或不至此余曰陽明之弊全在  
無善無惡心之辭一句有此一句下面自相因而  
至先生所謂信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是也何也  
辭主而用行學者未有不從事于辭者也今虛懸  
一箇空辭謂之無善無惡而使人任意上做工夫  
則主脚處全不穩當故中曰意有善惡思竟心辭  
上還有善惡在未是究竟說話此語原不錯是人  
各有會悟未有不向無善無惡主根基者也既向  
無善無惡上主根基下面原是一轍如何可不以  
為然乎或曰陽明只恐人着在善念上日中多慙  
一燈故爾如此豈期人之因業發病余曰辭用一  
源也性體至善故人行善則安不善則不安此良  
知也以善為無原自有病何怪人之發病且陽明  
之所謂無善無惡心之辭者善念惡俱無之之謂  
也所謂意之無善無惡者無將迎意必之私也知  
之無善無惡者不著而和也物之無善無惡者因  
物付物也此四句只定性書中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二語盡之今皆冠以無善無惡使人張皇  
兀然講講于虛無玄妙之中其誤學者亦不淺矣  
或曰陽明此數語名言之失歟抑大義之有潛匿  
存也或曰即換了至善無惡之心辭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亦只就  
陽明之說為無弊耳不可為大學正解陽明單提  
致良知之說未嘗不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以  
為大謬有未可也

其次不免有習心在在辭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  
落為善去惡功夫整潔渣滓去得盡時本辭上明盡

先生生平教人全重省察意蓋由此但不知本辭  
則未省察之前既有察之後此心又如何存着未  
必須說得辭用分明靜存動察都有靈用力處于  
學者為有根蒂也

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這  
裏為其次立法底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  
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欠人便于道辭上  
各有未盡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  
我底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辭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

善知惡反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  
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  
人亦亦難遇本體工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  
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智心不教他反良知上  
實用為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箇本辭一切事為  
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  
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性與汝中俱有虧

此後汝中卑濶四無之旨以為恐事先生不傳之  
秘傳大負先生後而得、為付苦心矣先生說教  
本旨以恐阻隔深加防範然先生之教即不說破

格心不得不勉乎此但一經此澄汝中愈有所恃  
以自伸其說耳主教者慎

聖陽大指卷二

朱紫陽大指卷七

錢塘秦雲撰

與張欽夫

意謂感于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  
心之為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  
宰而情自動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  
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  
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亦是情也但  
其所以中節者乃心耳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  
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  
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  
以其情之動而連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  
未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磨是而別求却  
恐無下功夫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又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蓋疑私欲二字太重近  
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有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  
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  
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  
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只要沒這些計較全体是

天理流行即人心而微道心也故又以鳶飛魚躍明之  
先竟之為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

又

人心私欲之說如未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是所  
謂本原未明了之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  
疑向未是論引必有事焉之語未的當蓋舜禹授受  
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眾人所謂私欲者也但  
微有一毫把捉居惡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貴而終未  
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類子之有不善正在  
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如何須是都無此意

卷七

自然泛容中道才方便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  
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便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  
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使耳中間儘  
有次第也惟精惟一未離夫人心特頂如此克盡私  
欲全復天理他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游誠之

心体固本靜然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不能流而  
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体之本  
然也二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流于物而然耳故先聖  
只說操則存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也于是乎有動而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一時  
何尸此四句說得心之体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  
又見得此心存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間處可安頓之  
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  
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  
指而總結之也

答何叔京

索示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  
心出而亡者二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  
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于孔子之

卷七

三

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心如此而子約又欲弄  
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有  
失之甚而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稱  
穩當謹錄呈幸乞指語大拉心之体用始終雖有真妄  
邪正之分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  
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以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又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  
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眾人則操而存之  
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

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  
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  
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  
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未識却是此心但不存  
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取之于操  
存雖齊肅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治亂安  
危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  
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言耶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  
性無善惡之說稍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呂子約

既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質者之偶同  
也然所謂質然之本體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  
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  
且熟安于義而不妄動則所謂質然者常不待  
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傾刻之存而遽加察識以  
求質然者吾恐質然者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  
以違其運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終  
思便是已哉故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于未發  
之前則不可此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  
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闢者之相梓而不舍哉此曰主

一無適非礼勿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  
語考其幾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  
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又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  
明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  
自家手裡不是慢說求其放心實却從無把捉處也  
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  
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子約復書畧云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

卷七

五

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  
曰寂然不動人曰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存實  
見得此體段如何会有用力處認得此則一動一靜  
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看也操存久  
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  
則日滋長蓋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操存此  
語應酬歷歷能自負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裡  
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  
不可面識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裡亦可也若是  
漫說既無歸宿心無依據如何強把捉得住耶先生

云此段不概正當親切操存久二句甚好

答陳明仲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概得之然有未盡處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于此二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為益欲孝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于久而不懈則表裡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誠熟玩之自可見

答方賓王

卷七

六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体用心昭然矣然世之言識心者則异于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体驗之實但于流行處見之需龍得頂刻間正當居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此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孝者于其功夫到處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不

戒也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忠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体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上謂此也

易窮處說

卷七

七

易曰先思也先為也窮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窮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窮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人心之至正所謂体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于其未幾也見其感通之体其已發也見其窮然之用而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窮然不動者也中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窮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窮感也現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先生論存心處無不精核然尤有足警者人者如孫

敬甫問才說存養即是動了先生云此恐未然人之  
一心存自光明不是死物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  
炯然不昧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但無喜怒哀樂  
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又答友人云能于紛紛外馳  
之際一念之間一有竟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  
長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又答  
甘吉甫云君子異于人以其存心須知不是將心去  
存在仁礼上不是將仁礼存在心裡也又徐景先  
以心能感性謂聖人為無心而心不可須臾有事先  
生云然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何為而独有此贊物乎

教條極有章法孝此下附論仁諸說

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  
心以為心者也故活心之德雖其德極貫通無時不備  
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清江先生之蓋天地之心其  
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  
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  
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養用焉則為愛恭宜  
別之情而剛德之心無所不負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  
乾元坤元則四德之体用不待是數而足論人心之妙

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舉而該盡  
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  
体已具情之說發而其用不窮誠能体而存之則眾善  
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  
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礼為仁言能克己已  
私復于天理則此心之体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  
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此心以存此心也又  
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此心以言此心也又曰求  
仁得仁則以謀國而進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  
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為能不害乎

卷七

九

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坤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惻然愛人利物之心也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君子  
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曰  
不然程子之所詞以愛之愛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  
愛之理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  
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焉容判然離絕而不相  
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  
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意遺而子頌以  
為吳子程子之說不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  
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体者矣

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竟釋仁之名者矣今予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竟者可以見仁之包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現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間與程子所謂竟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儆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竟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為理者有人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竟之云者于聖門而示樂山能守之氣

象尤不相似于尚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旧稍分明詳察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支作之弊故其學者之恍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着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以求者乃其生平所不識

之物復何所向往愛悅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此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東作西耳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往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畧與彼說破乃佳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雅予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滿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括二先生以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復流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于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游厭飲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出殆及不若全不



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之為愈也蓋謂若實欲求  
仁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孝以明之則有植堦冥行之患  
故其最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病矣若且  
欲曉得仁之名義則不若且將定字推愛若見得仁之  
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  
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  
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有如此迫切注解  
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則  
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惶惚恍第高懸遠之言也

又

昨承開喻仁說之病似于卻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  
再值書海大括不出意語論語是因而申之按程子言  
仁本末甚備撮其大要不過數言曰仁者生之性也而  
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復礼  
為仁也學者于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于後一言可  
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  
見其分別性情之并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  
公為近仁便謂其指仁体最為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  
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  
義礼智上性之注也義忠之本礼遜之本智知之本

因性有義故情能忠因性有礼故情能遜因性有智  
故情能知若此耳

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則亦不能盡其体用之妙惟克己  
復礼廓然大公然後此体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  
脈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  
涉也

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意之說  
則性從為情、根于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  
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

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本体也

細觀末論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  
溥矣不知此兩句甚當是直指仁体當若以愛無不  
溥為仁之体則陷于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  
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体則恐所  
謂公者渙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体之物尚  
不能以相愛况能無私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  
嘗有一字說著仁体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  
惟公為能体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体  
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裡面帶得仁字通未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遂而以

情為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謂程子之去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未察

又

視天下無一物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

答阿圓材

卷七

五

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自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哉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

若何封京

朱子曰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于一陽未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謂仁也蓋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以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漢世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之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休用牟離首尾銜快成何道理而土既之說便是如此須知元亨利貞便體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

實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宋紫陽大指卷八

錢塘秦雲裏撰

答蔡李通

通書注情改甚精元未成義處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此子估計盡在裡許也前後知他讀了義過都不曾見得此意是于此正知讀書之難也

先生與劉子澄書云哉前看通書極力說箇數字儘有驚畏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慶與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轉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顯微一時穿透竟齊之所謂精一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先生注中庸將慎獨與戒懼分說政人

于德微而動靈尤加謹全在此處看出先生讀書看書無不以身体驗後人病其支離二末之深考耳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体此意造次顯而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又何用史說詳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說耶

通書中所謂散無為者太極也哉善惡者陰陽也德

曰仁義礼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室動直礼先聖後漢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

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靈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二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靈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既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靈不可不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其須靈心平氣徐現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主靜靈又能由此推考証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達活潑而其主靈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闢矣若但寸銖比量湊合逐旋將未做功夫則上何由有進步靈耶

先生荅荅州京書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然則先生所謂親切要約主腳靈夫豈有別解乎

荅楊子直

承論太極之說是見用功之動深而嘆仰然鄙意多所

未安今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李通言之蓋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而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  
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  
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因以象之所  
以發明表著之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  
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  
周子因之而又無謂之無極者所以指夫無聲無臭之妙  
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  
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  
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  
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  
是為此一圖之綱理大易之道意與老子所謂生于有  
有生于無而以太化為真者正南北美善向  
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多病後已改之曰太極  
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未  
喻于休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說與畫所以改  
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會動靜則可以言本  
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言行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  
移而止乎靜靜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二贅矣  
若張敬夫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于此  
更列四者之目為刺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  
其于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  
中亨義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乎近日深  
玩此理竟得一語點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  
別分為歎嘆也  
答吳晦叔  
夫易言易也無指一動一靜已盡未盡而言之也太極  
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盡已盡之理也故曰易  
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闡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  
指已盡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盡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  
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于陽成于陰本于靜流  
于動若人道也然陽復本于陰靜復根于動其動靜之  
無端其陰陽之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  
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  
于靜貞者靜之復也若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  
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不能不動而

主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着手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主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六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昏中即則時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也所以致中和主大本而行達道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寂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

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寂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而寂者也



紫陽大指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秦雲爽撰雲爽字開地號定叟錢塘人是編成於順治辛丑崑崙為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而作分八門一曰朱子初學二曰論已發未發三曰論涵養本原四曰論居敬窮理五曰論致知格物六曰論性七曰論心八曰論太極大約以第一卷所載實為未定之論二卷以下則真知灼見粹然一出於正守仁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其何叔京書顛倒年月之類羅欽順等所已駁者不復糾焉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

〔清〕應搗謙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大中

二十八卷》提要

序

孔孟而後濂洛關閩  
繼生大義微言晦而  
復顯乃歷世久遠統  
緒易紛尤賴醇正篤  
志之儒相與防維而  
闡繹之勝國之初詔  
諸詞臣纂脩性理大

全一書萃諸儒之精  
義爲聖學之階梯其  
有功於學者甚大也  
予少有志於學披覽  
是書多歷年所竊以  
大全原編精微固多  
榛蕪不少開卷之首  
冠以太極諸儒之解

雜然繁興後學病之  
思欲正其標準更其  
次序俾原道盡性之  
學止求簡易平實得  
孔孟性近性善之本  
旨合周程張朱體用  
一源之緒言兼以融  
會六經浸灌百氏一

切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刑律數之要次第而條列之庶幾粲然成章乎受職於

序四

朝碌碌未遑顧常飫聞浙中潛齋應先生著書甚多於理學尤邃中心嚮往者久甲子歲

奉

命撫浙下車以來每月之吉集紳士耆艾而勗之以希聖希賢通經

序五

學古因周咨此邦之文獻足以激頑勵俗者衆咸推先生蓋先生長往已幾三年而



流風餘韻藹然被於  
兩湖之間人思之不  
忘如此遂檄有司祀  
先生於其鄉訪其家  
嗣詢求遺書其子禮  
璧禮琮首以性理大  
中一編進閱之哀然  
如所夙願不禁喟然

曰學者至此洵不易  
覲先生雖以布衣老  
然天之畀之不可謂  
不厚矣賢哲之生曠  
世而一遇或功業炳  
蔚而文采未表於當  
世文采著矣而詞章  
無補於聖功卽儒者

殷殷慕道所受之質  
未能醇和一言之偏  
貽誤後世使學者猶  
不能以無憾今先生  
秉淑茂之資爲根本  
之學於古今之名理  
別其黑白索其精深  
反覆再三必求無憾

而後已非所謂沛然  
若江河之浸膏澤之  
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者耶發明之功先  
生任之表章之責豈  
不在我爰捐俸授梓  
俾世之志學者知正  
宗之學在此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脩文德

以化成天下

翠華親臨於闕里式宮牆  
而陳俎豆錄姬公濂

序十

溪之後裔薄海內外  
凜同文之治猗歟盛  
哉蓋三代以來未有  
盛於今日者也醇儒

之生實應景運先生

會膺

徵命以疾固辭他日

詔求海內遺編進列

序十一

睿覽知先生名山藏稿皆

足輔養

君德啓沃

聖聰何止石渠天祿增輝

一代著作之選已乎

其標正學而襄萬世

太平之業則以是書

基之矣因妄自附於

序十二

先生之桓譚而俟後

之君子論定焉

皆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

丙寅仲春上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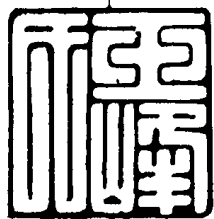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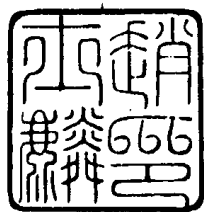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巡撫浙江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河

序十三

陽趙士麟拜撰



序

聖人之道集成於孔子而從孔子之門入者莫醇於宋儒蓋立誠立敬自吾夫子已推原於乾坤之卦而精一危微之旨始渙然於三才之合一程子朱子由正學廢墜之餘精研其體用而大啓其關鑰於是知夫子之立說皆以乾道坤道定初學入德之方而循循以造於資始資生

顧序一

之域通幽明之故而知晝夜之理不外於斯矣吾友應子嗣寅束髮勵行從事於立誠立敬者有年發憤著書以閑吾道所著性理大中一書首以醇儒歸之濂洛關閩以爲道統絕續之所繫而黜揚子雲爲僭統王仲淹爲僞統黜二家則凡近二家者所必黜也僭則懼吾道之有桓文也僞則懼吾道之有莽操也

顧序二

傳經之徒章句呻呶似無足錄而所必存存傳經凡得聞聖人之言者皆聖人之徒也以田何伏鄭申毛戴馬左杜公穀諸公謂之知道則不可謂非聖門之

顧序三

羽翼股肱則不可也言性言命而不棄雜儀言治已而不舍治道謂內則少儀卽禮樂所由興而經濟則至道所存也若放廢典章而云老莊逃於空虛寂寞

而云証悟吾未見道之合也嗚呼於鬱而不明散而無統之餘而得應氏以整齊芟蕪之嗣寅於吾道可謂功臣矣吾嘗與嗣寅述無極太極之傳私以象山

顧序四

言不無俊快太過而以極爲中未爲影響紫陽以太極同於一物又云人所稟受至善之性卽所謂太極亦未爲融化太極之說周子手授二程而二程秘不

示人豈亦待人自悟不容指示  
增擬議之見歟嗣寅往矣恨未  
及竟此論也尚憶癸亥之冬嗣  
寅初謝遺簡僅存予從其嗣君  
處假得是編寒宵永漏展卷大

續序五

息知吾友平生之志終當表見  
於世獨是道統盛衰吾學顯晦  
遲速之間實有默主之者此非  
其人不能彰闡之也自河陽王  
峰先生來撫茲浙述先儒明正

學次第而及於應子嗚呼不可  
謂非天也方躋之祀典尚其行  
也繼鉞遺書重其學也且詢其  
嗣人給以膏火俾勉卒父業思  
永其澤也嗚呼吾友著書之初

續序六

心雖不出此及應子之竟得傳  
其學亦未始非著書之初心也  
從此洙泗之源淵濂洛關閩之  
統緒炳於日星矣譬之豐城舊  
鏐拭以華陰光彩煥煜他日有

詣國門而購鴻寶者有望氣而  
見耳書旣成敬書其簡端以誌  
斯道之慶云

願圃同學弟顧豹文頓首

拜撰



序

吾鄉聘君應潛齋先生研  
精理學嘗著性理大中一  
編藏於家先生旣歿而河  
陽玉峰趙先生來撫吾浙  
梓其遺書以詔後學屬不  
佞弁一言予自少壯登  
朝去里門幾三十年不獲親承  
謦欬今者徒執筆而序其  
遺書不已慙乎竊聞之春



秋以上祇一儒之名諄諄辨義利分君子小人以爲取舍漢興龍門氏作尊孔子爲世家別弟子爲列傳由此而有儒林有文苑作史者歷代因之至宋史而始立道學一門不佞遠俯仰數千百年而知道學接續之幾正世運汙隆人心顯晦所倚伏也道統淵源

師承有自統衰於秦東西漢繼之隱於魏晉漫滅於南北朝一綫之緒唐繼之閱五代而統幾絕矣至宋而始大闡之嗚呼道由儒而顯儒必因道而傳關閩濂洛生千百年之後比肩接踵以嗣以續直接孔子之真傳而儒學遂振興於天下先生上自孔子下及

諸儒辨晰幾微叅訂同異  
知有宋以前幸存而不絕  
者爲何人之功有宋以後  
歷元而明傳而弗失者爲  
何人之力殫數十年之精

御序四

力以成是書其間體用兼  
該精粗合一使聖賢精義  
微言燦然日星麗而江河  
流固非章句小儒所能窺  
其堂奧也其曰性理大中

者何蓋人秉是性卽具是  
理先儒有言性卽理也學  
者苟能窮理盡性自一身  
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  
下凡夫日月五行之所以

御序五

序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  
定位師田學校禮樂律曆  
之所以修明莫不條貫犁  
然經緯畢具達而在上知  
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

世則亂窮而在下知以此  
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  
凶是卽修道立教無過不  
及之旨所謂大中也先生  
又曰孔子立教如是鉤深

郁序六

致遠人自爲書又曰學術  
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  
心一堪與玉峯先生敬一  
一編互相發明其有裨來  
學詎淺鮮哉先生著述等

身他未刻書尚多悉藏於  
其家子禮璧禮琮類能世  
其家學云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四  
月穀旦

郁序七

賜進士出身日講官翰林院侍  
講學士同里後學邵遠平  
戒菴氏拜譔



性理大中參閣定本姓氏

湯斌潛菴父睢陽孫枝蔚豹人父三原

林雲錦西仲父晉江顏光敏脩來父曲阜

徐乾學健菴父崑山徐秉義果亭父崑山

秦松齡對巖父梁溪許三禮典三父天中

程汲西邨父新安顧祖禹景范父梁溪

魏禮和公父寧都嚴繩孫蓀友父梁溪

江楫舟次父江都潘耒稼堂父松陵

陸其稼書父當湖徐嘉炎勝力父秀水

性理大中  
姓氏

陳錫嘏介眉父甬上毛際可會侯父遂安

方象瑛渭仁父遂安仇兆鰲滄桂父甬上

王鐸爾公父慈溪吳震方青壇父石門

宋瑾豫菴父新安沈士毅宗讓父歸安

張石民用霖父仁和關鍵蕉鹿父錢塘

楊爾靖調父仁和汪激若干父仁和

張允炤伏生父仁和陸階梯霞父仁和

顧豹文且菴父仁和邵遠平戒菴父仁和

徐旭齡敬菴父仁和陳戩天板父仁和

吳山濤岱觀父禹航丁文策叔范父錢塘

丁澎葑園父仁和王嗣槐仲昭父錢塘

毛先舒稚黃父仁和顧鳳文令威父仁和

孫浣思嘉客父仁和吳任臣志伊父錢塘

陳晉明康侯父武水馬天閑鳴九父錢塘

沈晉垣亮宸父仁和陳易潮生父海昌

許全可欲爾父海昌施相贊伯父錢塘

陸嘉淑水脩父錢塘秦雲爽定叟父仁和

沈峻曾開先父仁和吳農祥慶伯父海昌

性理大中  
姓氏

陸次雲雲士父錢塘林璐鹿菴父仁和

嚴曾渠柱峰父禹航沈增大音父錢塘

翁世庸東山父錢塘汪霏東川父錢塘

徐林鴻寶名父錢塘董宗原老泉父禹航

顧白俊秀升父錢塘俞森存齋父錢塘

沈蘭或方稷父錢塘張孔昭天名父禹航

朱錫九膽生父錢塘于養淳文起父錢塘

陳康吉雲父錢塘沈膺繼聲父歸安

性理大中較閱姓氏

沈佳	潘蔭繁	戴圖業	凌嘉印
沈楷	郁志文	羅曉	姚淦
嚴搏	趙承烈	吳先舒	吳正名
項景豪	邵方平	顧永年	王十華
馬浩持	顧之瑀	陳季方	翁世衡
汪煜	顧之珩	沈士菁	翁嵩年
顧之璿	章撫功	關仙圖	馮景
邵聲遠	姚弘任	陳正宸	沈士則
邵錫奎	王丹林	諸殿銀	馮昌言
張穎韓	嚴會棗	項灝	沈穎錫
陳曾菽	吳袞	沈鏞錫	陸寅
陸豐	顧之璣	邵錫榮	吳容
項溶	陸正夫	張穎荀	陳調元
湯右會	洪昇	章藻功	張靄生
徐珩	陳宗聖	趙爲章	陸繁條
倪璠	馮遵京	項湛	俞時耀
柴世疆	張一翰	沈誕登	關嵩

馮乾元	沈毅中	吳卜雄	沈璣錫
沈彤錫	葛殿楨	錢俊發	屠樹聲
俞美英	孫孝楨	馮治	陳恂
顧之珣	顧之璵	項泓	周紹賢
朱式曾	吳及肯	馮瀛	張方仲
王茂芳	薛大智	倪瑞錫	岑之仁
查承恩	朱尚德	姚廷愷	汪璽
胡槐	胡淇	顧之秀	翁介然
陳會菴	萬經	顧之葵	嚴啓耀
毛熊臣	柴世堂	徐克堅	陸冠
項淞	黃應甲	王澄	許登奎
林源	俞查軾	吳也魯	汪景
陳虞存	許謝樹	陳堯相	孫嗣增
謝永錫	吳愈弘	汪爲光	薛大儒
吳磊	趙正枚	朱銑	吳坤
潘洪	徐英	沈度	張璵
邵錫周	洪鰲	邵維之	沈恒錫
弟允謙	甥郁源	甥孫經	姪一夔

性理大中叅較姓氏

叅閱

河陽趙 濂敬齋氏

較刻

男

禮璧子蒼氏

禮琮以黃氏

性理大中

五

潛齋書目

今文孝經辨定 一卷

編註古本大學 一卷

中庸本義 一卷

語孟朱註大全拾遺 二十卷

周易應氏集解 十七卷

易學圖說 二卷

書經蔡註拾遺

詩傳翼

禮學彙編 六十三卷

春秋集解 十二卷

古樂書 二十四卷

性理大中 二十八卷

較定文公家禮 四卷

家塾祀規 一卷

敘義全書 四十三卷

考亭集要 二十卷

潛齋書目

兩漢言行錄 十六卷

洪範圖說 一卷

周官聯事 二卷

禮器圖說 一卷

經韻簡 一卷

三家釋要 三卷

莊子雅言 二卷

應氏族譜 二卷

訓子約語 一卷

養蒙文 一卷

樂志草 一卷

潛齋文集 五十卷

重訂性理大中序

天下之人材至難得也天生萬姓而其中有明睿者  
出焉天必不使之豐衣厚食以養終其世而已必  
從而艱難之成就之蓋人稟陰陽之氣有嗜欲之性  
不能無流不能無亢必歷諸艱而其德始固所謂五  
行以剋相成者是也君子信其在己者知其在天者  
不敢棄而棄之兢兢思所以自成既以體諸己又  
推諸物在上則治人在下則教人行則見諸事藏則  
傳諸書此君子所以事天而盡己之職也世或不求  
其實而欲以著述微名於後故言愈多而愈難於  
且不得與草木之秀競一時之榮亦可哀已善學者  
不然本身微民而憂世覺人之心貫乎金石固心之  
誠而時發焉垂爲訓典在時則如耒耜陶冶之切於  
用出乎一室之中而事功之應極乎天地非苟而已  
也乃不知者則以君子之矻矻窮年與好名之士同  
類而譏之謂語言文字徒紛紜耳吾人若畏此譏將  
閉目危坐以遺長日任生心害政之言徧行海內  
稱爲己之學哉農耕於野官勤於朝商賈廬於市爲

性理大中

序

一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

序

一

性理大中

士者脩身東行不敢荒怠述前謨開來學不問世之  
知不知學之傳不傳而天壽不貳此所以事天而  
己之職也又何恤乎人言性理大全一書永樂間諸  
儒所輯先賢之格論予向者館華藏寺不揣會脩錄  
之顏爲大中尚有闕略焉越六年初遷臨平開居  
事手訂成書以爲聖人之道從是以入必可達也  
復二十六年歲有增改庶少遺缺抑予又有懼焉  
明王氏有言爲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  
入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辭之間古之爲  
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爲  
聖人之道遂廢旨哉乎其言之也讀是書者其念天  
之所以與我而艱難成就之毋徒能言其略而爲  
明氏所痛哉康熙辛酉仲春錢塘應鵠謙謹序

性理大中原序

予生於東南之偏而得性近中自二三歲時即知讀書食爲父母所稱不幸少長適當邦國殄瘁之際風俗以詖嘲相尚言道學者輒爲厲禁所謂河魚不得明目雖繩尺自守不敢放言疇行爲決裂名教之戎首然偃偃乎如無相之替將十年所使本明之性寢微寢滅不絕如綫流離患難遭逢鞠凶而後此心瑩然哉生猶於存亡之介堅壁相持又四三年方始稍定思予少時本業文字因及性理一書自視其才實不止於可文已者其後因循怠廢在已既不篤於親師取友亦未有苦口之朋以此事相責成幸其所以迷而知警顛而復興惶懼驅策於胸中而不敢即安於小人者皆以此書爲之始然以家貧寡書即此書亦未免假之於友人而未有藏本庚寅歲羅生曉從予遊年十有四聞予所誦性理之說而好之即與往市於坊間則見小說時文巋然徧列而此書無有也走十里始得之於故書肆中予喜甚攜歸日點次數章以曉與朱生弘正年學相及使偕肄焉嘗謂性理一

性理大中

原序

一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

原序

二

性理大中

書頗易明了但當時輯書諸儒不以平易之說人道之常先之爲教而冠以太極一圖又諸儒之解繁縷雜出使有志者困於榛蕪無志者堅其怠厭心頗端之意欲更其篇籍刪其繁支訂以已意補其闕略而病耗之餘獨力難就間與同齋諸子論列及之諸子欣然各任校錄之責不數月此書遂成載生圖集生濟蕭生觀書程生泰賡咸與力焉而曉與弘正力尤多蓋自是而原道繫統讀書明性主敬窮理已治人之序粲然可循也噫此書之繫亦重矣或學識寡陋妄行脩改爲罪者予不敢辭其責倘或之人有取焉而以爲小有裨於天下後世則諸子之功也抑予又有望焉古之著書非獨爲人而已懼寸之地出此入彼不得不假至言以脩心而作善朋方能立若出入交游左右省覽皆非正言正行欲立志則莫與開發欲致知則莫與講明欲力行則與輔翼祇恃此惺然一心力戰於羣靈積晦之中知其難也方今兵荒接軫天之方怒重以疾威豈以存心養性事天者鮮其人乎嘗怪伊尹以有辛



匹夫思天下之大有一人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立心疑爲太遠以今推之天下之失治實儒者之責也朱子有言兩軍相當站定者勝程子有言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今吾與諸子生於末俗如築塘海濱雖積土成山不難波蕩必用生鐵灌爲基址務令潮汐日至此基不搖則從此以往次第加築絕非難事謹言語慎威儀近耆德遠燕朋立心之方無過此矣錢塘應橋謙原序

性理大全

原序

三

性理大中凡例

一向欲以語錄曉初學因其所有唯主刪耳而衆理未備不得已有增入者

一此書專明性理竊謂先儒以理釋性疑有未盡不揣愚鄙妄有辨析僭踰雖極然此理或明當有小補

一此書所述起自濂洛然自聖學失傳之後開闢洪荒豈無所自所以有道統之序然嘉言自漢唐以來累累而不敢攙入以亂舊例

性理大全

凡例

一

一舊集止載宋元諸儒重校時增入文清文成二語蓋文清乃朱學之守成文成崛起間有異同本傳備論以俟折衷

一原集程子語多從刪改今從程子遺書訂定朱子說性理中載者大旨最詳略從朱子大全爲之增刪有小不備者不復求詳也

一諸書唯通書全載正蒙經世書節錄文公家禮及易學啓蒙及蔡氏律呂新書皆可自成一書單行於世若蔡氏洪範數則廢之可也

一先儒詩學本非所長今不具載錄其一二係學問者

性理太中

凡例

二

性理太中引載先儒姓氏

昌黎韓子

愈退之

濂溪周子

惇頤茂叔

明道程子

顥伯淳

伊川程子

頤正叔

康節邵子

雍堯夫

橫渠張子

載子厚

魏公韓氏

忠獻

安定胡氏

瑗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正君實

山谷黃氏

庭堅魯直

榮陽呂氏

希哲原明

元城劉氏

安世

廣平游氏

酢定夫

上蔡謝氏

良佐顯道

常山劉氏

絢質夫

緱山李氏

顯端伯

先儒姓氏

卷首

藍田呂氏

大忠晉伯

藍田呂氏

大臨與叔

京兆呂氏

大鈞和叔

武功蘇氏

明李明

龜山楊氏

時中立

河東侯氏

仲良師聖

壽安張氏

繹思叔

和靖尹氏

焯彥明

華陽范氏

祖禹淳甫

河間劉氏

立之安禮

永嘉劉氏

安節元承

河南朱氏

光庭公捷

東平馬氏

仲時中

陳氏

環壘中

河間邢氏

恕和叔

武夷胡氏

文定康侯

致堂胡氏

寅明仲

五峰胡氏

宏仁仲

陳章羅氏	從彥	仲素	延平李氏	文靖	應中
考亭朱子	熹	仲晦	樂菴李氏	衡	彥平
南軒張氏	拭	敬夫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勉齋黃氏	幹	直卿
西山蔡氏	元定	季通	九峰蔡氏	沈	仲默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果齋李氏	方子	正叔
潛室陳氏	壇	器之	范陽張氏	九成	子漸
西山真氏	德秀	景元	李氏	燾	敬子
鶴山魏氏	華父	了翁	雙峰饒氏	魯	仲元
秦溪楊氏	復		李氏	士英	幼青
鄱陽馬氏	端臨		魯齋許子	衡	平仲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李氏	希濂	
邵菴虞氏	集	伯生	古洲馬氏		
陳氏	剛		敬軒薛子	瑄	伯溫
陽明王子	守仁	伯安			
補遺					
范氏	仲淹	希文	盱江李氏	觀	太伯
王氏	蘋	信伯			

性理大中目次	
卷之一	
道統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書所言人道也 中道也聖人人倫之至匪孔子將誰法乎作
道統	
卷之二	
傳經諸儒	聖王不作聖人之道祇在諸經若無周秦間
性理大中	目次
諸儒以死守之則後人雖欲學道亦安知乎	
考其源流略存姓氏	
歷代道統	
奉夫子之道者代必有人心有純雜斯治有	
汙隆心有真偽斯治有邪正心有存亡斯治	
有絕續作歷代道統	
卷之三	
儒紀一	周子 明道程子
醇儒之生斷自濂洛今性理所載止有論列	

不存事實使後學不知其人何繇仰法述傳

紀

卷之四

儒紀二 伊川程子 程子門人

卷之五

儒紀三 李延平先生 朱子 朱子門人

卷之六

儒紀四 魯齋許子 敬軒薛子

卷之七

性理太中 目次

儒紀五 陽明王子

卷之八

讀書法

性理原編讀書法敘在心學之後蓋以學不

專在讀書也今乃移之於前何也曰此書亦

書也苟不知讀書之法雖復言心言性教以

力行其誰知之

小學

小學學之本也

卷之九

論志學 論進學 論爲學之要 論爲學之

方 知行 致知 力行 求師

卷之十

性 命 心 情 志 意 思 才

先性先命欲人知所受於天也次心欲人全

所受於已也曰情曰志曰意曰思曰才皆心

性之所出也

卷之十一

性理太中 目次

仁 仁義禮智 誠 信 忠 恕 道 理

德 忠

凡諸道德之名論其本然者如此明其體而

後功用加焉

卷之十二

人倫

五常之德具於心五常之典交於外人道之

要也知此而加功者不謬矣

存心 養性

卷之十三

威儀 言語 處事 安遇 出處 名實

與人 觀人 省察 克治

卷之十四

教人

正已而後教人

宗法

教人先於家宗者家之主也

居家雜儀

生理太中

目太

甲

文公家禮自成一書今不編入止取司馬氏

居家雜儀備正家之法

卷之十五

鄉約

由家及鄉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卷之十六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四者治之本也成君德行君道舍學何以哉

臣道

卷之十七

治道總論 王霸 郊社 宗廟

敬祀治所先也

卷之十八

用人 求賢 舉選 蒞政

其人存則其政舉

卷之十九

賞罰 法令 井田屯田限田 經界 賦役

生理太中

目太

主

理財 節儉 救荒

法立而後國可治養得而後教可興

禮樂 學校 人才

卷之二十

封建郡縣 諫諍 謚法 論刑 論兵 禎

異

卷之二十一

天地 測天經 日月 閏月 歲差 五緯

卷之二十二

天氣 地理

卷之二十三

理氣 太極 兩儀 五行 四時 鬼神

繫天地陰陽於治道之後者先顯而後隱也

卷之二十四

異學 南北道統論

審異而致同

卷之二十五

史學 論史

生理太中

目末

六

史學所以暢經之枝也

卷之二十六

科舉之學 文學 詩學 字學

科舉之學所以明經術觀心術也文也詩也

字也皆藝也而道亦寓焉溺之皆累也

卷之二十七

諸儒 諸子

卷之二十八

太極圖說

見前通書附拙賦

西銘

正蒙粹語

皇極經世書粹語

附觀易觀物詩二首

數書皆諸大儒之微言也非學者所易曉故後之欲其先明語錄而深玩成書也

生理太中

目末

七

性理大中卷之一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道統

孔子 以周之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生於魯

昌平鄉陬邑。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性理大中

卷之一

一

言

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易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性理大中

卷之一

二

言

爲謙曰。乾六爻文言。皆夫子自道也。○聖人。人倫之規矩也。使孔子生而爲君。則爲下之極亡矣。使孔子生而爲民。則爲上之極亡矣。潛見惕躍飛亢。時乘以御天。聖人。人倫之規矩也。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鄉黨敘孔子之言行。其篇終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理本中

卷之一

三

三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又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自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革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

爲謙按。天地之生。恃人道之立。人道之立。恃五德之明於天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無等不讓。非禮也。去是就非。非智也。言行欺其心。非信也。五者一不明。則亂自此生矣。故夫子之道。惟敬明此五者。以此爲心。以此爲行。以此爲言。守先待後。確乎其不可拔。允執其中。以立天地之心。而人心恃以不亡。故其道無定位。無專氣。無成名。而無用之用。其用乃大。

聖理本中

卷之一

四

三

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顏子默識。曾子篤信。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功夫否。朱子曰。然。○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



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迹。

撝謙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可。以見顏子之志。博文約禮。可以知顏子用功之方。得一善。拳拳服膺。三月不違。見顏子之仁。聞一知十。見顏子之智。語之不惰。見顏子之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顏子之省克。不違如愚。見顏子之沉默。欲罷不能。見顏子之樂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見顏子之下問。有若無。實若虛。無伐善。無施勞。見顏子之廣大不遷。怒犯而不校。見顏子之純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見顏子之無欲。子在回何敢死。見顏子之慎。莫容何病。見顏子之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顏子之權。觀夫子語以爲邦。見顏子之略。卽其所至。直可僂於堯舜。有爲者亦若是。聖人實不妄言。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個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

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賁魯之人。只要一個誠篤。

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史記年譜恐不可信。以論語證之一貫之唯門人不知而曾子獨知之。若少年如此。此乃大敏。非魯也。故朱子註以爲其精力久之後。又曰。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同心。

性理大全

卷之一

本

撝謙曰。曾子之質本魯。然其學慎獨省身。主忠行恕。容貌顏色辭氣。嚴實持循。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篤信聖傳。體受歸全。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得之。然觀其慕顏子之若無若虛。嫌子張之堂堂。責子夏之疑於夫子。則又切已小心。絕無矜張之態。真學者入德之門也。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唯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如此剛毅。孟子也。如此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

湊合得著。惟是這等剛毅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摠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何等剛毅。

爲謙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其學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闡然自脩。使性情一歸中和。至於語化行之際。無聲無臭。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則非夫子未足當此。恐尚爲造道之微言。而未必身底其域。然亦可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矣。

卷之十一

孟子

七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肝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

莫不有書。惟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爲謙按孔子後伯魚卒。子思已長。而孟子稱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疑不能相及。史記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爲確也。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卷之十一

孟子

八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爲謙曰。孟子以性善爲本。以仁義爲綱。以知言養氣爲學。以推心行政爲用。以救世爲心。其功莫大於專崇孔子。貴王賤霸。尚義闢利。距楊墨。辨告子陳仲子許行子莫鄉愿之非。表章大舜禹稷顏曾子思之微。正癰疽寺人割烹自鬻之謬。其言如日用之需。纖微不可缺失。舉後世之所爲邪說誣民。害於聖道者。莫不戾兆於戰國之時。以見正於孟子。真聖門之鷹揚。大道之屏捍。或疑其英氣害事。不知炎酷之後。不繼以秋霜。毒螫何由而歛。

性理太中

卷之一

九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爲謙曰。虛而不盈。藏而未發。顏子。冬之中德也。乾元統天。忠恕貫道。曾子。春之中德也。體中明性。品物咸章。子思。夏之中德也。衛義闢利。正性立命。孟子。秋之中德也。原其始。則顏子以啓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德行諸賢

閔子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然有子

爲謙曰。論語大章。卽載有子之言。第四章。卽載曾子之言。可見聖門最重有子。而子夏子游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疑若有西河之罪。然視孟子載有子推尊孔子之言。可謂至矣。豈三子之識自不足乎。

性理太中

卷之一

十

冉伯牛  
冉仲弓

爲謙曰。伯牛言行無可攷見。然觀論語載之德行。孟子稱其具體。而將死之際。夫子惜之。亞於顏淵。必有異於諸賢者矣。仲弓之賢。夫子許以南面。今觀其從事於敬恕。行簡而言不佞。可使南面之由。不在是乎。

諸賢

子貢

程子明曰。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  
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矯謙按夫子但謂子貢不如顏淵。而又發之以  
一貫。則其識之明敏。殆非諸賢所及。其言由百  
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而孟子信之。豈  
易至乎。

性理大中

卷之一

十一

言六十九

子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  
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  
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  
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  
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何如。世間許多紛紛  
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曾入得他胸次耶。  
若此等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  
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子羔

家語載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  
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  
能也。

子夏

朱子曰。子夏是个謹守規矩嚴毅的人。

性理大中

卷之一

十二

言六十九

子游

朱子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  
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  
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  
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  
之文學矣。旣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  
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  
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

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歟。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子張

問聖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朱子曰。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個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個好勇的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的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何如。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朱子大全

卷之一

十三

曾點名哲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子賤姓名不齊

南容名适又名縉諡敬叔

公西華名赤

冉有名求

揭謙按。論語於門人多稱字。於冉有聚斂。獨削其姓字。直稱求也。以示鳴鼓之意。於自諉不足。則稱冉求。至爲友母請粟。則進而稱子。其例嚴矣。

漆雕開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澹臺子羽名滅明

原思名憲

朱子大全

卷之一

十四

宰我名予

樊遲名須

公冶子長名長

司馬牛名耕

陳子禽名亢

巫馬子期名期

顏路名繇

琴張名牢

牧皮

申子周名根

史作申黨先儒以根或誤為棠而又誤為黨

以上諸賢俱見四書除子思孟子而外共三十人

商子木名瞿

公良子正名儒

梁叔魚名鮒

公哲季次名哀

冉子魯名儒

顏子柳名幸

伯子析名虔

仲理大中

卷之一

十五

公孫子石名龍

曹子循名卹

秦丕茲名商

顏子騶名高

叔仲子期名會

孔子蔑名弗

家語作孔子兄孟皮之子史記作名忠

以上諸賢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史記家語云又共十三人

秦子南名祖

奚子哲名容蒧

卽點字

公祖子之名句茲

康子庸名潔

公西子上名與如

罕父子索名黑

公西子上名蒧

壤子徒名駟赤

冉子產名季

薛子徒名邦

史記誤薛作鄭又避漢高祖諱改邦為國見家語註今惟從祀鄭國

仲理大中

卷之一

十六

后子里名處

左子行名人郢

狄子皙名黑

商子季名澤

任子選名不齊

榮子祺名祈

顏子聲名噲

原子藉名亢

公子中名堅定

秦子之名非

燕子思名伋及門既有名伋字思夫子恐無復名字其孫之理此有誤無疑家語伋作緄

公子秦名夏首

句子彊名井彊

步子車名叔秦

石子明名作蜀

邾子欽名選

施子恒名之常

樂子聲名欬

顏子叔名之僕

漆雕子欽名哆

懸子祺名成

顏子襄名祖

鄒子家名單

秦開名冉

顏冉名何

漆雕徒父

自秦子南以下共三十六人其行事無徵見史

記

懸子象名宜

右一人見家語

自四配外孔子弟子共七十八人不應七十二

賢之數如公孫龍則戰國時爲三耳之辨者觀

其與孔穿辯論必不及門於孔子或別是一人

耶至其甚者公伯寮愬子路致景伯有肆市之

憤孔子與道廢之歎而太史公猶置之諸賢之

列則其中自不免有誤也問懿子受業明見於

論語及左傳而史記及家語所傳七十子之列

不與焉豈不與身通六藝之數耶據謙曰昭公

伐季氏使邱昭伯逆懿子懿子執而殺之南門

之西不臣之罪理當誅絕孔子但以其爲宗國

之大夫弗可絕耳其可與七十子同類而道耶

冉求聚斂尚在鳴鼓之攻懿子之非徒不問可

知也○夫子默行人道當時知者鮮矣然子禽

之流以子貢賢於仲尼而子貢以爲何敢望回

顏子無言不說而聖門有疑夫子之教者乎顏

子

子有若無。實若虛。而有敢伐善於聖門者乎。子  
曰。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有以也。聖門之勇。無  
若子路。於見南子。則不說。欲往。公山則不說。未  
嘗稍寬於夫子。自會子以下。皆畏之。有敢戲侮  
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於耳。  
有以也。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聞子羔將為成  
宰。乃為之衰。有敢惰行於聖門者乎。衆星拱而  
北辰。可以無為矣。

性理太中

卷之一

十九

性理太中卷之二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傳經諸儒

易經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楚人馯臂子弓。子  
弓授孺子庸疵。疵授燕周子家豎。家豎授淳于人光。  
子乘羽。乘羽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禁學。易為卜筮之  
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  
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以後  
言易者。皆本田何。

性理太中

卷之二

一

書經

秦時禁書。有濟南伏生。壁藏尚書。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存二十九篇。即以教  
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  
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孝文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



之是爲今文尚書

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孔壁中得古文尚書。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之亂。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後復失傳。至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是爲古文尚書

詩經

詩經毛氏學。云自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亨。河間大毛公也。萇。趙人小毛公也。萇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後言毛詩者。本諸徐敖。

詩又有齊韓魯三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三家在漢。皆立博士。唯毛詩未得立。

禮經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傳禮有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閭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漢傳其書。未有名家。東漢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春秋

傳春秋有左氏傳。有公羊高公羊傳。有穀梁赤穀梁傳。漢初有齊胡毋子都。趙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子都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嚴彭祖。顏安樂爲春秋嚴氏顏氏學。有申公治穀梁春秋。申公傳瑕丘江公。有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

敬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其子長卿。長卿授清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道。胡常授黎陽賈護。季君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道受學。由是言左氏本諸賈護。劉歆。

揭謙曰。六經之垂。亘於天地。當未立學官之時。數百年間。無在上者。榮以利祿。而諸儒篤信而死守之。師承淵源。不忘所自。今除渥滅。不可考外。載之於篇。以示不忘先農先炊之意。

性理大中

卷之二

四

歷代道統

西漢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以賢良對策。首言天人之際。甚可畏。勸人主勉彊知行。次言禮樂教化之功。次言人主危亡。由所任非其人。而所由非其道。次言德致祥廢德任刑。則致異。次言性命賦於天。而成於上之

化下。上承天意。當任德教而不任刑。次言體元之義。在正心以正朝廷。末言漢承秦之亂。當更教化。立太學。而重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復用之。董子對以所聞。帝王因時勢。逸與周秦治亂。勸武帝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治之未獲。在士不素養。勸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攷問。以盡其材。又郡守失職。在積日致官。而賢不肖渾殽。勸武帝使列侯郡守貢士。以給宿衛。以觀大臣之能。而爲賞罰。天子復用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

五

董子言人之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王者當謹承天意。明人性。以教化民。次言唐虞之德。桀紂之惡。皆以積而成。次言道者萬世無弊。王者改制而不變道。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今漢繼亂。宜稍變。次言受大者不得取小。宜明教化。使食祿之人。不至爭利以殃民。最後言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是以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對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董子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嘗以舅有三仁問董子。董子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魯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以稱於大君子之門。

性理太中

卷之二

木

言

二千石。乃言於上。令相膠西。膠西王聞董子大儒善待之。董子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董子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所著書及上疏。條數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子及孫。以學世其家。

性理太中

卷之二

七

言

新莽

僞統楊雄。成都人。年四十。至京師。以王音薦。待詔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歷事成哀平三世王。

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作太玄經擬易作  
法言擬論語後校書天祿閣以劉棻作符命辭迫  
雄雄恐不能自免自閤投下幾死莽使問雄雄不  
知情詔勿問漢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  
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然後世如韓愈  
司馬光皆推尊之至朱子作綱目書曰莽大夫而  
其論始定

始進以賦非正也見危不去非智也君遷其祚臣安  
其官非忠也莽作大誥雄擬論語爲周爲孔輝映當  
在聖太中  
卷之二  
時天敘不存道將安在

東漢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  
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  
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  
詩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  
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  
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  
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所疑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生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  
經術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  
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  
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  
子自遠方來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  
喪不行國相孔融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  
一鄉曰鄭公鄉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自徐還  
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  
縣境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時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爲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  
乃以病自乞還家寢疾紹逼從軍玄不得已載病  
至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  
守以下嘗受業者緣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  
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  
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

在聖太中

卷之二

九

三

中候乾象曆又著天玄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按史稱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蓋東漢以後諸儒傳授生徒專崇鄭學至今作理大中卷之二

魏晉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於是何晏爲吏部尚書弼未弱冠見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然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辨弼不然之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

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爲周易註大意謂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其書大行於世又註老子年二十四卒無嗣

殫心易傳未明什一然自西漢以來學者徒守詁訓惑於象數自弼一掃俗學著得魚忘筌之論遂破漢儒膠固支離之失使讀經者始知內求易註傳數百年無敢易者未可謂之僞統也○康伯續繫辭註以无訓極以老解易於是爲甚

南北朝無統

隋

僭統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甫十歲父隆教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詣闕獻太平十三策文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門

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後累徵不起。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以擬春秋。贊易九年而六經皆就。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爲文中子。錄其言爲中說。皆擬論語而爲之。二子福郊福時。

優孟聖人。妄干天命。然言規行矩。差近於道。

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以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後再遷。至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作進學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韓子奏准西可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與裴度意合。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韓子行軍司馬。韓子請乘遠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韓子上表切諫。帝大怒。宰相裴度崔羣解之。乃貶潮州刺史。在潮之日。下牒請置鄉校。自此潮人日趨文學。移刺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

韓子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韓子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韓子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安有人臣奉天子命。持兩端者乎。遂入。庭湊嚴兵。旣之旣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韓子厲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韓子曰。以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曰無。韓子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庭湊慮衆變。麾其軍出。問今欲庭湊何爲。韓子教以解牛元翼圖。乃歸奏。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自魏晉以還。文拘偶對。韓子始爲古文。衆皆目爲好奇。唐人以詩歌放浪爲習。不知有師。自韓子收接後學。抗顏爲師。衆多以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為狂然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之遂以漸變公之言曰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蓋不誣也

自何晏之學行中土崇尚玄虛學者遂忘聖經而宗佛老文公具英偉冠代之資以起衰闢異為已任推原道本使後人知統有自來厥功大矣然詩酒浮浪亦時有之未免唐人之習乎○繼韓者誰其李翱乎五代無統

後周禪宋

性理太中

卷之二

十四

周敦頤

傳見後

聖學中圯晦者千年偉哉先生立誠為源致中保和各正性命於茲而始

程顥

傳見後

度廣氣和聿開來學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

傳見後

主敬窮理師道以立傳世有緒範我方來  
北宋之時有二人焉橫渠稍雜於禪康節稍雜於老所謂稍雜於禪者橫渠雖闢禪其實虛空不壞

客感客形仍佛氏之說也所謂稍雜於老者頗類到口拍拍滿懷之類大約樂多敬少下學之功闕焉

南宋

朱熹

傳見後

龜山之歸伯子有言吾道南矣至於夫子實大其傳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辭而闢之廓如也傳註經書永垂來禪不有夫子吾其何知

元

性理太中

卷之二

十五

許衡

傳見後

生金事元啓以漢法無小無大誨誘諄諄篤守新安道以不廢  
明

王守仁

傳見後

專崇無學壞我先規以釋變儒使儒歸釋然掃除俗學與有力焉○自經學之興遂有經學之榛蕪自道學之興遂有道學之榛蕪晉之輔嗣明之陽明於斯道不可謂無功蓋陰陽勝復之理也然學者遂誤秋

風爲長養亦已過矣。

或問曰。大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故天子無常師。曹交願假館而卒受業。孟子教之以道。若大路。歸求之自有師。由是則雖無聖人。道未嘗不可求也。而後之儒者。必欲舉周季而後。謂道統之在世者。曠千載而無一人。恐千百世之人。未可厚誣也。孟子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至如漢儒之明正經學。東漢之敦尚節義。宋臣之言行師法。其間若良臣順子之挺出。豈無一二有當者。槩予

性理大中

卷之二

七

三百五

以未聞道之名。至於今日。匹夫匹婦。皆自有知。秉彝攸好。無行不感。意謂不必專設理學之藩。操政變相之圖。謂入乎此而始可與談道。欲循途下反。退觀斯世。求之於一言一行之微。苟驗於通塞之間。而反求諸己。必有能自得師者。未知所從是否。揭謬答曰。自天地之肇。伏羲始作八卦。神農始有粒食。黃帝始作宮室衣服。堯舜教以人倫。而中道始明。至成周則父子祖孫。聖人相繼。於是制禮作樂。而生人之道。無有不備。天地之盛。至此極矣。人

心過中則日食稻粱。不以爲美。更求餘食。如河水東流。不復可迴。於時乃生夫子。夫子之生。當世之已亂。而流風遺俗。禮樂法度。則燦然備存。乃以天授之資。極一生之好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各盡其道。至於性與天道。人物之所以生者。成者。皆潛修默識於少壯之年。而發之於耄耋之日。垂爲六經。使萬世之下。君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世。則亂。民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此治世則亂。民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其愚不肖者。服習於利用安倫之事。則可以模順。

性理大中

卷之二

七

三百五

其賢智用心於日用常行之理。而卽以上通其大者。以修身而範世。所謂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以御天者也。然堯舜之道。君道也行於在上。夫子之道。師道也行於在下。在下者。無法制號令。不可強人。而待其中心誠服。故人之來學者。則教之。亦不能盡教。而納之於我道。不過因其質分。成就之而已。然使夫子微言大義。無有人焉。篤信而謹守之者。則後世但聞上世有一善人。謂之孔某。與鄉里自好者何別。又使夫子之道。雖傳而言之者。各執一



說行之者各行一事。此則曰孔子之教如是。彼則曰孔子之教如是。各任其一偏。而人自爲書。此大亂之道也。將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哉。幸同德之人。扶翊如雲。而確乎不拔。得聖人之心。則有四子。顏子如冬陽之開始。曾子如春陽之始。夫子思盡發中庸之蘊。如盛夏之暢茂。孟子嚴衛聖道。誠所謂秋殺盡見者焉。其所爲聖人之心者。何也。中也。正也。自四聖之歿。而心學失傳。散而無統。於時之人。非無心也。無有大明聖人之道者也。然而傳聖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七

三

人之書者。則篤信而謹守之。如秦漢間諸儒。雖傳其宗祖希世之寶。不是過也。於是聖人之道。雖當焚滅之後。幸而僅傳。非幸也。聖人之德傳之也。今之學者。視聖人之道。則如後天之始開。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傳經諸儒。但如無懷葛天諸氏。僅見姓名。則又一洪荒之始也。至漢董子始欲創通大義。專崇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抑勿使進。漢史稱之爲羣儒首信哉。然兩漢經學大典。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朱子

所謂以二萬餘言解堯典二字。真可嗤也。東漢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使至今禮樂有攷。厥功懋焉。於是天下之士。皆宗鄭學矣。然而拘牽象數。專守訓詁。失聖人之微言。則魏晉之間。有王弼者。起而闢之。其說易也。專取得意忘言。無復象數。雖未能明經大義。而五行納甲飛伏之說。爲之一掃矣。然其弊也。則入於老。於是六朝好談莊老。因莊老而談佛。至其甚則提提仁義。滅絕禮樂。而神州陸沉者數百年。迄於唐初。而奉王註者。猶兢兢勿失。

性理太中

卷之十二

七

三

可見也。昌黎韓子。具英敏冠世之資。專以闢佛老爲己任。傳註論語。而好孟子。雖於力行之際。未實有持循。然而儒氣爲之一振。則天下之人。於是知有儒道之可學矣。於漢而見傳經之篤。行誼之嚴。於晉而見聖人之學。不專於語言文字。於唐而知性命之理。吾儒自具。不必取於二氏。三者備。所鮮者立誠耳。故後世之心學。自周子始。各正性命。誠有由也。程子廓而大之。朱子發明而聖教始立。有明數百年來。禮樂制度。大約本之朱子。成弘正嘉

之間。無敢易傳註一字者。蓋天下之學術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心一。人心一。而始可以不亂。非虛言也。傳之久而天下之學者。失朱子之心。而徒事章句之末。則有陽明王氏出。而剝葉歸根。以爲致良知之說。人心乃趨簡約。然自其教行而數弊出焉。棄詩書而求見性。人喜大言。一弊也。以陽明講學而立事功。於是喜功利而斥迂儒之無用。二弊也。讀書專求所重而棄其餘。作文喜凌駕而惡平敘。三弊也。至今日而空悟之教。功利之說。踴躍

性理大中

卷之二

三

三百五十一

之士。其來皆有所原矣。人異說。家異教。學無所師。惟意之從。亦可以知所救矣。安可曰。道不必有統。學不必有宗。而聽其紛亂哉。天下人之善皆善也。古今忠臣孝子。節行文學。如此其多也。愚夫愚婦。一言一行之美。皆不可沒也。亦誰能掩之。然而在於聖學。則所謂衆星之拱。非所謂北極之樞也。任天下之動而無樞。不瞬息而敗矣。又安可哉。所以諸儒歷數千年。而死生以之。專爲天下立人極而已。○自古帝王奉天之道以治天下。自夫子之

帝王之興。皆奉夫子之道以治天下。數百年中。上必有真主之作。以爲之君。下必有真儒之作。以爲之師。有節氣而無中氣。謂之閏月。有治統而無道統。謂之閏位。故中氣者。節氣之所因。道統者。治統之所出也。在上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立綱陳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治統。在下者。德成行立。明經立傳。推明微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道統。治統之立也。本爲天子支爲諸侯。道統之立也。大賢識其大者。小賢識其小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非

性理大中

卷之二

三

三百五十二

天之所與。皆不得與於斯也。然先王因時以救世。各有所尚。如質之敝也。人心厭質。文之敝也。人心厭文。則朝廷之法。制不行而天下紛紛然。莫不以帝制自爲。必俟真主之出。而始有所一。先儒因時以救世。亦各有所尚。如執象之敝也。人心厭實。玄悟之敝也。人心厭虛。則六經之傳。註無稽而天下紛紛然。莫不以作者自與。必俟真儒之出。而始有所一。故生於學術之亂。而志在明道。猶生於國家之亂。而志在救民。神奸塞路。邪說充蹊。救民

者不得不先有驅除明道者不得不先求解惑救民而妄動干戈。是作亂而害國也。學道而任情言。行是自惑而惑世也。勝廣之於楊墨。其罪等耳。可不慎哉。先王不敢圖度天命。奉天之道而天下歸之。先儒亦不敢圖度天命。奉聖人之道而天下歸之。非其立心之始。卽欲君師萬民也。其心固欲得主而事之矣。不幸而天下之人。無可以救世。無可以明聖道者。則不得有所諉焉耳。夫上帝之命。天下後世之人心。此非可以智力取之。亦曰仁而已。

性理太中

卷之二

三

三

矣。自有二儀之奠。兆民之生。卽莫不予之以五德之中性。以行五常之道。是卽所謂天理也。全此而無虧。上帝之所簡在也。背此而自賊。兆庶之所棄絕也。天地雖大。兆民雖衆。其治亂消息。水旱災祥。莫不由乎體仁者之一身。故無私之人。精神與天地民物相爲流通。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至壯而心始立。天地之生。至午而人極始定。易簡以成位乎中。時乘六龍以御天。孰非角德而臣之。明乎此。固不得舍天理而別求人極矣。慎言行。

性理太中

卷之二

三

三

其人與天命耳。聖賢何容心哉。

諸儒總論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仲舒識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

可以此便是有意要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纔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唯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本領醇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王陽

言五十六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稱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

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程子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王陽

言五十五

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朱子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

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的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著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復借顯者以爲重耳。

性理太中

卷之二

王

三

爲謙曰。按唐初諸臣。無一言及王通者。此無足怪。房杜諸人在王通時。甚不相許可。彼自以爲勳蓋一世。又何事及此腐儒老生爲論。唐人之風俗。見於韓愈師說者。曰。今之世。不聞有師。其士大夫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柳子厚答韋中立書。

性理太中

卷之二

王

三

曰。韓愈收召後學。抗顏爲師。愈是以得狂名。則不特房杜而已。唐人一代皆然也。雖魏鄭公於時號稱嶽嶽。然跡其前後立身。彼知有功名而已。又烏知所謂尊師講學者哉。大抵唐高祖以州將起事。不有其君。其後一代藩鎮。亦不有其君。房杜諸人。不有其師。其後一代吠日吠雪。亦不有其師。流風然也。若謂後人附會而成。則其書出於唐世。諸人世族。豈無有一人辨其非是者。彼人著此書者。必稍有見。又何苦附會而爲此依勢作僞之舉乎。嗚呼。王通不有孔子。則諸人不有其師。又理固然也。朱子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脚根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也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的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

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視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問王通朱子以爲優於韓愈。子乃以韓愈爲正統。王通爲僭統。何也。曰。今有二人於此。一人當國家名分未明之時。天下不知人主所在。彼獨大聲疾呼。以號召天下之人。雖無實力以匡扶輔翼。而後人緣此遂得主而事之。以至永清大定。則是人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

王

三

功固不爲小。其一人雖薄有才具。乘時艱晦。遂欲收拾人心。妄圖天命。則誅絕之罪。必將有在。方西晉以後。士大夫言性命者。必宗佛老。言文章者。必尚偶麗。天下無復知有論語孟子之書。而文公起於布衣。具博綜宏偉之才。嚴斥玄虛寂滅之說。與夫浮靡優俳之文。力宗孟子。傳註論語。以下開濂洛關閩之學。其爲功與禹稷等。所以遜於孟子者。在立德之地而已。至於王通。既不自量其爲何如人。而上視聖人。直有可取而代之意。上有王莽下

有楊雄。上有楊堅。下有王通。又何疑焉。

朱子曰。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闇主。戰國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韓退之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謂無見識。○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

性理太中

卷之二

王

三

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個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令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

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威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無佐證。故裝幾个人來做堯舜湯武。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三

言六

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個公卿大夫來相問答。便比當時門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

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繁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朱子王通論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道者。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三

言六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摹倣假竊之計。則不唯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

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三

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欲徒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三



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敬軒薛氏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性理大中。卷之二。三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歿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於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服。又安敢窺

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問原編中所載。先儒論堯舜禹湯之說。今皆去之何也。曰。堯舜三代。孔孟之論定矣。先儒之說未該。學者求之語孟可也。



錢塘應揭諫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周子

周子名敦願。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夏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遷

太子中舍

卷之三

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食。六年。轉國博。倅浚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獲。永州。四年。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囓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諡元公。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决。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慶曆乙酉。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爲守所知。處之與國宰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趙者。令二子顯願受學。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薦。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相遇。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問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先生曰。是能葬舉主者。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不唯以得罪爲憂。實以汚善政爲恥。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羹飯。錢不滿數百。嘉祐

丙申冬。至合州。已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雖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感臨之甚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呂公著

聖學太中

卷之三

三

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淙清紺寒。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因寓以濂溪之號。蓋以道州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游于其上者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

聖學太中

卷之三

四

王君貺名洪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說風天小畜卦。君貺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當時知德者鮮。故先生爲道學之宗。而所傳行事止此而已。南軒張氏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與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

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談滯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

性理大中 卷之三 五

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周衰孟軻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

山谷黃氏曰。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徵。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婢嫠。陋于希世。而何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憲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性理大中 卷之三 六

昔受學于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顯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邵康節見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二程夫子也。○濂溪清和季通曰。其學精懇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末歷。但當時諸公知

性理大中

卷之三

七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程門後來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摛謙按。朱子師李延平。詳言授受。備形德美。而二程之于茂叔。後儒皆謂其相師。明道亦屢稱茂叔。啟誘之言。然伊川作明道行狀。但言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不言其受道于茂叔也。且太極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語人。豈非以主靜之說。懼人入於釋老而然乎。觀程子他日之言。但用敬。不用靜。而明道墓表之序。則稱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又曰。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其不謂受道于茂叔。顯然可見。蓋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深明道統之有自。而又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以定後世之人紀。嗚呼。宋祖受世宗厚恩。而黃袍之加。不能無憾。或曰。陳橋之變。光義爲之。○先生之言。簡而慎。不動聲色。體用悉包。二程之言。冲和渾厚。覺自然流出。○二程子始事茂叔。明道年始十五六。伊川更少。固未能深知茂叔之道。茂叔亦止三十餘。及茂叔德益劬。明道有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之言。則所得固深矣。明道擴克推大。自得固多。然非茂叔明正學以

性理大中

卷之三

八

範其趨何以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而不誤乎。○  
吾儒之言自在六經。不可借徑于二氏。而亦不可  
謂釋老之言無一足資于吾儒。以謬于大舜好問  
好察之心。或者乃以吾儒採其一得。而遂謂孔子  
爲老聃之弟子。則已過矣。

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耳。朱  
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  
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  
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

性理太中

卷之三

九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學者。亦不將作第二義  
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  
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  
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  
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 明道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  
第。調鄆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著  
作。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

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  
丞。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  
召爲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年五十四。嘉定二年。賜諡純公。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生而神氣清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  
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  
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  
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先達已許其志操。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歲。居庠序。

性理太中

卷之三

十

中如老成人。嘉祐三年。爲鄆縣簿。時縣有稅官。以賄  
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  
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  
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  
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  
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  
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鄆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  
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  
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

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俟復現。當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猝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嘉祐八年。再至江南。上元縣簿。爲令。盡法均田稅。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于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于漕。然後計功調役。計非千夫不可塞。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

龜臺太中

卷之三

十二

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則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于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龜臺太中

卷之三

十二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鄴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宣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雖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弗爲。自是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獨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韋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

性理太中

卷之三

十三

五

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訴爲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兵。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每日常有愧於此。

性理太中

卷之三

十四

五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于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子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劉立之曰。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



熙寧二年。呂申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鄉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性理太中 卷之三 十五

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活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人。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政化之本。其一論建學擇師。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其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黜陟造就人材。皆有節序。且曰。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其一論十事。一曰師傳。二曰六官。性理太中 卷之三 十六

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其論正學屬賢畧曰。君道在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唯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關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

德業。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

論養賢畧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曰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性理大中 卷之三 七

無施之不當也。新法行。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間。章數十上。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後來遂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棄。常曰。揚已矜衆。吾

所不爲。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法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性理大中 卷之三 八  
當新法之初。介甫之意。亦尙無必。先生與之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子中書大掾。由是

介甫大怒遂以死力争于上前上爲之一聽用從此黨分矣先生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先生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先生曰今咫尺天顏不能挽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在鎮寧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常在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僂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篋庫細務莫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性理太中 卷之三 十九

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帥禁兵以繼之帥遂以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慮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泗性理太中 卷之三 二十

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費以遣。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上手批命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竊收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歲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

性理大中

卷之三

主

三

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內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

性理大中

卷之三

主

三

延遣人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賣如私田。民既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爲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惟聖大中

卷之三

三

急數日而事集。扶溝地甲。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煖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存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鄰邑民犯禁。繫獄而逃。既久。導萊先生坐是以待。自罷。人請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耆耨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事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實利者。使自變其性。聖大中

卷之三

三

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俞相。以宗丞召。先生未行而卒。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

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典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性理太中

卷之三

圭

音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蚤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是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

性理太中

卷之三

圭

音

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導之而從。勸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願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呂氏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煥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

性理太中

卷之三

主

三

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不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于此極者。天也。

陸忠肅曰。元豐乙丑夏。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純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規。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朱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先生嘗有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性理太中

卷之三

夫

三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化中。

胡文定曰。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上蔡謝氏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物則渾然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

曰。不可欲嘗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立之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

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性理太中 卷之三 三十九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叩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游酢曰。先生御小人。使不麗于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

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于中。暢于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有友人僕。掘桑根。白皮。問之故。曰。桑根出土外者。食之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也。先生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葢。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役罷夫散。猶肅整如常。性理太中 卷之三 三十九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齊治平。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啄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依然無據而已也。



帝國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于成德。雖天資穎微。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至于誠。故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于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慎行。則不愧于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于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括。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性理太中

卷之三

三

三

風中坐了一个月。  
橋謙曰。陽明之學。喜明道。詆伊川。後之學者。或謂明道之語。勝于伊川。然觀二程遺書。唯劉絢所記。皆明道語。絢自幼從明道。而又蚤死。所記未盡終身之定論也。其他記甚畧。無語學之全者。唯上神宗書。乃明道親筆。其論擇師以教天下。則曰。俾諸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為成德。此其言學甚詳。字字不苟。其後言以此成德者。為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末言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此真明道言學之定論。而伊川考亭奉為法程者也。書之全文見余選萃篇內然則豈有不求事物

性理太中

卷之三

三

三

性理大中卷之三終

性理大中卷之四

錢唐應撫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伊川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太學請爲太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辭元祐初秘書校書郎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性理大中

卷之四

一

言九

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九月上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還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

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諡正公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爲謙曰十八卽上書未免急躁仁宗之不報所以育才者甚厚

間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性理大中

卷之四

二

言九

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爲謙曰此時應悔少年上書之失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

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諫官朱光庭亦極薦之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

性理大中

卷之四

三

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初元三月至京師除校書郎

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曰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然臣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爲人頤抱道養德之日久必有嘉言以新聖聽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媿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除說書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爲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

性理大中

卷之四

四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俟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官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政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

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是時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性理大中

卷之四

五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民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請自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搗謙曰此法非善倘比一頑童則社稷之憂方大也○伊川亦言所選子弟年纔十三便令罷去然

所習既久直一宣召之力耳誰能阻之

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唯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性理大中

卷之四

六

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

可有旨。脩展還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脩展還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還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悟上意。而其爲說。嘗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勿去也。人或以問先生。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官中起行嗽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七

言六

心生耳。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性理太中

卷之四

八

言六

按孔文仲劾先生疏有曰。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近小人。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仔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時。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諸公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故。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曰。某起

自草萊。無前任曆子。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見近思錄

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問者范純甫。又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豈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性理大中

卷之四

九

馮謙曰。想先生意以爲此時待聘始出。實爲國師。傳雖封祖父。亦未可陳乞。待受恩既久。還轉別官。始隨臣子常例耳。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書。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觀書。竟不往。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仇。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蘇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

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了却弔。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先生。衆皆大笑。

馮謙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歌咏之餘。適有凶哀。豈得不哭。然豈有豫知兩事。賀弔並行。此與梨園

性理大中

卷之四

十

弟子何異。

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材。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於是時人有洛蜀黨之議。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

并目爲五鬼之魁。請放歸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呂申公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後文仲知爲蘇軾所賣。發憤嘔血死。○范太史淳夫家傳。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進學。故其講說。語嘗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妄。非實也。蓋當時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

聖學大中

卷之四

十一

子

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時蘇轍執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得復召。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以朝廷議北郊失禮亦不見問故辭

聖學大中

卷之四

十一

子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

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餽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先生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人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至涪。註厠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得歸。不以爲喜。還洛時。氣貌容色髭髮皆勝。

生理大中

卷之四

十一

三十九

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者。令監司覺察。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張繹尹焞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

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生理大中

卷之四

十一

三十九

尹焞曰。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先生用意。唯在易傳。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於家。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歿。先生常服蠶袍高帽簷。劣半寸。繫絲。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清綠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尹焞曰。先生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



潔太中年老。左右就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初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於穎昌。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先生回視責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一日與韓汎舟穎昌。有一官員上書謁持國。求知已。先生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稱善。久留韓所。韓蚤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

性理太中

卷之四

十五

五十二

嘗有黃金藥杵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遺先生。先生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矣。

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君實嘗謂先生曰。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今旣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門人王信伯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又曰。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

性理太中

卷之四

十六

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又曰。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朝廷欲用游酢。蘇右丞沮止之。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

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有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先生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聖學大中

卷之四

七

楊謙曰四十以前非不思也但四十以後省讀誦耳

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須更自體究

先生嘗曰農夫和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唯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唯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

聖學大中

卷之四

太

是指與他個路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侯師聖云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余不得讓焉和靖尹氏曰焯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

嘗得朱公換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惇自是不敢復讀。

橫渠張子曰。伊川可如顏子。恐未必如顏子之無我。謝顯道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乃止。伊川聞之。生理大中 卷之四 七

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間志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誦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

生理大中 卷之四 三

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朱子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問程傳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三

言字

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八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

揭謙曰按明道生平溫和勝於嚴毅伊川生平嚴毅勝於溫和故人多喜明道而畏伊川然觀明道教人大抵不立經界以正容悟物爲上其事君亦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感上心有所諫諍疏入輒削藁如言詩亦不下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吟咏而授人平生未嘗註書看來若無伊川

則明道之澤一再傳而盡矣譬之治田者不立界樹只靠讓路讓畔一再傳後子孫不知其處故復得伊川始承立得定明道亦言他日能尊師道必吾弟也然無明道開其前末世人情亦未肯遽附天之降畀真無欠缺如聖人亦然明道似顏子伊川似曾子顏子若無若虛天然和氣驟難攀躋夫子言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然傳聖人之道者卒歸曾子曾子篤恭弘毅臨淵履水履不奪之大節守自反之大勇慕子淵而畏子路責子夏而病子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三

言字

張凜然唯秋陽江漢之仰一傳子思再傳孟子皆以剛大之質充塞天地之氣扶明此道而聖教以立不然道廢已久矣

程子門人

又曰天地生物必用春夏之氣以始之而秋冬之氣以成之合二先生而四時之氣始備

尹和靖先生名焞字彥明其先洛陽人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應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

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教人。專用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因蘇昞見伊川。始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會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半年後。方教以大學西銘。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示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此和樂字也。著不得。與張繹友善。伊川歸自涪。繹始見。穎悟疏通。伊川極喜之。妻以族女。先生嘗因侍坐。請曰。張繹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然之。伊川常言。晚得二士。伊川卒後。繹亦卒。不及有爲於世。朱子曰。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

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舉問伊川。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先生嘗言。伊川教人。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先生。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焯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焯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豈不悞他一生。伊川領之。嘗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事。先起下階。伊川謂元長曰。君觀彥明他日必有用於世。自大觀中。言者謂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學徒避不敢來。先生不爲之變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徵到京師。懇辭還山。誥授和靖處士。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焯。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

名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

金人陷洛陽。舉家被禍。先生死復蘇。逃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招之。先生夜逃去。徒步涉渭。久之止於涪。紹興五年。侍讀范冲舉先生自代。

范冲奏曰。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請還山。賜處士號。建炎中。

學理大中

卷之四

三十一

焞逃竄山谷。翟典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內行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

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辭官就道。作文祭伊川而後行。至九江。聞陳公輔上疏攻毀程氏。四月上第八狀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

又二十年矣。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自少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僻陋之學。不過聞於師者。不唯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舍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填委。溝壑會上。以右相張浚奏。召益急。至國門。復以疾辭。不許。使大臣存問慰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後朝。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致

學理大中

卷之四

三十一

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先生年已六十七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嶽嶠。留侍經筵。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會金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鹵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降意屈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鹵意亦驕。謂

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於此決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讎敵之詐謀。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意乎。又與宰相秦檜書。謂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未聞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先生固辭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趨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擢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三

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先生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先生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年。如紹興居。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在經筵時。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先生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先生此語。實有發焉。先生莊正自持。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動有法。豈有爲。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先生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然論程門之學。篤敬平實者。必以先生爲第一。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三

曰拜乎。曰固將拜也。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屏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

朱子曰。此是關却論父母於道一節。

門人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議。問曰如何。先生翫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嘗曰。吾道須行至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爲謙曰。此言主一之純。動亦敬。靜亦敬。而近世陽

明乃有無已發無未發之論。其弊乃至執一故注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三九

三五五

元用問易傳切要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後朱子以問延平。延平曰。此須是學者全理會得。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方與說這話。不然豈不

誤他。

朱子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

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烹竊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

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以

自詒云。

又曰。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

有味也。○又曰。和靖在程門。是十分鈍的。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功夫。終做得成。○又曰。和靖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在經筵。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劉絢

程子曰。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

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

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爲苟能

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哉。遊吾門者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三九

三五五

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

希。又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志。吾

無疑焉。

李籲

伊川曰。使學者視倣而信從。端伯質夫有力

焉。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

呂大鈞

大鈞字和叔。於扶風張先生爲同年友。聞

先生學。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自是

學者靡然知所向。日用躬行。必取張先生之法度。以

爲宗範。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



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作呂氏鄉約。

按和叔專從橫渠與叔始從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

呂大臨 師祭文。子之學博極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

游酢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三

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擒謙曰。觀定夫答呂居仁書。則其舍儒入禪。又無負所師之意。

朱子曰。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謝良佐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旦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性理太中 卷之四 三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猶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泯滅而無傳也。○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

史不蹉二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却得个矜字○朱子曰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南軒張氏曰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荷因言上蔡

性理本中

卷之四

三

三

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

楊時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羹糶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楊謙曰觀朱子之言則二君亦未能不負伊川此語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既歸間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先生除邇英殿說書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

性理本中

卷之四

三

三

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宜從前詔茶租權法宜少寬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轉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寇騎已逼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

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  
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  
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  
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  
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  
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  
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  
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  
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使寇奄至城  
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莫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  
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  
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會朝廷以三鎮賂金。  
厚遣金帛講和而去。公言。河朔要藩。一旦棄之。使以  
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  
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  
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  
不可不慮也。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  
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時議者多持兩端。遂失此

聖學太中

卷之四

三

三

機會。後朝廷因太學生伏闕。慮其鼓亂。乃以先生兼  
國子祭酒。遂乞追奪王安石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諫  
官馮澥上疏。詆先生有旨皆罷。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在朝廷  
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  
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  
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  
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  
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  
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  
何如耳。○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  
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  
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  
得那沒緊要的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  
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已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  
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  
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  
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又曰。

聖學太中

卷之四

三

三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馮謙曰：「蔡京之薦龜山，以悔過畏禍而然。龜山之起，不爲過。以孔子救世之急，公山佛肸且欲往，况煌煌天子之名乎？起而執政，不見聽，則退可耳。」

馬伸：「真西山讀書記曰：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思叔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張邦昌僞命時，進狀速令改正，易服歸省，奉迎康王。建炎中，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性理大全

卷之四

七

言

呂希哲：「家傳曰：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和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言，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始與伊

川俱事胡公瑗。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焉。○晚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今大疾病全不動矣。」○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旦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其餘門人學行聞於時者甚衆，不能備錄。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朱子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竭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

性理大全

卷之四

七

言

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就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操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大有小。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

性理太中

卷之四

手九

三

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功夫不到。曰也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如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况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語言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子。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唯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益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都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睥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爲謙曰。以愚觀之。只恐不見上一截。若見上一截。

性理太中

卷之四

甲

三

必不會差。

朱子曰。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的說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著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揭謙曰。今看來只是唐以來承晉人之弊。一求性命。便入禪去。彼二家說得極高。程先生驟要引學者到平實。恐學者引不上。故放得稍高。而學者流弊。仍入於禪。

性理太中

卷之四

四十一

一



性理太中卷之五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李延平先生

李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時以書謁之有曰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一

又曰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知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

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業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酢酢事變。斷其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猷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遷世而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晷無墮墮之氣。○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个

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也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搗謙曰。明道德行。見於伊川行狀。延平德行。見於朱子稱述。備極聲容。真所謂善言德行。他人不及也。○  
又曰。先生起居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喜。同義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語曰。聖人如天覆萬物。日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與伊川之說

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  
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  
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  
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  
此。又似坐禪入定。○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  
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  
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堪者。持以自比。則  
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  
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  
性理大中

卷之五

四

師友。幸有所開。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  
之靈。此个道理。時嘗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  
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  
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  
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  
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  
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朱子祭先生文。有曰。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  
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

寒步方休。鞭繩以掣。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居紫陽山  
下。父松。號常齋。宦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幼有異稟。五  
歲讀孝經。書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閒從羣兒嬉遊。  
獨沙列入卦象。詳觀側玩。年十有四。常齋病且亟。屬  
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  
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  
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東學焉。白水妻先生以女。

先生嘗曰。屏山壯歲棄官。端居咏道。一室蕭然。無  
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  
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  
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  
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卷爲學門戶。朝夕  
誨誘不倦。其後屬疾。某適在外。遽歸省問。甚喜曰。  
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  
益重。至爲道其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



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某。未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幕前脩景行之懿。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舉於鄉。明年及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時年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

先生嘗曰。某年十五六時。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个昭昭靈靈的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

性理大中

卷之五

太

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麁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權倚闌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人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學。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在同安。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已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時紹興二十八年。

勉齋黃氏曰。延平與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延平嘗謂先生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七

造其微。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又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功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朱子與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

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鈞之魚。當時真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摩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猶然。

性理大中

卷之五

八

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

又與薛士龍書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

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按此二書與前說。則知先生始留心於禪空。自從李先生之後。始從事於博文約禮也。或疑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然與何書內已悔章句訓詁之習。何也。曰。朱子與何書數通。大都藥其支離博觀之弊。而以身立教耳。至於反身徵民。而垂爲經訓。又可以章句訓詁忽之哉。大都薛氏之病。正與何氏相反。今合二書觀之。則知朱子自爲爲。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九

人之切。雖精研於文義。而未嘗逐末。雖實體身心。而未嘗淪空。自少至老。講學日精。月異而歲不同。然其知行並進。入德之門戶。真無可疑者矣。明年以輔臣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詞。吟咏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

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攝謙曰。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胄子之學。當然卽位以後。自不能及此。只可明其大且要者而已。苟脩身知人安民三者不失。則一切事物之變。可以委之輔臣而不眩。精熟四書尙書。涉獵通鑑足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五

十

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猥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

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葵翟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聖學。次論復讐。次論朝廷紀綱。大指與前封事同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頗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策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三

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三月。如湖南。見南軒張公。留止兩月。相得甚歡。中庸舊說序曰。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從而問焉。

時有范伯崇從行。嘗云。兩先生因論中庸之義。三日夜不能合。

先生與南軒往復多次。其論中和反覆而後定。書畧曰。諸說何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

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之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此微上微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主

三

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先生又有一書。與欽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个大本達道的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个直截根源。傾湫倒海的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培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又與湖南諸公第一書曰。中和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主

三

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五

十四

三

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蘓季明。反復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蓋為此也。向來議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何如。按心性對稱。則未發所以赤子之心。便屬已發。論人生以後。心統性情。則性為未發。情為已發。凡喜心怒心哀心樂心。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皆指已發而屬情。

性理大中

卷之五

十五

三

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四年。編程氏遺書成。以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為後人竄易。先生序正之。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於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社倉之法始此。是歲得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

食先生提舉浙東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罰

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寇昏共爲一性理大中

卷之五

宋

三十一

編名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六年工部侍郎胡銓薦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辭始成五夫三里社倉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日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

問綱目主意先生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

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宰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先生再辭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七

三十一

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饒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揭謙曰是時子壽贈先生詩有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又曰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蓋先儒傳註誠有此患特以去聖久

遠。處。知。不。逮。自。不。免。有。自。誤。誤。人。之。處。唯。不。懼。其。誤。而。積。數。千。年。之。誠。意。以。開。之。故。晦。可。復。明。塞。可。復。通。若。慮。其。荆。榛。不。行。啟。闢。唯。主。因。心。其。得。也。不。過。不。踐。迹。不。入。室。之。善。人。其。失。也。則。師。心。而。妄。行。矣。子。靜。詩。有。曰。墟。墓。生。哀。宗。廟。歛。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其。言。誠。足。爲。晦。菴。之。益。友。後。來。晦。菴。德。業。與。滄。江。絜。流。泰。華。比。崇。不。可。謂。非。子。靜。一。言。之。力。而。晦。菴。詩。云。只。愁。說。到。無。言。處。

性理太中

卷之五

太

三百四十一

不信人間有古今。子靜惜乎終不受此藥也。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

初先生既編次語孟精義。又合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

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按周易本義詩經集註之成年譜。稱卽於是年十月。

性理太中

卷之五

太

三百四十二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四辭不許。六年。之郡。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復白鹿洞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爲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計求荒政。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退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

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其姦豪侵擾細民。撓政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性理大中。卷之五 王

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人。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營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

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壽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政。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據言行錄所載封事中一段曰。今民間特苦重稅。惟理大中 卷之五 王

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爲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餉。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

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先生以疾請祠。不報。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



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主

三

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賄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主

三

先生是時言採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糴。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糴。州縣新舊官物。並且停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又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奏劄所對。凡七。其一。二皆手書。以防宣洩。亦有非一時救荒所急者。當倥偬不服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

容整暇。未嘗舉此而遺彼也。及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

以上見勉齋行狀

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惟理太中

卷之五

五

五

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稍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早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紹興府鞠察獄具情。得淮不得

惟理太中

卷之五

五

五

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橫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

心術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  
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  
說。

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  
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  
厥指。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  
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  
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五

言

變占。爲次。凡卦撰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十  
四年。先生既註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  
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  
達其支。云。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  
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  
獄失當。獄官常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  
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  
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膺聖志。嘗反覆思之。無  
乃燕閒蓐蕩之間。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

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  
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  
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  
寄。竊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  
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謏說珍  
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  
苟安。非不愛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  
今以後。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此爲人  
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五

言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  
下之事。將唯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  
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  
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  
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  
王朴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先生力以爲言。上曰。昇

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效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者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嵩山西京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大畧曰。竊惟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乃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仰窺聖意。尤不識

其果何謂。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此臣所以裴回前却。懇叩辭避。而陛下猶未之許。臣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於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若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安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蓋臣竊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人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藉藉。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朴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各色。奪取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取。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是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

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簿聞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摹之。言之太盡又於其中。得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

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鍊。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敝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宰相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抵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三

三

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撥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高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棄祖宗以來破分良法。宋法州田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三

三

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俱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耶。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儆精勞神。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大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是疏也。於心術官禁。時政風俗。無不兼理。太中  
卷之五  
言

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置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於大經。蓋其難易大小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常病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州汀漳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換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



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早至五年。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三

言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旣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惶恐受命。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盡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時上未還大內。時論疑名體未正。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上疏切諫。以爲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唯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稍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三

言

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宮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仄暴露之苦。若夫過



官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婉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辭。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釋。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三

三

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其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奏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紹興初。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且欲祧宣祖而奉孝宗。先生以爲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三

三

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揭謙曰。儀禮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康成註曰。公子如在高祖以下。則如性理大中 卷之五 聖 三言子 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按此一條。是諸侯之禮。天子則未之聞也。宋之僖祖。雖異於后稷。而毀廟實有所不安。况僖祖止於三年一祫。固已異於后稷之時祫。而太祖所伸之祭多矣。文公之議是也。

始寧宗之立。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開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白

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免贖。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榮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

性理大中 卷之五 聖 三言子 施行。纔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不許。仍秘閣修撰。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 滄州 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先聖先

師以告成事。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過邇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藁。更號邇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請死於道。二年冬。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時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至。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辭色更和。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四

生理太中

卷之五

聖

三

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連。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此不可無。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拭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名。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

生理太中

卷之五

聖

三

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朱子嘗有書與人曰。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己甚。侂冑意亦漸悔。先生既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五

器

言三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歿。朝廷以其大學語。

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

搗謙曰。今世傳有先生參同契考異一書。行狀不載。或勉齋疑於異學而諱之乎。考異一書。雖未得而讀之。然觀先生與西山書。誠有不誣者。且叅同發明易理。直見精微。道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又何嫌於並存乎。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先生從祀。

性理太中

卷之五

聖

言六

勉齋黃氏曰。先生之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

性理太中

卷之五

望

三

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之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存之也虛而靜。發之也果而確。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泰。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甚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

性理太中

卷之五

望

三

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遺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賻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

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目條領。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五 聖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不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難。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

不繁。目張而不素。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稍異。亦必講磨論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訛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五 聖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反身窮理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惟理太中

卷之五

辛

三百七十一

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徹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

惟理太中

卷之五

辛

三百七十一

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眞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得焉。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問先生往時爲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朱子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各邊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三

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某幼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

實。○與劉子澄書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病。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某當時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敬軒薛氏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三

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惟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揭謙曰。朱子教人。大抵以循序漸進爲要。自灑掃應對。以至於博文約禮。而不使之遽及於精微之地。然精微未嘗不在焉。又以經書當晬蝕之後。周



程之發明未盡。故矻矻窮年。以註書爲事。後之學者。多失其意。遂至於汎濫辭章。無所歸宿。卽有謹身飭行。主敬窮經。則又質實有餘。而明智不足。以爲聖人之道止此盡矣。是下學而不能上達者也。故或者疑聖人別有高明之路。思頓悟以躡取。而不知其有所不可也。學者但當切己以求。卽有所著。以益己而不以損己。以明人而不以惑人。知聖道之有序。而不可以超躐。知聖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庶幾無失先賢教人之意乎。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五

朱子門人

蔡西山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初見晦庵。晦庵嘆其學。曰。此吾老友也。從遊之士。無出其右。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裘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郡縣捕先生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晦

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日。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貽書訓諸子曰。獨行無愧影。獨寢無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他日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知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

性理太中

卷之五

五

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纔纔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復能相從。如往時否耳。先生至道州。與四方來學者。講習不休。有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在道州逾年。一日曰。吾將還造化故物。乃却

客靜坐三日卒。晦翁哭之慟。○晦翁有與勉齋帖曰：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尙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先生教人。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

性理大全

卷之五

五

言

揭謙曰：世衰道微。教人甚難。但以灑掃應對訓詁文義爲先。則彼未見意趣。而外悅於紛華。旁惑於異端。吾教未及浸灌。而彼之心術已壞矣。若先教以性與天道。彼必畧顯尋幽。捷徑窘步。民義必廢矣。然則如之何？是有人焉。非其人。引之不至也。是有時焉。非其時。語之不知也。開其端。無竟其指。不失人。亦不失言。其惟智者乎？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諾之節。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西山往復而有發焉。

性理大全

卷之五

五

言

黃勉齋先生名榦。字直卿。初見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學晦菴。先生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晦菴他出。先生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晦菴始歸。先生自見晦菴。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晦菴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其後以其子妻先生。竹林精舍成。遣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藁成。晦菴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

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知安慶府。始至。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皆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其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三

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踰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令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至制府移書。

於珣有所策。珣不能用。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後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人。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抹毀。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遂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珣曰。浮光

性理大中

卷之五

五

三

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

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莫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啾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在理太中 卷之五 李

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夬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而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浮光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

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與李燔陳宓遊處。講易於白鹿書院。未幾。召赴行在。爲當事者忌之。先生遂歸里。江湖之士皆來學。編禮講經。日不暇給。如晦菴時。蔡九峯先生。名沉。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先生自勝衣。趨拜晦菴。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珞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揭謙曰。先生著書傳。妙得先聖之心。至皇極一數。未免不知而作。可已也。

在理太中 卷之五 李  
李燔字敬子。晦菴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菴折衷。諸子畏服。晦菴歿。以薦召。辭。郡守請於白鹿書院講學。學者雲集。諸郡無比。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咨燔。數月。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辭歸不出。

陳淳字安卿。漳州人。朱子曰。吾道南來。喜得陳淳。李方子字公晦。廷對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真德

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先生曰。以書通。是求也。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而先生益不屈。時相史彌遠以真德秀黨逐之。既歸。學者畢集。日與講學。危坐竟日。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奴隸不加詬詈。而自馴。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楊謙曰。陸氏之學。自謂宗孟子。先立其大。然孟子

性理大全

卷之五

李

三

言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二語何本末之皆備也。若言但急當務。何必無不知。則已偏矣。况以無知爲當務乎。後之重本者。若方子此言。庶爲穩實耳。

楊復 註家禮

真德秀號西山先生。西山於朱子。未曾親炙。然講於及門。而私淑焉。猶胡文定之於二程也。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史傳曰。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銅

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又曰。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每至京師。都人歡呼填擁。爲史彌遠所忌。坐擯累年。及歸朝。將大用。而公遽得疾矣。楊謙曰。西山言行。皆在正史。今不具載。

性理大全

卷之五

李

三

性理大中卷之六

錢塘應鵠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魯齋許子

先生名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世爲農以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

歐陽玄神道碑曰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

性理大中

卷之六

音

幼有異質八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行實曰凡更三師遇難皆無後先生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年十餘歲有相者過門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卽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疆絕人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常從日者家得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避難徂徠山

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言動必按諸義而後發

考歲畧曰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卽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神道碑曰兵渡河爲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酈酒殺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二

音

人爲婚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算其人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因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自燕門衛之其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

士寅歲聞雪齋姚樞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

卽詣蕪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唯唯。乃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三

三百六

徵於禮。以倡鄉人學者。寢盛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已酉年四十一。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在蕪門與姚樞實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誦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

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忽必烈出王秦中。徵教授京兆。避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京兆提學。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人人莫不喜。幸先生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庚申。忽必烈卽位。是爲世祖。與實默俱召至開平。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

性理大中

卷之六

四

三百六

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辛酉。復應召至開平。時侍顧問。每犯顏諫諍。剛毅不屈。時相王文統用事。實默每於帝前。斥其學術不正。默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忌之。乃遂奏。姚樞爲太子太師。實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損使疏遠。默欲依東宮以避禍。先生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俱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先生國子

監祭酒。實爲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卽家爲校。以業來學。先生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假館於道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唯姚樞寶默。時時相過。始終如一。至元元年。懇辭還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震雷起中堂。塤匠從者昏仆。而先生不動也。二年十月。召至上都。卽陳雷震不宜入見。弗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先生名。就館訪之。及還。心悅誠服。念念惟聖大中。

卷之六

五

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千百而千萬也。是豈婚嫁之可及耶。三年。召至檀州。後山時安童年二十一。世祖謂其幼未識機務。面諭先生。汝謹輔導。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雖讀其書。所得甚淺。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第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界以中書省事。先生以疾辭。不許。屢蒙訪問。

遂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旣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惟聖大中。

卷之六

六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必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旋曲折。使吾之愛。吾之公。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魏遼金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



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喧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性理太中 卷之六 七

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卽是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性理太中 卷之六 八

使鹿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尙爾。况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遊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誦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九

三百七十四

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愆。稍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數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日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

性理大中

卷之六

十

三百七十五

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宜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款陳於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

踐言畧曰。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於

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密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防欺畧曰。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上

三言

者雖同居共事。閒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

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上

三言

任賢畧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

位素餐徒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其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惡直醜正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此任賢之難也。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七

去邪畧曰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畧曰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敗於洛萬姓遽讐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將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

性理大中

卷之六

十

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動。舉可爲天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

順天道畧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前後若此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帝克承天心。消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

性理太中

卷之六

五

三十三

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宜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四曰農桑。學校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

性理太中

卷之六

六

三十四

堯典曰。舜典曰。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

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遊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生理大中。卷之六。七。三十一。懇論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君臣父子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日愼微。文多削彙。未日。臣某竊意國。

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始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舉。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剝削。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生理大中。卷之六。六。三十一。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太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各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慝。將為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徧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稍有不可。為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大者也。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世祖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世祖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訖。訖世祖嘉納之。

考歲畧曰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

先生多疾命五日一至中書至燕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

性理太中

卷之六

九

三

制內外百官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帝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芥書生遽當大任非勲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於陛下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世祖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

性理太中

卷之六

十

三

再三懇請帝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耳爾後連日求辭不允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阿合馬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疎濶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阿合馬欲以子典兵柄先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尙書省典民與財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先生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世祖以此語西相阿合馬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李羅奏聞世祖憫之召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常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乃拜先生

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先生喜曰。此吾事也。先是竇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命先生爲之。先生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性理太中 卷之六 主

曹中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年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學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卷。則令習跪拜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

頁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都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書言敬敷五教在寬。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蚤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性理太中 卷之六 主

千萬不同。難遽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進退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襄陽下。世祖遂欲取宋。詔姚樞徒單公履。及先生問計。公履言乘破竹之勢。席卷之號。此其時矣。



先生言唯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一旦之勝負。及宋既下。未嘗以失計爲嫌。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

考歲畧曰。先生言不可。其辭甚秘。

嘗疑金之亡也。魯齋何以不歸宋而仕元。及觀真西山集。見是時宋人大張榜文。金民之來者。到卽勦殺。至有闔族被誅者。則魯齋雖欲歸宋。不可得也。

國學事蹟曰。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

性理本中

卷之六

圭

三

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八年。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授祭酒。後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皆得與其列。○日令家具蚤儲午饌。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然朝夕蒞事。畧無老人疲倦之意。○奏舊弟子爲伴讀。或問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

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從否未可知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十年。諸生廩食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

性理大中

卷之六

圭

三

體宜勿聽其去。世祖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污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種。先生之去。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守衡規矩。從之。

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乃詔先生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差舛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金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多所脗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

惟理大中

卷之六

五

章

六分以日轉遲疾中乎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乎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先生入院世祖恩眷益隆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

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令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皇太子爲言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且使東宮官來論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六脉皆平先生曰久病而脉平者不治吾殆不起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遂力疾奠獻如禮既撤家人餽怡如也猶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

惟理大中

卷之六

五

章

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詞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喧於塗農弔於室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來哭於墓

先生歿後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詔

酒歐陽玄撰神道碑文。賜其子師敬立石。

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詔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

性理太中

卷之六

老

事

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畏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

之舍旁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先生凡遇佛老之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神道碑曰。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

性理太中

卷之六

老

事

出必大芟而治之。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神道碑曰。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柄鑒。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名輒往。進輒思。

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

又曰。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一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叅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性理大

卷之六

七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揭謙按先生見當時儒者。多以貧失守。故爲是言。然古之人。至於朝不食。夕不食。而不徙業者。其於義命也審矣。樊遲請學稼。夫子以爲小人。子貢貨殖。夫子以爲不受命。則處此必有道矣。教學居官。皆不可耕且爲也。

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問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人使下等人。若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

性理大

卷之六

七

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脩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脩。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左丞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譴。

責嘗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予者在門。慶者在閤。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振之。其害甚大。旣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先生嘗言。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以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爲善。則與天爲徒。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性理太中。卷之六。三

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爲。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善道。苟於此焉。眞積力久。其所欲爲。無不如志者。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爲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爲秦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爲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卽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卽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已便宜。

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與子師可書曰。我生平長處。在信小學四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息無耻之病也。

嘗與人曰。老來情思。厭苦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

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性理太中。卷之六。三

七月望日。思親詩曰。思卻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窻夜靜燈前教。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便生離。泰山爲礪終磨滅。此恨綿綿未易衰。

仰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文正公實啓之。

爲謙按。開闢以來。守先王之道者多矣。秦之傳經。

諸儒與魯齋之功爲烈。然魯齋每以虛名爲誤。而臨卒倦倦。尤以受官爲恨。則當時必有不能不降其志者。可哀也夫。

敬軒薛氏曰。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以後一人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卽其書求其心。考其行。

性理太中

卷之六

重

音六

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

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止久速之氣象也。○

則未也。

性理太中

卷之六

重

音九

又曰。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敬軒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作詩賦。十五。從父在滎陽。有河南叅政陳宗問。行屬至。教諭學舍。索先生詩藁觀之。贈之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淵通。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輩僞員苟祿之可比矣。其詩有知爾晚來

成大器。願修德業。養雍熙之句。時陳公年逾六十矣。寧波鄞縣人。以進士叅政。而自遜於教諭之稚子。亦異人也。既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宋四大儒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御史。時三楊當國。屢邀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無相見之理。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讀誦。夜寢有得。卽起燃燭記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有可爲京

性理太中

卷之六

五

七

大理學退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辨冤復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逮至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囚不服問理。詔鄉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得免。時傳振有老僕。素謹厚。不與事。是日哭於厨下。振恠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僞言其賢。振乃傳詔赦之。居家六年。以薦起大理丞。

性理太中

卷之六

素

七

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李文達喜曰此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唯當積誠以動之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石亨徐有貞誣于肅愍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凌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怒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默然先生曰陛下

性理大全

卷之六

七

三

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上曰于謙曾有大功有貞爭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卽有去志是時有貞之進先生必以先生卿王文之怨助其凶譏耳不意先生之反之也是時先生不力爭者豈不以亨有貞挾溫卓之勢勢不可止天子且無如之何徒以身殉一時大臣悉斃將慮震驚社稷乎

此時石亨與肅愍有不並立之勢決非口舌所能爭然以一代忠冤不幸正當先生始入政府之日不知有大聖人之德頃刻轉移又當何如耳

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以正心誠意爲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居數月議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先生諫不聽見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得允三日卽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前餓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愠先生曰我身雖困而道自亨也方辭疾時石亨素敬先生來視因曰卽不留我爲啓上請勅書爲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先生居家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惓惓以復性立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何異買櫝而還珠也先生以踐履篤實爲本接人

性理大全

卷之六

七

三



無小大。無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簡易。不爲奇僻。南陽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居洛。申公當國。屢以書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所著有讀書錄。河汾集。

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性理太中

卷之六

五

言六

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旣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旣得天

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

文清之後。醇儒自推康齋吳子。然其語錄。自成一徑。臨川章袞。謂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今不採入。學者另切已觀之可也。

性理太中

卷之六

卑

九



性理大全卷之七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陽明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父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先生以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生十一歲隨任之京師即以能詩稱少頗不羈然已有作聖賢志

揭謙曰舊傳有緋玉之異夢聖胎之妖說今去之

性理大全

卷之七

二

十三歲喪母十五出遊居庸三關詢諸憂種落與備禦策逐騎射雖天性好兵亦少所聞見然也欲上書於朝父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年十七歸越就娶洪都學書法

先生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証

明年季冬以夫人諸氏歸越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

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又明年與從弟輩肄業於家先生和易善謙一日悔之端坐省言諸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是諸子漸戢弘治二年先生年二十一舉浙江鄉試是年欲爲朱子格物之學不得其方取亭前竹格之七日不得勞思致疾而止

傳習錄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論要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一竹令格之錢子蚤夜

性理大全

卷之七

二

思之三日勞神致疾當初只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七日亦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及在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

揭謙曰所謂格物者非格一物能盡通天下之理也非窮日之力可以盡通一物之理也非舍至大之事不理而殫慮以求明微小之物也非專恃一己之心思而不取驗於詩書求助於指示也然則先儒格竹之法亦不過識其某時生某時長某時

節壯某時解籜其生感雷不旬日而成竿其中虛其外堅其內翳白而理存乎其中矣孔子廣八卦震爲蒼莨竹色青象東方也上榦岐枝下根連茹節實榦虛震下一陽上二陰也造化生成之妙自然有理苟物物至前者大略留心好學積累之後一朝通貫豈無益於性命若一時躁進求通一物數日不得決然去之中和之人固不然也况朱子之言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用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嗚呼此晦菴之教也先生有志格物不求碩師又不詳攷朱子之說不過入門之誤而以此之故遂欲廢天下之格物甚矣

兩試不第日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丁巳在京師學兵法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

此時惜不親遇程朱也

一日讀晦翁上宋寧宗疏謂讀書在循序致精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志

此時先生功力比初一番稍沉靜矣蓋先生生於富貴賓朋滿座自少騎射學兵心氣發越而不沉斂雖欲窮理而未嘗數年閉帷又未得明辨師友宜乎不耐沉鬱以至於疾宜如聖人之教寬以居之不宜咎先儒立教之誤也况文公之疏本爲侍講勸學而發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宋時經筵一月不過講數次而暑寒又罷講所講之說前後不相接故文公有循序致精之論而其本又歸於持志必使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先生後日所謂持志如護痛者不過祖述先儒之言而豈得謂朱

子立教之偏哉

次年舉進士。時有星變。下詔求言。疏陳邊務八事。辛酉奉命審錄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見道者。又遇釋氏。後再訪不遇。有會心人。遠之歎。壬戌復命京中。舊遊多尙聲名。學古詩。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遁。念祖母與龍山公在。因循未決。久之歎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滅性矣。於是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諸刹。有僧稱性理太中。

卷之七

五

三百三

三年不語不視。先生以術喝之。起視。問其家有母在。問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卽去。

揭謙曰。先生此時非此一善念之發。必歸仙佛矣。此僧非此一善念之發。必不聽先生之教矣。弘治十有七年甲子。主山東鄉試。有佛老害道。錄於聖學不明之間。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時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

贊及門者。年三十四。乃專志授徒講學。與甘泉湛若水共以倡明聖學爲事。丙寅。正德初元。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先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臣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旣絕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遣人隨偵。懼不免。托言投江。附商舟遊舟山。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遇一人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題詩寺壁曰。險巇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揭謙曰。是時先生講學。旣謂聖學不明。錄於佛老飛錫之語。胡爲乎來。似竟以禪僧自居矣。

取間道由武夷歸。從鄱陽往南都省父。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妹婿徐愛納贄北面。奮然志學。次年春至貴陽。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蛇虺蠱瘴之與居。夷人缺舌。語不可通。可通語者皆中州亡命。舊無室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不以關心。唯生死一事。未免在慮。爲石墀以自誓。日夜端居。澄默以俟命。

搗謙曰。從古聖賢得力。皆在懸崖斷索之際。

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餉之。又恐其抑鬱。則與

生理本中

卷之七

七

三十三

歌詩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以庶幾其忘於疾病。

髮翟患難。

搗謙曰。此先生之舊習。未免復發於此。

因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觀孔子處陳蔡下見。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搗謙曰。果使聖人真悟。亦不大驚小怪。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乃以默記五經之言。皆以此意貫之。著五經臆說。

搗謙曰。人苟悉心內求。莫不有所開悟。但其所悟。未必竟徹聖人之道耳。以先生爲無所悟。則不可謂悟而無誤。亦不可以搗謙自觀之。平生得力處。多是着迷處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聖人之親筆也。豈得謂天下之物無可格者。吾性之德。仁義禮智。具足於天命。然其未發也。止如桃梅之核。含有生氣而已。非天之雨露地之滋息。人之灌溉。則莫能生長。

生理本中

卷之七

八

三十三

居久。彝人亦日來親狎。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水西安宜慰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遺書止之。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又宋氏有寇叛。先生諷安討平之。民賴以寧。明年己巳。席元山書提督學政。與先生往復有合。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率貴陽諸生。以師禮事之。始論知行合一。

後徐愛問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廼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兩事。先生曰。此波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九

三

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謂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謬。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謂揣摹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

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搗謙曰。先生之時。見講習討論者多。力行者少。故說知行合一。其實重在行。於今之時。舍利祿所在。未有肯講習討論者。間有一二不求利祿者。便謂吾性自足。何必求學於古人。何必求問於今人。祇守虛靈之本體。草記先儒之語錄。則聖學精微。示無知日爲今之說。必當知行並進。蓋不行之人。譬

性理太中

卷之七

十

三

如孩子不識路者。只肯在家。其失將至長大不識牛馬。不知而妄行之人。纔出門便迷南北。被人誘去。將來不識父母矣。古人分知行爲二。乃是正教。又何不得已乎。且既是不得已。便是不可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然則聖人之多聞多見。正爲畜德。非徒卽欲施行。買貨入門。急求買主。非學也。良賈善積。蓋今日之所收。未卽是急需。然至用得着處。千金難買。卽如論語前四章。當時可行。道千乘之國。未必便有國可道。亦須知了。

孝經稱孝始於事親當時可行中於事君未必便  
有君可事亦須知了此處須說不得卽知卽行故  
繫辭首章以乾屬知屬德坤屬行屬業孟子以聖  
屬力屬至知屬巧屬中確不可混也原先生之意  
只以常覺爲主說知行爲一方得吃緊昔邵子詩  
曰聖人吃緊些兒事明道曰道理平鋪着何用如  
此易文言說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先着一句  
寬以居之而後曰仁以行之正謂一吃緊了便探  
討不得必有先生沉鬱致疾之患矣

性理太中

卷之七

十一

三

庚午陞廬陵知縣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  
本蒞任首詢里役有訟者不卽聽稽國初舊制慎選  
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有涕泣悔過而  
歸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慰父老使教  
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因使關火巷定水次兌運  
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僭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通  
以延賓旅

寄書貴陽諸生日前在寺中所云靜坐非欲坐禪  
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

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冬入觀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與黃綰應良論學言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  
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又  
曰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錢德洪記曰  
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  
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  
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  
成甚可憂也

性理太中

卷之七

十二

四

辛未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歲王與菴徐成之有朱  
陸之辨先生以書解之成之謂先生含糊兩解若有  
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先生答之曰與菴是象山而  
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  
教其徒讀書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  
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  
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

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徇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未盡其所以是也。

揭謙曰。嘗讀先生此書而疑之。以爲釋氏之與吾儒。一主寂滅。一主中和。一以天地之生。皆歸於妄。一以天地之生。皆歸於誠。其五倫之大。人道之所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三

三百七十八

錄以立者。既已判若黑白。而先生以爲其異在幾微毫忽之間。其故何也。及見傳習錄。則其語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了。聖人更不着些子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然後知陽明所謂異在幾微者。其病蓋在此也。先生以佛氏老氏。尙不能虛無。而

以聖人爲虛無之至。試問先生。佛氏爲自己要脫離生死。遂要人一齊脫離生死。聖人要自己立達。遂要人一齊立達。那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心。與佛氏慈悲救物之心。孰添些子。如此關佛。固所謂口譚東魯。而手授西竺。異日龍溪以上根大乘佛。覺羅漢直筆之於書。又何怪乎。

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性理太中

卷之七

古

三百七十九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揭謙曰。先生所謂晦菴。雖未盡瑩者。豈以未爲虛無之至歟。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

揭謙曰。後世關二氏。衛聖道。實起韓文。而又爲學者之所傳讀。爲之考其誤。亦宜。楚辭固文公之少學。及其放歸終老。不忘朝廷。乃念古人惓惓愛君。



寓言反覆之深意而一表章之懼後學不知古人之深而以淫辭讀之也。陰符文公未有註叅同之書有攷異。搗謙未知文公所考何如。然此書雖與吾儒體用不同而直造易學之精微非後學所易窺也。以今日觀之吾人之功誠無暇汎及而先儒依仁之後或游於藝以範圍天下才士之心有未可遽疵者至後世失其本旨而濫其末流則先生之規想朱子亦必投筆而從矣。

又其心慮學者之躡等而或失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

生理太中

卷之七

五

三

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硃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興菴已乎

生理太中

卷之七

末

三

搗謙曰朱子發揚聖道使盛明於中土固非象山之可得而匹敵然象山之學至陽明而始大亦理勢之自然者以此爲孔子之學則吾未敢信也爲會試同考試官僚友方獻夫位先生上聞論學執贊事以師禮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時甘泉湛若水出使安南先生以序送之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言益詳道益晦

搗謙曰聖人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漢

儒接遺文於煨燼之餘。功並義農。昌黎闢佛老而聖教始尊。周子立誠而聖道始立。程朱表章聖心於既晦之後。衣被萬世。先生之言。非公論也。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損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釋老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聖太中。卷之七。七。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說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歟。

爲謙曰。正嘉之間。實有此弊。天生先生。以爲救時之藥。然平心而論之。自晉以氏族清談取士。中州板蕩。唐以詩賦取士。淫醜成習。至宋而士習稍醇。

有明一遵文公之教。左道不作。至正嘉之間。文體雅正。士無遊冶。風醇俗樸。雖聖人不作。而忠臣貞士所在皆有。雖或溺於辭章。而淫辭尙寡。人心未喪。有孔子出焉。一變至道。猶或未遠。今乃導以虛無。其羣聚也。唯以遊山水爲事。不則禪坐而已。以文會友。則遂謂溺於辭章。使周程吟風弄月之言。反爲逸遊宴樂之具。後生小子。莫不厭其誦讀辭章。而喜於放逸。其言語文辭。專求所重。而畧其餘說。倒啗逆提。急遽無序。至於萬曆之末。人盡空疎。

聖太中。卷之七。太。入於制藝者。如隱隱動。躍躍露。大鑪錘。大關竅。與眞精神。時吐露等語。無不發解領狀而去。兵農錢穀。禮樂經史。一切不知。則思我王度。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矣。其幼不學問。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爲謙曰。西晉以來。佛老盛行。聖教晦蝕。明道程子深以此爲慮。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自後聖教漸

彰至正嘉間。凡老釋之說。不許一字入於經文。非過也。必如此而天下之風俗始一。先生雖亦究心於老。而其實得力於釋。乃遂欲以所得者爲聖道。吾非謂老釋之教之可除。而稔知其不可以雜聖道也。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余之資於甘泉多矣。三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明年五月。與徐愛諸子觀白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五

三百七

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自寧波還。十月。至滁。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生遊遨瑯琊。濃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及門者甚盛。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

實功。乙亥。在京師。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年九十有六。先生乞歸。一見爲訣。疏再上。辭甚切。

揭謙曰。五年間政事。舊傳無紀。

丙子。在南京。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何以知之。曰。觸之不動矣。正月至贛。時贛民多爲洞賊耳目者。軍門一老隸爲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三

三百五

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仍告諭父老。使孝弟敦睦。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向有變當事輒會奏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鉅萬。兵至賊息。兵去復發。先生乃使四省兵備。選勇健募民兵。道聞漳寇方熾。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蒞任旬日。即進兵次長富村。初戰。斬獲頗多。再戰。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責以失律。使立功自贖。議未決。先生曰。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

戰期。此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勝負之算。間不容髮。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聲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選兵分三路。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山。破巢四十餘所。諸寇悉平。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摺謙曰。晉文伐原。以示之信。蓋王者之令。本信如四時。示之信。則非誠信矣。故曰假之也。後世聲東擊西。爲兵家之常。但非王道。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用兵之事。固不必期約而往。然王道必不示以不信。所謂大人言不必信者。出言之時。本無所爲。事至不得已。不能復。則有之矣。儒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立天地之心也。

六月疏請通鹽法。以助軍餉。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疏請。以爲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許領兵官總統官。俱於軍前。以軍法從事。有

生理太中

卷之七

主

三

功從實奏聞陞賞。擒賊問明。卽斬以徇。如此則盜起卽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遂從所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大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

生理太中

卷之七

主

三

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撲死出來。要求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開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

生理太中 卷之七 圭

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間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克者。何不以爾爲賊之

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遊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警。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典言至此。不覺淚下。時朝廷降勅獎賜。疏謝。疏處南贛商稅。十月。進兵橫水。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巢之賊。東南接廣東樂昌龍川二縣。有洄頭諸巢之賊。橫水大賊謝志珊。糾率諸賊。謀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生議攻討先後。以爲橫水左溪。爲江西腹心之患。若先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勉期

生理太中 卷之七 圭

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桶岡。破竹之勢成矣。以已酉進兵。破賊巢五十。謝志珊等伏誅。衆議乘勝進攻桶岡。先生以桶岡天險四塞。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視日月。其所由入。唯鎖匙龍等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惟理太中

卷之七

三

同難合勢。爲守必力。我師兼三日之糧。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期以初一日早。於鎖匙龍受降。賊喜。集議而橫水左溪之賊。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先生分部各兵。於晦日乘夜徑進。遇大雨。不得入。初一日早。冒雨疾登。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而各兵已入。險合擊。賊

遂大敗。破巢三十餘。藍天鳳等伏誅。兩城之賊。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積數十年不軌之圖。流害之慘。已經數載。而先生驅卒不滿萬餘。用費不過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誠所謂殺以止殺。而合圖掩羣。柳下之鼎。不無缺焉。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及三巡檢司。戊寅正月。征三洲。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初。先生之征橫水也。恐淵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俱出投降。唯池仲容不可。

惟理太中

卷之七

三

揭議曰。前告諭一紙。藹然天地父母之心。讀年譜。有恐淵頭乘之。乃爲告諭一語。不覺陽和之氣。變爲陰殺矣。初。疑門人不知德美。或出臆度。及讀奏疏。謂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淵頭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乃知先生此諭。又出兵機。蓋先生自幼習兵。此根植心。未之或拔。入告君父。但見敘功之偉。未開哀恤之仁。故聖人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先生以末世見聞。認爲良知。作事但喜直捷。不喜迂緩。獲禽雖多。

不知兵事。當爲後法。弭盜之方。必先內治。後敷文告。加以威懷。不得已而用兵。仍開一而令相捕斬。待其腹心。曉夜不安。內潰相圖。微極而後取之。猶或反側。則爲徙置。如此。則殺人不。多。而王師亦無害。然此爲道甚緩。似不若先生之捷。而急功利。必喜夸詐。君子寧爲魯。不爲齊也。後世趙充國之坐解羌虜。真神武不殺之道。

金巢等至。先生釋而用之。從破橫水。仲容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而內嚴戰備。先生破桶岡。使人賜牛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三

三

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掩。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襲之。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先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陽怒以爲爾等擅警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先生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

於是杖珂三十。械繫之。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令先遣弟歸勒兵。候珂還乃發。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自南康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洵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皆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先生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三

三

又使指揮余恩賁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表濟因說仲容來謝。仲容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先生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使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等兵。道經洵巢。恐搖諸賊。則別賁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賊遮迎問故。導送出境。不復爲意。仲容至贛。時已歲盡。見各營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大喜。遣人歸報。先生



乃夜釋盧珂等使馳歸發兵

揭謙曰前督集盧兵者必道經洲巢則盧珂之歸

又將焉往

令所屬官僚設羊酒日犒仲容裂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已至家設犒於庭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狀訊鞠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各從所分地入先生自率帳下兵從龍南縣冷水直搗下洲大巢至十六日諸巢盡破而各巢奔散之賊尙

性理大中

卷之七

五

三

有八百餘人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先生度此山橫亘數百里東接龍門諸山賊若奔往勢益難制欲斷其後道遠難達唯有賊屯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而賊已據險發石滾水百無一全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力不能支遂潰各哨追討殆盡惟張仲全等老弱二百餘人聚於九連谷口痛

髮投招先生遣知府邢珣往撫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視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官防守而歸

揭謙曰先生設罟布阱是役也不遺餘力亦大傷元氣矣然非先生親自奏陳亦不能如是之刻畫眞所謂報國之功紀而講學之罪狀也按春秋傳雖五伯未有誘擒之舉唯昭十一年經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夫蔡般弑父之賊誘而殺之疑若正人倫行天討而書名書誘惡始詐也胡文定以爲貪得一時流

性理大中

卷之七

五

三

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嗚呼楚虔利其國與先生勦寇安民之心何啻天壤然春秋滅國者不名唯衛燬名亦以其行詐而滅同姓與楚虔同罪故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

四月班師

初朝議三省夾攻先生疏論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况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何以堪。命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先生又以爲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必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計破洲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三

百七

立社學。諭父老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廖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疏辭歸功本兵。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卽疑朱子大學章句。以爲古本本簡易明白。其書止于一篇。原無經傳之分。原無缺傳可補。至是與門人講習。錄刻成書。傍爲之釋。

爲謙曰。先生所刻古本。卽鄭本也。先生以爲書止一篇。無經傳之分。無缺傳可補。信然。然瞻彼淇澳六節。在誠意章下。實有難通。若移置物有本末之上。則爲完文矣。蓋大學自明道伊川。皆有改本。非

始自朱子也。朱子章句。雖不可謂盡合原文。而理則已質諸先聖而不易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自洪武永樂間。專崇朱學。海內學術齊同。無有異說。自先生始爲異論。學士大夫。嚮然攻爲禪學。先生乃取朱子之說。而檢求之。以爲晚年定論。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而世之學者。不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呶。以亂正學。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是年八月門人薛侃刻徐愛傳習錄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三

百三

爲謙曰。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無有止息。何況朱子晚年。豈不更進。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入門之際。千聖定本。朱子臨終三日前。改大學誠意章。若格物之解。果誤。豈有入門便誤後學。而反不改之理。整菴羅氏與先生書。以爲與某人書。乃其中年之作。而集註或問之類。反在其後。整菴羅氏與先生書曰。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竊疑病時。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先生答書

謂其中年數。誠有所未考。然則先生但取其近已者。集爲定論耳。夫以其此端掩其彼端。雖孔子之說。亦自足以攻孔子矣。嘗見朱子與諸葛誠之書。論子靜競辨之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直。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其與趙然道書曰。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七

七

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唯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觀此數書。皆朱子親筆。豈門人挾勝心附已見者所爲。况朱門黃蔡

陳李等皆大賢。豈可以末世門戶等事誣之。至於人之一生。早年自當力學。晚年自當安靜。豈可以孔子之耳順爲晚年既悟。而志學之初爲未悟。而不可從也。朱子答江德功書。謂程子格物之說。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義。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今與先生平心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七

七

論之。先生竟以已之說異於朱子可矣。若以爲朱子晚年始悟。則先生果信格物之解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欲改而未及者乎。先生之良知。必有可以自問者矣。

九月。脩濂溪書院。十月。舉鄉約。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始行鹽稅。例止三年。以供兵餉。今請開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應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疏乞致仕。不允。已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時南風甚急。舟

不能前。先生焚香泣禱。風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與幕士潛入漁舟得脫。念南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爲兩廣機密大碑。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詐爲接濟官軍公移。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在理太中。

卷之七

三

三

賊將投降密狀。令人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率軍東下。衆六萬人。號十萬。至安慶。留攻不克。先生恐中途有阻。再告變。以起兵未奉成命。疏乞俟命帥之至。便道省葬。

爲謙按。孟子欲去齊。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先生當此時。乃請便道省葬。何也。奉旨着督兵討賊。先生固封僞檄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

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天下之覲覲。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咸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以十三日甲辰。督知府伍文定等發吉安。列郡各以兵來赴。又明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夜襲賊伏於新舊廩。破之。辛亥日。拔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先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三

三

生部分諸將。與戰於黃家渡。濠大潰。又戰於八字腦。賊併力致死。我兵少却。伍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濠又敗。明日。濠方晨朝羣臣。我兵掩至。獲之分兵追勦。江西平。捷音奏。而上議親征。不發。先生具疏諫止。且曰。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是月。疏免江西稅。各務疏凡九上。再乞省葬。不允。九月。

獻俘錢塘。時上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取濠。內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將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以濠付張永。勞錦衣止五金。

時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復再拜。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七

三

稱病西湖淨慈寺。聞南巡已至淮揚。從京口將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還南昌。忠等方挾宸濠。搜求百出。肆爲飛語。北軍或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市民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毋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概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

思家泣下。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已漸知畏。嘗與先生較射教場。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北軍舉手噴噴。忠等懼。乃班師還南都。讒先生必反。曰。名必不至。庚辰正月。有詔召見先生。至蕪湖。忠泰拒之。半月不得入。乃入九華山草菴宴坐。時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名之卽至。安得反乎。乃命返江西。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譏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無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七

三

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返矣。

搗謙曰。先生一生。唯此時與初至龍場。懼逆瑾之害。實履危機。

二月。觀兵九江。還南昌。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錢德洪曰。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

至贛閱兵。七月上。令重上捷音。始議北旋。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九月。還南昌。十六年。先生年五十。始揭

致良知之教。一日先生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無以爲辨。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馮謙曰。良知字本不誤。先生誤解致字耳。若作推致之致。則不誤矣。吾今與先生開墳辨之。孔子曰。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三

三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識神者。知來之神也。陽也。性體者。藏往之智也。陰也。佛氏唯重空滅。故惡識神。吾儒陰陽合德。故神知兼用。安得憎知解而斥聞見也。吾未見大乘上根之語。爲吾儒血裔也。

錄陸象山子孫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世宗內召。尋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馮謙曰。是時輔臣雖與先生學術不合。然爲先生計。功大震主。亦不宜在輔弼之地。此正所以安先

生也。

八月至越。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嘉靖元年正月。疏辭封爵。時紀功冊。諸人多不錄。先生上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耳。疏上不報。二月。龍山公卒。是日部咨適至。公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弟子紀喪。

性理本中

卷之七

早

三

馮謙曰。禮既絕。乃哭。蓋爲生者哀。不能自止。亦以死者覓升於上。聞哭來反。故始卒卽升屋而復。以衣招覓。懼其升散也。戒勿哭。亦釋氏之教。不可從。七月。奉旨所辭不允。再上疏乞推賞。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劾先生亂正學。九月。葬龍

山公二年癸未以公合葬時有水患改葬龍山公於天柱舉鄭太夫人於徐山甲申大禮議起霍渭崖等先後以大禮問皆不答嘗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揭謙曰不答可也以爲不當議則非矣

乙酉正月夫人諸氏卒附葬徐山

十月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十一月子正億生丁亥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將適廣爲私囑於客坐曰但願溫恭直諒之

性理太中

卷之七

聖

言五

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貨財貪黷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九月發越中先一日晚客散門人錢德洪王畿候立庭下先生將入內聞之復出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舟中與畿論爲學宗旨畿言先生所說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問故畿謂心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洪以爲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敢問孰是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今我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証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可相取不可相病畿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

性理太中

卷之七

聖

言五

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揭謙曰使先生當日立教之說若曰至善者心之體感物而動出於善或出於惡者意也知善知惡是良知存善去惡者復吾心體也則爲善去惡便是究竟也今乃以無善爲心體則固不必爲善矣而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爲善尚未是心體王畿之說有自來矣然則先生宗旨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已自不是何也朱子曰所謂性善者無惡之名又曰人纔見說仁義禮

智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然則無惡卽是善。况性中旣具仁義禮智。不可謂無善矣。性中具有仁義禮智。只是未發。故不見其迹。夫未發宜皆無善惡之可名。然聖人不說性無善者。蓋有故。如桃仁杏仁梅仁李仁。穀種稗子。莫非未發之性。而聖人專重穀種。謂其有中氣也。雖未發。而其所具之氣。已自不同於物矣。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人性物性之分。亦在於此。蓋成性者止如草木之成核。善者核中之生。

性理太中

卷之七

聖

言

氣有心體而無善。是空穀也。所謂莠稗之種也。及其發也。必無繼之之善矣。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此二句說得。然有善有惡。已不是人性之發。人性之發。只是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發而過方爲惡。又良知雖能知善知惡。使生來自能明善惡。以至於盡。則聖人亦不教人以學問矣。孔子尙不敢以爲生而知之者。可廢推致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一句竟不是。蓋爲善去惡而在內。則誠意之功也。爲善

去惡而在外。則脩身之功也。祇爲人不知孰爲善惡。故教之以格物。而仍教之以致知。在爲善去惡。何異說夢。况脩身在外。可以言爲善去惡。誠意在內。但可謂之閑邪存其誠。并不可言爲也。此先生立教之誤。至王畿言意亦是無善無惡。不知其動者何念。乃不可謂善。又不可謂惡也。知亦是無善無惡。只是懵懂不識是非。物亦是無善無惡。則善惡在物。吾安得以爲有。以爲無。更可嗤也。反不道一句心意知物。皆歸無有。爲禪家本色也。○謂

性理太中

卷之七

聖

言

之良者。自然之善。無善何良之有。德洪請問。先生曰。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瘴氣。何物不有。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

爲謙曰。看先生之意。只以不障太虛爲妙。不知太虛之中。去了日月星辰。便是鬼魅世界也。然則太虛之中。賴有日月人心之中。貴有至善。善亦何惡於人哉。必若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非所謂善也。



幾請問。先生曰。幾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脩。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

揭謙曰。一悟本體四語。孔子亦不敢承當。不知當此者何人也。或曰。何謂孔子不敢承當。曰。觀孔子自敘可見。

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生理太中

卷之七

聖

言

善去惡。是格物。以是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幾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竟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个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

不可不早說破。

揭謙曰。恐說破亦無益。蟻漏一決。大河奔放。不復可迴。○吾儒少之時。性發爲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老之時。情斂於性。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無論中材上聖。共當如是。但知成性而不知繼善。便入於禪。蓋易與不易之分也。先生不知此理。乃分上根下根之說。則世之學者。既知志道。孰肯自謂下根。走於拙路。○日月未嘗障太虛。則仁義未嘗礙心體。必使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月也。而可乎。○上根接引。都屬禪語。

生理太中

卷之七

聖

言

先生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豈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良知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揭謙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先生於先儒之說有未通。則以己意從而蓋之。夫朱子所謂求理於事物者。豈求孝理於親身之謂乎。此則後世聞巷之鄙夫。曾不肯爲此說。而况朱子教及後世者乎。夫朱子之格物。正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七

物物也。但朱子之所謂致。乃推極其至之致。如孟子所謂擴充是非之心者。而非如先生但欲力行其良知也。夫良知本出於不學。而不學遽出之力行。則自誤誤人。不可勝言。乃又曰。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夫格物之後。則事物物皆明其理。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尚有次第。何得以皆得其理爲格物乎。

先生又曰。格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

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揭謙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知。以至於物也。原不必上加窮字。下加理字。蓋吾心雖有良知。若自幼而閑之一室。則未嘗無虛靈知覺。長而不通一物。不可謂知。推其所知。以至於馬。然後謂之知馬。推其所知。以至於牛。然後謂之知牛。若但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知牛馬。反以馭牛之法馭馬。鮮不敗矣。故必物理盡而知始至也。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七

先生又曰。聖人之成訓。窮理盡性。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

揭謙曰。此在大全。朱子已有成說。先生不之察耳。朱子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在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蓋治人而不知人之

性。理物而不知物之性。雖家人父子。不能相通。桑  
麻蠶織。皆違其務。而况其他乎。舜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正謂此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感養之。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  
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  
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

性理太中

卷之七

聖

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  
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  
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  
其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  
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  
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  
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  
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

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

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  
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  
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  
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  
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  
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  
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  
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業。各勤其業。以相生  
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皋夔  
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  
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  
一身。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  
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  
血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咸觸神應。有不言而喻  
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也。而  
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  
此爲教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

性理太中

卷之七

五

三

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

性理本中

卷之七

聖

言

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搗謙曰。以先生之理學。折於禪宗。功業流於權詐。而猶得爲儒之正統者。其立心之本。見於是篇。然

先生固知其一。而未知其一也。夫唐虞之世。所以治者。豈無聞見記誦之故哉。有堯舜以明德執中於上。而野無遺賢也。後世之所以亂者。豈訓詁記誦辭章之爲害哉。堯舜不作於上。而賢否善惡不分也。盍亦反其本矣。先生處正嘉之時。見當世之弊。以爲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故記誦適以長傲。聞見適以肆辨。辭章適以飾僞。而力變其習。以無學。不過數十年。而不能其事者。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者。得以要

性理本中

卷之七

聖

言

其譽。記誦全忘。而長傲如故也。聞見無有。而肆辨如故也。辭章腐爛。而飾僞如故也。賢者無以見其賢。不肖者有以容其不肖。天下大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夫古今之治亂。蓋有由矣。自秦滅學。而劉項之興。皆不識字。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武帝始重文學。然當時爲吏者。多不知書。以殘酷爲治。多至流血數百里。後有一二始知教化。則莫不以詩書得之。迨其後學祿既重。趨利者多。而質厚之意始衰。東漢之詁訓雖繁。然聖學賴以傳。至西晉談玄

而神州陸沉。變亂至唐而始定。唐以詩賦取士。學士習於淫放。三百年間。殺戮殆無寧日。至五代之季。而禍亂極矣。天下無復訓詁記誦之學。而五倫又何有哉。宋之盛也。理學日興。士習稍醇。而朝廷之上。大姦用事。卒以覆國。於時非無賢也。上之人不分善惡也。有明之初。殺運至。永樂而猶未已。在朝諸臣。畫一學術。九州齊同。當是之時。人崇孔孟。家無異說。積數百年。豈易致哉。繇此言之。無訓詁。則幼學何以明。無記誦。則經史何以識。無辭章。何以辨其心之明與不明。天下之士。心不習之於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於詩曲。逸遊賭博。其弊至今日而昭然矣。然則上之人。重廉耻。敦倫行。正心術。則訓詁記誦辭章。非所以長傲肆辯而滋偽也。上之人。不重廉耻。敦倫行。正心術。則所以長傲肆辯而飾偽者。誠不籍乎訓詁記誦辭章也。今不卽其辭以稽其行。而第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焉可哉。

至吉安大會士友於螺川。諸生偕舊遊三百餘人。迎

入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功夫。吾儕以困勉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哉。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

搗謙曰。先生此時似已知流弊。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二十日。至梧州開府。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五

擒已降。勅諭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先生至任。卽疏論亂源。與設流官之害。且言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明年二

月思田平先生疏畧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蘓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惟望本中。卷之七。王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泚泚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論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盜軍門自有區處。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彘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賜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興思田學校。時地方官稱古陶白竹等賊。近雖誅勦。尙有流出府江諸處。乞調兵防守。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彘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徭卒。馮籍兵威。以威劫之。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

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嘗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警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穎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厚加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論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惟望太中。卷之七 幸

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防守。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兩月而更一次。若有雕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惟望太中。卷之七 幸

六月興南寧學校。七月以前都御史姚鏞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尙在南寧。地方旣平。遣回本省。歸途所經。與八寨斷藤峽諸賊巢相近。而諸蠻有衆數萬。負固稔惡。流劫出沒。延袤二千餘里。俱受其害。若奏請俟命。必難卒定。乃潛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名爲湖廣歸師。分道襲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班師奏捷。疏請經畧移設衛城府治。增築守鎮城堡。九月。行人馮恩賁勅獎賜。疏謝。

揭謙曰。先生末年。經畧兩廣。閣臣桂萼議其恩威。

制置。時人以爲忌功。以今論之。則千載下之論。固  
有不可誣者。盧蘓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疲三  
省之師。煩九重之慮。則宥之以不死。入塞諸賊。未  
曾攻下州府。上煩睿思也。則未申一告。合圍而殲  
之。茹柔吐剛。豈得爲宜。若論事宜。則撫安八塞。赦  
思田之脅從。單討二叛。法之正也。旣宥蘓受。則斷  
藤八塞。自當論以恩威。使之輯服。漢孫寶旣宥杜  
穉季之大俠。則不敢復問餘惡。亦一法也。今赦過  
宥罪。謂之舞干可矣。掩羣而射宿。務獲禽之多。乃  
爲詩曰。纔看千羽格苗彘。忽見風雷起戰旗。毋乃  
慙於伯禹乎。又先生平八塞詩曰。見說韓公破此  
蠻。貍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  
旦夕間。嗚呼。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古人之明德遠矣。○或謂陽  
明破諸蠻。救民於水火之中。用謀不得不然。搗謙  
曰。不然。後世漢祖唐宗。豈亦非救民於水火之中。  
但其作畧。與三代直是徑庭。詩曰。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謂文

王不大用嚴聲厲色。不長用鞭朴之刑。而不識不  
知之愚民。皆順帝之則。孔子以爲猶有聲色。則是  
末也。中庸言君子之篤恭而天下平。直如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所以爲德之至。伯禹征苗。三旬不服  
而班師。以後世言之。天子命首揆。統六師以征小  
醜。而不能下。宜若傷威損重。而神禹行之。豈力不  
足哉。誠不欲傷天地之和也。武王伐紂。以八百諸  
侯觀兵而歸。以待其改。至終不悛。而後伐之。聖人  
之光明如此也。齊桓伐楚。次陘。以待其服。退師召  
陵。以爲之禮。君子以爲近王事焉。朱子帥長沙洞  
獠擾屬郡。遣人說以禍福。皆降之。昌黎後世儒者  
之所不屑爲者也。一言而解萬衆之圍。一言而鬼  
神爲之涸溪徙鱉。而謂陽明之伐蠻無慙德。吾不  
信也。  
先生自在南贛。已患咳痢。其後退休。終不能止。至是  
更冒炎毒。力疾從事。疾遂劇。十月。疏請告。移卧舟次。  
將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途次謁伏波廟。先生  
十五歲時。夢謁伏波廟。作詩。至是宛然如夢。復識二



詩於壁。祀增城先廟十一月丁卯卒於南安。時推官周積候疾。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家童問何所囑。先生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就南塾。沐浴衾斂如禮。十二月三日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八年二月。喪至越。是時朝中議先生學術。有旨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爵蔭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先生學術。隆慶元年。贈新建侯。諡文成。照舊世襲。先生卒時年五十七。

聖學太中

卷之七

李

三

按是時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辨護。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賣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詡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揭謙曰。先生之學。誠能救時。然先生可謂能止。而未知止於至善也。先生之美。稱之者繁矣。先生之失。辨之者衆矣。然稱先生之美者。出於人心之所同。而稱之豈有所阿。辨先生之失者。亦出於人心

之所同。而辨之豈有所怨。今言先生之美。夫先儒之著述。豈以為名哉。其始也。窮思剗記。以無忘所知。其既也。憫世之昧。出其言以覺之。至誠之心。貫乎金石。故愚者讀之而明。柔者讀之而強矣。其季也。以此為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無用之贅言。煩人耳目。本明之四書。讀解說而反障。至於文集詩賦。釋史積案堆几。已可厭矣。又其愚者。日讀爛惡之時文。而不衰焉。辭章為害。先生廓清之意深矣。朱子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

聖學太中

卷之七

李

三

偏廢。然後之讀書者。遊神身外。不無仰看鳥而錯應人。以其所學。橫據胸中。自焚其心。先生教之虛靜。使之靜時常覺。動時常定。以去其逐物之流。先生可謂立其大矣。自先儒立教。防學者入於虛無。但教之下學。俟其上達。而其後學者。以讀書明倫。人道盡矣。誠為不誤。至於性命。則多不復詳於身內。而先生本體之說。可使學者密於定性之功。先生之造就多矣。嘗有學者。心本開明。一經讀書。反致茫昧。蓋因無明師良友。即鹿無虞。入於荆棘。今



得先生良知之說。使無識之人。得以自定。不致震眩。又有從事解說。不肯立心。得先生之言。豁然有警。凡此皆先生之美。不可掩者也。至於聖人之學。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故以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五倫百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謂定理也。以其知來之神。識之於外。以其藏往之智。畜之於內。至其遇物斯應。則又以寂然不動之智。發爲感而遂通之神。此所以變化無端。而會其有極也。今先生單掃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如是則聖人所著六經之定理。皆屬無用。而師其不學之心。夫學者之害。莫大於師心自用。且不學之心。何可師也。動無據依。苟且成亂。上無禮。下無學。自此始矣。此先生之一失也。後世不幸去聖久遠。不知聖道爲何物。釋老行而聖學昧。自西晉以來。千年之久。賴程朱而天下之人。不敢加釋老於孔孟朱子之書。童而習之。凡一字一句之明。皆食其利。使聖學無朱子。則六經晦蝕。不啻洪荒。其廓清之功。真並神禹。而先生竟欲掃去之。謂道自茂叔明道而後。

言愈詳。道愈晦。此與斥吾之父母祖先何異。吾不忍聽也。先生宴門人百餘於碧霞池。酣歌擊鼓。投壺泛舟爲樂。作詩曰。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意欲痛掃先儒之傳註經書。彰明理學。卓吾之弊。有自來矣。夫考亭既不可謂之影響。而三代以下。唯漢俗爲淳龐。亦諸儒謹禮之效。漢史稱先儒談經。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後學者。畧知所歸。至今讀其儀禮註。至精約而不繁。不可謂支離。古人於先農先炊。每食必祭。康成獨不比於先炊乎。何羞之有。譬之晦菴。方聚一堂。學者使之誦讀不休。或亦稍苦。先生畧爲寬假。使之優游可也。乃遽爲之叱罵師長。放遣生徒。縱令自便。後之學者。遂敢悍然操戈於考亭。而以宴樂佚遊驕樂爲三樂。子瞻有云。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先生得無微有近乎。緒山錢子曰。師既沒。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省身克己之

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聖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嗚呼。此固非先生之慮所及也。然成弘之時。曾有此習乎。則綸音所謂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亦有其因而楊一清張孚敬兩公所奏。王守仁喜談新學。不可入閣。止可作兵部尙書。亦未爲忌功也。且文辭以行遠也。聖人之教。行千萬里而重譯可通。歷千萬年而謨訓不誤。唯文而已。唯其文之

性理本中

卷之七

李

談淫邪遁者。然後從而去之。今先生不欲學者。學文。凡四書所謂博學於文者。皆不以爲六經載道之文。則庸下之質。不事詩書。唯事嬉戲。高明之質。唯求本體。竟歸禪宗。唯有志利祿者。然後不得已而俯首六經焉。夫舉天下高明之人。可與言道者。先阻絕其讀書之路。而又指利祿之夫。以爲讀書之戒。讀書何得不廢。此先生之二失也。又釋氏爲西國之教。本與聖學相去萬里。而先生講學之語。每雜出焉。如大乘上根聖胎聖果不着相之說。在

塵而見。而龍溪則竟以佛與羅漢第一妙覺之說。繼之年譜之中。開卷僧來。又記異人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先生終身似佩此語。夫禪之與儒。果若是其無別乎。此先生之三失也。又聖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只是不肯行詐。天下之人。望以爲北辰之居所。而先生以講學之儒。不憚爲反覆之言。於答陽之位。後學乃薄宋儒之無事功。而謂先生爲有用之學。功利之說。始行。夫季路惜其一言。以要小邪射。先生獨不惜乎。

性理本中

卷之七

李

此先生之四失也。又先生之言心。謂其靜也。常覺其動也。常定。其言本是。而卽繼之曰。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則謬矣。常覺常定。祇是敬以直內之功。與集義各不相蒙。義雖出於吾性。必施之於物而宜。方可謂之義。故曰義者宜也。義以方外。今如告子之說。則義全在外。如先生之說。則義全在內。又與事物無干。皆非也。今行一禮於人。送一幣帛。本微物也。而行之不宜。心中不安。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外邊件件行得安穩。積年積月。曾無錯誤。

胸中自然浩浩落落。此心不動。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聚數十年所行之義。而生此氣也。今先生不知此義。只要在我常覺常定。便是集義。所以說事物之理。不消講究。徒義之謂何。夫告子以義在外。故不求於心。先生以義不在外物。故外物不知。亦不求於心。告子以言在外。故不求於心。先生以文辭爲末。又學不宜在知解用功。故亦不求於心。其去幾何。此先生之五失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性理本中

卷之七

李

三

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何嘗以識神爲性體。而先生謂宋儒誤認識神爲性體。吾儒進學。全賴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易之爲書。重贊神之爲妙。何嘗惡識神。唯釋氏惡之。欲滅識神。先生乃祖此說。此先生之六失也。朱子曰。讀書當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若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况又義理窒礙。

有所不可行者乎。今先生正犯此病。凡涉經書之言。皆以致良知三字驅率之。且儒者之學。全重變化。先生欲以一良知貫穿萬物。執一不變。此先生之七失也。儒者之學。少異於壯壯異於老。故必循序漸進。先生見畧說階級。便謂未瑩。必須直指人心。故年少之人。一講良知。便都無事。此先生之八失也。至於嘆王通續經爲良工。心苦象山爲孟子以後一人。孔子九千鑑。堯舜萬鑑等語。則尙論古人。全未分曉。此先生之九失也。心之所向爲志。心

性理本中

卷之七

李

三

之所得爲德。見諸踐履爲行。知先行後。知行並重。五經四子。莫不皆然。而先生必欲以一人盡變前聖之說。以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殊不知學問思辨之意。專欲致知。以免於誤行也。不然。弟子時便有諸事可行。何必以讀書識字爲行。以爲必如此說。方得喫緊。然則前聖分知行之教。皆爲寬解乎。吾聞教人者。專主發明前聖之言。未聞專反前聖之言。出新奇以爲教也。此先生之十失也。原先生之十失。皆在誤解格物致知一句。其解致

知日吾心之良知不待學而能於良所知之善惡無不誠好而誠惡之是謂致知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如是則竟以誠意爲致知非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也其解格物曰格者正也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是致知在正心卽上下文理已自不順至使大學一書不復有頭此則失之尤甚而更偏於象山者有志聖學者固不得不明辨於此而誤從入之途矣

讀朱子及陽明先生兩傳則學術之優劣固有易

性理大中

卷之七

李光

三

辨者一則自幼言規行矩親師好學而日進於高明一則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一則以文德顯而正而不謫一則以武功見而謫而不正一則得於乾之易知者多故其心明白而人易知一則得於坤之簡能者多故其事要約而人易從一則失於剛過剛過則阻故畧多亢氣一則失於陰過陰過則險故屢蹈危機其心之欲與萬物同體應時救世則一而陽明失於學之不講程子曰論學先要明理論治先要識體陽明於理

固已不欲明辨而信重於兵食治之體也聖人於兵食旣去之後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陽明之時兵精餉足有何不得已而顧先去信哉

或曰子疾陽明之反朱子而悉數其失抑又甚焉余曰不然湯之伐桀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之伐紂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論上下之分則君爲重奉上帝之命則君爲輕今之議前輩苟有一毫私意則訕侮之罪不可勝言若其奉若天道明其善去其非又何歉焉龜山上蔡皆朱子之前輩朱子盡講去其非而存其美此固孔氏之家法也

性理大中

卷之七

李

三

龍谿氏有言先師提致良知三字範圍三教之宗于聖至此逞不得一毫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據此言則孔子老子尙拜下風矣且謂聖人與佛老同而異於佛老者乃是異端則是先儒之闢佛老者乃異端矣顛覆陽明之典刑者龍谿也自龍谿有三教合一之說而陰詆程朱爲異端繼

此復有李贄作藏書分德行二儒以荀卿馬融等合之周濂溪程明道陸九淵楊簡謂之德業儒臣以范仲淹司馬光程頤朱熹真德秀等爲行業儒臣而其言曰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然則彼以伊川考亭皆無得於心之小人儒矣而馬融之德又安在也夫伊川考亭既不免於小人之詆於是以阮籍之負才放誕擬於泰伯之無得而稱以馮道之長樂癡頑進於孔

性理本中

卷之七

七

三百七

性理大中卷之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讀書法

撝謙曰生於盛世其時目見耳聞無非善俗然必讀書明理生於末世耳聞目見無非鄙惡不孝不弟無禮無義習與性成若認爲良知竟自行去爲害不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或者薄詩書惡聞見大愚之言也彼釋氏屏去四倫遠跡山野無學之說猶或可通今日與俗伍而不尚友古人知識何由高明行誼何由卓犖聖學精微何由仰窺世固有讀書濟惡者亦有傷寒食穀而死者然書與穀終不可廢也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的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

性理本中

卷之八

一

三百十一

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性理本中

卷之八

二

言字八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較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

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以此引博學之士。

性理本中

卷之八

三

言字五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數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龜山既受業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西山氏李郁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西山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西山之語學者。

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嘗驟進耳。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性理大全

卷之八

四

言

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性理大全

卷之八

五

言

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會着心記。當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

性理太中

卷之八

六

三百六

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質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答陳明仲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

視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

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个入處。○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共可

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

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

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七

三百六

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的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觀書當從分明。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得。○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



的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常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止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

性理太中

卷之八

八

九

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逐一覽無遺。○答陳庸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爲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聖人說的是。他曾經歷來。○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此兩句未見所出疑程子語秦漢以下。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或問讀書未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九

九

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要須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个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止熟讀正經。行性理大中

卷之八

十

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虺蹏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門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

要模寫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讀書先要熟。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玩味涵泳。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性理大中

卷之八

十一

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念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黃筆。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是要尋那精的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

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益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不知有四邊方有滋味。○讀書須是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主 言六六  
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唯會得聖賢語意不差。且是自已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答陳師德曰。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

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个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鶩。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个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的是。固善。若自得的非。却如何。不若且虛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主 言六六  
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楊謙曰。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不強求其得。義理浸浹之久。自覺有得。程子言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言非記問而得。默識心通。自得於已。兩自得。義各不同。皆有。所藥。孟子之言。戒夫欲速助長。迫切求得者。以爲但須深造。俟其自得。方有受用。此卽先難後獲之意。程子之言。戒夫徒聞於外。信耳任目。無得於心。

者以爲須實得於已。二者益相成焉。乃學者執程子之說。至於反碍孟子之說。蓋有二焉。陽明言楊墨佛老。彼有所自得。辭章記誦之學。楊墨佛老之不若。蘊生黃氏以爲楊子雲之擬易。王通之擬論語。靳靳焉如形之守影。反不如申韓之自得也。兩言者非不是也。然聞之聖達節。次守節。學至孔孟程朱。固爲自得矣。不及是者。則尊其所聞焉。雖不可謂之自得。而語言有所師承。不敢謬於聖人。猶比無德不敢作禮樂之意。固治世之謹行也。若以

生理太中

卷之八

十

言六

爲不必守聖人之語言。而出於楊墨申韓之自恣。以爲自得。則是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其害大矣。二子之說。固貴有所善用之也。其一則以學貴自得。不必從事詩書。直欲當下便是。謂之自得。又急欲求得。反謂自得。真是掘苗助長。反與深造之意相悖。所以聖賢之言。譬如百藥。無所不有。唯在善取。害寒病而取大黃。直自害耳。

又曰。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的。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淡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的好的看。非唯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思。便不定疊。○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細繹前日已讀的。○讀書

生理太中

卷之八

五

言六

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要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讀書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

是這邊讀。便搬出那邊用。○今人不於書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

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食俱廢。乃能驟進。上六語因嘆驟進二字最下得好。

出李郁

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碍不通處。方好較量。今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七

三

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方是語曰。執德不弘。易曰。寬以居之。聖人多說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體之。○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則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讀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如此豈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來讀。便先立个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七

三

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

性理太中

卷之八

太

三

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唯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與呂子約書曰。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覆通透。而復易一書。蓋不唯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

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爲聞見之知。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辭。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理義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性理太中

卷之八

太

三

○講習孔孟書。須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的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

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文義。隨文解看。○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性理大中 卷之八 主

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畜極則通。須是畜之極。則通。○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一般識的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

得他用心苦也。○觀書詩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艫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答呂子約書曰。大抵讀書。覺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嘗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試取語孟學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爲學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讀書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

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會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

性理大中

卷之八

三

孟子

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亂天常。○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 讀四書法

伊川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個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個人。便是不曾讀也。

性理大中

卷之八

三

孟子

大音沈子嘗言。未讀二南時。嘗恐面牆。今細讀一番。亦未見不面牆。揚謙曰。二南之詩。周時以化天下。鄉飲鄉射用之。燕飲用之。如今小學生上學。便讀大學一般。都是脩身齊家治國之理。若孔子生今時。須曰。人而不讀大學之書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人必不以爲疑。蓋二南有聲氣之和。大學得綱領之要。○爲周南召南爲字。朱註作學解。義包甚廣。後人謂二南之詩。伯魚豈所不知。夫子教以爲者。教以行耳。不知此等說話。未必不是伯魚。



始學如不學詩無以言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之類  
可見不必抗之使高鑿之使深兼之聖門原無詞  
章之學至後世始有徒讀書而不行者

又曰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為乃有益○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  
不同耳○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  
得長短輕重○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  
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或問且  
在聖大中

卷之八

主

三

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終是不浹洽耳○  
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只看語孟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橫渠張子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  
言互相發明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  
之微妙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  
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

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  
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  
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  
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  
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唯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  
學者尤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  
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  
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

在聖大中

卷之八

主

三

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  
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  
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  
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  
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  
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  
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  
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  
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

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太先其易者。而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遍。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答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較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淺笑。却誤人也。右一條與上熟讀精思。一段參看方盡其妙。○若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遠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處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各不相礙。○答張敬夫書曰。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頗狃。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勘。懷然度日。惟恐有息而失之也。○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聖賢一字一語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

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緩散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的却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條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的只如何。便自見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性理大全

卷之八

王

二四十六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 讀經法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

性理大全

卷之八

王

二四十六

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皆是人皆是。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程子。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裏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枝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曰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揭謙曰讀詩有數法一是逐句斷章解法如潛雖伏矣詩本憂亂子思便感發慎獨處此韓詩之學也一是每詩理會立言之意如孟子言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又言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此今日晦菴之詩學也一是合一國一代而觀之以見其興亡隆替此古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法如季札歷論周樂是也不知觀風則授之以政不達不知斷章則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知以意逆志則不能尚友

矣

問堯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嘗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

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朱子曰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會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書鄭箋不識經大指故多隨句解○學者於言上會得淺於象上會得深○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詒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者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答林德久曰向在

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答江元適曰。齋記言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性理大中 卷之八 三百七十一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又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揭謙曰。論語說个中字。易言時中。○易如太虛。爲飛魚躍。川流澤淳。草木喬。皆陰陽之所有。而不可辭也。鑑設於此。物六象亦大。物小象亦小。夫焉有所倚。○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程子之易以動尚變之道也。朱子之易以卜筮尚占之道也。

朱子曰。書中諸語多難解處。想是當初俗語。所以而今解不得。不然是當初聖人告臣民之語。教人如何性理大中 卷之八 三百七十五

曉得。弟子讀尚書。予問之。有所得否。有所疑否。曰。無所得。亦無所疑。今只依文解義。揭謙曰。讀二典。須看堯舜德性何如。修身理家何如。經天何如。治地何如。化人何如。制度禮樂何如。堯舜意思氣象何如。真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方是會讀書。若只依文解義。如何會得悅樂。○聖人微言。多在禮記。如樂記內。則閒傳等篇。直多是聖人親筆。其餘大都游夏諸子遺言。斷非漢儒可及也。唯有一二訛

言如夢帝九齡周公踐祚之類一二謬言如義道以霸至弟近霸之類當是傳久訛入以此槩疑戴記非知言者也○儒行經解諸篇實大疵

伊川程子曰看春秋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僞○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朱子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三百十二

大綱皆通但未知會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莫立課程

揭謙曰文定春秋解始初用意太深又遼程說不免多鑿如夏時冠周月去秋冬二時等是也後半漸漸純粹亦有大義乖者如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是也亦有前後遺忘相異者如猶三望是也春

秋以天自處直是道得著若不是以天自處如何敢黜陟天王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所以撰春秋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橫渠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惜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三百十三

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徂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答張敬夫書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唯屋下架屋說得義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文作兩樣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

漢儒可爲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馮謙曰。此卽橫渠謂中庸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之意。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三

又曰。讀書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個字在。方好。○聖經字若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如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

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

### 讀史法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的。

馮謙曰。凡史所載。多是興亡治亂之跡。其所以成

性理太中

卷之八

三

三

敗。則在人神明之間。非史可盡。天下決無幸而成者。不幸而敗者。比如吳爲三師。以肆楚。楚罷于奔命。予嘗見近人用兵。分四五師。更番擾敵。敵人只用數十騎敗之。絕不罷困。韓信背水致勝。予嘗見近人背水見敵。兵方至。皆相率投水而死。非其謀之不善也。神明不存焉。推此可以盡萬端矣。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亦是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大學中庸。便去看史。胸中無个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性理太中

卷之八

四

三百四十一

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卻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足。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馮謙曰。左傳是前古遺音。當諷讀。餘史或精力不及。只熟玩綱目可耳。宋以下却未有統會。須得一人料理。

又曰。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

祖起沛公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子曰。閱史必且留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 論始學

性理太中

卷之八

四

三百四十二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起。不易此言。○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  
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  
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  
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  
孰從。雖日捷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  
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明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  
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  
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  
性理大中 卷之八 聖  
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伊教人  
未見意趣。必不樂去聲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  
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  
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  
歌之。似當有助。○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  
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  
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馮謙按。今邪說誣民。初學不與之說。待其陷溺而

救之則晚矣。古今自是不同。  
橫渠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  
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游之樂耳。○教小  
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  
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  
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接所居而長。至  
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  
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  
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  
不去。隨所接所居而長。  
性理大中 卷之八 聖  
原明呂氏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  
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思叔張氏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  
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  
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  
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  
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答安仁吳生書曰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之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

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其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漸漸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個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獨將這個敬爲始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

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書不可破章又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

性理大中

卷之八

四六

三六十一

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大全載此段乃與魏元履之子應仲書也豈卽以此訓子乎○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雖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東萊呂氏曰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

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爲謙曰看先正許多典型說話初無直捷功夫只是循而行之久久自與於穆不已天道相近喜言

性理大中

卷之八

四七

三六十二

直捷不肯循序者多是半路收拾不耐煩耳予嘗以爲朱子之學雖重致知然必自小循習行來有得方能言王氏之學雖重力行然不必真積力久只看一部陽明文集便可矢口談道矣所以流弊無窮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

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姪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齊許子曰。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

性理太中

卷之八

聖人

三百四十七

辨其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典。嗣千文。李翰蒙求。開其先。誦讀雖易。而竟何用。士大夫之家。頗知其無用。而欲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

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摭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揭謙曰。今人見說小學。便忽而不問。不知一生之始。屬元。成人以後屬亨。中年以後屬利。老而考終。屬貞。乾元統天。莫大於小學也。無元則一生之事皆小矣。○易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蓋初陽方長。交游羗雜。則一生人品壞矣。末世年未成人。父兄

性理太中

卷之八

聖人

三百四十八

便使廣交幼少之人。何知善惡。驕淫謹讓。相習成風。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二十以內。不失赤子之心。則一生大抵無失矣。誠一無偽是也。朱註行有常。言有實。可謂六字經。○少年不學古而專事浮華。以取名利。則性情日汎濫矣。好學之人。雖失不遠。○凡人之學。非至不惑之年。未有不以先入之言為主。若不讀書。而專以世俗之言行。決於心耳。則自成一俗人矣。即書中唯有三代聖賢言行。莫非天理。若不讀五經四書。而先取後世子史之文。

讀之。則機詐權謀。與夫放蕩詖淫之說。決於心耳。不覺自入於機詐詖淫之中矣。既已先入於胸中。則必反以四書爲迂闊。而心術乃不可救。所以自少必須養以經學。使之出口入耳。經目薰心。莫非天理。待天理爛熟。而後可以馭子史。應俗人矣。

性理大中

卷之八

李



性理大中卷之九

錢塘應鵠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論志學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學者爲氣所勝。性理大中 卷之九 習所奪。只可責志。

橫渠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唯患學者不能堅勇。○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五峯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



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尙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備歟。

朱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衺同枉過一世。○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饒批退。自己不願要。○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

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三

三百六

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个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个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個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學議論好處。又舉士尙志。何謂

性理大中

卷之九

四

三

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歛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其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山。哀哉。

揭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溉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

只成得十五時之志。今人初學。志在名利。下此一種。雖終身學問。只培得此種。反長他許多機巧變詐。遂使人謂讀書無益。而有損。殊不知只初時種下差了。又有一樣人。始亦有志。下種本好。中間被螟蟲食了心去。終日培植。亦無收成。故學必以志善爲種。慎獨爲根。擇友爲除螟。而後加灌溉培養焉。○醫家言腎藏志。須是有精力之人。方立得志起。所以多欲之人。必無志。欲立志。須是寡欲明理。

論進學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五

三

程子明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凡志於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心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驟哉。○君子之學。必日新。



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二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明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莫不瀾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七

三

於如此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徒誦其文。過自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荀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伊憊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伊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橫渠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莫弘。鄉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

聖人也

揭謙曰。有所不知。自是合問。以問人有不若人之耻。固不可以問人。而斬勝於人。亦不可。總是學問之際。較勝爲害大矣。張子此言。是教粗學耳。

又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意。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聲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所以進也。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七

三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或問。陳水司馬氏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

快活。○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果子。到識滋味了。自住不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教一個間斷。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人

三

揭謙曰。天地之化。斷則重起。所以要積。積必須久久。必須有常。有常必須不緩不急。循序漸進。如此方能自強不息。悠久無疆。學者之進學養德教化。治化莫不由此。

又曰。當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學者做工夫。常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方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

○今人做工夫。皆是要等待。如此何緣長進。○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工夫。如何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煖熟。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亦如此。若只遇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問理有未窮。且須持敬否。曰。持敬便只管。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九

三

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不得的事。○問學者曰。公今在此主靜。在此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主靜。便是窮理。只有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的時。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十

三

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的時節少。若是真做工夫的人。他自無閒功夫。說閒話。問閒事。

問朱子如何將主靜窮理對說。僞謙曰。主靜是未發。謂其無思也。窮理是已發。謂其致思也。學者無思時。須主靜而存心。致思時。須窮理而不妄動。不言靜坐而言主靜。所以別於閒坐也。後學不知。則有妄議爲兩截用功者。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

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象山先生嘗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曰。年亦未在。答曰。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十一

五

東萊呂氏曰。凡勸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勸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奮發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論爲學之要

程子。二曰學。始於不欺閒室。○明知性善。以忠信爲

本此先立其大者。伊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故也。明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一。汎濫無功。伊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困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論學便要明理。論治須要識體。明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伊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主

三百五十一

揭謙曰。變化氣質。不過歸於中和。又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返約窮源。勇於改作。持不逮之知。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剝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也。伊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主

三百五十一

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個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在理太中。卷之九。五。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書曰。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

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的事。不是說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己是合當誠實。○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辭應。分却向裏功夫。○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只是這個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的。便做將去。不當做的。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

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度周卿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未必能通而不誤乎。○答胡寬夫書曰。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的言語。暗中想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七

三百七

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况廢却自家合做的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如灑掃小室。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緩散時。但纔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七

三百七

心者。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與呂子約曰。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三

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無實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聞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答陳廉夫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儉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个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惡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真能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十九

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惡而不暇焉。○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辭。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三

言

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去。看文字。○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做主。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

這事便無人做主。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當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個事。今人多先安一個敬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揭謙曰。此段話極似多頭。只看歸宿幾句。仍自一線。蓋世有致知力行。而內無涵養者。有涵養而不致知者。有致知而不力行者。有涵養於內。而畧於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三

言

孝友。親睦之行者。所以文公夾說。以防偏廢。爲陽明之學者。最不喜此等說。不知先儒救世苦心。一言皆藥。一病。或以爲致良知。則涵養在此矣。致知在此矣。力行在此矣。何用分爲然。陽明致良知。只當得文公提起此心。心便自明之說。亦未能通天下之理。故須窮理以充廣此知。既未能通天下之理。則亦安能踐天下之理。故又須力行以實踐其知。雖自一貫。然一節自有一節工夫。所謂至賾而不可亂。到得從心不踰。方可渾爲一德。



又曰。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自家去從師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要人說道好。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人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的。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的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終無所得。要之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三

三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兼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困窮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

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錄。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有何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三

三

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佻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胃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賢教人。決不若是。

爲謙曰。觀勉齋此說。則徒事講論辨析之害。當日已見。乃朱子所以不得不導之以講論辨析而又深懼其徒講論辨析者意亦可知矣。深衣之托獨在勉齋有以夫。

又曰。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三百五十一

我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个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

西山真氏曰。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以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

然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醇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三百五十二

雙峯饒氏曰。學者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守。魯齋許子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雖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更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於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

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吹若滄。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此。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子本

言主

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

揭謙曰。爲學之要在於明理。而實踐之。在心曰德。宜脩。在口曰言。宜謹。在身曰行。宜勵。在物曰事宜。當得師得友。習而安焉。學有不成者寡矣。不擇師。不擇友。汎而交焉。學有成者寡矣。○弟子問曰。人之有志於學。每有異說。以淆其心志。習聞之。遂不覺受其簧鼓。必何如斯。可知言。不至受蔽。卽正學之中。亦有殊途。不知若者可從。若者可去。願師明

教之曰。今世俗之說。不過數端。其一曰。人生惟利是從。爲善而不利。何苦爲之。吾謂不然。羔之跪乳。鴈之序飛。豈爲利哉。性固然也。鳥獸猶不以利故滅性。可以人而不如禽乎。世之求利而不利者衆矣。君子以爲不知命也。善吾之性也。時而不利。天之命也。其一曰。人生安樂。不知其他。夫求安者人之所性。豈有不求安樂之理。然君子所以寧勤而惡安。堅忍而不思樂者。畏其有醜毒。至美之物。謂有毒焉。必不食之矣。然非真能致知。終未知安其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子本

言主

所宜安。樂其所宜樂。而明醜毒之所在也。此兩者不肖之說也。又有托爲孝親之說者曰。人子當速求富貴。以悅其親。此又不然。吾之富貴。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吾親之富貴。亦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其間遲早。刻不可移。試觀數十年間。朝榮暮落。身戮家覆。比比而是。豈非妄受爵祿。以此乎。則自始進以至歸老。何日可不深謀自立。以貽吾親家門之憂者也。又有苟且舉業。以求欲速者之說曰。勦襲時文。乃爲妙訣。其陋起於一二初學之士。

不能脩辭。出自機杼。則遭有司之塗抹。偶行勦說。則幸遇圈點。遂以爲抄白之妙。至於如此。彼此相扇。不能自固。誠可嗤笑。且無論古之君子。卽近世成大名。取富貴者。有何人單抄時文者哉。故脩辭必立誠。居業必有實學。進可以見之施行。退亦不爲章句腐儒以終世。此要圖也。此四者。今日俗論之宜察者也。至於高才之士。又有數弊。其一則慕司馬子長駿雄弘辨之風。至於偏激感憤。其一則慕莊周齊死生高任達之風。至於放蕩虛無。其一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則慕太白之脫巾狂飲。其一則慕子瞻之追隨僧妓。其一則談兵說劍。爲橫渠之少學。無良馬之追風。而有其蹄齧。皆非所以厚風俗。享福祉者也。夫士幸而出於世俗。進才士而上之。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而又有殊途。苟誤趨焉。其害或有過於不學者也。其一者直指人心。深惡窮理。其弊偏於空寂。闇而不明。其一者直指人心。脫畧行履。其弊漸於利欲。猶謂得道。其一者喜談事功。不耐近小。不知聖賢之道。宜藏宜發。不大不小。隨時制宜。其一

惡標道學之名。與時浮沉。無以化物。亦難成已。其一溺於辭章。顧筌失魚。轉說轉支。曾無實得。其一輕忽小學。基址不立。徒有高譚。肆而不敬。其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敷施本末。一事不精。其一博躐大槩。章句訓詁。全無條序。審理不詳。其一研磨字句。宏綱大要。棄而不問。其一侃侃多言。好相辨論。靜中反已。曾未安穩。凡斯十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學。而自畫不前。與中道游移。廢業失志者。不與焉。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論爲學之方

此稍開廣。然亦多爲學之要。前目收未盡者。卽入於此。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於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三

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明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又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則自有所至矣。○須是合內外之道。一

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敬是涵養一事。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二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大凡學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三

矣。○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

則人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寇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夭之理。皆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天資美不足爲功。唯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三百

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學問者。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解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多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醉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心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卽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進。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逾遠。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

三百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之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間道。故應如此。由此觀之。學而不間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爲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與不中。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筴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盡其妙。則非習不能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向。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足兵與信。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遲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錯之義。於是又得舜湯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意味深長。踐

徑不差若槩以理之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及也。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又着个物事去救他。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的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的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

性理大中

卷之九

手

三百五

不消得費力。○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便忘了。若熟時。便不相妨礙。○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答王晉輔曰。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要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穢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

性理大中

卷之九

手

三百六

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答黃子耕曰。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答陳正已曰。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出來者。真不妄也。○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



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个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的。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三十七

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會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己私見。有似个稱禪。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不如稗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唯有一个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貼。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源。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未熟之間。○譬如寶藏一般。其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或亦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皆有意脉。今人多見得一邊。便

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橫渠曰。未能立心。思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的。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在學太中。

卷之九

聖

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個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个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個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個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觀算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豆是付與有司做的。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

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會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个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鄒子。蓋是我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

性理太中

卷之九

聖

三百

人善心。故勸人讀之。○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不緊要。的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退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修治身心。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是尋个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可

性理太中

卷之九

聖

三百

以趨曦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個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遊遊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兩節。曰。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擴充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性理大中  
卷之九  
聖  
三

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自古無不曉事情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个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性理大中  
卷之九  
聖  
三

若只守个些子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个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得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幸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裏面。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於已分上。不會見得。泛而觀萬事。固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學末

三

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揭諫曰。此一役是說與有本領人語。若自覺力量未克。或未有明師前導。且須理會切者大者。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曰。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詩書。自有个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潦

性理太中

卷之九

學末

三

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會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个貫通處。○只去想像个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

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的要的要的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揭謙曰凡事雖揀不得然亦有先後如同是幾部書必以切要者先讀同是幾件事必以切要者先應

性理太中

卷之九

聖人

三百五十一

或云無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慎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慎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自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

性理太中

卷之九

聖人

三百五十二

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慎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說盡精微極高明又說道中庸溫故又說知新敦厚又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却便宜多的占了無道問學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自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

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個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的放在一邊。粗的放在一方。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個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不可恁地空說。如做器具。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揭謙曰。此徧於尊德性。是就本分自守人說。若近世徧於尊德性。而廢學問者。則專以能應事爲長。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五十

三百六

只是將後世許多智力權詐。都認做天理。所以誤了。善道問學者。則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行。爛熟於心。隨心所發。不越於五德之性。此方是尊德性也。若只尊一個虛靈之覺性。而背於仁義。何以謂之德性。

南軒張氏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

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

性理本中

卷之九

五十一

三百六

積日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循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

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性理太中

卷之九

五

三

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魯齊許子曰。汲汲焉無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首四句出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

敬軒薛氏曰。積累之力。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馮謙曰。世之論者。有以人之爲學。不在窮經而在卽事。夫所貴乎窮經者。以末俗人心澆惡。故使之

日漸漬聖人之言。以洗濯其心。又使之法聖人之制事。而不敢妄爲。今若徒驅之卽事。則農工商賈皆卽事也。何貴乎士哉。○問。返觀習靜。滅諸嗜好。然後學可乎。曰。人之嗜好。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可有滅者也。第君子用之於善。小人用之於惡。嗜好深者。爲善有力。爲惡亦有力。嗜好淺者。爲惡無力。爲善亦無力。故聖人不絕其嗜好。爲之範圍而移用之。入此則出彼矣。若謂本性之中。無善無惡。色既真空。德亦何有。究其大弊。厥有數端。幼少之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五

三

人嗜欲方盛。語以性命。絕不相領。使之無學。亦頗樂從。濶遠詩書。易歸淫妄。教以靜坐。徒益昏愚。驅之卽事。習於浮動。其害一也。又幼少之人。如春陽始升。遽加寂滅氣。已向消。不復發榮。其害二也。壯長之人。外誘極多。畧知一二。妄謂性命指趣。原自無多。一朝廓然。便成聖證。恣放優游。皆爲妙達。嗟彼矻矻。徒自拙愚。決裂名檢。廢弛事要。其害三也。血氣消滅。回心向內。遂厭詩書。但求屏潔。萬物之情。曾未通類。執其偏見。信心自用。其害四也。故聖



人之教於嗜欲方盛之時日以詩書誘之博文輔以師友納之禮法不使有暇及於他端及其嗜欲將淡則已學成業廣周知萬物因其動而動之因其靜而靜之此順性命之理也曰有學而彌惡者若何曰日習於燕朋棄四子之書而旁鶩博綜厭聞中庸之說學以求利君子不與之言學也○今之學者類有數蔽朱子傳經百世之文德也王氏破賊一時之武功也今以一時之武功則謂之有用道學而四五百年衣被天下之澤則忘之且以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五

三

好著書務外而不著已近裏之罪罪之此何異見禹之八年三過而責其不抱子弄孫也其蔽一也詩曰詢於芻蕘今或謂愚夫之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此意非不美矣而至於聖人之宏綱大要布在經書古人之嘉言懿行昭於史冊則以爲紙上語不必窮研本末倒置首尾衡決其蔽二也讀書者貴得聖人之意聖人作文不似後人草率肚撰逐字皆有精義故朱子嘗嘆漢儒只詁字句不解大旨使人得熟玩本文之外今大率以已意武斷而

輕薄訓詁且曰不得在言語着解其蔽三也讀一部書求所重而略其餘章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句至於終身學問行事大抵草率其究也則使重者皆誤不知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小藏於大大藏於小內皆成物外皆成已豈容揀擇所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簡略其蔽四也○學問之事以虛爲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今學者於所不知皆以爲不必知空踈自滿其蔽有所由來矣○明於外而闇於內固非學也棄論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五

三

語之文行忠信而別求之於虛無亦非學也

知行

摛謙曰凡人自有生以後識父識母卽是學知手持足步卽是學行學無先於此者朱子言學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此言已在稍知學之後

程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須是識在所行之前譬如行路須是光照○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

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脗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性理大中

卷之九

五十六

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中庸說學

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稍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圖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

卷之九

五十七

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緩。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

生理本中 卷之九 辛 三

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幸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甚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

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鑒。實行而已。○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便是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答方賓王曰。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的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

生理本中 卷之九 辛 三

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

南軒張氏曰。吳勝叔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像。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

猶不知不行也。

揭謙曰。今之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不行不可謂知。不知不可謂行。此但欲立說加緊。而殊亂其實。世自有知而不能行者。自有行而不能知者。不知謂之不知。不行謂之不行。何必如此。紊亂名實。如中和兩端。不中不可謂和。不和不可謂中。此雖兩而實一也。知行兩端。則非此例。何也。知屬智。行屬勇。智而不勇。如病者之不能步。但可謂之不能行。不可謂之不能知也。勇而不智。如赤子之匍匐入

性理太中

卷之九

李

三百七

井。但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行也。今日不智。不可謂勇。不勇不可謂智。則夫人而知其謬矣。爲知行之說者。何以異此。故知行兩端。必以交致爲合一。但致一端。此執一而非合一也。蓋天下之理。有知方能行者。有行處自知者。不可槩論。而天下之人。有知不偏。而但須致力於行者。有行甚果。而但須致力於知者。不可槩教。執一以語之。鮮有不誤也。○知者由外而入。取外物而藏之。吾心約萬以歸於一。故易以乾之知爲德行者。自內而出。從吾

心而發之。百行推一。以至於萬。故易以坤之能爲衆合之。皆善分之。皆病也。天地人物者。致知之四大節也。視聽言動者。力行之四大要也。知行先後。前古聖賢皆謂知先行後。猶言陽先陰後。其實陰陽無始。知行無端。○中庸以知先仁勇。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理。只是懼人妄行。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意可見矣。譬之行路。識塗徑是知。動足舉步是行。近陽明王氏以爲志在行路。卽是行也。行在知先。要之人如何肯志在行路。豈不知路之可行。而後志之乎。○飛蛾赴火。行而不知也。猩猩嗜酒。知而不行也。

性理太中

卷之九

李

三百八

致知

程朱格物解見或問者此不具載載余校定古本大學解中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伊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

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幸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於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王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伊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伊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

性理太中

卷之九

李

三百七十一

父子間皆是理。○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

性理太中

卷之九

李

三百七十二

譬而壞。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樸。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釐。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問

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個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个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的都是事物只逐段窮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方賓王問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

性理大中

卷之九

李四

三百七十一

外物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僞謙曰觀此則陽明之學宋前已有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

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久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曰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未嘗隨事以觀理故

性理大中

卷之九

李五

三百七十二

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始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不可只窺得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的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的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

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無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一已見得真實如此○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性理太中  
卷之九  
李本  
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以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茫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塗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古人所謂格物致知不過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

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項平父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俱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物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格物。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 力行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明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

性理大中

卷之九

本

三

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懸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邈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已切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張子曰。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

病長在。意思醒。無由作事。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个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但將誠意吟詠一餉。或掇拾語言。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

性理大中

卷之九

本

三

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書有合講處。有不合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个無形無狀。去何處証驗。只去切身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主一便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揭諫曰。行有二。一日德。在內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一日行。在外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是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在人倫者也。忠孝廉潔。此在自處者也。實須致力。聖門所謂躬行君子。所以自立者。全在乎此。若於大節大行。干犯刑憲之事。一味苟且。則無從言學問之

生理太中

卷之九

七

三十四

事矣。○先儒說真知自然能行。此亦只得五分話。世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如病問人。非不真知飯之美。然嚙不下。如病足人。非不真知步之適。然行不得。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他實有力能行。此非知見所及也。如禘禮九獻。大餐之禮。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必強有力者方能行。此非孟浪之人。一朝頓悟。便當下能之也。故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正謂此也。又用心太過。則心精不足。每行之無力。所以致知

之後。尤須完養堅固。方爲乾坤合德。○力行之始。如小兒初步。必須倚仗牆壁。雖大聖大賢之質。苟日置於溫聲美色邪欲之中。歲漸月磨。不能無壞。所以要豫遠不敬。必嚴師益友。夾輔身心。養得神明堅定。然後能化物而不化於物。如一陽之生。遽浸以寒氣。必然消殞。必待三陽內足。然後驅陰而起。非一朝一夕之力也。若日力行在已。雖不善人。何損於我。必無此理。

求師

生理太中

卷之九

七

三十五

揭諫曰。學而無師。與得師而學。其難易相去百倍。故學不可不求師。

程子伊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子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

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者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能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七

言

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利祿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未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日師曰弟子者。則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爲之屢嘆。唯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性理太中

卷之九

七

言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議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撫謙曰。學道之士。急於擇師。猶建功之臣。急於擇主。勝廣之臣。楊墨之徒。始於一誤耳。可不慎哉。○古之委贄者。必習其人。審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之。則信之篤。聽之專。終身以爲主矣。故能學無

二是而化被天下也。○進學勤敏。夙夜不倦。處心希靜。歷載不遷。然後可以收師之益。

性理大中卷之九終

性理大中

卷之九

七十四

五十三



性理大中卷之十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性所謂德性  
唯人所獨

明道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理亦如此。

撝謙曰。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二語出左傳。劉康公極分明。疑此是前聖之言。康公述之耳。湯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字即

性理大中

卷之十

一

五十四

中德之在內者。知此旨。其來遠矣。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撝謙曰。惡只可謂所稟之偏。不可謂之人性。蓋人性者。中氣未發之名也。惡不謂之人性。即惡不可謂之中。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爲謙曰。此段分明。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爲謙曰。天地一氣流行。化生萬物。其中者爲人性。偏者爲物性。中之偏。爲人近物之性。受中受偏。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二

言十

一齊賦來。其先後甚微。以水喻性。天命之性。正是太玄無味之初。如雪雨之味。因地變味。則如氣質之兼有善惡。至流而被污。則是在繼善之後。所爲習染。今以水流被污。喻性之有惡。并謂濁者不可不謂水。其說未盡。○水出地中。其無味之味。寓於因地之味。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怠緩。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

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爲謙曰。二程子語錄。明道在時。大抵不別。唯劉質夫所記。皆明道語。餘者雜記。一二伊川壽考語錄。爲多。今性理大方。一切合之。以二先生之道同也。然言性處。微有所異。如明道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二句截然了當。及觀呂與叔記。二先生語。有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牛則爲牛之性。此所謂率性。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三

言十

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則與此二語。若不相似。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子思恐人趨於偏。故作中庸示人。謂人之性中。率之可以爲道。萬世通行。若禽獸之性。只因偏了。便行不去。爲人所治。此是作中庸本旨。斷不可兼人物言也。李端伯記。二先生語曰。天地之間。非獨人爲最靈。自家心卽鳥獸草木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觀此一。段。可見與叔所記。非定說也。觀明道此段。

語與答子厚定性書皆不以爲性卽是理但分晰未明只以惡喻流入水中之泥沙解相近之氣稟則在氣稟之內已不全善在氣稟之外又屬何物故伊川斷然歸之理曰性卽理也夫凡民氣質未生理於何奇氣質既生理已玷闕天人相賦之際不無更有毫釐之差矣○先儒多不知善惡之所由來善者由人性得氣之中惡者只是過中而不肯返耳如飲食以禦飢渴是人性過飽則害生又過而求美則貪而入於惡又過而致師訟惡之甚甚矣男女之和生子者是人性過則淫而入於惡過極而亂惡之甚矣凡此多由習之惡有始生聞聲而可知其惡者亦是過中之氣耳如過剛過柔皆是也凡善之過極卽是惡如好生之過而放毒獸戒淫之過而絕父子皆非人性也以皆非中也○觀二先生語錄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又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此二段已似分理氣不知性卽理之說明道晚年已同之耶抑創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四

五

自伊川始也。性卽氣一段遺書亦在端伯所記二先生語中近思錄竟歸之明道朱子傳也。

伊川程子曰性卽是理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摛謙曰天命之性是民受天地之中氣以其靜而未發則謂之性卽中庸所謂德性也仁義禮智之理卽中氣所具之德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凡伊川與朱子所言之性皆只就性之德上說不兼氣說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性仍屬物則方是理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五

五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摛謙曰按五性之說見於白虎通曰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不惑見微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其說必有所傳矣

故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人之得性者有三等。上知下愚中人。其實不啻有萬等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伊川所論。蓋本此。○何以知經之言性。非指理也。性與情爲體用者也。性靜而情動。猶夜靜而晝動。未有夜屬理。而晝屬氣也。理在性中。謂之仁義禮智。其發而爲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情。仍謂之仁義禮智。故理無動靜。無未發已發者也。凡中庸所謂未發。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皆指氣而言。

性理大全

卷之十

六

三十三

又曰。孟子言性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伊川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問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

揭謙曰。性只是中。而受中有厚薄。然亦相近。非天命之性爲理。而又有相近之性爲氣質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揭謙曰。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今張子言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是不以踐形爲貴。而以踐形爲說矣。不知民受天地之中。亦形

而後有也。

性理大全

卷之十

七

三十四

朱子曰。性所謂善者。無惡之名。○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个虛空的性。後方旋生出四者來。不然。亦說性是一个虛空的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

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方所形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個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九  
揭謙曰。凡朱子所謂性之體。皆作性之德看。自分。明。若性之體。只是中氣。一氣變化。又有中精中氣

之別。○所謂佛老之言。乃是儒之入於佛老者。若佛老之說。則未嘗言性中有仁義禮智。

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朱子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個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還是實有這個道理。還是無這個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

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

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九  
○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有

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常以爲靜者。性之真也。

揭謙曰。數段分晰甚明。人性之所以貴於天地者。以有仁義禮智之德。故論語所言。唯舉仁義禮智之理而已。今所言性非理者。是原其載理之質。若舍理而言氣。則是養生家之說。而非立人極之本旨矣。

按朱子大全論定後。所記與胡廣仲論性曰。當時酬對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

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

爲謙按朱子此一條。以性之分爲靜而未感。其蘊爲五性。此較分明矣。不若竟言心之體爲性。靜而未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信則尤明白耳。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十

又曰。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是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之爲理。不離氣而爲言。不雜氣而爲言。只就氣上指出理。

爲謙曰。皆是祖伊川性即理也之說。陽明不喜考亭。至言性亦曰性之體。即是天理。蓋性至難言。見得已性分明。天地萬物之性。一以貫之矣。

又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故有善而無惡。

爲謙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獨不曰理亦不用事乎。未發只是渾然一氣。亦是渾然一理。若以未發爲理。已發爲氣。失之遠矣。○未發只是未過中。故無惡。孟子指發之初念言性善。亦只是未過中。故無惡。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有生下來善的。有生下來惡的。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十

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的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向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而止矣。

摛謙曰。此段示學者用功切要之處。然要知天命之德性。亦是氣稟所具。只是氣稟有偏。方爲害。不可但謂氣稟害事。○人之氣質。不唯因於天時。亦且因乎地氣。予向與陳子際叔論之。際叔諱廷其。會錢塘人。

來書曰。頃聞受中之旨。微言蘊蘊。至四海準性。高

明微有異同。臥思其理。亦頗有可辨者。教以函夏所稟得氣最中。四裔荒遠。關於偏道。誠如台旨。是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主

習尚詭齊。非關厥性。伯益山經。自招播以下。方風不一。然未聞有屠母食子。如豺虎破鏡者。普天之下。具有秉彝。赤縣神州。豈其專篤。東西聖人。不言可知。況八條之法。可施朝鮮。居美之嘆。實出宜聖。聖人有作。誰曰不然。若夫懸表定中。此司徒之法。以便貢賦。攘彘舉號。此麟經之旨。以奉一王。俱非底允執之微。揆界生之本也。故劉康一言。特齊兩氣。子思首義。唯淪四情。達者論中。如是而已。執彼論此。恐難豁然。故以僕而論。習俗移人。非關戎翟。

人生而靜。何有夏彝。堂堂乎天。覆幬何憚。而拘遠

哉。必不然矣。蠡測之議。敢以再申。何如何如。摛謙

答之略曰。伏讀來章。文辨兼美。但弟此言。非敢苟

爾。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曰。天

地之性。人爲貴。蓋以萬物皆有性。唯民受天地之

中。是爲貴也。東方鱗蟲。龍爲長。南方羽蟲。鳳爲長。

西方毛蟲。麟爲長。北方介蟲。龜爲長。中央倮蟲。聖

人爲長。倮蟲雖皆中氣。不如聖人之最靈。故聖人

爲長也。然則人之性。靈而中也。明矣。聖人知人性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主

之中也。故味有五。而以稼穡作甘爲貴。音有五。而以宮爲主音。色有五。而以黃中爲美之至。方有五。而以中夏爲正。一切言行政教。皆以去偏就中爲善。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皆協中也。無如五方之民。各得中國之一偏。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先天之氣質既異。則其後所習之安居和味。利用備器。各有所安。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聖人居夷。亦難盡以中夏之法施之。去其太甚而已。遠至海外。奇肱反肘。兩面一臂。不可謂盡無則。

其氣質大異。其性視孔孟豈能無小闕哉。所謂習者。因性而加。非性所本無而能強之也。素者可染而黃。皂漆不可得而白也。故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記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此之謂也。然而性有萬等。何也。一方之中。又有五方。河魚不得明目。限於地也。一時之中。又有五令。釋稼不得育時。限於天也。父母之合。又有五性。燕雀不得生。鷦限於人也。上知之人。既知已性之中。又因其性之近中者。化而易之。不近中者。法而禁之。必不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古

三百五十一

中之下愚。進之寄棘之外。不與同中國。此天下之所以長治也。然則性有不可變乎。曰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苟非二者。易地而漸漬之。則化矣。東西聖人。本在九州之內。不聞四海之外。制禮作樂。允執其中。能如堯舜者也。佛教至自西竺。歷代奉以爲聖。然其偏亦可見矣。箕子八條之法。朝鮮以治。未聞禮樂精微。與中國成均埒也。後世儒者謂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性相近。遂以此疑孟子之言。是知性之善而不知受善之有差等也。盡

性者盡其變也。類族辨物。聖人之教審異而致同。非謂人性皆齊也。今以性爲理。一入胎質。遂爲氣質之性。是天命之性。直是天下之虛理。豈得曰人性乎。敢以質之。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

揭謙曰。凡人之惡。皆是受氣之偏。不可謂天之所賦有善無惡。但不是天所賦之人性。

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五

三百五十二

不會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奏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

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諂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擦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拘。雖一句善言也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大本則一。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七

揭謙曰。此說氣稟甚備。其說聖凡得氣處甚是。然細詳之。只說聖凡之異處。是氣稟。不說聖凡之同處。亦是氣稟。則似聖人爲受中。凡民卽不受中。而其所謂大本者。不過如下文之所謂理。於天命賦物處未明。不知天以中氣生人。偏氣生物。中氣之中。又有中之中。中之偏。有中之中之偏。有中之偏之中。其氣萬變。則其得理之偏全。亦萬變。而所以得爲人。而異於物者。皆以受中故也。中無不善也。雖極惡之人。如越椒之生。而聲如豺狼者。無不受

中。不受中。則不得爲人矣。知此則凡謂性惡者。爲言中偏不成說話。

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蘇氏東坡。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個性是天生。性理太中

卷之十

七

自然的物。更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的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只

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的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爲謙曰五常之性其傳舊矣至程朱始發明精粹後學豈敢故相牴牾但所謂性只是理附在氣上之說未免毫釐千里之差是以不敢辭其僭妄一爲辨釋蓋馬性健牛性順健順本天地之理而不專屬之牛馬馬之所以健牛之所以順其得之於天地之氣者是其性也人備衆善其所以得衆善性理太中

卷之十

九

三

是受氣有異於物而得中者是其性也然則人性之善正以氣質而謂氣質害之可謂誤矣

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朱子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又曰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

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行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氣稟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則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又曰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九

六

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碍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爲謙曰受中者人性之同以上所論諸條乃同中之異皆性也皆氣質也二之則不是○性雖同中有異然當喜怒哀樂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此卽異中之同所謂性善者當察於此

○記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曰共正而曰各正此吾儒之言性所以爲同而異也後人惑於釋氏謂天下無不同之性誤矣○君子不言無情之性恐善惡之無別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之成性本在復前時至而動已屬於情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聖賢言性不同總皆一貫有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子

對命而言者命爲天所賦性爲人所受有對心而言者心是性之充周性是心之保合有對情而言者性是未發情是已發有對善而言者善卽性之流行性卽善之收斂有對習而言者性是孩提之初習是教養之後有指天命之本然而言者是五德之中氣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有兼人欲之雜而言者是耳欲聲目欲色四肢之欲安佚之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也知其一貫而各不相混性之說盡於此矣○問易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聖人以性對善可見性中無善曰聖人言立入之道曰仁與義以義對仁豈可言義中無仁

物性

所謂氣性人與物同德性亦出于氣而氣性不必有德也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朱子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又曰知寒煖饑饉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

朱子曰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得些

性理太中

卷之十

主

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草木都是得陰氣飛走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

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鳴之類是也。唯草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已行過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

圭

書

葉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雕鵠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鵲鷦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命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問。上世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程子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

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三王不及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纔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漸長。而數目漸減。不相害也。○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在聖人只有一個義。伊川曰。何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離不得。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

命○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在聖太中。卷之十。孟子。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的。則貴。稟得厚的。則富。稟得長的。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的。薄的。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的。所以又夭。

楊謙曰。此言夫子稟得薄的。低的。其說大誤。蓋聖

人皆得天地之中氣。堯舜正當中氣之升。夫子正當升極而降。所謂致至而反。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在衆人以爲命有榮枯。在聖人只知有性。聖人但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悅之。國之人悅之。天下之人悅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也。當富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五福也。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不能行。國之人不能行。天下之人不能行。動輒有阻。民不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貧也。當賤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諸禍也。在聖太中。卷之十。孟子。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行法以俟命。乃所以立命也。使道與時遠。而聖人略有求富貴之意。卽是不受命。非所以爲聖人。豈所性之外。又有低薄之氣。性卽是命。聖賢生於亂世。只是他性不肯從亂。寧可貧賤。問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則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則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朱子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  
何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  
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  
過此時。是他命好。不過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時  
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  
撞着。便是命。○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  
而為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

北溪陳氏曰。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  
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  
性理太中  
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  
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如  
何耳。○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  
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  
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  
豈人理也哉。○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

心無遠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  
隅。○問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  
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  
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  
止水。

揭謙曰。仁。人心也。生生仁也。若但言聖人之心。明  
鏡止水。則去釋氏不遠。當曰。聖人之心如日。

又曰。人心不得有所繫。○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  
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

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  
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  
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所繫  
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  
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  
如有惡以爲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  
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



張子曰。心統性情。○由知覺有心之名。○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時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虛心然後能盡心。○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唯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五行在人爲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天

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之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揭謙曰。五行唯心位乎上中。所以有君象。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朱子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揭謙曰。古聖人以爲心焉。得非心。但此中又有神明。神在此則明。不在此則不明。此爲明堂。乃布政之所也。

問程子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朱子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性理太中

卷之十

天

揭謙曰。觀程朱之論。言心之本體。無不善。發處有不善。夫心之體。性也。心之發。情也。則是性無不善。情有不善。然孟子言性善。皆驗於情之善。不言情有不善也。得無悖乎。曰。非悖也。孟子之言情善。謂德性發而爲道心。程朱之言情有不善。謂未發則聖凡皆中。已發則有中節不中節。○當中之氣。未發。是謂德性。當中之氣。已發。是謂道心。均氣也。有偏則謂之氣性。不謂之德性。猶之均氣也。有主則謂之志。無主則謂之氣。均人也。爲率則謂之將。爲

從則謂之卒。未嘗不合乎氣而爲言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是全論氣性。人心氣性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不悖乎德性。及其發而爲人心。則有中節不中節。遂分善惡。故曰人心唯危。

問心有善惡。朱子曰。心是動的事物。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記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

性理大中

卷之十

手

三

揭謙曰。若但論心。則聖人心善。惡人心不善。總論聖凡之心。則又有道心人心。道心全善。人心可流。而爲不善。論心統性情。則心之未發卽性。卽無不善。發而爲情。始見道心人心之別。道心發於德性。人心發於氣性。德性道心全善。氣性人心。則合道德者善。不合道德者不善。道心乃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心乃樂記所謂喜心怒心哀心樂心。必如此說心性。方盡也。

朱子答方賓王曰。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理。

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理當如彼。而吾之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理。

揭謙曰。未發以靜。故善。然止是未有感而靜。則無不善。若見入井而無惻隱之心。則感而不應。雖靜亦惡。所謂人如木石。則是不仁。然感而皆應。則有不義。宜應不應。亦爲不義。不知宜應不宜應。則是雖至靜時。亦脩四德也。宜靜而靜。所以爲生生之本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

手

三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揭謙曰。性猶火種。心是有燄之火。性字從心。從生。所以生心也。赤子在胎。有性未有心。始生魄。陽始有知覺。是心之端。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今日靈是心非性。性只是理。未免誤也。

又曰。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陳安卿問。人心是个靈的物。如日間未接應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然。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的。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所以異者。於此時如何而學者工夫。此在聖大中。卷之十。主。

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踪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昧。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是則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爲謙曰。所論動靜甚明。至善惡則仍在中與不中。

不在陰陽。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朱子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開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問。程子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朱子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理本中。卷之十。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似多了一實字。

象山陸氏曰。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更無住處。○又曰。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勉齋黃氏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

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

性理大中

卷之十

圭

三

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不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愆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耳。由理義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

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

馮謙曰。居心之要。在於無欲有主。而不在於靜虛。所謂外物只是邪耳。若一味虛靜。而欲扞外物。則必流於空寂。○今人處於末俗。功利名譽愛憎怨。

性理大中

卷之十

美

言十五

欲紛然於心。而欲從事聖人。求其本心。如種苗草中。必無長理。善農者必芟夷蘊崇。使蠹賊莠稗。不得釀種。然後植之嘉穀。灌溉培養。皆有大益。故善教者。使人求其放心。必先觀其立志。其人果志於學。必先杜其計功謀利之心。然後從事於學。則學有益矣。不然。多聞多見。適足長其蠹賊而已。○養心莫善於齋。齋者七情皆不致思。唯精唯一。故古人敬事必齋。以齊其不齊之思。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後儒以無意爲無心。以其無心。學聖人之

無意。故放心而不知求。○天氣時盈。日者天之中。

精。所以節氣而歸之中也。人之有心。亦所以節氣之差。允執其中。治心之法也。○心不動則熄。過動則自焚。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動而以順行。善動之道也。○釋氏言性體周遍法界。又曰。心徧十方。視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後世儒者。不曾反身而求。多見他說得精微廣大。每相襲說。橫渠極詆佛學。然亦有散入無形。適得吾體之說。陳經正問伊川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

性理大中

卷之十

美

言十五

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蓋儒者之道。只以神明之主於身者爲心。心之體爲性。心性無一定不變之形。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然確有典常。允執其中是也。○天心不息。亦不動。亂動者。人間凡火而已。

情

程子曰。情者性之動也。

馮謙曰。情有二。有但從德性出者。性之仁。發而爲惻隱。其情屬木。氣性之禮。發而爲恭敬。其情屬火。

氣性之義發而爲羞惡其情屬金氣性之智發而爲是非其情屬水氣有兼氣性出者春之情爲喜秋之情爲怒夏之情爲樂冬之情爲哀亦屬四氣所謂道心如將人心如卒者也

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程子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伊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張子問定性未能不性理太中

卷之十

朱

言學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幸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爲謙曰以吾儒言性只是在內而能應於外非無內外也凡累於外物者只是已性爲外物所動而亂其體非能在外也此篇言性無內外只是說性不粘於內不役於外非如釋氏所謂性空周徧法

界○按朱子謂此性字說得也說異是個心字意蓋朱子從伊川以性爲理故疑此書性字反以爲異明道只以性爲心之體也性能具理而非卽理釋氏於性本有見只不曾認得人性又不知性之變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親乎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唯日之性理太中

卷之十

朱

言學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爲謙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理精醇然但是成德後方能如此若初學定性之方只夫子語顏淵仲弓爲仁處與樂記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搖樂懸禮不接心術滑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一段最善如此久久自然性定所以朱子說此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童輩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

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都是背馳如何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個在日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知止而后有定也看朱子此等處直能明於人情是後學模範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述用智則不能以明爲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性理本中

卷之十

早

三

爲謙曰以有爲爲應述一語近於釋氏所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者若吾儒則視一切有爲法皆吾性中胞胞其仁所經綸之事心與述一也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伊川曰亂道朱子言此明道在鄒作年甚少然則行狀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其在斯時乎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爲謙曰此四句引與易意不同

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泯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

性理本中

卷之十

早

三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時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呆了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當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性理太中

卷之十

聖

言

魯齋許氏曰。七情一有動於心。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唯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揭謙曰。自發於情。而性之剛柔乃見。剛者易失於忿。柔者易流於欲。○哀怒傷性。甚易知。喜樂之傷性。則使人不覺。孝經言毀不滅性。性卽天命之中。四情之過。皆能滅性。樂記言物至而人化物者。喜樂之滅性也。又曰。言性貴本於中。言情貴得其正。

○定情處。朱子雖云知得此心。自不爲物動。終要操持得久。仁不能守。雖知也要動。

意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舟車一般。

志

性理太中

卷之十

聖

言

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纏繞往來的。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揭謙曰。經營往來皆思也。未可謂意。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揭謙曰。志是有定之意。意是無定之志。如心中偶欲發一言。此不是志。亦不是情。亦不是思。但是意。橫渠志公意私之說。止是論語無意之意。若大學



誠意之意。則不過動一念耳。○情是性交於物意。則不必緣物而動。只是心之所發。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會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北溪陳氏曰。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思

程子伊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濁。久自明快。○思如湧泉。浚之愈新。○思慮不得至於苦。○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

性理本中

卷之十

聖

言

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二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隙。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藺季明問。平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伊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思亦不通也。○纔思便是已發。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性理本中

卷之十

聖

言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於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橋謙曰。臨學而近思。臨事而再思。平居而儆若思。可謂知止矣。

性理大中

卷之十

果

七

才

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朱子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

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終

性理大中

卷之十

果

七

性理大中卷之十一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仁

程子明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一

三言

揭謙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陽明王子。發明此段。最為切至。其言曰。大人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哀鳴。殷鑒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

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裂。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

程子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於物無對。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訂頑即張子西銘○二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檢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二

三言

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揭謙曰。天地一切覆載。然必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老安少懷。亦必舉直錯枉。故類族辨物。乃為同人之象。人虎同居。是養虎而非養人矣。  
問仁。程子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為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

意○觀雞雛此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肢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伊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伊公則一私則萬殊○伊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既通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也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大抵盡仁道卽是聖人非聖人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盡己之性一段可見矣

揭謙曰如顏曾思孟可謂之聖謂其體用兼備已到至處如明道可謂之仁者未可謂之聖聖則上

下古今必無一語之誤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焞時待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揭謙曰仁自然公恐公未盡仁如佛氏不可謂不公然不可謂仁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

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雜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五 三百六十九

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疑唯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个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恣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嚴

之科矣。試更思之。○問程子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己身上看。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既識得這個。便見得這一个。能包得那數个。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的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鸚鵡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的。便是仁的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六 三百七十

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心譬如穀種。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根做苗。然而這個苗却定從根上來。○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

愛做仁了終不同。

揭謙曰。看來韓子之說。與周子之說。不甚相遠。雖未盡。然不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如有人問梅樹。或指根答之。或指枝答之。莫非梅樹。必問如何是梅之全。方合根株答之。如孔子自言仁。便不偏。乾文言是也。周子韓子。是以其發處為全也。○夫子言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只八个字。體用兼盡。輕重皆得。化工之妙。

朱子曰。仁自是个和柔的事物。譬如物之初生。自較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七

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如此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懼愛惡欲。都是私。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仁

之道。只消道一个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云。不可以公為仁。世有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揭謙曰。此以公愛為仁。即韓子博愛之謂。只公字兼得理一分殊。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恕者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耳。今欲矯其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八

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又答敬夫書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作理大中。卷之十一 九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說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凡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盡。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讓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

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者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上

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

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則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揭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情曰愛。愛之實曰無私。以是承先曰孝。以是保後曰慈。達於同類曰和順。推之於庶品萬物曰茂育。○愛生於仁而能賊仁。蓋情生於性而能滅性。火生於木而能焚木。危矣哉。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上

仁義禮智

朱子答何叔京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个有條理的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仁義禮智立名。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剛果的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



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揭謙曰。元亨利貞雖有次第。至因感而發。仍無次第。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主

三百七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的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物是非都

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蓋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个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主

三百七

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義

程子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問必有事焉。常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

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西山真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五  
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見非有所爲而然。此際若有一毫要譽納交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搗謙曰。南軒謂有所爲爲之。則非義。其所謂有所爲者。有所利也。若義只是宜也。行當然之理。謂之

義。義在於小。麗掃應對。亦非瑣屑。義在於大。經天緯地。亦爲固然。○釋老之教。善也。利而誘之。儒者不然。當爲則爲之而已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自先儒關功利之習。而儒道明。後儒之雜者。隱功利之說。而文之曰。有用之學。夫有用之學。孰如管仲而仲尼之徒。耻道之。又況於定一方。攻一邑。以語儒者之用。何其小也。

### 禮

程子曰。禮只是一个序。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六  
搗謙曰。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只是萬物各有定所。置之得其所。則治。此所謂禮也。在一身爲威儀。五事九容之類是也。在下者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是也。在上者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古人恐人於造次之際。敬簡成亂。故一言一動。皆爲儀注。此禮之可前定者也。至於臨事通變合節。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其詳則禮經具矣。要之均一器也。宜下而置之。上宜上而置之。下皆非禮。均一事也。宜先而或後之。宜後而或先之。皆非

禮天秩之謂禮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問性中之禮。於何見之。揭謙曰。先王以禮教中。只中便是禮。於發見處見之。

智

性理大綱

卷之十一

七

三百三

程子曰。守道者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遠是。無兩從之理。

朱子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要知个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這心裏方有所主。

揭謙曰。智屬冬而歲氣始於冬。冬至以後。是來歲之氣。冬至以前。是往歲之氣。故北方玄武之宿有一龜一蛇。人身五臟亦有兩腎。仁義禮智之中。惟

智却有兩義。一是神以知來。一是智以藏往。能推

者智也。能記者亦智也。人少年無知。故此時之智。以知來爲重。知識既長。此時之智。以藏往爲重。貞下起元。全在於此。○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幼至長。日開明於道德仁義之訓。然後其智純而不雜。自幼至長。日引致於天地人物之故。然後其智大而無外。或者誤解大雅不識不知之言。入於佛氏無學之說。以不辨是非善惡爲覺體。非儒學也。○天大生。地廣生。莫非仁也。何以屬春。發舒陽和。天

性理大綱

卷之十一

太

三百三

地交泰。生意此時爲盛。天下當然之理。莫非義也。何以屬秋。天地但欲生。不欲殺。但喜發。不喜收。有時而收。且殺者。非天地意也。只是理當然耳。不殺不收。將來生發不得。只得斷制住了。故此時方見義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定位者。莫非禮也。何以屬夏。凡流行暢茂時。上下之位始定。人家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亦是如此。學在明理。智何以屬冬。知宜藏而不宜發。聖人使仁義禮。泮於人倫。而歸智於不見之地。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此也。

誠 信 忠 恕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伊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以實之謂信。○言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明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輒加諸人。惟聖本中。卷之十一。九。三十三。只成个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敬軒薛氏曰。心無妄思。一心皆天理。身無妄動。一身皆天理。事無妄作。事事皆天理。○人於實之一字。而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事一念。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揭謙曰。仁屬東。義屬西。禮南智北。信屬中央土。則信者止是中實之義。而能遊行於四方。古人所謂

信如四時者。只是寒暑按候而至。分毫不爽。唯其中實。發出來便如此。至如誠字從成。蓋實仁方成。其爲仁。實義方成。其爲義。實其明聰方成。耳目。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

惟聖本中

卷之十一

三

三十三

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的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可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而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條暢。

揭謙曰。忠是無私。觀子以子文爲忠。只無喜無愠。處便是忠。不必發出來無不盡也。前輩以中心爲

忠。如心爲恕極。是但盡已推已。是學者之忠恕也。信不必在言。孟子言有諸已之謂信。中庸言不言而信如潮信。可見。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是稱物平施處。○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根本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

北溪陳氏曰。自漢以下。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個饒人。的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道

程子明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與聖人同乎。○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問道無真假。伊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主

三百六

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真做牆壁木石。而可謂之道。所貴乎智周乎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他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如何處有事。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主

三百六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揭謙曰。無顯微。無內外。見顯微內外。莫非道之所。在。不可揀擇。非如佛家之說。并顯微內外之名。亦不立也。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始得。

揭謙曰。無思慮。只是自然心存。無雜思慮。非謂應思之事。亦不思也。要之無思。直須天下之理。無不

盡明方可。不然必不免偏執妄行。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袍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詭譎誦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三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乎父子。義莫大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答呂伯恭曰。承論所疑所未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

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

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卽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卽是此意。○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一

三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個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個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個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個道理。舜又是一個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個道理。○體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圭

三百五十六

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的便是體。人做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樂菴李氏曰。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或問如何是道。曰。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感矣。

南軒張氏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

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北溪陳氏曰。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個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個當然恰好的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故欲求道之士。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以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圭

三百五十六

敬軒薛氏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欲作慾

理

程子明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

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觀天理須放開意思。開闢得心胸。便可見。○明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朱子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個活的。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而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主

三百七十一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規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止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而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唯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問程子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曰真个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真个是詫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的。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卽土亦似無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主

三百七十二



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對。土便與金木水火對。蓋金木水火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耶。曰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

生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三

三

對。末稍中間。只當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

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撝謙曰。陰陽有對。雖是自然。然在人須知當然。彼知進而不知退。只坐不知當然耳。

問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事時旋去尋。

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

北溪陳氏曰。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敬軒薛氏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息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德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伊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

生理太中

卷之十一

三

三

朱子曰。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在我者已渾全是一个孝弟忠信人。以此做將出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个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功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

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道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德性辨見前

敬軒薛氏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揭謙曰。德本輕而能重。德本動而能靜。德本惡而能緩。此進德之基也。若一味厚重靜定寬緩。多成愚兒呆滯之體。則非所以爲德也。○韓退之仁與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三

音

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確然不易。觀書中常厥德。厥德靡常。德唯一。德二三。及凶。德惡德之類。與易中君子小人道長道消之類。可見。○不易者。德也。易者。道也。何謂不易者。德也。曰。德唯一。至善是也。仁義禮智。根心而生。如北辰之居所。而天道以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所以養其心於至純。而不使有兩端之惑。故曰不易者。德也。何謂易者。道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進退存亡得喪者。道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時貧而

貧時富。而富時上而上。時下而下。在心卽有動靜。在身卽有行止。在口卽有語默。在目卽有啓閉。在耳卽有寂感。一則神。兩則化。故曰易者。道也。德易則不恒。致羞道不易。則與時偕極。世之君子。於其不當易者。每多游移於權術。於其當易者。執一而不變。其游移似乎弘通。而害德。其執一似乎易簡。而賊道。非明察何繇辨焉。

中兼論權

程子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三

音

則中與性不合。又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曰。中者。性之德。此爲近之。又曰。不若謂之性中。又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曰。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蘓季明問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

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程子伊曰。事物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問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處。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屬中。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

程子太中

卷之十一

圭

三百五

則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揭謙曰。時中之道。唯易言之最明。蓋易言象數者也。象數者。理之律度量衡也。言理不依象數。其得無徵也。其失無徵也。如今洛陽天下之中。欲至洛陽。必先訪道途於常所來往。然後啟行。途中依次盡誠致敬。詢之途人。猶懼舛錯。必證之先訪途徑。不敢自任私見。亦不敢中道退歸。日行不止。既至洛陽。測之於天。時日景。稽之土物。然後灼知洛陽爲天下之中。今則不然。以爲道途。莫非幻妄。人言最

多訛謬。莫靈於吾心。冥視絕聽。信足而行。踰山陬。谷盤旋數歲。不知所至何所。一旦遇西域之重譯。與言彼國風土。欣言吾所願往。正是此方。與之共。騁。又復萬里。幾至西極。乃曰。天下之中。真在是矣。有人詢其初志。哀其途迷。上指天文。下陳地界。開示道理。使之知反。則拂然怒曰。吾力行已久。不知費幾年月。乃至此。豈爾坐談者所能辨哉。遂至老死。不識天中。嗚呼。今之鄙薄象數。涉視器物。去學問而言德性。曰。陰陽不足言。吾唯明其所爲無極

程子太中

卷之十一

圭

三百五

者。可哀也。○中者。極至之一理。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以中無常所故也。中且正。只是常道有。不正而中。則是變也。此須是權。常道無二。變則有二。有二理而不可得兼。不得不權其輕重。以趨於一理也。故權者。從兩端而生者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權之謂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未嘗不是。然未有處常事而可以反經者。必以兩事相較而生。權又未有擇於兩端之中。取其輕而反謂之能權者。如孟子論生與義。皆我所欲。則皆是經。不可得

兼。則舍生取義。是謂能權。若舍義取生。是謂不能權。今人輕重倒置。是以不能權爲權也。要知權須要識得正經上銖兩分明。方可以稱輕等重。精義入神。權之謂也。比如春生秋殺。生如仁。殺爲義。殺是反乎生者也。然殺以成其生。是能權也。權亦只是經也。若竟以仁爲權。則不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譬之中立而不倚。發而皆中節。譬之旁行而不流。今禪學偏重未發。則是呆立在中央。不敢略近四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義正如此。須知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五

五

有中央之土。又有王四時之土。○天性得中者。自小來便權得幾分。天性偏枯者。愈學問。愈力行。失之逾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謂心不偏於一情。則可爲天下之大本。謂其發而必中節也。後之學者。誤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遂以不發爲妙。相去千里。○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並重之言。世儒不知。乃若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小末也。此所以自誤。而不知也。問中既是本根。和卽是枝葉。旣爲

本末。豈無輕重。曰。緣今人并不知本末。夫所謂末。輕於本者。以一枝一葉對本而言也。以一枝一葉而言。則末輕於本。中庸所謂達道者。合衆枝衆葉對一本而言也。合衆枝衆葉而言。則末與本敵。故本撥而枝葉萎。枝葉並萎。則本根亦撥。交養互藏之理也。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五

五



性理大中卷之十二

錢塘應樞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倫

子曰道不遠人故四書五經唯明人倫一事  
講論甚悉不容多贅又君道臣道別見後編  
此特取其有所發明者

陳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某  
事君亦然

性理大中卷之十二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曰最是小事今有璞  
玉于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  
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  
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  
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學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  
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  
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書人未必盡  
得如書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  
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伊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  
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  
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  
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  
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  
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  
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策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  
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廟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十一

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  
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  
之故舊所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  
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  
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事親  
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 右父子之倫

程子伊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于事君上說。

聖賢大

卷之十二

五

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

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弱國之臣。寒士之妻。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橫渠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

### 右君臣之倫

問火中生蓮花。實爲世希有。在欲而心禪。希有亦如是。此儒者事乎。程子伊曰。此所以異也。人倫天理也。彼視妻子爲何等物。○世人多慎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善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藁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出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鬻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

聖賢大

卷之十二

四

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揭謙曰。大夫以上繼室。以長妾攝內主之事。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五

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娶。如何。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右夫婦之倫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視其

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一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是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己之子與兄弟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親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右兄弟之倫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揭謙曰。曲藝之師教以一藝。終身食之不可忘也。岳武穆有一教射之師。春秋奠于其墓。習射而後

去至性之人自不同也。近世舉業之師。其薄者多一歲一換。不可與終身之師同。禮爲舊君有服。齊衰三月。則舊師亦心喪三月可也。成己之業者。則不同。

又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于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成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如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能理大中

卷之十二

七

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

摛謙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蓋朋友之服。弔服加麻。今出不免經。所以隆師也。陽明之歿。其弟子作師服。問而王畿服斬而奔喪。禮奔父母之喪。皆見柩而后成服。况于師乎。此不學之過也。

又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

益自有不能已者。

魯齋許子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

于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

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唯虛故能受。滿

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

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

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

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

能理大中

卷之十二

八

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弗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可

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

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

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

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

矣。



爲謙曰。師友。四倫之所資也。師友善。四倫皆治。師友不善。四倫皆亂。○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尙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毋友不如己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爲善近名人。倫之蠶也。○良友必同處。乃有益。與不學道者居。而與學道者論。各見已是何益之有。故曰居視其所處。○交友能無我。方是誠相下。

右朋友之倫

存心 卽論主敬

程子二曰。聖人千言萬語。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裏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人於外物奉身者。件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問君子存之。如之何其存也。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存之之道也。

爲謙曰。孟子此句意。但指存仁義之心而不失。程子更兼養說。

又二曰。若不存養。只是說話。○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心要在腔子裏。○伊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端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閒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物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能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伊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疆。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嚴威儼格。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明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明敬勝百邪。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喚做敬。明居處恭。三句。此是敬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揭謙曰。仁譬如穀。種之性。敬是收斂之氣。收得凝定。外邊殼硬。生氣方不走作。

又二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言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伊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聖人太中。卷之十二。主

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忘物與累物之弊等。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

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摠謙曰此無心只是無意。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或問正其衣冠儼然端坐。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摠謙曰就事上常惺惺。卽陽明所謂致良知于事

性理本中

卷之十二

主

物。但陽明不喜窮理。故其歸只是禪。明道謂佛氏他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正謂此也。

和靖尹氏曰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辟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有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

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自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精神飛揚。心不在穀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平居須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迫急求之。則此心已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的船。流東流西。船上人都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

性理本中

卷之十二

南

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  
○問存心。曰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  
是。便莫做。○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  
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聖人相傳。只是一箇  
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薦恭而天下  
平。○聖賢言語。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  
理。楊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寔下工。則貫  
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  
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  
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  
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  
安人安百姓。皆繇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  
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  
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  
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  
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  
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  
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

性理太中

卷之十二

主

敬

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長時將不敬乎。  
○答林伯和書曰。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  
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  
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敬之  
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  
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  
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  
畏不放逸耳。○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  
都散了。○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  
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  
方易位矣。○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  
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  
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  
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  
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敬只內  
無妄思。外無妄動。○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  
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的道理。須還  
他逐一件理會。但是聰明的人。却見得快。○或問開

性理太中

卷之十二

主

敬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鵠謙曰。持志是尊將權。毋暴其氣是愛惜士卒。閑邪是拒寇。三者各不同。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在理太中

卷之十二

主

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却滯于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答呂子約書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謂主一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

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又安有此患哉。○問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便也是不收斂。○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

在理太中

卷之十二

本

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主敬只存之于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功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况心慮荒忽。未

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倨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答何錫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的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問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此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九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敗。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象山陸氏曰。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西山真氏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唯中爲至正。唯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勉齋黃氏曰。敬是東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東得緊時。那焰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十

敬軒薛氏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唯敬足以神明其德。○余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功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功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匹。 搗謙曰。薛文清爲朱學守成之醇儒。本朝罕見其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主

養性

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清明高遠矣。○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搗謙按此一段與前李明所問同。但記者詳畧不同。○問有欲求中于喜怒哀樂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二邢和叔嘗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今

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忘。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二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主

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的氣象也。○伊或謂張繹曰。吾至于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  
搗謙曰。孔子宗廟朝廷之敬。自與燕居不同。  
伊又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

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伊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  
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  
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  
心。○人有語導氣者。語先生曰。君亦有術乎。伊川曰。  
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  
而已。○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  
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問獨  
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未明。  
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  
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  
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涵養吾一。○尹  
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  
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或謂人莫不知  
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于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  
氣反動其心也。○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  
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  
靜坐。  
搗謙曰。游談聚語。終日喧然。誠屬可厭。故曰。且靜  
坐。非學問。只須靜坐也。○性卽在心中。故存心養  
性。各有意義。而總是一事。先儒所言。大抵存卽是  
養。然存者。心在此。此刻心不外馳。卽是存。存之得  
宜。久而無害。纔爲善養。分其說爲先後。以便學者。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  
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  
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  
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  
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  
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  
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  
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  
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



間斷處。○大抵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唯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一息不存。卽爲癡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乎。○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唯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理太中。卷之十二。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曾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項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

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唯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割斷毫釐。

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蘓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五

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端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的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問勝德粹近作何功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德。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可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息。生息一本學作生意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

象山陸氏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善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卽昏眩了。

敬軒薛氏曰。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悉當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一息不可不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人只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五

一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紛多事矣。○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珠藏二句出朱子感興詩○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屬于外。亦不得靜也。唯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揭謙曰。心者神明之主。性者天命之中。存心則使神明常主于身。而無所放。養性雖不外存心之中。

而其義多端。如明道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所謂以仁存心。即是養性之仁也。如朱子曰。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所謂以義存心。即是養性之義也。如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子曰。君子無所爭。朱子曰。循序漸進。所謂以禮存心。即是養性之禮也。朱子曰。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微。見得微。則這心裏方有所主。所謂以

未發。既生以後。漸屬已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此時之性。以動爲貴。而無情之性。君子不貴也。然性之動。必交于物。交于物。則易矣。有易而善者。有易而不善。是以貴乎慎動也。及其動之既至。性盡發而見于情。火生于木。而木燼。情生于性。而性微。則過動之故也。復性之方。必歸于靜。月之明。魄性情之象也。是亦所謂養性也。其動也。非純動也。靜中動也。動而有無靜者在也。其靜也。非純靜也。動中靜也。靜而有無動者在也。此即所謂中也。○曹操桓溫。能存心而不能養性。其所夙興夜寐。操而不舍者。非仁義之心也。如陶淵明。林和靖。稍能養性。而不能存心。優游詩酒。耽嗜梅鶴。其仁義之心。不亡。但不能操而不舍者也。淵明謂我醉欲眠。君且去。此種處士之習。常患其不能操于夢寐。是怠而卽安之病。曹操言我夢中能殺人。此種惡人。械之心。時刻不放。操則操矣。但非仁義之心。而仁義之心。亡已久矣。曹與桓之類。所謂惇亡。陶與林之類。所謂舍亡。惇亡之

病甚于晝而殺于夜。舍亡之病甚于夜而殺于晝。特亡生于敵國外患。舍亡如春秋梁亡。非有能亡之者。梁自亡也。孟子所謂夜氣。但對世俗人言之。世俗之人。應酬機械之失多。故以晝之不亂為難。願養之士。晏安酖毒之患多。故以夜之不惜為要。○朱子嘗言。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此數句是存心之要。○陽明言。如鷄抱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其有他。數語實妙。然胎卵之中。實大有不同耳。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二

三

九七

性理大中卷之十三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威儀 兼論恭敬

程子曰。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珮。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个君子大人氣象。○執鞭非貴人事。○發於外者。謂之恭。存諸中者。謂之敬。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一

三

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鳴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朱子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却是本。不可不知。○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恭主容。敬主事。

北溪陳氏曰。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

忠恕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

揭謙曰。恭有端莊之義。有謙抑之義。

敬軒薛氏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唯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揭謙曰。劉公安世常留客。與之危坐竟日。略不交言。客請退。則留之。或問其故。公曰。吾嘗以是觀人。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二

二百一十

能端坐終日。手足略不動移者。未之有也。有之必貴人之有德者。此說良是。人固不必默坐終日。然能如此。則精神必凝定。無浮囂之習。○古人云。進退步趨以質下。不可徒用耳目。廢行走。○尊前不可踴躍緩步。○急行流汗。暴氣之一事。○卧無偃無仰。○古人燕居。有燕居之容。朝祭賓客喪紀。各有其容。所謂動之以禮。若只端嚴恪恭。則是唯莊澁也。動容周旋中禮。便是盛德之至。

言語

程子明曰。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伊聖

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明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之言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伊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辭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伊德盛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三

二百一十一

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其言。而人信之者。○明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勝所蔽。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湯。○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

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朱子曰。方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鐘匱鞀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四

言子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朱子曰。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盡。自家便尋夜的道理。反之各說一邊。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又嘗曰。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五

言子

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敬軒薛氏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常然最妙。已心

既存而人自敬。○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疎。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謹言乃爲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辭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辭。議論前人之長短。及進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吾輩所當深戒也。○咲謔不唯亂氣。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六

言

處事

程子 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却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

弟係磨勘者。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是誰做。○明道先生見一學者。急迫問其故。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惡迫。○明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則謀之。

朱子曰。人多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七

言

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個意思。已是大段做功夫。大段會審察了。又如人

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吃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個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義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差過多了。○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功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瀾者。不能不計。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九

慶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義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利。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橫渠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情事無錄立。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

敬軒薛氏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唯恐差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揭謙曰。凡作事不可自擅。古人遇大事。必告於神。如天子告天地百神祖禰。庶人告於祖宗父母。皆以明有所稟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彼是則此非。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九

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圓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的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卽守而不失。非卽去而不留。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覆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大抵事只有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个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將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嫌。



安遇

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方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曾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十

三

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唯義所在。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

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個道理。若見得這個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兄衣食至微。未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見近日朋友。憂適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見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南軒張氏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

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子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避迎。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主

三

問假貸可乎。揭謙曰。不可輕貸。至不得已。須量事之大小。交之厚薄。而慎行之。人之窮者。只因多貸。不貸則貧而不貸。

山處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贖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正叔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主

三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一个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一个司馬氏耳。○答汪尚書曰。承諭旦夕卽上告歸之請。竊竊或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

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名實。

程子曰。有名則有實。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伊。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十

三百

莫之與長。

上蔡謝氏曰。懷藏固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

魯齋許子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厚重。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何如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

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者。

與人

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其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問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三

五

三百

告之而人不受。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朱子與呂伯恭書曰。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朱子與劉平甫書曰。比來遊談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親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

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動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敬軒薛氏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屬聲色。與之辨。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七

三百五

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又何校焉。○不可因人曲爲順承。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

觀人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

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唯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昔王隨甚有器量。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七

三百五

言姜維云云。鄧艾言姜維自是雄。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敬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則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爲事所成。朱子曰。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都因倒了。○人最不可曉。有人奉

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個重。都不見別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的。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正大光明。性理大中。卷之十三。太。三十一。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域狐蠹。如盜賊詛咒。罔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又嘗曰。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

人。此言極有味。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者不正矣。所存者實。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情不類。信其所當信。謂以學問操履。不如人巧詐小。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性理大中。卷之十三。九。三十二。省察。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已。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橫渠張子曰。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矯輕警情。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扶此心。教他

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不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个利便於己。將不好推與人之心矣。○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三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此身入規矩內。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

出來的。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只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是一个。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的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三

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雲和氣。皆在

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魯齋許子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忽。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圭

三

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敬軒薛氏曰。吾於靜時。亦頗識此理。但動有與靜違者。此由存養省察之未至也。

揭謙曰。省察有五。其一卽所謂存心。堯之欽明。

之丕顯。程子之所謂明鏡。朱子之所謂炯然在此。如日之升。謝上蔡所謂常惺惺。陽明所謂致良知是也。其一則察其所存。粹然至善。不亢不流。不妄不害於仁義禮智之性否。若能操其心。而以不別是非爲覺體。則入於禪。以專別是非爲心體。則近於爭。以機詐權術爲心之用。而不之察。則爲永康之學。而入於邪矣。其一則在物感處察之。物至而我。不化於物否。不易其本然之心否。施之於物而當否。我於物之來。皆有以知其由來否。若化物而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圭

三

易其本然之心。卽不可謂能存心。施之於物而不當。卽不是義。以方外。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正謂此也。若不知言。不以合事物之宜爲義。則是告子之學矣。其一在一身察之。吾身之血氣。有治之不得其宜。而使之潰亂以擾吾心否。若威儀不檢於外。臟腑不安於內。而專提一心。是卽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矣。其一於過誤處察之。謂吾有所不及察。而心與事不相應。誤出於此。而不知否。以此五者省之。而無失。則幾矣。

克治 兼論改過

程子 曰人能放一个身。公共在天地間一般看。雖萬身會何傷。○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吉

三月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開自家受用事。有

的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碗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駟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吉

三月

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之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如此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悔字難說。既



不可常存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人只有今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卒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剗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南軒張氏曰。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平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以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主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唯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西山真氏曰。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

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魯齋許子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敬軒薛子曰。少欲覺身輕。○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揭謙曰。向與友人作克己復禮為仁論。友人多主即克即復。余以為世自有所行非禮。而未必盡出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主

於己私者。兼道理平鋪着。自古聖賢。雖唯日夜夜。至其觀理。則明白坦直。不為迫狹喫緊之說。其論後一段曰。耳目口體之害。此庸人之所謂己也。克之猶易也。功名氣節之慕。此才智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猶易也。愛惡矯鎮之過。如第五倫之十起不起。此行誼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為難。性情緩急之異。如洪範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修德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為尤難。然此數者。反己而思之。無不自知其蔽者。知其蔽則其克之猶未可謂難也。

唯是學道之士。秉堅至之性。而持一己之見。但以聖賢之說。證其已說。而不肯以從聖賢。但以朋友之說。助其已說。而不肯以從朋友。終日諄諄。以化天下之已私爲教。而不知其己之日甚也。此則難克之甚者矣。嗚呼。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非克己之盡。何由至此哉。

性理大中卷之十三終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三

一百五

性理大中卷之十四

錢塘應僑謙嗣貢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多。亦須漸好。○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欲明治道者。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講之于中。如治兵治農水利算數之類。○問人之于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暴自棄者衆矣。聖人所以貴于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教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終已不出入一益也。

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情四益也。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汙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于刑名虛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益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二

三

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大率人未有个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為善教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皆使人自脩。性理大中。卷之十四。三。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聲音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于此數事。少有舛異。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教而其所學之序。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

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某竊觀

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

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

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

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見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

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

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四

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

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

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

楮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

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乎彼者

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

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與長

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

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

開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

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

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

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

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

誼諱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

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

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

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擇難同學尤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

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

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

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

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

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

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

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

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

齊而後已。不拘少長。唯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于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木

言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薄。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至子思孟子方說得詳。○答林謙之書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莫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七

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于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辭。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曾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于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狠狠。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

性理大全 卷之十四 八

諸子之賢。其于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投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于近。慕其大而畧于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謂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于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椽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縝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

性理大全 卷之十四 九

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于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范淳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皆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不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功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答潘叔度曰。吾人無用于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有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如何收煞。可慮可慮。奈何奈何。○答吳伯豐曰。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註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聖門之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十

三

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曰。學者須是理會得到十分。是始得。是的直是。是非的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的。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却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這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顏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十

三

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  
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  
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  
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于已者。篤實深固。有以  
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端務  
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  
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  
在聖大中  
卷之十四  
主  
言  
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謾。然不務  
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  
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  
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  
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  
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  
事師長。慈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  
以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

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  
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周  
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  
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  
書數。是于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旣無事而非學。  
于其羣居藏脩遊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  
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  
偏廢。○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  
于吾儒之說。近于釋者取之。異于釋者。在孔孟則多  
在聖大中  
卷之十四  
主  
言  
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  
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  
取其近似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于  
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  
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于如此。至于後  
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初至末。  
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  
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  
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



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于胸中哉。○程氏之書。見于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向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捷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今人以懶。未必是真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个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的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爲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個。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愛日不倦而兢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哉。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于如此。則凡可以得志于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性理大中。卷之十四 七  
以養其血脈。以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于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

以異于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性理大中。卷之十四 七  
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嘗謂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

是做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答林擇之曰。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簡。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多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與劉子澄書曰。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唯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呂子約曰。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至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

龍聖太中

卷之十四

太

子

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恨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答劉定夫書曰。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着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又答呂子約曰。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盡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答林充之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于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己者爲佳。不然。謂

龍聖太中

卷之十四

尤

子

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聞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答滕德章書曰。陸丈教人于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性理大全

卷之十四

三

三

令默坐存養。則少間做出。都是自己肚裏道理。大是害事。若不教之先通章句。則不識聖賢意思。仍是肚裏所以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但一用心文義。又全不涵養。行却無力。所謂極重之勢難返。所以文公遇好講析之士。專以已之所病告之。令之反求自得。然唯是好讀書人得此。乃是妙藥。若是少年有精力人。自當以朱子少年勤學爲法。初學之人。文義未通。而遽薄章句。不屑爲朱子之少年。而且欲勝朱子之晚年。此真朱子所謂脫空。

者矣。○上弦之月。方要明生。下弦之月。方要魄長。陽明以晚年定論之說。教少年。是上弦而滅其明也。○大抵君子教人。因材而篤。乃是不枉其材。其人好用心者。難遽使之不用心。即使用于道理文義。而因以節其煩勞。則其中也。其人不好用心者。難遽使之苦思力索。卽教之靜存本心。而因以達其未明。則其中也。若性健之人。驟奪其間見。必至怠息。性重之人。驟進以思維。必多疾矣。○朱子謂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一用此策。揭謙接卽此便是不說。邇來儒爲釋掩皆緣此術。謹厚人尤中其毒。教者先須分別此等。答劉子澄書曰。世俗喧呶。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答劉季章曰。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將來。可慮可慮。

性理大全

卷之十四

三

三

象山陸氏曰。隨身規矩。是學者切要。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又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又曰。人共

卷之十四

五

[illegible]

生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又曰。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

敬軒薛氏曰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唯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陽明王氏曰。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

而爲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于學矣。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筆

二六二

## 宗法

五宗圖

諸侯								
繼世之君	別子							
為宗	繼別	高祖						
大宗	為宗	繼高祖	曾祖					
大宗	大宗	繼曾祖	祖考					
大宗	大宗	繼祖	之宗	禰廟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繼禰	庶子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程子二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爲謙曰。所謂爲人後者。繼大宗也。大宗必須繼者。爲族人無以聯之。則散故耳。若繼祖之宗。絕而又無旁支。則次子竟自承統。以伯爲考。以父爲本生。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考而兼祀之。今使人子忍絕其父不祀。而祀其伯。非人情。不可行。○孔子變相之射。賤爲人後者。謂非繼大宗。而以利故出繼者耳。若制此當繼之禮。而又擯斥之。聖人必無此事。○後世宗藩奉詔入承大統。則不得奉其私親。又非常人次子。竟自承統之例。蓋以君命奪親。雖本生父母。無他所出。而不敢私崇以二統。禮之正也。明武宗崩。羣臣奉孝宗張太后命。迎立世宗。此亦以君命奪親。不當援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張璁之說非也。當上與獻

爲本生皇考與國大王。羣臣議稱皇伯考。亦非也。今乃追崇所生爲百世不遷之帝。竟比于中興之兩統。謬矣。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豈有本生皇考。不得從祖祔食者乎。當日羣臣于禮本疎。而據門取辱。又何怪焉。○以本生爲伯。不知始自何人。絕無經據。歐陽脩議。漢安典禮。謂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言一出口。遂來羣詆。以姦邪目之。然正議終不可泯。今讀歐議。自知屈于宋而伸于明時也。但皇考上加本生二字爲正。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程子二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伊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祔者爲小宗。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嫡長爲世子。繼先君爲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嫡爲別子。不得稱其父。又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以別子爲祖也。其嫡子繼之。則爲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稱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嫡。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子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滕文之略。武

王爲天子。其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嫡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嫡之義。立嫡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續嗣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

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于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別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其氣類相近。似勝于姓同而屬疎者。然買充以外孫。轉謚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家禮大中

卷之十四

末

楊謙曰。聖人賜姓。所以別性也。故周道重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以爲厚別也。若止爲同室之別。親屬既絕。可爲昏矣。今百世不通。止爲昏姻。取異氣。而不取同氣。故也。故外孫雖生于女。實異氣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本在文公家禮中。今以家禮自爲一書。而獨取此以爲治家常法。間補數段。其冠昏喪祭之儀。自具家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

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通遷之。

此係家禮原文。今補入其詳具家禮原文。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

謂使之掌倉廩。庖廚。舍業田園之類。

家禮大中

卷之十四

末

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

謂朝夕所幹。或非常之事。

制財用之制。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



始可得而治矣。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爲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束具冠帶。昧爽。謂天明。暗適。相交之際。父母舅姑之所省問。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卽禮之晨省也。

禮記太中

卷之十四

子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

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則其禍不測。

婦具晨羞。

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曰。唯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厨。今縱不能親執刀七。亦當檢點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卑幼各不得恣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筋。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

婦人各設食于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此卽禮之昏定也。

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禮記太中

卷之十四

子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謂特其富貴。

不幸甲  
勿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  
楊氏復曰。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父母  
之顏色安否。

升降不敢繇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  
于其父。

有賓客。坐于書院。無書院。在于廳之旁側。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羹藥。餌而  
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游。舍置餘

禮學本中

卷之十四

圭

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  
親之存亡所係。豈可倣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  
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劉氏璋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  
出入從游也。起居奉侍也。必當廣討其心之所好。

者所惡者何在。苟非悖乎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  
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  
之末也。善言常入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皆所  
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簾席  
袍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孝未敬。不可遽有憎疾。始教之。若不可教。  
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  
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  
出于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禮學本中

卷之十四

圭

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  
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  
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  
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謂水火  
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  
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  
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  
言。傳致內外之物。不得輒升堂入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

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于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

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

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

左右謂家  
長之左右

皆北向共

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

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

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

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

搗謙曰古者世及爲禮故重其嫡長然始封之君

亦不臣昆弟長姊出嫁國君姊姪從之有拜禮于

昆弟雖爲外臣未有立受其拜者凡相臣非以長

之故也禮曰兄之齒雁行又曰其夫屬乎父道者

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長兄長姊南向受拜是弟妹皆子道也殆于非禮

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

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

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

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

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

扶謂外孫則立而受

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于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勿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于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笏者盡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

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勿。諸卑勿皆起。叙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唯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咭。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呵禁之。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子

三

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勿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冒父母。毆擊兄弟。父母不加呵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六歲。教之數與方名。

謂一十百千萬與東西南北

男子始習書字。

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

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

子。蚤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

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

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

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及女戒之類。畧

曉大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

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子

三

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

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

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

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詞。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

女工之大者。

婉音晚婉婉柔順貌

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唯正是婦人

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難。不敢恣爲奢麗。

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

摛謙曰。此段論誦讀之功。其序或未合。且同孟子

于荀楊尤爲非是。今謹依文公教人之序正之。男  
子七歲宜誦孝經論語。正其聲音。嚴其句讀。八歲  
宜習小學。教之寫字。字畫必楷。隔數日。或卽寫所  
讀書數行。九歲讀大學中庸孟子。有餘功。卽令溫  
習前書。爲之講解。十歲以外。始讀詩禮記尚書。閱  
儀禮。兼看註務。令通明。十六歲讀易春秋。兼左傳  
穀梁傳。胡傳。十八歲觀朱子通鑑綱目。二十讀周  
禮。待經術通明。然後可以博觀羣書。其經義十四  
五。卽可令學作。以發其心思。不必急進務華采。凡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夫

言

讀書多寡。又當隨人資質成就之。不可槩以一例。  
其嬉戲怪誕之書。切宜禁絕。勿令入目。古女子皆  
通經書。原其時風俗淳厚。無淫辭小說。敗亂人心。  
故讀書可也。至于今世。若教以識字。必不能盡通  
聖賢之大道。而恐爲敗俗所誘。不如絕學之無憂  
也。或爲擇賢傳母。口授列女故事。與女誠等類。使  
之耳受。此法最善。禁絕唱本之類。

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覆面。以見尊長。尊長供養  
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

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洒掃  
廳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椅  
桌。陳盥漱櫛頭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襪襪音疊  
衣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  
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  
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

謂兄弟所使

謂長者爲姊。後輩

謂子舍所使

謂前

輩爲姨。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夫

言

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  
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鬭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呵禁之。不  
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  
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  
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謔。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  
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溫公又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勿至長。愚騷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

禮記

卷之十四

聖

子

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菹。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藉于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藉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

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脯酒。炙車轂。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襖褻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藉居喪。食蒸臠。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興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

禮記

卷之十四

聖

子

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歛。親賓則賁酒饌往勞之。主人乃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

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  
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  
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  
不復論。○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  
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  
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  
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  
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  
坎阿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  
君。養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褻鞍轡。  
伊川程子曰。先公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  
于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  
飽寒煖。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  
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  
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是事否。先公凡有所怒。  
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  
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  
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

幾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  
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  
常食絮羹。既訖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  
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于飲食衣服。無  
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使之然也。與人爭  
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夫人  
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爲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于惡。○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  
都不盡會。對側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  
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  
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  
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  
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幼者可使漸知禮義。○病臥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  
慈。不幸。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人無父母。生日  
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宮而同財。此禮亦可。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生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爲父者。亦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異居也。

朱子曰。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雖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恕然于祖宗乎。

禮記曰。禮者。則不飲酒食肉。禮也。有疾而懼其滅性。則飲酒食肉。亦所以通禮之窮也。今世多不行禮。間有一二行禮者。遇病食肉。則衆以爲越禮。其人亦以爲自外于禮矣。遂從而恣食酒肉。如是則其行禮之時。已專爲衆人之觀聽。非發于心之食旨不甘。君子則不然。求慊于心而已。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

都副正不與之。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於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



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酒鬪訟。

酗酒。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

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敗。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

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歸背之。或妄說事端。笑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

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倍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

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

街市者

四日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日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

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

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

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

聖大章 卷之十五

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

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

父行者上曰長者謂長于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

少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已十曰幼者謂少于

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

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

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

幞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

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諸名皆爲燕見

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卽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具已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

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雖所服

聖大章 卷之十五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

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

倣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廳間主人出降

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后坐燕見不

拜

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

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

凡相坐。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

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

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

客止之則止。

退。則就階上馬。

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

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

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倣此。

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名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

非士類。則否。

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猶以齒。

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

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于兩楹間。置大盃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桌西。東嚮。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

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授如常。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

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

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

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

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

惟理太中

卷之十五

九

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

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

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僑助。器用及爲營幹

曰凡弔禮。同其初喪。

聞喪同。

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面往。哭弔之。

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面旅拜。敵以下。則不拜。

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纓頭襦衫素帶。

皆以白生紗絹爲之。

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

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儀用錢帛。衆議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十

言

其數如慶禮。

及贈。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

賻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

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

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

哭而送之。唯至親爲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

糾集耆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

且書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

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十一

言

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菓酒二行。麵飯一會。餘月去酒菓。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風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

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及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義。畧設點心于他處。

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

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降。皆自作階。

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降。皆自作階。

揖分東西向立。

如門外之立。

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

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

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

約正稍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

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

惟聖太中

卷之十五

古

言

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于尊者之西。東上。

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

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

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

如之。既畢。揖各就次。

同列未講禮者。拜于西序如初。

頃之。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

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

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

惟聖太中

卷之十五

五

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

問。于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

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

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

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

論。從容至哺乃退。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

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

月糾而書之

性理大中卷之

五終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末

性理大中卷之十六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于篤自知極于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于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嘗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閒暇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審知益明王猷允塞矣○古之聖王所以



能化姦宄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舍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于棄天下以警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人君遂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二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若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于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彌其廉峭。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

揭謙曰。人君褻近武將。常有朱萬之禍。簡棄高隱。則來貪鄙之徒。然而將心亦不可失。虛名亦不可崇。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三

華陽范氏曰。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禮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不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內則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

千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于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教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與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誥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瞽御之箴也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四

百工獻藝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以喻政事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于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而折廷諍以正棟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于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父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御羣臣八統御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于天下則兼照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說而誠服也倘于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狹隘之度固已使人惻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于義理甚則至于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三代之盛賢聖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于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闔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于酒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五

百六

色溺于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

焉謙曰。周制。天子退內朝。宿于小寢。侍御阿保者。皆德行道誼之賢。后妃暮始進御。將旦。太史奏雞鳴于階下。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天子出視朝。如是。則天子無居深宮之日矣。後世退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木

三

朝之後。居于內宮。日與宦官妾同處。賢士大夫。無可望見顏色。一不視朝。則雖宰輔之貴。不得不求宦寺通言。幸而國有長君。猶可自主。不幸而主幼。國疑。內批中發。則大事去矣。貽厥孫謀者。可無念哉。

又曰。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此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稍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

是而行之。則行之唯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唯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唯恐其不專。聚之唯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唯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于正。蓋不唯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七

音

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賁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僮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

性理本中 卷之十六 九

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

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懔然常若立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翳瑕。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復辨論。以求

性理本中 卷之十六 九

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南軒張氏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惴惴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警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實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警民在甸。舜隸在門。人主無一時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棗盛然後卽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理本中 卷之十六 十

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晡。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授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闈。四方文書。非替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于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于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

不得蕃。凡以此耳。

###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唯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

性理本中

卷之十六

十

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不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唯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

先聖贊易于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于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今。凡過于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于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三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深可畏哉。

爲謙曰。人主以敬天爲首務。一德者。格天之本。

### 聖學

程子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明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伊川論經筵第一劄子曰。臣伏觀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則出乎周公。昔者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詔誥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矣。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三

延。眞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  
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  
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燕語。不獨漸摩道義。至于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  
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  
官立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  
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  
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所以  
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于此。○  
第二劄子曰。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  
師。道之教訓。傅。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  
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  
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以皇帝陛  
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  
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  
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  
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重厚小心之人。服用器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古

三

玩金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  
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凡動息  
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  
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于此。○第三劄子  
曰。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  
視。萬方崇奉。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  
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  
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  
德。以寅恭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  
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于此。歲月積  
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  
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禮爲順。所  
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又貽黃曰。竊聞講官在御  
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  
遠。御案坐講。又貽黃曰。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  
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  
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

以爲重。

揭謙曰。武王齋三日。端冕而聽丹書。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生之道不北面。于是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末世乃使羣臣坐而講者立。不亦瀆聖人之言乎。

又上書有曰。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于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鮮一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七

篇之中。丁寧重複。惟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攷前史。帝王

才質鮮不超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

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又曰。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戒之。不能入也。若爲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七

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蚤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遍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日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



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勿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又曰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

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六

本

衆嘗試。職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奉。貨利之殖。雜進于前。日親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禮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靡華

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西山真氏曰。唯學可以養此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警日聞。詭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

揭謙曰。人主之學。與儒者之學。皆在于正心脩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不徒務于文辭之末。一也。然有異者。潛與飛而已。潛者其用心也。可以一而

專精思窮理。待其容光必照。而後應事。方其齋居授業。可以不汎應也。人主臨撫天下。其心必將汎應曲當。而不得專究于一事一業。止可以與三公論道。儒生講讀。得其大畧。雖聖經賢傳。亦不得終日窮研而廢棄國事。苟終日窮研而廢棄國事。雖讀六經。其亡國敗家。與荒淫等。因而反歸咎于書史。則不善學之過也。

儲嗣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于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鼓。謗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于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

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于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于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于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義禮之習。至于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于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于朝夕所以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于

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者不顧，此之謂分定。

### 臣道

希文范氏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揭謙曰：此從其遠者言之也。究之君民皆在所憂。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于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三

中，動不違禮，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伊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于冢宰者三年耳，周公至于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主居憂之時也，七年，成王幼故也。又問

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耳。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幾言可也。○伊答人示奏葉書曰：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唯告君之體當如此，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三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在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諂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孟子

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于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事功出于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于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于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土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孟子

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于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爲謀主。則滅秦秦項之事。何以效。譬如英衛。不授鉄鉞。制閭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旣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于氣盈。貪戀生于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勲勞于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旣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

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于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于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于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音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于天下之事。知有不職。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諮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

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于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主

音

西山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僊于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于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

焉。彼其人非姦惡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于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魯齋許子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曰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于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于己。使人知恩威出于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末

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

揭謙曰。曹彬伐江南歸。曰是行也。仗天威。遵廟筭。吾何功之有焉。此語實事。非謙辭也。每見人臣奉天子之命。百靈效順。所至成功。自謂智勇日出。矜其才力。一朝貳志。萬事束手。一無所施。然則向之成功者。果何人之力乎。謝晦事宋武。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及至抗旌犯順。軍士一麾而散。智勇安在。李懷光救奉天之圍。兵力最盛。自貳于朱泚。腹心皆潰。不待王師之出也。故天

子有善。不敢有于己。必歸之于天。人臣有善。不敢有于己。必歸之于天子。人子有善。不敢有于己。必歸之父母。君者。臣之天也。親者。子之天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六終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末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治道總論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一

三

或用其偏。則小安。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者。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二

四

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受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于鄉里。其法起于此。閭族黨州縣鄣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

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驍兵耗費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遍通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動。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感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

雜理太中

卷之十七

王

三

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

雜理太中

卷之十七

四

三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  
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  
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  
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居今之時。不  
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  
須于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伊必井田。  
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  
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  
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  
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伊事事  
物。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  
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  
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伊養民者以  
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  
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  
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  
必于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五

三

永久。至于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  
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其盛也。○民可明也。不  
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  
可使也。不可欺也。○伊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  
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無尊卑貴賤之分。明之  
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  
險之大用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  
事始。衆心駸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  
○伊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  
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  
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  
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  
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螽蟥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龜山楊氏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  
下從之。○爲政要得屬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  
于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  
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六

三

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但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恕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七

五峯胡氏曰。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豫章羅氏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

乎。○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瑾。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失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風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八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在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規諫。不喜導諛。則聽言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語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國家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惟聖大中

卷之十七

九

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習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賢士大夫。而不在于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廟。而不出于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就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熟審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大中

卷之十七

十

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惟理大中卷之十七

○古人爲政一本于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政治當嚴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止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或問程子曰論治便要識體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今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个都是定的格局合當如此做。○與張欽夫書曰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勤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三

夫治常生于敬。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後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于簡篇。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

武之德。皆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名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于耳。不動于心。以至于此。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古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于此乎。如其

盡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于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卽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俞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于是乎與天不相。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主  
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惕于情之所可矜。類泚于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錄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幾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

刻薄。有一千茲。皆伐國之斧。斫蠹民之螟螣也。敬軒薛氏曰。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一殺字。言爲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馮謙曰。世之大治。王者大一統。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必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一。師友之所學問必一。衣冠章服必一律。度量衡必一。及其將裂。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必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異。衣冠章服律度量衡必異。其一也。非強而同之。上以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主  
大中之道立乎上。下之人不得而異。其異也。上無以教。下無以守。異言喧騰。視若固然。可哀也已。○世之治也。其人心必敦實。尚廉耻。威儀必靜重。言語唯諾必謹。其亂也。人心必妄詐。寡廉耻。威儀必佻薄。言語必浮誕。應對必苟且。故余之幼也。見尊俎之前。揖讓折還。繁而不殺。羹酒之行。列必整。有古賓主百拜之風。及其敗也。雖大宴會。一揖而就坐。徹宴之辰。一闕而散。無有成禮而退者。陳常時夏其廢也久矣。○問國之亂亡。必有朋黨。君子以

小人爲朋黨。小人以君子爲朋黨。以爲朋黨當除耶。則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僞學。反以此排陷正人。以爲不當除耶。則洪範明言人無有滯朋。無有比德。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而歷代小人。皆以結黨成羣。顛倒毀譽。布滿中外。危及社稷。則將何法以消之。而後可。曰是不難也。君相無知人之明。而徒聽毀譽。國無政。故有朋黨。若君相知人。而賢者必舉。不肖者必黜。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朋黨自消矣。消朋黨。必始于清選舉。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七

七

### 王霸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須要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利欲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

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未見其美玉砥礪之辨。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敬軒薛氏曰。余少知王伯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七

本

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爲謙曰。王霸雖亦如此。然霸只是以力服人之名。○以王伯言之。則天子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以王霸言之。則以德行仁謂之王。以力假仁謂之霸。孟子所論王霸。非王伯也。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皆謂之霸可也。○後世創業之君。有霸而無王。

何也。後世多強盛之奸雄。有非可以德化者。故天每以英雄之主。威而服之。但得其心。緣于至公。猶王道也。世多以霸爲僞。則不同。霸者但不能純耳。非僞也。僞則無物。必無成就之理。新莽是也。

### 郊社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因早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之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北郊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七

不可廢。此是報本之祭。豈得同時耶。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

揭諱曰。經諸儒論定之後。凡漢儒所謂感生帝。耀魄寶。威靈仰之類。皆一掃而去之矣。唯天地分祀合祀之說。尚有可論者。今按漢初郊祀。未應經義。成帝從匡衡之議。準古禮。罷甘泉汾陰諸祠。作長安南北郊。分祀天地。而卒不獲其福。此見天地之饗。在明德以薦馨香。而不徒在于兆位也。至元始

中。王莽以天地有分有合。冬至祀天。陽時陽位。夏至祀地。陰時陰位。此各特祀。不得合者也。冬至后不省方之時。命有司行事。夏至亦然。孟春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同牢而食。光武中興。竟採用莽說行之。終東京之世。按莽孟春合祀。未有據于古。分祀而命有司攝事。合祀而天地同席。皆謬之謬者。莽行之而不及其世。光武用之而傳祚久遠。固在德歟。魏王肅以爲圜丘卽郊。五帝同一天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三

晉元始中。從其議。除五帝之號。同稱昊天。合郊丘。自後圜丘方澤不別立。而五帝位則仍復焉。五代至唐分祭。武后時始合。開元仍之。至宋皆用合祭之禮。唯元豐時一分祭。未幾復合。洪武初分祭。以天氣失期復合。至嘉靖時復分。分合之議。聚訟久矣。今以禮論之。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日于南門外。夏至祀地于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月于北門外。此皆祭天地而主日月也。國語稱天子朝日夕月。儀禮將會諸侯禮日于東



門外。周禮四類之祭。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直祭日月也。冬至祭天。主日。雖配以月而不言祭地。據周禮六變之樂。致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祇。而後致象物與天神。則天神地祇無不並致。而獨言祀天。蓋有事于尊。可以及卑也。然而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故祭日於泰壇。祭月於坎。則在泰壇外之西。所謂以別外內也。夏至祭地。卑不合尊。則不致天神。而天子適四方之柴。則王躬柴祀于南門外。而北門外之禮月。與羣神之祀。皆諸臣代告焉。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主

南郊祀天。主日。兼有諸神之位。而月在壇外之西。巡狩之柴。陰陽各祭于其方。北郊之祀地。止及四望山川之類。此有周祭天地之明法也。後世主分祭者。止見大司樂南北郊之說。而并未及詳其六變降神一段。兼致土祇。主合祭者。又抗地于天。而同壇並尊。遂廢北郊之禮。而幽明不別。皆失之甚也。○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孟春祈穀。季秋報成。五年大禘。三年大祫。四時廟享。親耕蒞學。此數者。天子皆不可以不親也。而後世

人主深宮簡出。郊廟皆使人攝之。豈所以承天子民之意哉。○按德合天地。謂之帝。帝與天不同。

宗廟

楊謙曰。宗廟詳辨見中庸達孝章。朱子或問。余附以鄱陽馬氏辨。并余說。載中庸本義。故此篇不具載。○七廟辨。又見禮學彙編。

程子伊曰。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伊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祧裨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主

三廟圖

太祖

昭

穆

朱子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

爲謙曰。商七廟有三宗。一祖三宗。則所餘昭穆之

佳理太中

卷之十七

三

言

位僅三廟爾。又商人多兄終弟及。則祖與父已不及祭。固知三宗在七廟之內。則無不祧之理。六廟之說尤無據。然商書所言七世之廟。是太祖之廟。更歷七世者。雖大夫亦有之。如季友之廟。至康子時已七世。

商三宗圖

太祖

太宗

高宗

昭

昭

昭

中宗

穆

穆

穆

又曰。古人七廟。恐是祖宗有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此辨見禮學彙編

周九廟圖

太祖

武世室

昭

昭

昭

文世室

穆

穆

穆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室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

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于。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有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主

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

古者士大夫之家。所以與國威休。而無時或替也。揭謙曰。夫神嘗之義。所以治國。後世帝王窮極崇奉。而使其公卿大夫。不得有其一廟。是以追先報本。苟且滅裂。而莫有愛其家國者。非達孝之道也。今若使之有廟。且當使之祿及其子。然今之士大夫之廉者。當其罷歸。遽已。皇皇無食。而況及其世乎。然則爲之奈何。是必君人者。約已弘物。損後宮無益之費。而去冗官。清軍制。省選舉。苟非削籍者。皆當祿之終身。而三品以上。則祿及其子。庶幾國有世家。而家有世祀。○立祠堂者。必當立祭田。○知合敬同愛之理。則天下治于廟中矣。○崇禎末年。江南民俗。凡疾病買賣者。不知何故。輒夜祀傷官。所謂傷官者。皆橫死之鬼也。每至夜分。鳴鑼放爆。鼓吹達旦。而官不知禁。則地方何由得安。兵傷何由得息乎。須用厲禁。以止之。而勸其愚者。何不以此費。盡禮于祖先。先爲得益也。舊法鬼無所歸者。官以城隍爲主。聚而祭之。極得。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

錢塘應爲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唯鹽梅。其相須倚。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一

賴之如此。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

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于正矣。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結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維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

涼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者亦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二

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始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然後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于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

聖理太中

卷之十八

王

謂鄙夫固陋。獨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黑白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于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

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

聖理太中

卷之十八

四

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說。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于求賢。逸于

任人古者嚙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能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于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于進而果于退小人不恥于自售而成于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五

言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買諛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王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

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于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托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六

非謂必知後日常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

卷之十八

七

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蚤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亂于未萌。巡等蚤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人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爲足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相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

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與籍溪胡先生書曰。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

卷之十八

八

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痼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熯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授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魯齋許氏曰。任用人才。典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

見然不可獨用已意。獨用已意。則排阻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實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才。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准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况大于此者乎。

聖賢太中

卷之十八

九

爲謙曰。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鞭笞行于殿陛。而求士之有恥。不可得也。得無恥者而用之。何以爲國。

求賢

朱子與劉共父書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同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于有事之日。

蓋方其實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謙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也。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于遠。足于少。而不知其漏于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于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剝削。雖盡于無辜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于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已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于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才。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泛然求已所



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于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于求賢者。非欲使之綴轡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親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聞見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八

主

子

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于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于隱微。而浸極于光大耳。

舉選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于廢熄。惟朝廷崇尚教養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于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八

主

子

以往脩其孝弟忠信。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術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幸教者。斥之從役。漸

在聖太中

卷之十八

主

言

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于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實與其士于太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才之下者。

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于學。大學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攷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問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于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

在聖太中

卷之十八

主

言

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或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于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于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

學術才能者于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知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管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脩進。中于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選者。皆論致大學而攷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五

五

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授畀虎穴也。况綉績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爲善言乎。則其嚆昔之志。夙夜之學。歷盡于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爲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于同列。政體則咨于老吏。自受爵之日。爲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大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繇于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老。叙少長而觀焉。既饌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繇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爲朝家之計。莫若斥大士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脩州學。使士庶人之俊秀咸在焉。擇賢以爲之師。分經以爲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五

五

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于畔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或曰。嚮者亦嘗先名譽而改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于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

律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七

言

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爲邦之盛節也。五峰胡氏曰。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于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停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書其質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選士

學于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于學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某可以爲大夫。某可以爲士。某爲卿。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

律理大中

卷之十八

本

言

朝無倖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于其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沒于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朝廷何患不得人。

爲謙曰。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今以一日之文章而博終身之富貴。明乖聖訓。此宜變一也。又考官

聽訟獄者三四載。而使之閱文。荒疎既久。多所謬誤。誤者既售。又誤後來。此宜變二也。糊名易書。本以防弊。而關節之弊。益不可防。徒令胥吏爲奸于闔中。以此易彼。多無知者。此宜變三也。搜簡始于賈似道。待士以無耻。而無耻者益甚。頂名代替。公行無忌。此宜變四也。每一科舉。送卷投呈。扳輿乞試之人。闕于街市。此宜變五也。每一科舉。關通線索。公行賄賂之人。雜沓公私。此宜變六也。凡此諸弊。天下人之所共患也。今若從程子李氏之說。使

能聖太中

卷之十八

九

三

勢所必至。又以升斗之祿。必遠去鄉里。赴奔京師。而後取之。又遠出京師。行數千里而後就之。其費已十倍其祿矣。彼求之者。將何爲乎。今雖取士于學。而勢有與古必不同者。古者諸侯各用其國之人。其貢士于天子至少。其入于太學者。已不復任卑鄙之職。而才與士相均。今用人既畢。出于學宮。選于大學。始出而爲主簿典史之任。則求之甚艱。而用之甚輕。聚之太多。而校之難精。勢必出于冒濫。若大學所論賢能。止備高位。而親民之任。反委之胥吏。則官方雜而治道陵。今不若使各省州學之所舉。其上等貢于太學。其餘不必親至京師。入于太學。吏部卽使人就選之。凡親民之職。雖至賤。皆領以士人。明試以功。其卓異者。始令陛見。如此則庶無壅積凌雜之弊。○天下之民。不可有偏而不舉之處也。京師所在。大衆所聚。然亦不可使之太溢。京營也。後宮也。朝官也。辟雍也。此京師所有而各省所無也。銓選也。朝覲也。會試也。貢舉也。此天下之人。奔走于京師。而亦各省所無也。貴人

能聖太中

卷之十八

三

三

既多則商賈自然輻輳。富者既衆。浮民益多。而輦轂之地。乃爲姦民之藪。此不可不爲法以稍分之也。今若舉人于學校。分選于各省。則京邑之姦民。先去其大半矣。○銓選者。天下治亂之所出。而法之興廢焉。宋楊萬里謂吏部之權。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吏部長貳之所可。吏以爲不可。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以市于吏。吏曰可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

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乃盡歸于吏。此其弊至今猶然也。然其所以致此者。有故。余觀三代之隆。冢宰總百官。然未有以一人盡選天下之官者也。一人盡選天下之官。則遺忘自所不免。今莫若使吏部自分其權。爲尚書者舉數十人。以持各省之銓。每省三人。令州之學師。論舉人之中選者。若干可授教官。縣令。若干可授縣丞。若干可授主簿等官。某某可授繁劇。某某可授閒省。以詔持銓者。分地方繁簡之缺。派上中下縣。

卽於千里之內。五百里之外。授之。三年始覲。六年令監司察得該授某品。或陞或降。以達吏部。吏部授之。其卓異者。令陞見。敷奏以言。稱旨者。擢居清要。其縣丞以下陞降。卽令監司達本省持銓行之。亦卽于千里以內。五百里之外。叙用。蓋縣令以下。最爲近民。而千里之外。語言多不相通。欲其獄訟得情。亦已艱矣。又官旣卑而遠出數千里之外。資用行李。將何所藉。赴官旣無其力。罷官將無所歸。失所旣多。教貪尤烈。又舉人進京會試。舉債以赴。取賂而行。豈賓興之意乎。今此法行。則公私之費。省不啻鉅萬。而胥吏之權自輕。其知府以上。始出千里以外。凡地方官皆撥驛傳吏員廩祿。令至家送迎。其可也。又并冗食。亦汰選之法。

蒞政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不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古者鄉

田同井而民出入相友。故無爭鬭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聞訟可息矣。○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或問爲官僚而言事于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于去則當去。事輕于去則當留。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于爭則當已。○明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圭

三

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廖子晦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

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情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圭

三

以隨事及人。而無類繁不舉之處。人之衆惠于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

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者乎。朱子自註曰。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塘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也。○平易近民爲政之本。○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圭

五

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曰。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如聖人之稱。則常平矣。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

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

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

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

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

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

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

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司馬

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

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圭

五

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當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交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聖本中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魯齋許氏曰。忍害于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率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焉。臨川吳氏曰。縣之于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于民。不眩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蹀。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刺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

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揭謙曰。蒞官行政。莫難于治吏胥。予少時聞諸長老言。舊制皂甲。皆用民壯。更番直日。無多人。無常人。吏胥在官。過三數年。卽爲積吏。必行究遣。今乃令長子孫于中。彼此去來。皆有眞代銀兩。動至千萬。上下以爲固然。異哉。○庶人在官之祿。必如周制。而法始盡善。○如一大縣。亦有吏戶禮兵刑工六職之事。每房量存數名。優以常祿。又縣署許於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主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九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賞罰

程子曰。萬物只是一个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不辜。寧不無辜。○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武彝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縕而有萬物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愷。必放共驩。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

### 法令

程子明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淵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个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旣疑之。終不復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元城劉氏曰。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揭謙曰。比如法令官吏犯賊者死。而祿不足以贍其父母妻子。則爲官何能使之不犯賊。然則行賊吏之法。必重祿以贍其家。使犯吾法者。必其貪者也。然後可以必行而無赦。

朱子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必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揭謙曰。爲治之始。但是苟且。而不立長久之法。皆亂世也。帝王欲齊民。創業垂統。必同律度量衡。辨宮室車服上下。至于田賦經界。學校貢舉。錢穀刑

練等類必皆講盡善無弊之法而謹守之

井田 屯田 限田

程子二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以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均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雖便使暴君汚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揭謙曰經界之正難者在奉行之人若立法亦易今若效正尺律頒度于天下使天下州縣凡一鄉

之地方百步之內各立一界石方千步之內各種一界樹以指南定東西南北無使至邪濶狹然後使人丈量各計分畝田若干水若干牧地若干平原若干道徑若干山林若干下隰若干一里之中若干屬彼若干屬此必無遁矣其邊水邊山依弧曲勾股折筭然後依界樹畫方爲圖凡一州一邑皆了如指掌○橫渠言均田願者衆不願者寡非也天下事無論利害總不可使貧者無故而得田富者無故而失田蓋貧者必有貧之由富者必有其富之由賞游手而奪祖遺可謂平乎彼貧者視田爲身外之妄得天下必多荒田矣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問于有若若對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

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

爲謙曰。貧者多由于苛政。固也。而亦由于無教。國多情民。奢侈俗。雖人與之田。亦何益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于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急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妙。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按先儒稱夏后氏分田。每夫五十畝。以五畝上供。謂之貢。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田。畫爲九區。八家皆私七十畝。共五百六十畝。各耕公田七畝。共五十六畝。以十四畝爲廬舍。謂之助。藉其力以助上。也。周人以九百畝爲井。內二十畝爲廬舍。家二畝。

半餘八百八十畝。八家共耕。通力合作。及收斂之時。計畝均分。一家得百畝之所入。八家得九之八。公得九之一。謂之徹。徹者。通其財力。與斂之豐歉也。爲謙曰。先王之法。無不善。而行之非人。則無不有弊焉。貢則歲荒之時。民艱于常賦。助則末世民頑。厚私而薄公。徹則吏乘勢以下漁其民。上罔其君。出入會計之際。尤難稽考。故孟子雖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而後世卒不可行者。民與吏多奸也。貢法之不善。患在凶歲取盈。苟能論年之

上中下而取之。小荒蠲十之三。大荒蠲十之七。或盡蠲之。則仍無弊也。故貢助徹。猶之三正並建。而貢法實正。永爲定制矣。○善通井田之變者。屯田也。漢武始用塞卒田邊地。自趙充國以屯田制勝。而言兵者祖焉。光武中興。遣將分屯。而魏武屯許下。鄧艾屯淮上。皆以克敵。唐有天下。遂設府兵屯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足以衛。動足以征。而無糜餉之害。有井田之遺意焉。至開元而廢。宋于唐汝河朔間。有田務。然屯利未廣。洪武初。則各省並

屯養兵百萬。不廢民間粒米。可謂盛矣。今欲復屯田。不必更循故迹。但有荒地。卽調兵屯之。立法之始。設良吏。定經界。度源流。通溝洫。分牛種。簡稼器。量人力。派田。其保恤調救。一依井田之制。而畧變通之。雖時異勢變。而此一方可以數百年無壞。不必處處齊同也。○井田遂溝洫澮之制。諸儒推論立法如此。觀周禮有不易一易之地。有再易之地。有萊五十畝。有萊百畝。有萊二百畝。卽周制已不盡然。正方周徹法。通公私爲一井。而兩畿公田之詩。仍用助。想周制已不免貢助徹兼用。大抵地方極壞。必須從新疆理。則以我徹法行之。使以王國來極耳。其餘未變者。且令仍舊。不必變也。推此法爲之。先王之治。亦可行于後代。但患無其人耳。○漢董子言于武帝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限田之法。始此。自晉及唐。亦嘗行之。今按限田。雖不可奪此與彼。然人一丁。田不得過百畝。亦均田之一術也。○唐陸贄言于德宗曰。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

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者。約其條限。截減租價。務利農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也。按私家租佃。雖非官所能裁。但官爲立法。終稍殺其暴。使兼併者無利。而又嚴荒田入官之禁。亦不均而均之。一術也。○李愬爲魏文侯作蠶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此等處。儒者亦不可不知。

經界

朱子條奏經界狀曰。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隸去產存。其

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陵月削。其勢亦難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阻。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于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併爲所累。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于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蚤衰。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干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于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訊究。舊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

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謬疲輒。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于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于一路。見任不足。則取于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于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一經畫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卽已差人于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總興年中施行事冊。及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諸曉筭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口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撥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一圖帳之法。始于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各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

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僱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僱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

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役。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筭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租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組。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詔施行。○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旣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



猾吏。金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閑。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很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通減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原註。今于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酉亥年解發舉人。唯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註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併就烟費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于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第四項。貼黃曰。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烟錢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

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  
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第五項賄黃曰。所謂俵寄  
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卽以其租。分俵寄  
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  
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申諸司狀  
曰。紹興年中。福建一路。但泉州汀州。不曾經界。然亦  
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十八九成。而提  
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  
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  
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  
○又曰。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貽叔。自言知  
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  
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  
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車思旬日。然後  
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  
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卽以相問。如是數日。  
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  
閩縣通差。不以烟農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

但取從上下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  
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  
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  
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于一貼。凡  
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  
出所長。以相協濟。于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  
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  
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  
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  
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  
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  
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  
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于民  
者。○又曰。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  
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盡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  
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  
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  
後。卽便打量。事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舉此廢轍。可

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適所以漏洩幾事。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于其後。非計之得也。○又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曰。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嘉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算法。鑄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應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

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鄉應。轉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今雖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自耕犁。若于此時施行。不唯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嘉所建白。然節次條陳利害。嘉實在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于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

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畧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卽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雖遲之數月。而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漳州經界。卒以進士吳禹圭言報罷。先生自劾去。○答黃子耕書曰。向在臨漳。訪問丈量算法。得書數種。然鄉民率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于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播。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答王子合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舉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于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愿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事。紹興年間正施行。

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  
按王介甫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埒。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所謂土封卽此歟。紹興間李椿年言經界不正有十害。經界正爲十利。秦檜主之。命措置經界。唯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舊。漳汀泉未畢行。瓊州及瀘叙等州並免。及朱子知漳州。又有此議。終尼不行。後湖南廣西。再命再辭。及上留丞相書。深以此爲恨。  
隆慶間。吾杭丈量不均。委嘉興府同知黃清。覆定仁和經界。有丈量法則六條。○一專責委以本官。

原係嘉興之官。民非所事。存言易起。必須上人事。于委任。而該縣知縣。協力贊襄。視本官所任之事。原為代已之勞。視本官所成之功。不當若自己出。庶始終無債事之虞。其分委官四員。該府開送。○一選人役。該縣選各里中丁糧數多。行止端莊者。一人。為公正富民。使領一里丈量之事。即令保舉。量手算手書手各一名。要素有身家。勤慎守法之人。不許容積年奸猾之人。營充作弊。若本里書算。量手有奸。公正富民不察者。連坐。○如果奉公守法。官府覆量無違。五年之內。給帖免役。○抄謙按富。人子多。不知算。若行此法。必須能知算法者。方可責成。不能須令退役。庶無枉濫。○一惟首正。凡有欺隱田糧。盡從免。如仍前欺隱。覆丈之時。為他。人出首者。通行究治。○一定經界。凡丈量之時。皆由隔縣田地。彼此影射。今取鄰縣圖冊查明。于縣界田。逐里土立木為標。詳書業主。與某縣某區某畝。某坪某人田界連。以便查覆。○一較弓式。每田一畝。橫弓計二百四十。每一弓長鈔尺六尺。此一

賦役

貴與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算賦。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分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錙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

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蓋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德宗時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絹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拮克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賦稅

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揭謙曰。今之法雖承兩稅。然楊炎之法。謂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陸宣公謂其計估筭緡。失平長僞。挾輕資轉徙者。脫徭役。敦本業不遷者。困歛求。乃誘之爲姦。殿之避役。今則丁錢不論貧富爲是。但不當責錢銀于田畝耳。○據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

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總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及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選

卷之十九

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害民。及人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撰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菴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具編冊如民科。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笑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磨勘亦如之。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部給事中一人。督

卷之十九

監生清比選。慎。揜。暴。蠹。汜。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善惡廣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蓋太祖以天下之賢士大夫隸之仕籍。以統郡縣之人民。而郡縣之人民。則具于其鄉之黃冊。以天下之郡縣。悉圖載于一統志。而郡縣之土地。則又悉圖載于其縣之魚鱗圖。甚大畧也。瀛海張氏曰。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害



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姦百出。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卽邑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圖。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數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甲乙之名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正嘉以後。魚鱗冊。

聖本中

卷之十九

吏

歲久浸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糧始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賣田產。遇造冊。賄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有暗藏逃絕戶納者。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爲懸掛樹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者。于是通年派糧差多無所歸。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賠累。亦皆歸于逃絕。乃藉藉

議丈量。而鄉文莊守益行之。其鄉吉安府安福縣知州安如山行之裕州。而萬曆八年。遂大均天下之田。然其吏之清強敏練。撫字忠愛者。得因自效。而其罷軟貪縱。養交賈譽者。不無反增其弊。祭酒王材嘆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真切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邀虛譽。是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司之簡書不足畏。獨書筭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說逢之。官昧其良心以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操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

聖本中

卷之十九

元

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辦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違之。能有行乎。揭謙曰。開國之初。法嚴令必。人主有知人之明。專委公廉有才者。分歷天下。而下人畏誅。故經界之正。大抵少弊。至中葉以後。人多玩法。而請托之弊多。又各委長吏行之。長吏之賢不肖。地各不同。則其利弊。亦州各不同。其勢然也。○魚鱗冊始于宋之趙譽。夫其法與王介甫方田法。不甚相遠。然洪武中。以此定經



界而介甫之法爲弊于宋者。蓋其時衆君子不肯行其法。而介甫用小人行之。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爲謙嘗問賦役于玄宥祝先生。先生曰。一方有一方之賦役。一時有一時之賦役。如今之田。或以一斗起科。有好田收三石。便爲三十稅一。薄田收七八斗。便爲什二三。或反賠糧。此時有人種。便爲好田。數年佃人弛荒。便爲荒田矣。○定稅之法。當隨五土與五色。參肥瘠旱澇。分爲數等。年有豐有凶。有平。以平年爲準。什稅其一。遇荒則或減或

獨地形明載圖籍。每年令縣令按行水道。有海堧河決。人力不可回。許奏改稅糧。從實增減。其餘蕪塞府縣不爲開通。卽爲不職。荒蕪田地。貧者補而富者罰。其可也。○平世必使其令信如四時。孔子寧去食而不可去信者。正爲餉之不可加也。觀自來吏之作姦。皆由于每歲加減不等。與欵法名目不同。併官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歲各有異。故小民任姦胥里甲之高下。莫可致詰。今若歷年久遠。無分釐加派。凡所有常稅。令長吏作爲定書。四

時讀法。每鄉宣布之。吏胥雖欲侵欺。乾沒何所措乎。○按計畝納稅。必歸本里。則無產去役存之弊。併無遠方兼并之事。而或以爲人戶住所分散。則里甲之催徵賦稅誠難。不知今之人戶流徙。已與黃冊之版籍異。而亦未嘗不徵。若分主客戶在本里者爲主。令同里自催。在他里者爲客。着一役催徵。此亦抑并兼之一法也。但催徵之役。不許包納。而屬其禁。庶幾無弊。○元時定稅。議者以爲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人丁宜逐年增減。而往往隱漏者。縣官不肯減。人戶不肯增。上下不以誠而已。苟上之人以誠化民。則民自不隱。○聖賢論賦稅多矣。只歛從其薄而已。蠲租免稅。盛事也。然亦有弊焉。貧民田止數畝。其稅不敢不完。富而頑者。田連阡陌。關通猾吏。積年拖欠。遇赦買免。然則蠲稅適以名奸耳。善蠲者當分爲二科。其不欠者。竟蠲本年之稅。其欠者。則蠲其本年。而徐征其欠。察其作奸者。重懲之可也。○唐陸宣公言攤賠之害曰。田

嚙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殷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咸盡。又言催徵之害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旬月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迫。重傷疲人。此為民父母者所當知也。○玄宥先生又曰。朝廷錢糧。所以積欠乾沒者。多由催徵者急。則吏人以他樣錢糧那益。縣官但以錢糧蚤完。得行考滿。則不復顧前後之事。而但顧目前那移。故其中以民之脂膏。飽吏胥者多矣。○古人司社掌邦教。今掌邦歛。攷世之變。可知也。○周公宗建。令仁和長。單催稅之法。里人至今稱之。○漢文以官爵募民入粟。而蠲天下田租。夫當取而蠲之。是違道干譽也。以粟得官。是教民以無耻也。均失之矣。先王非荒不蠲。非德不官。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言至

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搗謙曰。里役有銀差力差之別。夫庶人力役。義也。銀差則取之何名。如有公費。自當于常稅內留一分以充之。未有可妄取百姓者。如宋破分之法可也。○或問雇役差役之宜。曰。子言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曰其使民也義。使民者。聖王之所不免。亦曰義而已矣。周禮役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聞富者之舍也。今使民出錢而免役。僱貧者役之。是賣富而差貧也。姦胥犯此。則朝廷罪之。豈有天子而賣富差貧者哉。其使民也。亦不義矣。富者有錢。自僱人代役。則可。上之人立為此法。則不可。宋之王安石主僱役。司馬光主差役。當時議者但欲便民。而不論先王立法之意。是以紛紛不能定也。以利害論之。唐以租庸調三者取民。所謂庸者。即力役也。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匹。謂之庸。至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于時詔書謂兩稅之外。悉無他徭。是則免役之法。不待王安石而已行之矣。然其後宜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言至

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錄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考。則差役猶不免也。至宋之賦。猶唐之兩稅也。故庸則以廂軍爲之。而所謂衙前諸役。非古三日之役也。王安石欲行免役錢。而蘇軾曰。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非事例也。然其言曰。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

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則猶唐之變兩稅宋之變免役也。其法始下民大便之矣。不數十年而差役之苦。更甚于往時。竟何益哉。以此知官之與民。必不能無役者也。役重民病。但有恤民減役而除貪殘之吏。卽有所費。但當請節之于上。不容更取之于下。徵之往事。固如此矣。○洪武中役法。依戶數定里長。不許那移。然其重役止派上中戶。而不限里。十八年。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爲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然民有丁產多而貧。丁產少而富者。極難清查。用道令晉城。預知民間貧富丁產之數。乃審繇役。按籍而定之。無敢違者。非至誠用人。不能得之。○富民者國之所恃以安也。重役加于富者。不過曰胥矣。富人哀此。筑獨耳。究之富者病國亦病矣。安民唯有減役。別無巧法。○軍興則役自繁。興師至萬。而民無妄役。可謂整暇矣。○役莫

大于漕運。久必民不堪命。若軍運。則非重督運之權。假以生殺。不可也。○古之役民甚繁。然而君民相親如家人父子。出力而不奪其時。不傷其財。不致其病。故雖繁可任也。後世官之治民如傳舍。田疇荒矣而不恤貨財殫矣而不知筋力瘁矣而不問牛羊用人雖歲一役而民不堪也。

### 理財

肝江李氏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糶而末常糶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糶也。末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歉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于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買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不售矣。故曰。歉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善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

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求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買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項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糶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買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民無聊矣。此平糶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愔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及隋。時或興廢。厥間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糶。殆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糶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糶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糶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當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奸也。

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出糴。出之則不足于饑也。多出之則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買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揭謙曰。常平之法。宜自三石以上。不許兼糴。亦所以防蓄買也。

### 右論平糴

謝顯道曰。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揭謙曰。鹽法非正道也。然後世以代正供。似不可廢矣。通商惠民。禁奸三者爲上。裕國次之。○鹽大利之所在也。而法得行者。官執法而賄不行也。世亂賄行。何法不弊。竊嘗問之商人。今日之鹽。行私者衆。猶幸正法不唯無利。抑且虧本。然則不糴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則已。業鹽必冒法矣。爲國家者。豈可使民必冒法而爲商哉。

### 右論鹽法

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鉄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乃止。伊川問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旣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

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揭謙曰。王者鑄錢。非以侔利也。所以平民心也。錢行則僞銀息。分釐之間。輕重畫一。而民心平。少時聞訓。謂分釐用銀。不妨過重。以惠小販。長而食貧。見小販之等。于定星處。率重半分。積而論之。貧者零用銀一兩五錢。只抵一兩。富者併用則反是。乃悟向之所謂善者。正所謂惡也。以此知天下之善。莫過于平。此亦錢不行之故。

右論錢法

龜山楊氏曰。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于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

揭謙曰。泉府之法。唯封建時可行。今天下一統。官皆無常。不可行也。雖國用軍需。則暫于出產州縣。

置場收買。令遠近以貨自至。所須物足則止。不得至民家強買。其有非次急切軍典。亦各于出產州郡。專委長吏。于有物力上戶內。平價給買。稍有侵違。加以嚴典。庶民無重困乎。○漢初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輦。至武帝竭天下之力。幾無以濟。乃令買人爲官。賴桑弘羊平準之法。得以僅存。董子曰。天亦有所分予。予之商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右論平準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

所謂均節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于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于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得而逾之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于聚歛。指克之。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通。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流之弊。不可勝揅。愚意莫如固制國用。

性理大全

卷之十九

聖

三

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經費總計幾何。逐項間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憐舒。亦不至大相絕矣。然朱子又有與王運使劄子曰。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爲當倣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之載。大約所供。纔十之二三。而米糴不在數中也。見欲一例如此供申。然在鄱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叮嚀。使臺所爲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

性理大全

卷之十九

聖

三

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其後不知運使所答如何。

律理本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揭謙按朝廷于州縣錢糧。徹底清查。盡歸京師。終非美事。惟選賢而任之。使多儲積蓄于本地。交盤之數。使本地士民鄉紳共知之。苟貪污著聞。則繩之以法。雖聖王治世。不過如此而已。

嘉靖中詹事霍韜疏曰。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

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處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厘厯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賊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十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

律理本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年減七百二十六萬矣。據上數戶宜減六百二十四萬今亦不合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遞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七倍矣。攷山

卷之十九

三

三

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

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入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昔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

卷之十九

三

三

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逾困。而民逾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

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祿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衡而不窮乎。所望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禮之目。由此而堅。所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

揭謙按此疏言國計甚明。覽者以三隅反。則經費雖廣。可指畫而陳矣。然人君處盈絀之道。不可不審也。當國計之盈。固當戒其侈心。勿爲妄費。然亦當小疏通之。或惠鰥寡。或興禮樂。毋務厚藏。以滋後人之侈。當國計之絀。固當量入爲出。愛養樽節。清查耗蠹。仍當褒示寬大。不可唯務裁削。以啓亂源。嘗見父老言崇禎間流寇之起。始乎裁革驛傳。

固當慎也。

右通論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蓄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大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

日也。蓋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人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壺。

揭謙曰。珠玉錦繡。物之貴者也。焚而棄之。如土芥。

此正其性之奢處。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操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多矣。

魯齋許子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此。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揭謙曰。國之用財。必有節者。非徒儉而已。官府之制。必有法式限量。不得踰溢。如庶民不得衣絲品。官不得織金。宴享祭祀。簋豆有額。民間不得倩厨人茶使。婦女不得擅用珠翠。皆所以使上下有章。而裕生財之源也。曰不嚴而令行。如之何。曰節自上始。

救荒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卷之十九

救荒

○救荒之策。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資。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縱

饒措置得善。所患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揭謙曰。朱子救荒法。載本傳見前。

### 禮樂

程子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其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

雖聖人作。須有損益。○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先生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唯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于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古人無椅桌。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桌。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揭謙曰。不特如此。垂足而坐。則精神緩散。

又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于是。

揭謙按。何氏塘解詩言志四句。實爲有理。其言曰。

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詩既成矣。其吟詠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當歌之詩。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聲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並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鐘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作太簇調。則衆音之聲。皆以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俗樂以合四一尺上工爲板眼。乃其遺法也。此說最爲簡盡。余有古樂書從蔡氏新書。另有考定。推此法行之。節序衆音。爲二十四卷。有知音者。可舉而行也。

又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嘯殺。太下則入于嘯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這個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的。聖人所傳于後世的。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天理之自然。○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觀矣。○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官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簞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

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樣。便是大原大本。○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且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遠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嘒殺促數之音。并改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知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于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學有節奏。學他的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

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鍾鼓。然後以鍾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人鍾鼓已自不識。○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乞修三禮。制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樂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願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備

學禮本中

卷之十九

奏

三

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

搗謙按凡日用之禮經禮也多見于禮記遇事而行之有時者儀禮也二者須分而觀之終不可合合則必有苦儀禮之繁而并經禮束而不觀者矣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組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

中和而文以玉帛組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的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的意又如行路人兩個同行纔存个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个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的意○人徒見升降揚襲有類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于人者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

性理

卷之十九

奏

三

###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用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復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

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朱子曰。昔者聖人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

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養心治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于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傲逸之氣。不設于身。學者由此



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于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

卷之十九

三

三

三

南軒張氏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于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

可以進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歧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現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弦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于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于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于累

也。身脩而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于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俗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益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特處庠序爲然哉。雞鳴風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特之非學。則雖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

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子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揭謙曰。至洪武中。其言遂驗。始立學宮。祀先師。府學置生員四十人。縣學各二十人。作尊經閣。以藏書。作明倫堂。以開講。作學舍。以招來學者。使誦讀于其中。立教官教諭。以爲之師。設廩祿以繕其食。月課其業。而又設提學以爲之進退。又時簡其孝弟悌行者。以爲行優。簡其不率教者。以爲行劣。所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以整齊士風。法至詳也。至其後。學徒益廣。教乃漸廢。但取士之日。暮途窮者。以爲教官。一切教養無聞。士有入學者。止令齋役。徵其束脩。贊儀而已。師道廢而士習益以不振。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

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揚謙曰。欲種苗者。去莠。欲養民者。去奸。欲養士者。必去奇袤。遊冶放浪。鑽刺橫議之習。而後學校可清也。○教人之法。經書皆有畫一之說。不許淆亂。而後學術始一。○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萬曆時。爲賊民之先者。李贄是也。今其書遍于天下。欲人心之正。其可得乎。○淫書之賊人也。過于酖毒。使之遍坊市而不禁。則司學之罪也。○士必養而後可教。

###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龜山楊氏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循正道。西漢之士。慕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

變。西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于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李

性理大全卷之十九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

錢塘應鵠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封建 郡縣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環。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

搗謙曰。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且謂諸

侯者三千。資以勝殷。湯不得而面。而周者

百。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

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

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此所謂以私

意窺聖人者哉。夫天下之勢。卽天下之理也。封建

非聖人意。然則郡縣之朝暮易君。果聖人意乎。子

厚以聖人之於諸侯。欲去之而不可。未知聖人之

於諸侯。欲去之而有所不忍也。卽以唐虞而論。忍

使堯舜之子。一傳而齊於編氓乎。契明人倫。稷教

稼穡。功及萬世。忍使不祀。忽諸乎。非唯聖人不忍

天地固有所不忍也。擇賢而授之土。其臣民安之

聖人不忍易也。易世之後。愛其甘棠。况其子乎。且

其子實賢。安得不繼。此固天理。非徒論勢也。必衆

叛親離而後去之。去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若如

子厚之論。則聖人於先聖之後。功德之亂。皆欲一

朝而盡易之。但勢有不可爾。豈聖人之心哉。○郡

縣交代。六年而更。使六年易一君。則天下必大亂

然則治國如傳舍。必非聖人意也。不得已而郡縣

必專必久。

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的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

揭謙曰郡縣自比不得封建。封建則一國亂自有。一國治。亂國之君子奔往治國。則亂者自亡而治。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辛

者自興矣。郡縣則一君亂於上而天下無邦。其極也。必人類盡溺而後已。然封建必難復者。在於無人。如周自歷代聖人。啟養人才。凡世祿之家子弟親戚無不盡循法度。方得數百年大治。今欲驟復封建。實無一二十人可爲一國太祖者。況其親戚子弟全無教養。一傳而敗。勢所必然。所以聖人之興。不過因時而已。○封建至周末而父子兄弟相殺者比比而然。便是天厭封建矣。

疏明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朱子曰。封建

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育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四

三

戮。馴至大亂。沈憫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個雖教無人禁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

疏明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朱子曰。封建

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以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也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

韓王太中

卷之二十

五

三百六十九

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他許多異姓過。摛謙曰。周書分土。唯三。孟子下誤。周禮諸公五百里。陳祥道以爲兼附庸者似之。然周禮處處不合。經傳恐亦非周初之舊制。○按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亦據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而言。周千八百國之說。想從此來。並無公五百里之說。

刑獄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意固善也。夫紂作

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剝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龜山太中

卷之二十

六

三百六十九

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旣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

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旣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

官所掌唯象流二法而已。其曰唯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

律學太中

卷之二十

九

晉六十九

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免。殊不知死者之

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

律學太中

卷之二十

十

晉六十九

詳審曲直。今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候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唯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卷之二十

十一

三十一

象山陸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

### 兵制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兩外之道。

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益辨。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

卷之二十

十一

三十一

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臃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被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

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主

三言六五

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數。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

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主

三言六五

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伯。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卽其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人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唯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

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馮謙曰。韓信擊趙。其從之者如曹參等。皆漢王心腹之將。王雖自稱漢使。而諸將多知其爲漢王也。故得以馳入而無阻。不然。豈能望其臥內乎。信謂漢王將不過十萬。而已能多多益辦。觀其垓下之敗。以三十萬衆。敗而復合。夫兵不難於將勝。而難於帥敗。非節制何能如此。

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

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咎。○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晝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弱者之道。亦必如此。○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入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

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只滾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

在聖本中

卷之二十

本

地

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知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自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始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究哉。

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旣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在聖本中

卷之二十

本

地

揭謙曰。先王教士以兵。蓋不欲以殺人之事。授之不學之人。然觀聖人之意。殆非得已。繫師以毒。處戰以喪。誠慎之也。車戰廢而文武分。天地之淳漓。於此而判。然古之文臣。如武侯之羽扇。韋叡之板輿。頗能克敵。而武臣如曹彬之止殺。尤擅厥美焉。文武之不可分。猶可見也。至近世火器。極于天和。荼毒生靈。震驚上帝。戰勝攻取。全所不係。祈天永命。在必蠲除。儒者之學。豈宜研此。○地道以靜爲安。守國而用火器。是自震之也。○戰雖尚謀。爲其

要在勇無勇。雖十分才智不免於敗。○凡事皆習而後能。況於殺人之事。豈可坐而輕談。○兵偷將怯。大率由恃火器。○府兵馴兵於農。制之得也。○強暴之夫。充軍可也。罷貶羸病。苟犯此律。亦強充之不糜餉而壞軍制乎。

諫諍

韓魏公琦曰。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

聖本中

卷之二十

九

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琦景祐中。擢授右司諫。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之任之之意。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其所存。憂欲飲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

覽者知人主從諫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爲若干卷。

爲謙曰。魏公此篇雖簡。然論諫無踰此者。道行於君。有以夫。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

聖本中

卷之二十

十

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趙。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所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此一段見性理大方與易傳文句小異似約易傳之說而爲之

朱子論伊川諫新柳事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

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上。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馮謙曰。諫折柳事。若欲堯舜其君。自當如此。方長不折。長養萬物。正是天子第一事。今人視天子爲一孩子。故以伊川爲過矣。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道。上曰。何如。曰。當以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

東萊呂氏曰。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西山真氏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則

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齊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早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敬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則勸懲可著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謚

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於七十有五年。高宗祭於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致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於五十有九年。古之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一

錢塘應僑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物爾。不可言地。更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造化不窮。生氣也。近取諸身。如出入息氣。見闔闔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者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為呼也。

僑謙按。氣散者不反。然須知老變為少。飛復為潛。循環者。易理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地有涯。其氣也無涯。



問橫渠以野馬網緼爲太虛。而天卽太虛。有氣無際。然乎。馮謙曰。乾爲天。爲圓。安得無際。所謂金輪理當如此。曰。然則天安所倚。曰。飛鳥猶能自舉其身。而况於天乎。本天親上。是也。○自張子邵子及朱子諸先儒之說。莫不以天有氣而無形。今以愚論之。則不然。天地乃成形之大者。天固爲積氣。地固爲積形。然地中非無氣。則天上豈無形乎。知陰陽之互藏其宅。可以明天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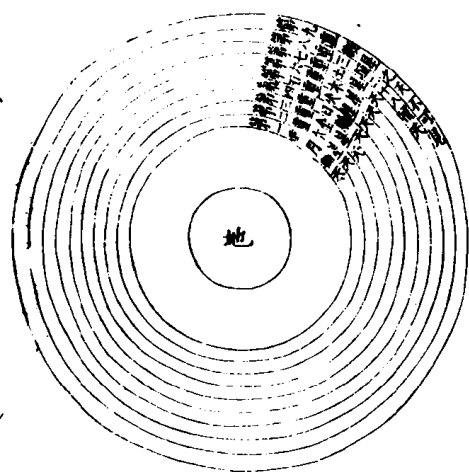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汎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輓。後來方凝得硬。○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中。○古今曆家。只是推得个陰陽消長界分耳。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的幾句。○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

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八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个旋風。下輓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遂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

馮謙曰。天九重。只因他有九樣動法。所以知其九重。若無形質包住。氣便散了。何以旋得去。看他旋法。確爲圓形無疑。○天之圓。固不得如雞卵。卵之可以無竅者。其始而非其終也。如百穀之未甲然。天非未甲。但精神運於內耳。人之肖貌天地。乃有九竅。則天之旋轉有九重。各一竅司之。凡有九竅者。皆能變化。

### 重九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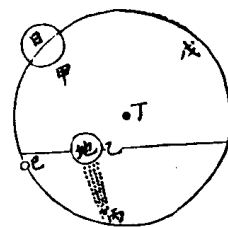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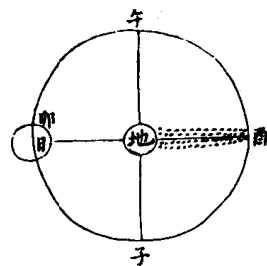




爲謙曰。以人視上。以上爲尊。以天自視。以下爲卑。  
古人言圖則九重。王者法之。今觀第一重月。象后。  
第二重水。第三重金。相月象妃。不經天。三宮之象。  
也。第四重日。象帝。第五重火。第六重木。第七重土。  
經天。相日。象三公。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象臣民。  
第九重。微星之天。爲包絡也。或曰。周禮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易乾爲天。離爲日。  
日之不可謂天明矣。曰。周天之氣皆乾也。祀天所  
以報氣也。昊天上帝。氣所繇生也。然不得少陰之  
精。以主之。則無以因時遷流。成發斂之節。天地之  
精皆坤也。祀地所以報精也。皇地祇。精所繇生也。  
然不得少陽之氣。以主之。則無以化物承天。成滋  
育之功。日非天也。天之女。故象帝也。月非地也。地  
之子。故象地也。坎離實代乾坤之位也。○問西曆  
言。天有十二重。今止依古法九重。何也。曰。天之第  
四重日。猶人之有中氣也。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  
猶人之有衛氣也。今九重以上。不復有星辰。豈有  
三重天體。爲精氣所不到者乎。其爲要舉也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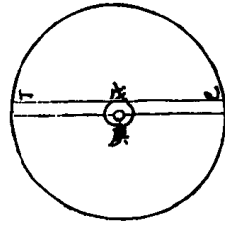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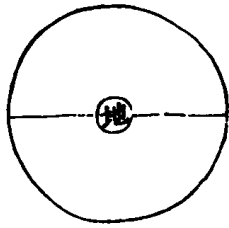
曰。彼以第十二重。永靜不動。而天帝居十二重之  
上。然乎。曰。至健而不息者。天帝也。若永靜不動而  
卽安。似非帝也。今譬之於身心。身之君主也。豈  
有身之君主。而居於肌膚之外者乎。大抵西國之  
曆。甚精。以象數可測也。象數之所不及。則失之矣。  
○天九重。近地者溫。遠地者寒。故外陰而內陽。然  
陽自地中而出。升而爲日。陰自天上而入。降而爲  
月。陰陽互藏其宅。月近地。故中氣涵而浮陽不散。  
日遠地。故外精煖而涸陰不洩。外六重。陽主之內  
三重。陰主之。升降之交。莫分其際。○流行之際。陰  
最緩而陽最速。陽神陰化是也。周天之氣。外旋急  
而內旋遲。陽外陰內是也。第九重不可見。第八重  
三垣二十八宿。旋極速。第七重鎮星。次速。不記閏。  
積二十八月。不及第八重三十度。今曆家謂土星  
重遲。非也。第六重歲星。速又次之。積十二月。不及  
八重差三十度。第五重熒惑。漸遲。積六十日。不及  
第八重差三十度。日居第四重。最遲。此天行外急  
內緩之明驗也。至內三重。金水與月。雖皆有輪。

行最速。一日不過行十二度十一分強。四三百  
 辰星太白則皆遲。遲疾相準。則與日等。以在日天  
 之內。太陽所驅。故疾者反遲。而遲者反疾也。○外  
 第九重。振之李氏以爲一日一周之天。包絡轉運  
 非也。天之行。自內運外。非外運內也。天行九重參  
 差不齊。無相伴者。三垣列宿。爲一日過一度。以日  
 行而節之耳。若謂別有一天。一日一周。日行與之  
 相符。則夢夢矣。○一體之物。雖兩肢不能異動。况  
 九天乎。以是知天有九竅之用也。○諸陽唯日行  
 最遲。故日爲中氣。諸陰唯月爲差速。故月爲中精  
 陽而遲者。中有陰也。陰而速者。中有陽也。○樂記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  
 之間也。此三句盡天地人之奧理。至清爲上。至濁  
 爲下。上下無常。本者親之。天內明。故不息。地外明  
 故不動。人在天地之間。一晝一夜。故動靜因之。○  
 易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天包地外。故曰大  
 地得天中。故曰至。○渾天之說皆曰。地在天中。而  
 西曆言之尤明。今圖於左。



西曆曰。假令地球不在太陽。在一隅。如上圖。丁爲天中。設地球在乙。日輪在甲。照乙地球。其景必至丙。則地之景。必不能隨日輪而平行轉周。蓋日行從甲過戊。至丙。景必從丙過己。至甲。是日輪行大半圈分。而景行小半圈分。遲速不等甚矣。日長夜短。不大足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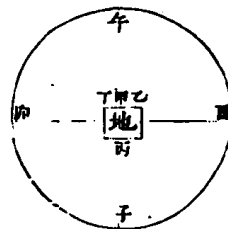
今觀上圖。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體之景亦平行。日在卯。則景在酉。日在午。則景在子。春秋二分。日躔赤道。晝夜平。是因地在天中。故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平下。爲夜。非正中而何。問地居天中。何得不墜。據謙曰。諸氣爲上。四旋於外。則重濁皆歸於



中無所從出故也。

又西曆曰。日輪大於地球。從日輪視地。止一點之小。何也。隨人所至地面。恒得見天體之半。又春秋二分晝夜平。故其大比日天當止一點。令非一點而大如戊庚。卽人在戊地面上。不得見天體之半。其地平線平行至丁巳。亦不能分日天爲兩平分。則春秋二分亦不得晝夜平也。從日輪視地。既小如一點。今從地視日。乃大如小車輪者。日輪本大於地故也。

爲謙按先儒稱天圓地方。而大戴禮稱會子曰。如果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揜也。則知天圓地方。止是相傳俗語耳。今西曆亦言地本圓體。其說曰。日月諸星。雖每日出入地平。不過第天下國土。非



同時出入。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如有人居東。又有人居西。東西直相去。試七千五百里。則東人見日爲午正初刻。此際西人乃見日在禺中。爲已止初刻也。而今之半周分。天下皆同。以地圓故也。如後圖丁乙與甲地。異卽異天頂。卽異日中。而又與甲同卯酉。卽丁之午前短。午後長。乙

之午前長。午後短矣。獨甲得午前長。而後平耳。而今之半周分。天下皆同。何也。是地之東西圓也。又人之居廣東。測北極出地。得二十二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見北極稍高。測得二十三度。次每行二百五十里。皆如之。至京都測北極出地。得四十度矣。亦見北界星。廣東不見者。其在廣東。亦見南界星。京師所未見者。此由地爲圓球。人乃循球而行。故南北二極。及附近諸星。隨而漸次隱見也。若地爲平體。隨人所至。恒見天星。高於地平。若予度。則此

而北之爲圓體亦可推也。

或疑百川赴海而水不溢。朱子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一

擒謙曰。水至歸墟。雖往者消而來者息。然消者日亡。息者何自。火降而變爲陽金。下行於澤。水升而變爲陰金。上行於山。故大海之中。時有火光。而泉源之水。發於山頂。盡性者自知之。○先儒但言地形盡處。海與天接。不知地形圓故。要之海只是周地而流。其在天中。如人之有胃膀胱也。天輕清而上浮。水沈屈而下注。中無去處。被土克爾。

魯齋許氏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

無非教也。此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弊者也。敬軒薛氏曰。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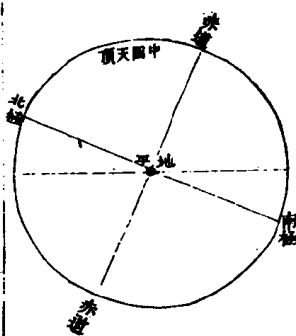
測天經

經星也

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其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覆地下。亦然。北極距地七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擒謙曰。據前曆推算天度。皆以日行一度起算。據西曆以三百六十度算。似與易合。○

五度四分度之一。凡言度者皆用此起算。極星分天體爲三百六十度。凡言度者皆用此起算。其法以圓體東西分三百六十度。南北亦分三百六十度。南極在地下。北極在地上。二極之中爲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度。所謂帶天之紼也。



地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主  
欲明諸天。先明第八重天星以定其體。欲明第八重天。先明北極。大抵人南向而立。天自左旋右終古不息。唯兩端不動。如戶之樞。不離故處。以中國地面所見。其南端在地下。常隱不見。其北端在天上。常見不隱。其常見不隱之度。則紫微垣在焉。其中心則北極也。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簾子相似。又似寶

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北極星。只是在北極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推得北極出地有高下。而西曆之法更詳。今以崇禎間西曆所推。中國各省直北極出地度列於後。

順天府出地四十度

江寧府出地三十二度半

濟南府出地三十七度

太原府出地三十八度

鳳翔府出地三十六度

開封府出地三十五度

杭州府出地三十度

南昌府出地二十九度

武昌府出地三十一度

成都府出地二十九度半

福州府出地二十六度

廣州府出地二十三度半

桂林府出地二十五度

雲南府出地二十四度

貴陽府出地二十四度半

中國在赤道之北。得北極出地度。卽得赤道離天頂度。○崇禎曆書中。分天體爲十二弧。每一弧爲一宮。今以其法。議天星甚易。如今孟春之月。昏井

卷之二十一

中則昏時此宮正當天頂。但識某星最大。某星次之。以次詳明。歷十二月。則十二宮悉明矣。○周天

分二十八宿分布。多者至三十餘度。少者至於無

分。莫知其所由來。今止觀背宿。漢時洛下閎測尚

有二度。元測止五分。今則直入參中。不啻無分矣。是則經星亦有動移也。觀古人言月宿於畢。而月以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則意其始。必以二十八宿紀月行初周之度。而後漸至推移。則不復知其所自始耳。

### 二十八宿周天方位



又曰。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紫微之垣。北辰之旁。有星焉。執樞因時。無有差忒。聖人尊之曰帝。冬至之子帝在坎。春分之子帝在震。夏至之子帝在離。秋分之子帝在兌。舊法測帝星。冬至之子出地一九。照節而移。日高三寸。一節十五日。升四十五寸。三十日又升一九。至夏至高七九。則陽升之極。乃日降三寸。至冬至仍高一九。升降之義。然○房尾之間。謂之心星。又爲明堂看升伏伏

德如是天行南北正值。則心爲出震之方。

古分野。周占柳張。秦占井鬼。魏占觜參。韓占角亢。趙占胃昂畢。衛占室壁。燕占尾箕。齊占虛危。魯占奎婁。宋占房心。吳越占斗牛女。楚占翼軫。至今未改也。西士以爲大地至廣。豈以一中國而盡天之分野哉。馮謙曰不然。周天皆中氣所發。則中土雖小而徧應乾象。理實有之。數千年來。專家測驗。徵於史者。非一不可謂皆誣也。

日月

欲齊七政。先明日月。

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五星。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

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

馮謙曰。日月。先儒皆謂右行。至橫渠言。日月左旋。而朱子從之。然以予論。日左旋。月右行。此不易之理。故詩言。十月之交。若言皆左行。皆右行。則是相及。不是相交。○西曆。天體一周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日每晝夜右行五十九分八秒二十微。爲平行度。月每晝夜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每日距太陽一十二度一十一分三十六秒。四

十一微爲平行度。左旋算則日每日行三百五十九度五十一秒四十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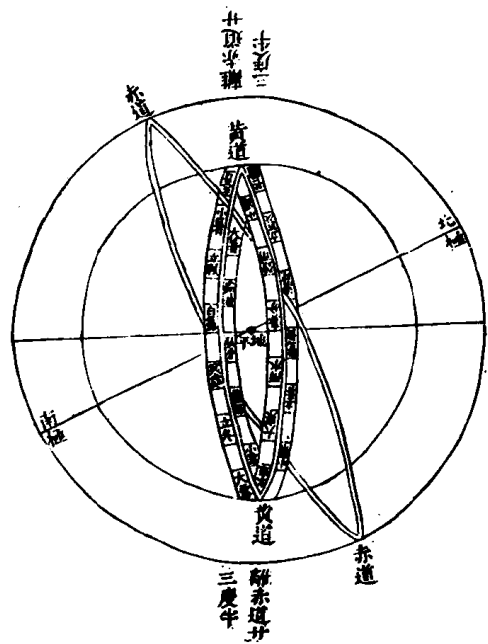
問周天之數。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朱子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此時看。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此時看。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摛謙曰。凡中曆以日行起度。西曆三百六十。是自然之數。所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爲氣朔之中者也。

象山陸氏曰。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

摛謙曰。今法黃道之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至。黃道之北。離二十三度半。爲夏至。黃道之東西。與赤道相交。爲春秋分。與赤道似兩環交疊然。

黃道赤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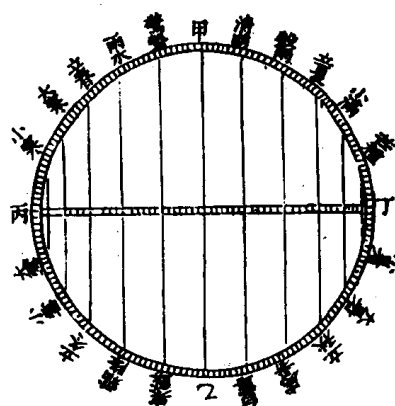


西曆曰。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四分。每分九十度。爲四象限。又一象限。分六分。每分十五度。爲一節。氣共二十四節。試看上圖。冬至至春分漸上。至夏至亦上。過夏至至秋分卽下。至冬至亦下。○日自春分至夏至。行九十度。爲六節。氣。自夏至至秋分亦然。四象限。雖各行九十度。而其距赤道緯度。則非九十度。游移不出二十三度半也。故九十度爲黃道。自東而西之度數。而二十三度半。爲黃道距赤道南北之度數也。蓋春秋分日。日躔二道之交。過春分日。離赤



道向夏至而漸遠赤道。過此則又漸近赤道矣。自秋分至冬至。自冬至至春分亦然。

如左圖。甲乙為赤道。丙丁為冬夏二至。距赤道二十三度半。假如日輪在春分。則於赤道無距度。自春分至清明。則日行十五度。而其距度非十五度。乃六度十九分也。自立夏至小滿。此十五日之間。其遠非六度而為四度也。自芒種至夏至。亦非四度而為一度弱也。故近交差多。近至差少。而其差非同也。欲知每節氣及每日日躔黃道。距赤道幾何度分。依上圖可



得焉。假如清明初日日距赤道度分。上是清明初度。下是白露初度。兩界相對。次用一線。或界尺隱取兩界。循直線視所當丙丁線度分。得六度。因知清明白露初日日距赤道六度也。又清明五日。處暑十日。其離甲乙赤道亦同。故檢取清明五度。處暑十度。為兩界。次依

地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壬

法視於丙丁。得五度強。即其距度也。餘倣此。

元史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會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馴節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行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盈。末為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

地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壬

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晷景而得。仍以算法推考。與所測允合。

揭謙曰。此說日行有遲速。未知遲速所以然之故。獨西曆之說最確。今載於後。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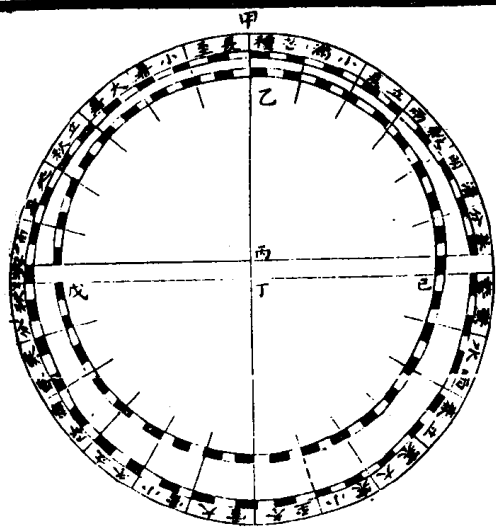
或問太陽平行一日一度。一歲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分半歲。宜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不其然。大統曆太陽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即今甲寅年春分至秋分。四月二十二日。空一度。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四日。亦有空度。秋分至春分。十月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隔一度。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五日。亦隔一度。其非平行何也。西曆曰。七政各有本天所麗。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一心也。故其

行轉於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第九天之黃道心。與地球心。一也。則其行於地面一周。恒為平行矣。則七政之天。雖不平行轉於地體之面。然於其本天中心。平行轉也。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如上圖。甲為第九天之黃道。乙為太陽之天。丙為太陽天之中心。丁為地及第九天之中心。則視第九天與地球同心。其上半天與下半年。實為平行。故其行轉於地

面必亦平行也。日天中心乃與地中心不同一處。其  
上半年。與其下半年。亦非平分。故其行轉於地面。必  
非平行。蓋日行從戊。過乙。至巳。在地球止行其半周。  
分在太陽本天。則已行大半圈矣。此以上之黃道。亦  
然。故自春分至秋分。太陽之天。大分在上。自秋分至  
春分。其在下之分。不及半也。自春分至秋分。行十二  
節氣。半周天而多八度。自秋分至春分。以黃道論。亦  
行十二節氣。而於本天。則其行不及半周也。因知日  
行半黃道。自春分至秋分。必遲。而自秋分至春分。必  
速。此非日天不平行。以與第九天黃道非同心故也。  
焉謙曰。夏至陽升。則日道高。冬至陰升。則日道卑。  
以此見天行自然無忒。而實非刻畫一定之物也。  
又曰。西國曆家。測驗節氣。測得太陽自春分至秋分。  
必須一百八十七日。自秋分至春分。止須一百七十  
八日。大統曆半周。共有一百八十二度。故太陽行夏  
至節氣。以其本天。每日一度。一百八十七日。則行一  
百八十七度。而黃道半周。原當行一百八十二度。以  
每日一度算之。爲有餘。故於夏至節氣有空度。日行

冬至節氣。黃道自秋分至春分。亦當行一百八十二  
度。而本天止行一百七十八日。乃依每日一度之算。  
而不足。故有隔日。乃知春分至秋分。黃道一百八十  
二度。本天行一百八十七日。日多度寡。必須空日。可  
以合之。秋分至春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一百  
七十八日。度多日寡。必須隔日。可以合之。因此冬夏  
節氣。於周天度數。亦不平分。蓋節氣。太陽行黃道之  
十五度也。日行夏節氣。其所行十五日。而於黃道。非  
行十五度。故不可以十五日定其一節也。冬節氣。亦  
然。欲得其真確。須依上法而定其限焉。故於夏有以  
十六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於冬有以  
十四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  
問大統曆自春分至秋分。恒算得一百八十二日。非  
一百八十七日也。如甲寅年春分日。爲二月十四日。  
秋分日。爲八月十八日。乃扣至一百八十二日足者。  
自秋分至春分。亦然。其皆爲平分。何也。曰。定節氣法。  
有二。其一以太陽所行於本天度分。其一以所行黃  
道度分。大統曆定節氣。非依黃道度分。乃以日行本

天度分定之。若論黃道度。則所論春秋分。必在二道之交。今大統恒前三日而得春分。後三日而得秋分。日輪於本天。已行至一百八十二日。然實未躔二道之交。故諸節氣。俱因此有前後。西洋曆家。則依太陽所行黃道度分而定諸節氣矣。此法以得真確。本日甚便。蓋測驗以得日輪高下爲急。而日輪高下。由於所躔黃道度分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復生。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斯。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邇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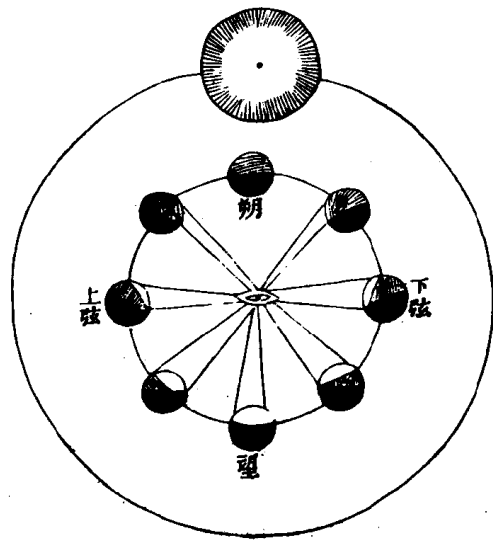
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觀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盛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說。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徐養齋先生言月中影子。即是所聚本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排

先儒所謂山河之影也

揭謙曰。大地之影。近見崇禎曆書。又以爲不然。蓋山河大地之體。東西不等。云何月中之景。時時不變。又用遠鏡窺月。生明以後。初日見光界外。別有光明微點。若海中島嶼然。次日光長魄消。則見初日之點。或合於大光。或較昨加大。或魄中更生他點。此又別有至理。今不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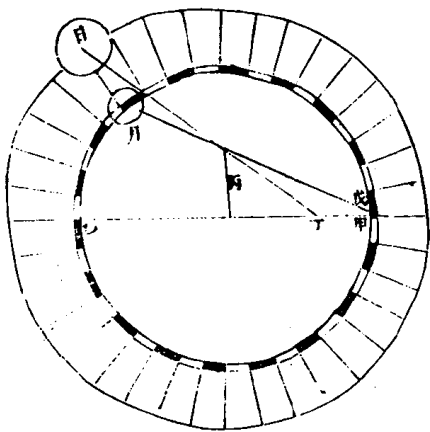
晦朔弦望圖

大者為日。小者為月。中為人。背日之黑。面半為受。光之面。



西曆云。月體非渾圓者也。以遠鏡窺之。恒見其體作凹凸形。如月中微黑之處。乃其凹形。不受日光也。光滿之處。乃其凸形。能受日光也。或曰。月既為凹凸形。何以自下窺之。見其光魄合成圓體乎。曰。凡至方之物。升於高處。人目視之。必成圓體。緣人目瞳子最圓。視物之時。二邊銳角形相遇。則至方者。不得不變為至圓也。又何疑月體之不為凹凸焉。

或問太陰在何重天。西曆曰。第一重天最近於地者。是也。吾徵之。日食。由於月掩其光。且恒見月體後。



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矣。依表影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影。光體遠於地面。得景短。光體近於地面。得景長。今西國曆家。以表景測驗。日月高下。日輪高於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於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光表景則短。月光表景則長也。

如左圖。甲乙為地平。丙為表。視日輪高於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於地平五十度。即日光從表端至丁。月光從表端至戊。戊影長於丁影。明也。是知月天近於地面也。

元史曰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賈  
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  
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爲今合朔弦望月  
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  
皆以月行常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  
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  
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固進退損益之數後之  
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  
月行徐疾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  
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  
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遲  
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  
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  
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  
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  
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行平度謂  
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  
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

雜學本中

卷之二十一

辛

曆

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  
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  
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驗得轉分進  
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  
爲半周限折而四之爲象限  
揭謙曰轉曆者所以步月之遲速也崇禎曆法謂  
月天又與黃道天不同心大抵行至最高極遲最  
卑極疾從最高行起算一日行一十三度三分五  
十三秒五十六微謂之轉分二十七度五十五微  
五十八分四十八秒爲轉終分其法甚繁宜俟專  
家算測非儒者所宜日用心也儒者但明其理而  
矣月本行右行十三度十分三十五秒最高行亦  
右行七分故轉分爲十三度三分有奇二十七日  
日三十刻有奇已爲一周回於元次宮度然必再  
行二十三日刻有奇始及本天最高月最高行無  
定界每日順天右行七分有奇凡八年有奇而  
周天舊謂月亭○轉周崇禎曆書謂之月自行  
元史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  
三刻後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  
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

雜學本中

卷之二十一

辛

曆

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詆。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採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朔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法。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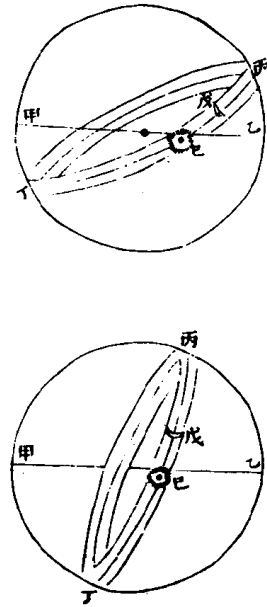
律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虞翻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朔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行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爲法之不可易。初閏三小二大之說。皆不以爲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常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

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爲知者道也。問既朔日以後。月光漸長。又每日離日輪十三度。則第二日日入地。平月在日東十三度遠。則月高於地平。亦十三度遠。自第二日以後。宜無不見月光者。乃今之見光。或在朔後二日。或在三日。或在四日。其不同何也。西曆曰。其故緣於地平及黃道也。人居地面。而見月光者。必月輪在地平上高十二度。方可得見。不然則否。蓋月之度數。有離日輪之度。有離地平之度。月光之見否。由於離地平之高低。不由於離日輪之遠近也。故黃道交於地平不同。有斜相交。有正相交。朔時日月同度。若其同在於斜交之宮。則居地面者。遲見月光也。若在於正交之宮。則速見其光也。

律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生明遲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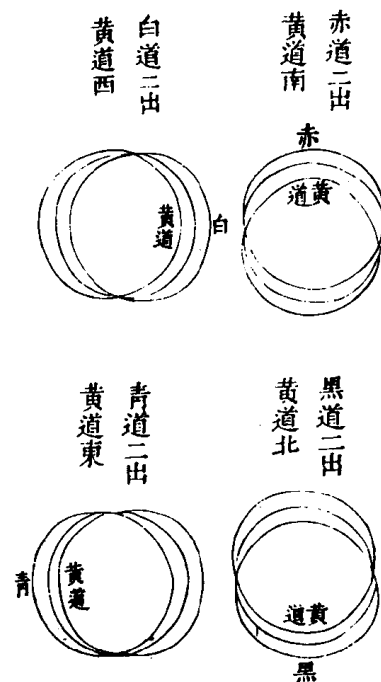


視上二圖。甲乙爲地平。丙丁爲黃道。戊爲月輪。在地平上。已爲日輪。將入地平。第一圖。乃甲乙地平斜相。交於丙丁黃道。戊月輪。雖離已日輪十三度。或十五度。乃其高於地平。非十二度。故合朔之次日。其月雖離日輪十三餘度。因未至地平十二度高。故居地面者。第二日不能見其光。或在第三第四日之間。第二圖。甲乙地平。乃正相交於黃道。戊月輪之離日輪及地平並同也。故均爲行十三度。而其第二日。已高於地平十二度。故即得見月光云。又月因有逆順。行亦有離太陽遲速。逆行時。必遲離太陽。順行時。必速離太陽。此其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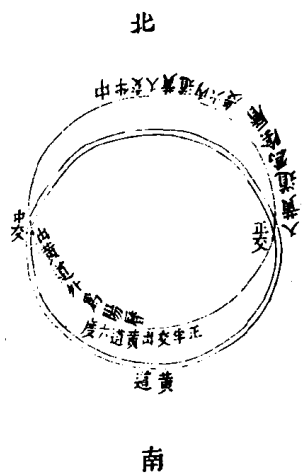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說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離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朱子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月之南北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



元史曰當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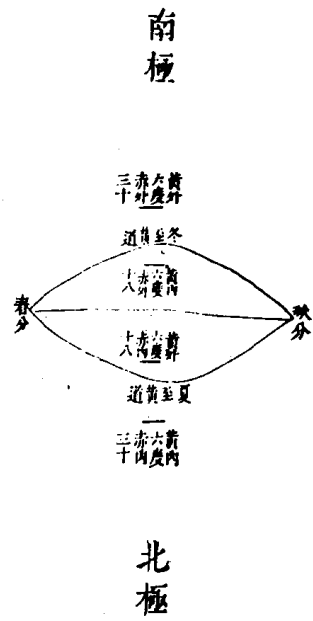
白道交黃道圖



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中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中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

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四象。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一月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

中交在秋中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



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  
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

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

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見上圖蓋白道二交

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

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

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為月道與

赤道多少之差

西曆日月天南北二極各離第九天之極二十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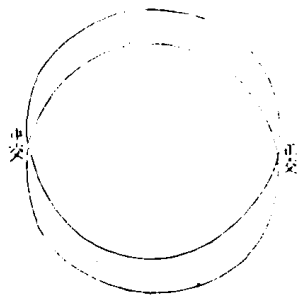
半與日天同故月行亦交黃道而其躔黃道非如日

也日輪直行黃道一路月輪之路非一乃出入黃

道南北五度

揭謙按大統曆稱月道離黃道不出六度而西曆  
稱五度蓋西曆用三百六十度算故耳

問日蝕由於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同度又正過  
其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西曆曰日躔惟一黃  
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於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  
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朔時若  
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  
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  
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



正交亦曰羅喉在陰曆初陽曆末中交亦曰計都在  
陽曆初陰曆末月行及於黃道日交月本圖之自行

日轉而轉終分多於交終分故轉滿一周交終未及恒居其後交不及轉之度卽兩交逆行之度故謂兩交爲逆行也

馮謙曰崇禎時從西曆定月行距交日一十三度一十三分四十五秒三十九微交行每日三分一十一秒至二十七日二十七刻減交行之一度二十三分得二十七日十五刻有奇月回於元界謂之交終以地之半徑最大者四十七分太陰半徑最大者一十七分二十秒并得一度零四分二十

星本中

卷之二十一

罕

言

秒日月兩道之距在此數以內可有月食此近交食限也月食全缺分秒萬目共覩別無同異至日食則或一處見食別處不食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目隨地異故食限又寬○按崇禎曆書以一十二度二十八分爲距交可月蝕之限以一十一度一十六分爲必月食之限謂定望也若中望則以一十五度六分有奇爲食限以六度四十分爲太陽不論視差不分南北正居實會之食限并視距度以一十八度五十分爲日可食之限以一十七

度四十八分爲日必食之限非總大地能見必有地能見耳若中會則太陽有食之限更寬得二十餘度○自南方極出地十八度至北方極出地四十二度定日食之限則最廣者太陰距南其交常度七度三十一分太陰距北其交常度一十七度三十五分爲可食之限最狹者太陰距南交常七度距北交常一十六度五十三分爲必食之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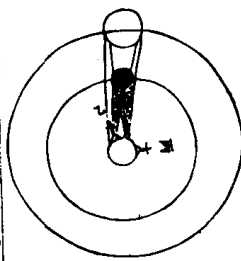
星本中

卷之二十一

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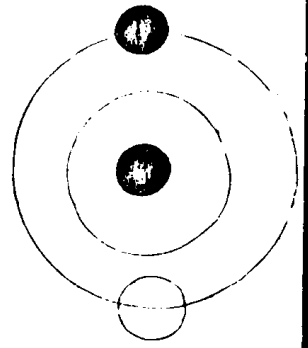
# 日食圖



甲地之人見全食  
乙地之人見半食  
丙地之人見不食

馮謙曰望時月食先儒謂陰與陽敵而恰當日中暗處故月蝕曆家謂之暗虛未爲分明至西曆推得地在天中止得一點而日月之望中障於地則月蝕○問月每望何以不食曰望時當兩交道則蝕不當交道則地體在天中甚小不能障之

# 月食圖



問月之食日。不過行過日下。人不見日耳。日之大。明固無虧也。聖人伐鼓於朝。以救日。將何爲乎。日。天垂象。見吉凶。中國見日食。其下必有陽明被蝕。之災。且陰盛則陽伏。陽盛則陰伏。陰陽交相飲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

二百三

也。日月宜相望。而不宜相射。月當日道之下。東西同緯。南北同經。則近日爲甚。懼侵其陽。陰盛而陽伏。伏者。食盛者。月之陽。上食離中之一陰。少陰。君火也。而被食。故災也。宰予晝寢。聖人惡之。伐鼓於朝。以救日。凡聲陽也。問月之全晦。不爲災。月食則闕者。分秒亦爲災。何也。日時明而晦。故災也。全晦之月。非不望日。人不見之也。月望而中間於地。則陰不望日。反食坎中之一陽。故災也。國策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內所名也。○天地間物惟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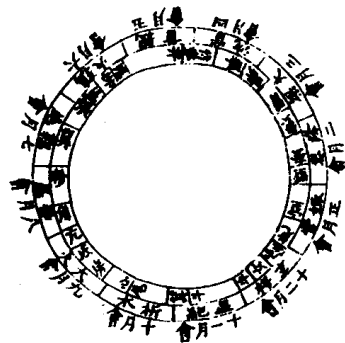
與柔養剛者柔也。治柔者剛也。日食者剛近柔而受其份。必有損君子之德。傷君子之道者。月蝕者。剛遠柔而亢。明有所不照。小人背君子而行其私。小人之份也。天垂象。見吉凶。大抵小人以近君子爲利。而君子以近小人爲傷。

問日食。若因月天在日天之下。則水星金星天亦在日天之下。而不見揜其光。且月天在金水二星之下。月亦宜揜其光。而金水有食如日矣。今其食不顯。何也。西曆日水星金星雖正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度。然二星之體比日體甚小。豈能揜其光。而使人不見日也。金水二星與日同度。恒見日輪中有黑點。以星體不能全掩日體故也。月過二星亦揜其光。今不顯其食如日者。星光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問日入地中。光及諸天。故月星賴以有光。先儒及今西曆之說皆然矣。月食以地而不能食星者。地影甚小。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入之三。地影不能障及諸天。然歟。揭謬曰。日徑之大。恐止一時之測。未足爲終古定據。論天地之始。日月亦必自

小而大也。但其大與俱大。雖地亦恒相匹耳。至若受光之說。恐未盡其理。內三重。月與金水。皆陰精。陰精必受光於日。若木火土。則爲陽精。宜自有光明。不受於日。試觀地上之物。唯金水受光。安有木火土而受光於外者乎。日若是。金水何以不食。日金水附日而行。安得食。○問日之出入。其體甚大。而中天則小。或疑高下之行異。非乎。日非也。日月在中天。人在地面。日月之出入。人在地心。地心之去地而差地之半徑。以地心之遠而視之。反大以地面之近而視之。反小。則必中天倍高於東西也。今觀列宿。週一晝夜而旋。本無彼此高卑一定之體。則上下東西去地皆等。而七政在九重之中。本有經道。其大小異者。西曆以爲光攝於地氣。映而長也。

朱子曰。日月所會。謂之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

## 二十辰次圖



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唯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位之正耳。

問曆家測日。有晝夜平規。有晝長規。有晝短規。人在晝長規下者。夏暑冬寒。在晝短規下者。夏寒冬暑。在平規者。冬夏平燠。而春秋分甚暑。然否日寒暑由於日月。書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也。然日月變化。而天地之陰陽。於無形之中。又自有升降聚散。陽自泰而出地。至四月陽極於上。燠始盛。歷五月六月七月極熱者。亢陽在天。弱陰在泉也。八月於卦爲觀。則陰氣上侵。而暑減矣。剝至坤漸寒。室藏火。盛夏則烈。燠過盛。冬則微溫而已。非

其遠近殊時與性殊也。春秋分日同在赤道而寒一熱可見矣。○地圓則時刻逐地不等。節氣亦自不等。此法不可易。

### 閏月

朱子曰。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趙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蔡仲默問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

三

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一龍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

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

三

潛室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年。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端首。○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謂之閏月。

揭諫曰。閏月凡事如移居造屋嫁娶之類。皆不可行。以無中氣也。愚者於此。月置辭。觀其無用也。

夫欲其廢不若不置置之而使棺無中氣又焉可哉世多不葬之棺殆有由也若冬用丙丁之類可矣

### 曆元

閭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纂星曆以爲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也潛室陳氏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摛謙曰秦漢以來曆家皆用積年法至元郭守敬始廢之實測至至元辛巳年此法最善蓋諸曆動用十數萬年爲法荒唐絕無稽考自開闢以來當無此年數又其造曆不數年而已差况能及億萬年之久乎且所謂天開冬至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則是造曆之臆說絕未可信蓋天開冬

歷代大綱

卷之二十一

曆元

曆元

至甲子必當日月之望陰陽未交故冬至爲月中氣若日月如合璧則是始於朔氣非中氣也五星如連珠則開闢之始精氣卽偏聚於一方尤非所以爲生生之源也此理識者當自知之○曆法如西法以兩月食起交行之類皆實而可據○從來言五星者謂漢聚東井何得不及百年又聚斗牽牛恐元封時但取日月合璧五星雖相近未必聚一宿也若果真合璧則是日食既矣按漢武用夏時以來遂爲永古定制曆數非偶然也

歷代大綱

卷之二十一

曆元

曆元

### 歲差

元史曰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一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唯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覺知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唐中

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辛

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

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相距之差施之今日質諸天道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於今日而已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辛

揭謙曰按此差法前後曾無一定據崇禎曆書從西史第谷測定謂恒星東行一歲得五十一秒爲與黃道辰次之差經歲之間其東行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秒四十三微常有定率絕無多寡以較日躔定用歲實實贏一刻零五分四十二秒其有參差者爲前人測驗偶差而已○按恒星實爲天體其與日違行歲有不同乃日之進非恒星之退也○聖人以十二辰分玄枵爲北鶉火爲南何所取之蓋取之於日日午前漸升午後漸降攷其景而地之南北定矣日夏至



鶉火冬至立枹。攷其位而天之南北定矣。堯時日在虛。當立枹之中。今乃由女牛斗以至於箕四度。則冬至不在子半而在丑。恐非自古歲差。或春秋以後。陽之過也。或以爲恒星四萬九千年一周天。夫自子至午。則陰陽反背。安待其周天乎。○西曆謂恒星終古依黃道行。不依赤道。而赤道與黃道。古今時時有差。此皆有理。大抵終古不動者。唯有北極。而赤道因之。終古動而有常者。唯有日。而月星因之。

### 五星

舊曆曰。古曆五星皆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橫渠張氏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經星則開闔閃爍。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羅氏曆引曰。五緯之行。有二種。其一是本行。如填

星約三十年行天一周。每日二分。歲星約十二年一周天。每日五分。熒惑之周天。爲二年弱。每日三十五分。太白辰星皆隨太陽。約每年旋天一周。各有贏有縮。有加減分。有本天之最高。及其衝。而其最高。又各有本行。若論其界。亦分四種。如月行等。其二爲歲行。蓋各星會太陽一次。成一周也。因此歲行之規。能解各星順逆留疾諸情。歲行之規。亦謂小輪。五緯各有一不同心圈。一均圈。一小輪。凡星在小輪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爲順。而疾。厥體見小。凡在小輪極近之所。其行爲逆。而疾。厥體見大。若木火土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行順。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運行之所也。留段前後。或順或逆。皆有遲行。○土木火三星之本天大。皆以太陽爲心。而包地。故得與太陽相衝。金水二星之本天。雖亦以太陽爲心。而不包地。故不能衝太陽。第能與之相離耳。金星離太陽。爲四十八度。水星則二

十四度而已。

舊法金水二星見東伏東見西伏西不經天伏謂伏於日光之內也。經天謂晝見午上也。木火土則經天陽星也。五星不失本色而應四時吉。色害其行凶。留行逆順掩合陵犯皆主時政。馮謙曰。災感最多變動。雖二年一周天。而出入無常。填星最少變動。舊以爲土星重遲。非也。日爲中氣。故終古平行如一。土亦中氣。故其行有象於日耳。五星之聚道之所主也。

天變

卷之二十一

五

問楞嚴言有小洲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日月。其中乃至暈適佩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本所不聞。謂與病目人見燈光圓影相同。乃是見病所成。馮謙曰。黑月赤彗。負耳虹蜺。此國見。彼國不見者。乃是本土境內之氣。如孔子居春秋時。有災異。果衆目所彰。孔子不能不見。孔子豈有見病哉。土氣感

人氣而然也。有諸內形諸外。不得謂之妄也。有一方之變。有天下之變。天子有變。災見於日。萬民有變。亦災見於日。天子者。萬民之宗也。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性理本中卷之二十一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一

錢塘應鵠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氣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著不善。常歎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一

鑽木爇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

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唯光爾。適映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二

五言古詩

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鵠謙曰。余見同雲之中。亦有金蛇之狀。蓋陽氣所起之處耳。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蟇。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揭謙曰。崇禎曆書言虹霓是濕雲所映。試以玻璃瓶滿貯清水。別爲密室。止穿一隙。以達日光。瓶水承隙。則光透牆壁。亦成虹霓。殆有此理。月令八月虹藏不見。蓋此時濕氣斂耳。若白虹。則別是異氣。或以雷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澄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四十四

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而殺之也。

西士熊氏曰。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楔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者。同理。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於火際。卽成堇字。

附麗既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矣。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可見。

揭謙曰。如朱子所言。則風似天地間滾來滾去。一怪物。恐無此理。據易與爲風。與入也。當自外入。中間陽極感陰。亦能生風。

又曰。雨如飯甑。有蓋其氣鬱蒸。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龍水物也。其出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

三百五十五

而與陽氣交蒸。故爲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滄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揭謙曰。淫雨者。陰陽多交也。旱者。陰陽不交也。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五

是雨遇寒而凝。故高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露。

氣微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風盛即露微。夏早無濕氣。夜并無露。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樊堅志載劉法師嘗登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六

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爲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揭謙曰。按水屬少陽。極柔軟者。陰中有陽也。到寒極。并水中一陽皆凍消。乃腹堅而爲冰。冰者。陰之極也。雹只是冰之類。非所謂陰陽交爭也。雪只是雨結成。故暴而薄。雹之大者。或非土面所結。是有

物帶上者。

西士熊氏曰。氣有三際。近地者溫。中際冷。上際熱。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已變化下零。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力緩。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遇冷凝。故結體輕微。餘二時雲生亦遲。雨滴亦細。獨是夏月鬱積。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起全漏。膚寸暫合。而溝滄旋盈。因其專銳。逕至冷之深際。若升氣愈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以此驟凝爲雹。雹體小大。因入冷深淺。爲其等差。雹雲上。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七

三

升與雨雲異。善審觀者。見雲生有異。知當是雹。可得。丞避矣。雹中沙土。更多於雪。

揭謙按斯言有理。

地理

朱子曰。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滂湊。東之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崑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呂雜錄記于闐道。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

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然矣。則崑崙也。

揭謙曰。天地之情。向生而背死。東生西殺。故崑崙爲地之頂。而一帶冲和之氣。皆在崑崙之東南。蓋天下之氣。皆自乾發也。中國山勢。皆自崑崙發來。水亦自西而發。凡生氣皆迴旋逆水而上。○天竺諸國。皆在崑崙之南。故不知日月升降地中。但見日月避於山北爲夜。出於山南爲晝。故謂崑崙者。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使遊於中國。自如此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八

三

之謬矣。○中國之南甚暑。即交廣可見。况於天竺諸國。地近赤道之下。四時皆燠。故佛教生焉。最喜清淨。此如長夏之人。喜納涼。不足怪也。中國之北甚寒。即燕雲可見。况於如德亞以至歐邏巴諸國。迤邐西北。日漸不經天頂。四時多寒。故天主教之行焉。其人精思健動。此如隆冬之人。陽氣內足。古人亦稱三冬文史足用。不足怪也。中國聖人之教。則以時中爲貴。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世之人去中就偏。不知有時。或

爲一息千古之說。執一而不變。偏動偏靜。其去生也遠矣。

又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个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或問平陽蒲阪。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者。不生物。人民樸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

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據謙曰。堯舜之冀都。在今山西。至周而諸聖人皆生於雍。在今陝西。歷秦漢及唐。皆都陝西。後漢及晉都洛。在中州。自晉南渡。都建康。江南始盛。宋都

開封。亦在中州。南渡則都臨安。元都燕。永樂間。因之。盡地氣有盛衰。未可刻舟求劍也。禹貢雍州之田。上上。揚州下下。今最下之田。稻粱遍於天下。而雍土多爲丘墟。又豈可謂岐豐洛鄴之地。必出聖人乎。所以建都必宜居北者。不特北辰所在。蓋天子必向南而治。以臨撫兆姓。故居北與宅中爲宜。若都江南。是背中原也。凡帝都必具小天地之勢。在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江南論之。先儒皆謂臨安不如建康。然建康北坐江水。駛而不蓄。故大朝

都之皆不久。洪武中。雖以此混一。然一傳而亡。非可久建。易知也。臨安雖在屋角。亦具帝都之形。但不能自立耳。宋高既都此。則其北向臣順。與錢鏐比肩。宜也。惜今已損鑿殆盡矣。予足不出數百里中。未知天下之大。但以杭論之。大抵山川無常勢。地亡其精。殺氣乃至。少時讀史。見宋末元兵至江上。稱錢塘江湖。三日不至。以爲大異。以今觀。殊不足駭。崇禎間。湖上諸山。同日崩。洪水被城郭。後連遇大火。諸正官解皆盡。末年鳳皇山被鑿。兵火始

在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土

言李六

熾。隔江交兵之際。大槩無潮。不過微長水而已。丙戌。江水纔及馬腹。以一方推之。天下可知也。故有國者。首務寅亮天地。燮理陰陽。可不慎乎。

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於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總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

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慶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慶廣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平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是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

在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土

言李六

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朱子爲同安主簿。嘗判一墓地之訟。一勢家本不直。上官判與之。朱子力不能回。往視其地。頗有結聚。因書其判尾曰。有了地理。沒了天理。有了天理。沒了地理。後得地之家不昌。○朱子答胡伯量論葬地書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



則方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孫敬甫曰。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暑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馮謙曰。洛陽者天地之中。中州盛。則天下之氣中。中州衰。則天下之氣偏。故周公作大邑。曰其自時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一 三言子

中父不然。則周公豈好是勞民。而忘先王之舊哉。自戰國築邊爲塞。迄秦塹山堙谷。起臨洮至海。九千餘里。墮斷天地之性。而北條諸山之氣。損自齊趙臨河諸國。墟地以待河之游波。而障導失宜。以鄰國爲壑。黃河南徙。而中原諸水之源。洩陽方之地。漸不生。物而莫離坤兌之方。日闕。周易下篇所謂利西南者也。國語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不防川。不寶澤。所謂以天地爲心。務養天地之中氣。至後世。天地氣浸薄矣。而殘人又從而墮壞。

之見山水稍佳。卽行穿鑿。昔秦使蒙恬築長城。斷地脉。秦祀速斬。恬亦就誅。梁武壅遏淮水。及身而亡。山川鍾氣。莫非后土。嶽瀆之靈。以衛害民者。可無懼哉。○凡平土地脉。皆自高山而來。虞書所謂封十有二山者。所以禁民之損鑿也。封山濬川。卽國語所謂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是也。封大也。崇。高也。山旣高大矣。無可更高大之理。只是不許墮壞而已。後世如鑿煤。燒灰。取石。皆斷地脉。使民生不蕃。而上之人全不措意。哀哉。○地道至靜。所以載兆民而無變患也。古太和之世。並無火器。後世作火器。以毒民。而爲攻守之所必需。震炮之聲。晝夜不絕。則地氣已壞。民焉得安。鬼神不守。魚龍徙宅。得罪天地。不已甚乎。故守國者。祇當習民於五兵。爲折衝之具。而不當徒恃其城。第當以弓弩爲遠威之器。而不當徒恃銳炮。嘗見戰者。未見敵而先發火器。敵至則徒手而奔。甚者至自擊而糜爛其軍。其何益乎。

潘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

一自河南入爲間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地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五

勢奔赴溪谷。合蔞圓環者。雖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合蔞回環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畜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揭錄曰。今日之獲罪於上祇者。有三。穿山原以淺

地藏。一也。用火器以震地氣。二也。人天地之精也。或以火葬而滅之。或火暴於土外。則精不歸土。三也。封山禁火器。謹葬期。庶其可乎。

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地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按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障乎西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則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齊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朱子曰。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漸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生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七

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纔出卯方。卽潮長。纔入酉方。卽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揭謙曰。宋之明州。卽今寧波。所言卽錢塘江潮信也。余錢塘人。自少聞浙江潮信。初一十六午正子。未初二十七午末丑。初三十八未正丑。正初四十九未末丑。未初五十二申正寅。初六廿一申。

未寅正。初七廿二卯初酉。初八廿三卯正酉末。

初九廿四辰初戌正。初十廿五辰正戌末。十一廿

六辰末亥初。十二廿七巳初亥正。十三廿八巳正

亥末十四廿九巳末子初。十五三十午初子正。由

此觀之。則明州人所謂月加子午。則潮長之說。確

然無疑。蓋初一日日月並行。日加午。則月亦加午。

故午時得潮。以後日緩數刻。正以月不及日日十

二度有奇之故。而朱子所謂初一卯十五酉。疑若

誤解其說。而陳氏所謂朔日卯潮。又不知其何地

生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七

三

也。又朔日月臨子午而潮長。而余襄公月臨子午。潮平南北之言。亦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大抵水之朝月。猶鐵之向磁。從其母也。○西洋人言。稱利波海。一晝夜六七潮。豈彼地又有變耶。

古洲馬氏曰。禮記致日日朝。致月日夕。江海之水。朝至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潮。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自潮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鬼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殺。日起於

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丁東行。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鬼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五

五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三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一

五

揭謙曰。理與氣。如形影之不離於天地之間。大與俱大。小與俱小。而又判然為二。而不相混。詩曰。有物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可見聖人於理氣。不以先後為輕重。若必言先有理。後有氣。則夫子當言先有則。後有物。恐不必泥。又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即氣也。道即理也。未嘗輕氣重理。然聖人但教人以理。氣得理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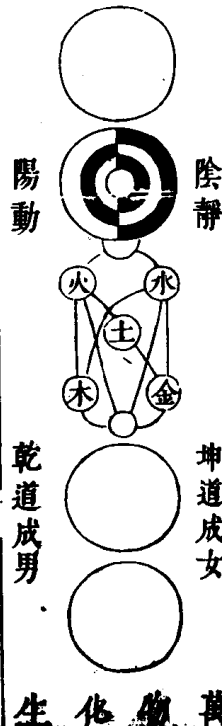


成失理而敗亂

太極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子太極圖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攝謙曰。自韓康伯以老解易。以无訓極。而西晉以  
 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即无也。柳氏曰。无  
 極之極。則以太極為无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  
 也。然周子此言。全非以無極為太極也。但以太極  
 本无極耳。今且置天地之太極。而言生人之太極。  
 則人之生也。莫不體具陰陽。而推人之自始。至於  
 胎中一氣。可謂極矣。而仍莫非陰陽之所生。則不  
 可謂有極也。從此推之。太極生陰陽。陰陽復生太  
 極。何所窮極。故曰無極而太極。竊意周子之意。太

畧如此。彼以太極為無者。固為大謬。而朱子以理  
 為太極。亦非正旨。陸子靜謂通書言一言中。即太  
 極。此語得之。惜子靜未知格物。則終未知何者為  
 中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攝謙曰。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  
 極靜而生陰。謂太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  
 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乃生陰於動中。何也  
 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三

三

三言主

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  
 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  
 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  
 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  
 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  
 陽中陰也。○陰中陽也。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上言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卽禮智。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攝謙以爲中正二字。在仁義之上。不專指禮智。而禮智在焉。○按周子太極圖說。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原。通書以誠爲通復五常百行之本。不以太極屬理。陰陽屬氣可知。此篇无極之真。卽誠也。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邵子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攝謙曰。太極一也。語甚分明。不動生二。此語未盡。不動焉能生二。須曰太極一也。不動不靜。亦動靜。

又曰。道爲太極。

攝謙曰。此卽朱子理爲太極之說。有物於此。究其端緒。條而析之。之謂理。有路於此。行而無不通之。謂道理。爲不易之道。經緯一定。而紀綱無變。道爲交易之理。衡從錯出。而往來無窮。理道各有其極。而理道非卽太極也。

又曰。心爲太極。

攝謙曰。是以後天之離爲太極也。卽朱子太極中虛之說也。變也。非正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育長女而爲姤。

攝謙曰。是以後天之坎爲太極也。卽朱子所謂坤復之間。乃無極。亦變也。非正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個氣。迤邐分做兩個氣。裏面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

揭謙曰。此條不知朱子何時所說。與理爲太極諸說。並載性理大方。今止取此條。去其餘說。○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名從此始。蓋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加一倍法也。生生之謂易。而太極則生生之始也。生生之始。一至純至中之氣。爲天地之基。以言理則是一理。以言數則是一數。言理言數。皆自此而極。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三

太

三

故曰太極。其實此一者。而三而備五者也。

亂情陳子嘗問於揭謙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將從此而生兩儀四象者。皆是理乎。朱子常言理先氣後。寧以太極爲理而儀象爲氣乎。如祚明所見。盈天地之間皆氣也。氣皆理也。自一而二而四。不過氣之從渾淪而分萬殊也。先儒唯以太極爲至尊之理。若虛懸於萬物之上者。故令後世專從而盡心焉。恐大傳所云。第指卦畫之初象乎。天地之氣之所自分者。而非以是爲虛。

懸之理也。然乎否乎。揭謙曰。朱子常言天下無無

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則理先氣後之說。非定論也。而所以不得不言理先氣後者。旣以太極爲理。則太極自不得不先於兩儀耳。若據聖人言之。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未嘗後氣於理也。太極不可言理。不得謂之理。生兩儀。其說明甚。但太極之氣。與兩儀之氣。固有不可不明。而其用至切於人身者。不得謂之天地渾淪之始而置之耳。曰祚明妄謂大傳所指。第言作易之初。及宋時諸儒發明此二字。然後此二字爲人身至切之用。然天地之理。卽吾心之理。其本固一也。特所謂與兩儀之氣。有不可不明者。望明示焉。揭謙曰。觀大傳所言。則凡天地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人身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有一氣而可以生天地生人。則失此氣。而天地不得生。人亦不得生。其用不亦重乎。其重如此。豈可不深思而熟察之乎。曰。如所云。則太極此生生之氣也。自生民以來。無不生者矣。此氣若何而失。何自思之。何自察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三

七

三

之。馮謙曰。自生民以來。無不生也。然有順其生道。保合太和。全而歸之者。有逆其生道。無故夭折者。其得其失。無不粲然。不可不思。不可不察。次日。龍倩復申前說。其大畧曰。易之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無與於開闢以後。四時百物萬事之倫。而更未嘗指是爲天人心性之理也。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而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自有宋儒先借太極二字。以發明一理之妙。則先儒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九

所謂太極。已異於先聖之所謂太極。而後世相仍不覺。遂誤謂萬殊之先。確有一理。然萬殊之先。實未嘗別有一理。則凡求所謂太極者。亦惟是寶其靈明之一心。而不復務全其條理井然。萬物皆備之體。則其說益誤。馮謙復論之曰。太極與兩儀皆氣也。兩儀是有對之氣。故曰陰陽。太極是無對之氣。則曰中氣。蓋天地之間。唯中無對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氣絕。則天地壞。人身之中氣絕。則人身壞。故醫書言四時之脈。無胃氣者死。而

易曰。恒不死。中未亡也。吾子言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馮謙竊以爲不然。易雖有三百八十四爻。皆明一中之旨。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地之極。要皆本於人極。人極者。太極也。太極者。中也。周子開其端。引而不發。陸子知中之爲太極。而不知所以爲中。朱子以理爲太極。誤矣。若世儒之所謂太極。則因周子無極之旨。而誤入於太極。卽無之說。且以爲儒言無極。老亦言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九

復歸於無極。佛言无住生心。此三教合一之說。所自來也。○闡釋氏者。朱子也。然朱子之學。其流仍可歸於佛。何故。朱學以太極爲理。夫衆多之理。既不可以爲太極。則必以渾然一理爲太極。言渾然一理。而又不可以氣言。則自入於虛無空寂。覺明湛定之說。所以朱學大行。而言性命者。仍多出於禪定。陳子之說。非無謂也。然竟以爲無與人身。則又不可。今但知太極爲中氣。則自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聖學見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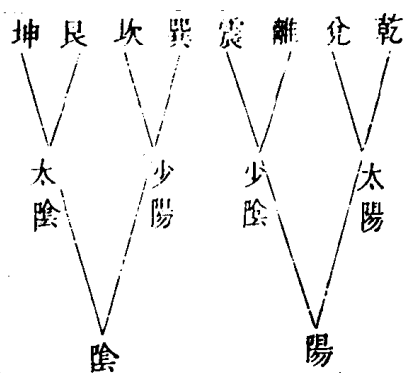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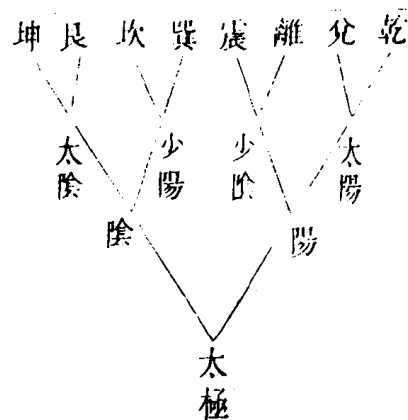


象生八卦。猶言始祖生高祖。高祖生曾祖。曾祖生祖。今乃突言始祖非人也。理也。與高祖生曾祖不同。不亦異乎。○揭謙嘗與大音沈子辨太極。大音曰。凡有是物。必有是理。有是理。然後物從而生。故曰太極生兩儀。余曰不然。太極生兩儀。此有生兩儀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兩儀。則無是理也。猶之父母生子。此有生子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子。則無是理也。余言太極者。中氣大音以爲非。是余曰。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言理言氣。而自兼理氣。今指出一氣字。專爲今人勿求於氣耳。後復與明思沈子夜論。余曰。此理極易分明。理無形。氣成形。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如樹之有根。此太極也。一本生二枝。此兩儀也。二枝又生四枝。此四象也。四枝又生八枝。此八卦也。雖有八枝。而終成一樹根。同故也。若以太極爲理。但行乎陰陽之中。而不得爲氣。則但有二氣而無一氣。便是二本。陰陽兩氣各自生枝。終不得合。

如前圖

此以一本而生萬殊。莫非氣也。而理卽行乎其中者。也不得以樹之根爲理。而枝爲氣也。

如後圖



此二本則爲二樹。雖生千萬枝。而終不得合者也。

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正所謂合二氣而爲一氣也。

或問如是。則太極不專屬理。兩儀四象八卦不專屬氣。其說可謂分明而無疑矣。然伏羲畫卦。何不於陰陽之下。又加一畫。以爲太極。而連屬兩儀乎。揭謙曰。太極從中起。而不從下起。今不過以樹木之一本。明其義耳。若從下起。則一畫卽是陽。將何法以爲不陽不陰之畫乎。且一落卦畫。卽與萬序遷流。而非教化之本。故太極雖在兩儀四象八卦之中。而實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外。伏羲八卦次序。但言陰陽之生。八卦方位。但言陰陽之運。太極不可謂不在其中。而不見其體。唯河圖之中宮。乃呈其象耳。

或問如是。則但明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後起。而不必措心可乎。曰。不然。中與外。無常者也。太極有時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而不爲小。太極有時生兩儀四象八卦。而不爲大。此所以爲易也。若但明太極。而不明太極之變化。則所謂極者。仍同於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主

三百七

一物之塊然。而豈足以爲萬化之本。如所謂君者。以其時時與臣民相會通。故謂之君也。若但知所謂君者。而奉之。而不復顧其臣民。臣民背畔。已成一夫矣。而吾猶以爲君。此晉之荀息。齊之徒人費。所以爲愚也。後學侈口。欲以一心範圍三教。而土苴萬理。何異是乎。

敬軒薛氏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主

三百八

揭謙曰。世儒皆知論太極。無論所言非是。卽使近之。則物物各有太極。草木亦有之。使其身與草木同太極也。不亦末乎。今所當明者。人極而已。五常之中性是也。

陰陽 分老少卽四象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个升降生殺之分。不可

無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三五五

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陰陽做兩個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個看。只是一个消長。○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个間一个。觀去是也。○天地統是一个。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三五五

五行

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个。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个面背。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陰客而陽主。

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五行自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五行相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洪範。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土爰稼穡。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炎上作苦。潤下作鹹。稼穡作甘。四時春屬木。旺火相。水衰。土死。金囚。夏屬火。旺土相。木衰。金死。水囚。

秋屬金旺。水相。土衰。木死。火囚。冬屬水旺。木相。金衰。火死。土囚。土旺。四季而盛於季夏。蓋以夏火生土也。土王。金相。火衰。水死。木囚。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十二支亥子屬水。巳午屬火。寅卯屬木。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五性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五方北屬水。南屬火。東屬木。西屬金。中央屬土。

周子曰。五行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本

三言

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水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既屈而返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

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鍊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撝謙曰。金曰從革。蔡氏曰。從而又革也。此說勝橫渠。蓋金之爲性最順。故能從物所范而成形。又能改革而不毀。以其爲至陰之精。而又受至剛之氣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本

三言

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木又生水。循環相生。○天地初生水。火。又生木。金。木便是生得。出一個軀底。金便是生得出一個硬底。○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得五行之秀者爲人。陰陽只在五行中。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至盛。

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金木生焉。木華而疏。金固而實。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

揭謙有陰陽五行諸說。別具易學大中國說。

#### 四時

朱子曰。只一个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个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氣起。渾然只是一个發生之氣。

#### 鬼神

程子曰。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冤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冤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

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不肯行耳。

揭謙曰。古者祭成人必有尸。祭殤無尸。子曰。祭成

人而無尸。是殤之也。揭謙嘗深思而竊知其意。蓋

合鬼與神。敬之至也。考爲陽。妣爲陰。陰陽不同氣。

也。何以得合。得一同氣之孫。以爲之尸。則合矣。蓋

人者。鬼神之會也。殤無配。故無尸。問不能考。妣

何曰此當以考爲主

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或問鬼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九

三百六

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得不於吾言求之乎。○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橫渠答范英之書曰。所訪物性神姦。此非難語。顧語

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

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

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

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

勝矣。若欲委之無端。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捷智

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上蔡謝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自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鬼神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子

言

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鬼。鬼者鬼之盛也。氣是覓。覓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覓爲變。覓遊則鬼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子

言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是。○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日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鬼爲鬼而覓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覓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覓也。而必以覓爲主。鬼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覓也。而必以鬼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人將終時熱氣上出所謂覓升也。下體漸冷所謂覓降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鬼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

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問生鬼死鬼。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鬼受光處。鬼未嘗無也。人有鬼先衰的。有鬼先衰的。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鬼先衰。○今人多思慮後。從鬼都與鬼相離了。○月鬼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鬼之發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鬼強。所以記得多。○問鬼神鬼。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鬼。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鬼。○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

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閒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揭謙曰。所謂致死之。非徒不管之而已。如書所謂絕地夭通。如湯巫風之刑。凡地方晝夜禱祀。歌舞獻邪鬼之類。皆宜嚴刑禁絕。

朱子曰。人死雖是鬼。鬼各自飛散。要之鬼又較定。須是招鬼來復這鬼。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鬼。鬼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聚他鬼。○古人自始死。弔鬼復鬼。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蠶龜用牲血。便自覺見得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鷄子就上面開卦。是將生氣去接續他。便是蠶龜之意。○地祇。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意。○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實有个天。有个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實有个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實

个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的。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的。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祇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祇。○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於學。其氣類亦可想。

揭諫曰。看來雖山川社稷之神。皆是人之死者。其覓鬼爲之。如勾龍爲社。周棄爲稷之類。是也。此等皆正神。故不歆非類。與生時一般。蓋正神皆君子。君子生時。不妄受人酢醑。豈爲鬼神。而反不廉哉。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非徒以氣相感而已。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个新生的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  
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又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揭諫曰。先儒自程朱以下。皆不信有世俗之鬼神。不知陽主氣。陰主形。則鬼物雖無象。而有時成象。所謂泥塑金鑄之像。雖不可謂之神。亦不可謂非鬼。鬼神卽是陰陽。然所以謂之鬼神。以其精爽耳。



泥塑金鑄之像。而爲世俗人心之所向。卽有精爽附焉。不足異也。程子又言鬼神造化之迹。夫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不可謂迹。張子謂鬼神二氣之良能。近之。然不如朱子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屈者爲鬼。伸者爲神。數語甚明爾。

問。竟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朱子曰。他是氣散。只是纔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

摛謙按。程子言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朱子此

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三

三

說本之。然看前論諸說。知此未爲終身之定論也。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祀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摛謙按。此一條亦斷無此理。且觀朱子所論祭天地山川數段。知此亦非定論。學者熟讀六經。自當分曉。○摛謙有一書。與友人辨人死氣散一條。畧曰。人死氣散一條。當是先儒理會之未盡。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然有其一。而又有其二。有男斯有

女。女與男不同也。有靜物。斯有動物。靜與動不同也。有不變化之物。有能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有不變化而變化之物。有變化而不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異端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以欲執一以貫天下之物。而齊之。而物終不可得齊。於是舉一而廢百。今言天之生物一本。而以無知之草木。僂最靈之人。以爲聖賢之死。與草木同盡。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試問天下何以有數千年不死之草木。而無數千年不死之人。豈非靜則不變。不化。而動則能變化乎。豈非草木不變化而變化。人變化而不變化乎。然此猶難辨析。請以經書之易曉者質之。尊著曰。自孩提而少長而強壯。氣日新而不已。知覺亦日新而不已。至於衰而老而病而死。氣日以耗。知日以昏。以至於盡。則同歸烏有矣。今以聖人驗之。則不然。論語所載。夫子進德之序。自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而六十而七十。日精日明。無氣耗智昏之時。則形骸雖衰。而精神益強。此可知也。使聖人之生。幼而無知。

長而漸聖。老而漸蒙。日至愚駭。則死而無知。此可必矣。今全不然。未死一刻之前。尙是至聖至神之質。一刻之後。頓無知覺。塊然一物。不唯與中庸悠久無疆之理相悖。以情而推。已足駭怪。此其不然者一也。曾子易簣之時。氣息希微。固已可知。而神明之堅定如此。則所性不與死俱亡。炳然無惑。而尊者曰。原其始也。日生而至於盛。知其終也。日衰而至於亡。揆之於此。全似不合。此其不然者二也。聖人行事。雖則一秉於理。而理亦無定在。比如人家造屋。榱桷垣墉。次第加工。歷歲而成。不可謂非理。一朝遇火。便成灰燼。苟知其成之必火。而加工不息。亦不可謂之理矣。今以孔子終身學道之勤。至五十方知天命。纔得從心不踰。便已草木同腐。此與屋成遇火何異。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更似造屋者曰。此屋朝成。夕火無憾。則惑之甚者也。雖勉人學道。言或過激。而聖人之言。更不沾滯如此。此其不然者三也。又前見先儒言。僧道不伏死。故死而氣不散。聖賢不貪生。故死而氣散。嘗笑以

爲好生惡死。喜存惜亡。乃天下之人。不言而同然之情。豈有聖賢反更乖僻。且聖人制禮。以死爲齒。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莫不以生爲樂。今以此爲說。則是爲僧道尙有靈響。爲聖賢一朝便腐。天下之人。歸僧道者。無怪乎如鳥之投林。爲叢聖爵。亦賢者之過。此其不然者四也。令弟序曰。魂升於天。鬼降於地。鬼必腐爛。以至於無。魂之在天。亦必漸滅。以歸於盡。此與人死氣散之說。又已小異。我不知人死無知。乃其未升天之時。卽無知乎。已升於天而後無知乎。若如尋常之氣。口鼻呼吸一出。卽散。不能升天。我不知人之魂。有能升天者乎。有不能升天者乎。或氣盛者能升天。氣衰者不能升天乎。氣盛者漸滅必遲。氣衰者漸滅必速。今言僧道之漸滅遲。而聖賢之漸滅蚤。將聖賢之氣。衰於僧道乎。鬼之在地。必腐爛。以至於無。然亦有久僵不腐者。魂之在天。必漸滅。以歸於盡。豈獨無耿著而不亡者乎。儀禮人死登屋而招魂。招以衣。曰。皋某復。乃以衣下衣尸。又似不欲魂之登天者。如楚

辭招鬼。所言上下四方。皆不可往。招之歸享於宗廟。應是先王遺意。且鬼神之說。妖祥之事。自古誠不可拆。書傳皆有之。豈佛氏之說乎。此其不然者五也。

勉齋黃氏曰。人只有个鬼與鬼。人記事時。自然記得的是鬼。如會恁地搜索思量的。是鬼。鬼日長一日。鬼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鬼。無光處。是鬼。鬼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氣之呼吸爲鬼。耳目之精明爲鬼。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陰凝靜。陽發散。○易曰。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熱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个好物事出來。

揭謙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天地之鬼鬼也。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以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首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辛

言五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辛

言五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覓。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个胚胎模樣。是鬼。既成。鬼便漸漸會得動。屬陽曰。覓。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覓。形體屬鬼。陽爲覓。陰爲鬼。覓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鬼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覓。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鬼。○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覓之升者爲神。鬼之降者爲鬼。鬼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鬼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鬼之升上。落是鬼之降下者也。○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西山真氏曰。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三

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也。○鬼。鬼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燐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鬼鬼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鬼而言。鬼指鬼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揭謙曰。凡初死之復。是合一人之鬼神。祭而立尸。是合二人之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尙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墮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休於奇妄。或又譏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不知也。吁。亦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

揭謙曰。景風流電神之著。奇花異卉鬼之精。然而人獨畏鬼。鬼之鬼神者。亦不可謂民之愚也。鬼神禍福盈而福謙。此是精爽之有主者。○有能屈之神。有能伸之鬼。有不屈之神。有不伸之鬼。○或問伯溫劉氏言。人死而盡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曰。不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人務鬼事。鬼務人事。幽明皆不安其分也。○古人有耻。功在子孫。馮其子孫。功在山川。馮其山川。非其所施。則不饗。末世政衰。宵魅無賴。沿途丐祀。以侮愚人。時有之矣。此等司世者。所宜致死之也。○問釋氏輪迴之說。曰。人之生也。各

一其性。五德咸備。中和無偏。人之性。澤物者龍之性。儀物者鳳之性。剛而殺者。虎豹之性。陰而毒者。蛇蠍之性。食色者。犬馬之性。抵觸者。牛羊之性。昏惰者。豚彘之性。弑逆者。梟獍之性。卵翼喙息。莫不有性。生則間於形骸。死則氣歸天地。合同而化。苟有何氣。則成何性。苟有何性。則成何物。未嘗有纖毫勞費於其間也。任其來而不保其往。取其新而不念其舊。執天之道。以御天下來世者。帝而已矣。○古人有言。書契興。鬼夜哭。觀於小兒之惡。讀釋氏之書。無學。蓋可見矣。○一身之內。所主不存。皆能自侮。不畏於內。而畏於外。可不謂愚乎。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異學

老子

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意。乃在於取之。張之之意。乃在於翕之。權詐之術也。

揭謙曰。老子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

童蒙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言天道之自然也。將欲秋收。而草木盛長。非張之之意乎。將欲衰困。而骨節堅強。非強之之意乎。天欲亡吳。而使夫差驟興。非興之之意乎。天欲削趙。而與以上黨。非與之之意乎。此言不可恃勢之強盛。而失其守柔守弱之意。故下文繼之以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若謂老子欲以此詐人。則失老子之意矣。然而陰德自險。所以聖人謂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

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功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也是他氣象也。

老子大

卷之二十四

三

撝謙曰。老子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勝。蓋欲剛故柔。欲上故下。欲先故後。欲張故翕。冬令歲終。實歲之始。女子事男。實子之母。其道爲老人復命。而嬰兒含和。終則有始。天行也。○乾道用剛。坤道用柔。柔以藏剛。剛以藏柔。老氏言地德而不言天德。故專氣致柔。致虛守靜。知雄守雌。下人

爲先。寶慈守嗇。皆母道也。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鬼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擯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謙。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常有欲以觀其微。微之義。是那邊微。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言左契。受之義也。○問。當某無有事之用。

老子大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曰。其嘗思之。無是穀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事天治人。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四

言

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搗謙曰。老子言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此言末俗衍禮而浮薄。用智而穿鑿。蓋

傷之也。所謂正言若反者乎。何以知其非薄禮也。觀曾子問所載。與夫子助葬於巷黨一段。不欲以人之親。姑患其謹禮如此。非以禮爲不緊要之人也。欲知此意。須知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老子謹於禮而後禮。此夫子之所從以問禮也夫。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五

言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因循包容。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个虛無卑弱的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搗謙曰。老子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當時隱於柱下。謹於禮文。觀其於喪祭。兢兢不失。豈如後世養生者。惡一哀之傷生者乎。其意厭惡人之譏謔。自異者。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豈肯於聖王同文之世。創立一教。聚徒千百。鼓動天下。若楊朱之爲哉。卽老子一書。如所傳開尹喜候氣而得之。曰子將隱。強爲我著書。亦因而成之。非老子之志。欲著書也。世謂孟子不關老子。老子原無可關。如今人並稱莊老。莊子逞放。全失老子之道。○坤至柔而動也剛。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人見老子之翕也。未見其闢也。朱子謂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老子原有此作用。近世陽明用兵。其作畧多有些陰險處。亦近於老。是坤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四

太

言

德如此。聖人剛中之德。不喜如此。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據謙曰。老子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似乎大悖聖教矣。然吾以意逆志。以爲非深觀乎治亂之世之人情。不知此也。試思聖人之教人。以仁義。教人以忠孝。豈非因世之所不足哉。一家之中。雍睦和順。一國之中。君令臣共。申生比干之行。何自見也。今

有國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子無孝名。臣無忠名。當亦孔子之所喟然而深與者也。末世鬻競之俗。高尚節行。而矯激之風始熾。智者詐愚。勇者威怯。一家之中。一人獨稱孝子。則兄弟不安。一國之中。一人獨稱忠臣。則衆情猜忮。此非聖人之所欲也。然不得不激揚感發者。懼天下之人。相率惰行。以流爲不肖之歸。其實躬履至德。民無得而稱者。爲聖人之上願。老子之說。未爲非也。○其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痛愚民不知生生之理。而自陷於芻狗。反若罪聖人者。所謂正言若反也。○程子謂老子雜於權詐。朱子謂老子害於倫理。若是害倫理。雜權詐之人。孔子決不從之。問禮。○聖人之道。唯懼陰長。履霜。堅冰至。是也。老氏之道。唯懼陽長。物壯則老。是也。○儒伸而能屈。老屈而能伸。剛柔以立本。變化以趨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孔子天道之得中者乎。老子地道之得中者乎。魏伯陽有云。坎離者。乾坤二用。吾又於老子見之矣。○余嘗讀道德經爲之序曰。人之生也。非父何以養。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四

七

言



非母何以養。天地父母之大也。自後天既生聖人。蘊德不言。逖世無悶。而其道日崇。然天顯地藏。天實地虛。若相非者。故漢晉之爲老者。絀儒而唐宋之爲儒者。斥老。互相抵排。終非平允。蓋老子坤道也。得地道無成之義焉。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以此讀老子之書。庶有合矣。夫漢晉之爲老。絀儒。則既失承天之義。老子所謂言者不知。正爲此等。而後之志聖人之道。知進而不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八

言二十七

知退。以自罹其尤。殆非失養之故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則讀老而益知聖人之大。陰陽固有相須之美也。然造物之理。陰不乘陽。生人之經。母不敵父。清談之盛也。既以牛易馬。無極之流也。又以釋代帝。昭昭列象。若默運於天地之間。有不容以或亂者。是豈儒者之私崇其教哉。三才並著。而人道是庸。斯爲智矣。

釋氏

程子明嘗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尙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騙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甲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其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耳。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九

言二十八

上不容有此理。又曰。他有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害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朱子答吳公濟書曰。來書言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答詹兼善曰。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聖學本中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與呂伯恭書曰。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理之正也。○或問儒佛同異。某子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朱子辨之曰。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

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無本末有無者。混儒釋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滯遁之常譚。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一書有曰。釋氏之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口曰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覓。他說得也好。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又曰。黃葉

聖學本中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一僧有偈與其母曰。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滅絕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的說話。○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偉魁雄傑。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亦未是那

無文王猶興的。只是做個特立獨行的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宰宰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義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以上諸條疑是朱子說  
附入朱子諸條之下

摛謙曰。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傳經四十二章。聞西竺國有佛名瞿曇。生於周昭王時。其教大抵以清淨寂滅爲常。無學爲道。至晉而其說大行。

佛聖大

卷之二十四

主

三

神州陸沉。自後人主常有欲滅其教者。然終不能。有崇其教而捨身爲奴者。國亦尋滅。至北朝顏之推作家訓。以爲周孔遠不逮佛氏。唯唐傳奕。關之於前。昌黎韓子繼之。自韓文盛行。而學者始有所依據。然好之者固日甚也。至宋如呂氏韓氏諸大家。皆崇之不衰。得二程夫子力崇正道。而朱子大其傳明。興二百年。無敢以佛老之單言隻字入於經義者。可謂盛矣。於是天下之禪者。痛心疾首於朱子。欲得而甘心焉。而陽明氏之興。則禪者翻然。

不戒以孚。亦其勢也。竊嘗原其本而論之。天地之

至陰成於西南。而西竺正當其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中國至交廣。炎暑鬱蒸。已大異河洛。而况復南去。幾至赤道之下。則其地四時暑燠。使中國之人移居此地。當如魚遊沸鼎。無可久安。唯佛以至陰之性。降生此地。教之以虛空不壞。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以至靜常住者爲真心。而彼身家念重。淫殺紛紜。一聆其說。卽時身心泰然安穩。此如大暑渴行之人。而得涼梨。何可

佛聖大

卷之二十四

主

三

非也。當時使聖人生於其地。亦不能不從無學矣。今中國則不然。暑往寒來。寒往暑來。其人能動靜。以中和爲教。以生生爲本。偏動則不成。偏靜則不生。故唯時中之聖人。能盡其道。此所謂布帛菽粟。何可一日廢也。故西方之佛不可闢。而中國之佛可闢也。然中國當唐虞三代之時。方內父安。生民和樂。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父慈子孝。夫義婦從。室家和睦。兵革不試。此其民雖驅之從佛。亦必不從。至於後世。生養不遂。教化不行。有父而不養其

子者。有子而不養其父者。有室家相棄而無所歸者。兵革繁興。有連州屠戮者。有辱及母妻者。民當此時。不復有生人之樂。而歸於空門。以盡其命。因以其說。化世人之貪淫殺奪。妄欲不已者。苟有是人。吾猶將禮之方外。而安得闢之。但中國之所以至此者。皆由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少而不學。長而無聞。遺棄人倫物理。以徇其私欲。任其偏見。甚者則掊克百姓之膏脂。以飾佛宮之金碧。而自以為功德。是以天下大亂。四民失業。故釋氏之徒。其崇

雜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古

言三

佛者不可闢。而孔氏之徒。其崇佛者深可闢也。然使世之學者。雖讀書婚宦。而終日周旋於伽藍之宇。喜誦佛號。精研釋典。而號召鄉里。勤爲護法。此不過爲釋氏之檀越。施主居士而已。如人之好食水品。或病清冷。亦未嘗有害於聖教也。唯是有人焉。誦聖人之詩書。以致宦達。成大名。欲招聚天下之生徒。以爲天下之師表矣。而於庶物猶未明。人倫猶未察也。遽取楞嚴金剛之說。以附會於聖訓之一二語。而以爲天下之理。有不必學者。凡後生

小子。欲從事於孔氏之學者。往而問道焉。皆告之以不思不勉之妙。以爲凡聖人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但以求至於心空之地。而吾苟至於心空。則天下之事物。可以不必審察。從心所欲而無不得其當。於是天下之問途於東魯者。莫不奔趨於西竺。而先聖人之所謂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者。莫不詆爲支離未瑩之談。而孔子之道熄矣。於是天下雖有渾然質厚之君子。一入其說。則莫不師心自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儒而好佛者。不必

雜理本中

卷之二十四

古

言三

闢。而以釋而爲儒者。深可闢也。然中國之人。性本明通。辨於是非。若竟以西方本教。施之中國。必不能行。自達摩之入也。變靜爲動。不立語言文字。以棒喝爲教。凡儒士之與之言者。皆無所用其辨說。則莫不訝然失其所恃。夫俗儒於中庸之道。本行不著。習不察。所恃者詩書耳。至其聞見不足恃。於是以吾之所學者。果非也。乃俛首而入其教。凡梵音咒語。不可解說之談。敬若神明。而大聖人平正通達。千萬年垂訓之典謨。不以爲章句。則以爲糟

殆而六經雖存而實廢。羣天下少年之士。一志於道。卽進參。喫茶。竹筴之說。以亂其是非。而鵠突其心志。亦已甚矣。又中國之人。本好婚宦。生養。有功有名。不樂槁寂。而先儒之闢佛者。每以爲清淨寂滅。不足開物成務。於是禪伯之欲雪此言者。不講出世。而講入世。侃侃而談者。皆機權作畧。反詆吾儒之迂疎無用。爲吾儒者。亦未知聖人之道。以忠信爲主。以事功爲卑。亦欲效鉛刀之一試。而那移其心術。以就功利。又聖賢經濟。雖當就

大慈。孳孳救物。以此一念。遂時煖於猛火之中。成西金之質。而爲萬物之母。○天下之靜物。至剛而至順者。莫若金也。百煖而不變。可不謂剛乎。唯人所華。無不從範焉。可不謂順乎。天下之動物。至剛而至順者。莫若牛也。力舉千斤。可不謂剛乎。唯人所役。無不從欲焉。可不謂順乎。佛道如是。○老氏內守。中外不見。可欲滅。外故入幽而不息。生內故保陽而續生。釋氏於內外。無不滅也。○老與釋皆陰也。然老柔而釋剛者。何也。水陰中有陽。故柔也。冰陰中無陽。故剛也。○佛謂衆見皆爲青妄。吾試問佛。目青之人。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既有青妄。何不夜見燈光。別有青妄。灼艷紛華。由此言之。青病之中。亦有誠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出於魂。智出於鬼。佛知鬼而不知魂。故曰識性無源。由於六種根塵妄出。其所言智。皆是藏往。故曰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又曰如重睡人。夢中聞春搗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卽其夢時。

自怪其鐘。爲木石響。其形雖寐。聞性不昏。所謂寤  
通來事寐緣夙心。堅守記性。以爲真常。棄諸識性。  
不使流轉。○中庸言至誠無息。故生物不測。於穆  
不已。楞嚴言大地山河。因虛妄。終而復始。一以爲  
誠。一以爲妄。儒言父慈子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  
愛。同佛以父母子孫。相生不斷。以欲貪爲本。乃欲  
滅之。維偏方所生。成此偏性。一生一滅。乃欲合而  
一之。惑矣。○人不可生物。不可殺。禁人倫生育之  
源。滋異類日長之勢。使普天之中。如此者五十年。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九

三

則往來者唯禽獸矣。○佛之禁殺。非貴獸也。謂人  
獸相變。嫌其同類也。吾儒則不然。所貴人性者。貴  
其異獸也。聖人誅奸除寇。豈非人哉。以禽獸之心。  
食禽獸之肉。則不可以服禽獸。○聖人不廢殺。所  
以成生生之大德。佛氏誦言殺。極其成就。乃至於  
不生。○佛教之入也。止陽之過也。萬物皆致養焉。  
其變而爲宗也。所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歟。○  
聖人徵人不徵鬼。故所言皆其長也。佛氏明鬼不  
明人。故所言皆其消也。何謂徵人不徵鬼。三綱五

常。陽道也。人道也。何謂明鬼不明人。三塗六達。陰  
道也。鬼道也。以人道前民。則萬物日伸。以鬼道前  
民。則萬物日屈。○聖人哀諸鬼之在於冰室。佛氏  
哀衆人之在於焚室。○佛言大地山河。皆見妄所  
生。而其書所謂面放日光。頂出寶蓮。世人則從而  
信之。非見妄之尤者乎。○佛經多妄僞。由於譯者  
欲其教之速行耳。

南北道統論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九

三

嗚呼。天地之道。動靜而已矣。凡曰有曰實曰感曰生。  
皆動之類也。陽也。剛也。凡曰無曰虛曰寂曰滅。皆靜  
之類也。陰也。柔也。此天下人之所共知也。動靜不失  
其時。則善。動靜各任其偏。則惡。故聖人兼體陰陽。而  
御之以道。道者。時中而已矣。中有定位者也。有定位  
則靜矣。時中無定位者也。無定位則動矣。一動一靜  
之間。皆中也。人之性也。故性發而爲情。情斂而成性。  
先後無端也。中原之地。北爲陽方。南爲陰方。古帝王  
以剛中御世。都乎北而未闢乎南。自王道之衰。而吳  
楚始強。至漢而南方悉闢。自江右王霸之易行。羣尙

玄虛晉遂以牛易馬去北都南。至劉宋而南北並帝。莫知所主也。隋史有言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則當時所尙可見也。二氏盛行於中夏。微昌黎之雄文衛道天下安知崇孔氏乎。濂溪以後學者始內求性命然而有可言者明道伊川皆生中州一近柔中一近剛中而皆南學於道州自龜山之還吳明道曰吾道南矣其後豫章之未發新安之中虛猶道州之主靜也。元人稱南有吳澄北有許衡而許之力主剛方吳之專崇覺性亦若有地力焉以攝

理太中

卷之二十四

子

言三

謙觀之南多暑氣發而不斂則以靜爲宜北多寒氣斂而不發則以動爲宜合古今論之則剛中者大亨柔中者小亨也先剛中而變柔中者天德之无首樂柔中而憚剛中者陰德之包承也此其學不始於後代自夫子之教顏子曰博文約禮其教仲弓曰主敬行恕先儒以顏爲乾道仲爲坤道焉又其次者游夏皆稱文學而游生南方教先重本夏生北方教在循序在聖門而已然矣豈非氣固陰陽習常罔覺哉昔天子建都南極因世之變有中道焉剛其後者偏柔

失位靖難北來並建兩都南虛北實及明之中爰正先師之號龍德先天嗚呼得之矣正嘉之間文盛陽過陽明王子幼學於程朱長化於佛老乃以無學之道畜而止之原其意蓋深痛世之文士講習而不行遂欲以師心之行廢推致之識其廓清榛莽不爲無功然其學得於西南化被中土遂掩離而蝕之其徒龍谿變顏氏之屢空爲龐氏之心空以章句爲厲戒混儒釋爲一家於是孔氏之學明而復晦當佛氏之盛好者以爲遠非周孔所及迄聖教著明則無敢爲

理太中

卷之二十四

子

言三

此說者宋之大慧教張侍郎以禪語解經而內潰之至今日而其術大行矣夫道州主靜之言承感動之後非偏靜也新安中虛之教爲存主之功非廢學也於是猶以爲未瑩猶以爲支離而必欲直造禪宗倖稱大覺豈知去西逾近去中逾遠哉愚以爲前世南方之學者北學於中國而後世雖程許之賢皆南學焉信乎其有時也然寬柔之人多不能自立而都平南者每廢乎弱雖能立者亦不能久豈易所謂剛失位而不中爲不可大事者歟學者之事性但當期其

德性有靜有動。而仁義禮智之德。則貫乎動靜之間。方其靜也。渾然中氣。雖無五德之迹。而其體具存。及其動也。發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無過不及。乃見人性之爲中。雖動靜之變。隨時與地而互易焉。而五德者。不亦庶乎其不偏於剛柔。而不與南北之強同議矣。化偏爲中。其今日此書之指要歟。

北方之學卑而實。南方之學高而虛。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學必由卑以達高。其子弟必循循於章句訓詁。威儀揖讓。以漸至於上達。世之將亂也。學必於高以耻卑。其學者多脫畧行誼。不屑章句。好言虛無。以爲超悟。此兩者陰陽勝復循環迭至。極其所屆。雖各有其弊。然而治亂之原。不可不識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五

錢塘應鵠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史學

朱子曰。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之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



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動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惟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二

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著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於淺陋疎畧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以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通鑑例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問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何如耳○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有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

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未得正統。及始皇併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個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

卷之二十五

四

只如傍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何如。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末帝之前。自是無統屬的道理。南

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綱目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爲魏王。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彞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奔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火仁傑死也。○

卷之二十五

五

商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子由古史舜記。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愚。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妄誕而不足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辨之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心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麤尾酒豆肉。猶知

性理本中

卷之五十五

本

七

避之。况乎秉樞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性理本中

卷之五十五

七

### 論史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九

搆謙曰。以荀息之智。能料虞之君臣成敗。明如指掌。而不能料通國神人之憤。能不愛死於君歿之後。而不能直言於君在之時。真有不可解者。此亦無他。貪一時之寵榮。甚於愛身耳。

問子產。朱子曰。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遁去。故當時自有一般

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搆謙曰。孟子言不得罪於巨室。亦是此意。大抵得政之始。便與豪強作對。多行不去。如孔子爲政於魯。全以季桓子爲助。及桓子有異。孔子只得去了。西山真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九

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溺。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唯作丘賦。隸刑書。見畿

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問開阡陌。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個橫。一個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个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問藺相如。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將

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湏是料度得那秦過了。

馮謙曰。若國家重寶。被人脅去。不敢與抗。將來將相羣臣。皆莫敢自固。誰肯事此小朝廷。宋以侂冑首界金。其亡勢已成於此。然如相如所爲。亦大非體。吾謂爲趙者。亦數言而決耳。復命於使曰。一璧至微也。煩大國以使來。敢不承命。然先人之守器也。寡君不敢擅以奉君。至大國城邑。小國安敢妄貪。恐莫非望之福。以徵厚禍。寡君敢辭。如是則秦人亦無辭以興師。縱使以一璧之故興師。則士民必不直其君。難以冀勝矣。

又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以結其心。惟心問奔秦。天下曾做麼。曰。如此則父子俱

就戮耳。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馮謙曰。高祖之不孝。在不先安太公於關中。而先置酒高會。若此。已先有不顧其父之意。至分羹之語。雖故作忍心之言。然豈無可以正對者。而爲此梟獍之說。若以余意。不若直謂之曰。吾今日騎猛虎。安可中下。吾下汝。則父子俱就戮耳。吾攻汝。汝殺吾父。吾不攻汝。汝亦殺吾父。吾寧攻汝。爲報仇之兵。爾。且吾與汝。俱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戰勝

在理本中

卷之二十五

主

獲汝。置汝善地。不汝殺也。封汝子以大國。汝苟殺吾父。吾磔汝於市。族誅不赦。如此答之。亦正。羽苟肯還吾父。雖退守關中可也。人已赦吾父。而還之。吾不之德。以德爲怨。擊而殺之。雖謂有分羹之心可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卽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過三年耳。

馮謙曰。以愚言之。赦父之怨。不可忘也。雖終身無

取可也。天命尙歸吾。以羽之暴。自當有取之者。何急焉。子不云乎。以德爲怨。刑戮之民也。曰然則張良勸之何如。曰良自爲韓成報讎爾。此黃老毒手。非正道也。

或問肉刑始於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革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在理本中

卷之二十五

主

或問漢宣帝言漢雜王霸。此說也。似是。朱子曰。宣帝也不識王霸。只是把寬慈的便喚做王。嚴酷的便喚做霸。

馮謙按。以善養人者王。以威服人者霸。雜霸王道用之。此一語微獨漢。自三代後。恐皆出不得此語。龜山楊氏曰。張良蓋始終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

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南軒張氏曰。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鄭生。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十四

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丞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問魯兩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與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

或問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否。朱子曰。

此軍法。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誅郭解是也。此三事得大臣之體。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狃忿褊迫者所能勝也。

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其狃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幾難與成功。

或論疏廣疏受。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

苛責之。雖不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

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的。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

孫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樂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威格正救之風或鮮矣。○漢將誠當以趙克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克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過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克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克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銷焉。

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堪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克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陳水司馬氏曰。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未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朱子與何叔京論光武事曰。成哀以下。卽陵爲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又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的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才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



的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鹵濶略而能有成者。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亦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壑者也。

卷之五

卷之五

本

子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段之也。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口。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操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顧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明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夜偶窺破之。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搗謙曰。此恐溫公求之尚過。此不難曉。大凡正直君子臨卒。一語一言。皆可明告後世。故遺令乃取其大者言之。曹操小人。其禪代陰謀。囑之骨肉者。如何可以告人。乃取其不緊要者著之遺令。而要者則匿之。此小人之常也。若欲欲享漢臣之名。必

飾許多詐處之言矣。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琰。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可也。

楊謙曰。劉先主非狷潔人也。其不取荊州。非可取而不取也。自事後論之。劉琮爲曹操所并。先主取之而安其家。似若不害於義。以當日事情則不然。劉表托其子於先主。而事權不托焉。曹操百萬之

地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兵垂至。而先主乃拊背而奪之國。其時劉表之臣附者半。不附者半。以不和之衆而遇敵。其見笑於當世必矣。負不義於天下。雖欲望劉璋之國門。其可得乎。然則先主此時。雖欲收劉琮而不可得也。設使表卒之日。竟以荊州之權付之先主。何至於。是故先主臨終。有鑒於此。語孔明曰。孺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君可自取。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

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楊謙曰。孔明有不純正處。如教後主以申韓等書是也。先主東征。孔明之諫。此極可曉。孔明是大臣。其論此事。必造辟密言。見先主意決。只得奉行。不敢有二。而歸失於君。此大臣之體。不然。何以追嘆法孝直。

地理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楊謙曰。孔明自言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今之稱孔明用智者。正與相反。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少時。嘗以孝友薦。至稱一旦奉  
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  
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  
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  
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  
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  
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微幸  
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  
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  
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  
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  
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  
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  
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  
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奴。比干不得不死。  
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  
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  
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五

孝

言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  
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  
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搗謙曰。太真以涕泗許王敦。此等事。皆君子所不  
能爲。吾終疑其心。○王坦之謝安兩人。人皆優謝。  
以坦之倒執手板。不及安雅量耳。不知此其小者。  
安替功之慘。不廢絲竹。坦之致書曰。天下之寶。當  
爲天下惜之。此真宰相之言。  
臨川吳氏曰。人道三綱爲首。靖節先生一身而三綱  
惟理大全

卷之二十五

孝

言

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  
趾之意。安在。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  
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  
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  
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  
衆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南軒齊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卷之二十一

唐

王

王

爲謙曰。此論最快。然中宗既廢。此一天子置之何地。○晉曲沃武公殘同氣以取國。至獻公乃盡滅桓莊之族。獻公之子九人。唯存一重耳。遂詛無畜羣公子。而晉無公族。卒爲六卿所分。唐太宗驅除兄弟。及身而有承乾之變。天假手於武氏。盡殺其子孫。祇留一二。其後如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殺建寧。世有此禍。何異鯉魚之自食其類也。天道之不爽如此。何二唐之相似也。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

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卷之二十一

唐

王

王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個也。不得理會。○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得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

朱子曰。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趨遷。某爲序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曰。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惓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此也。公之子堯夫。乃不以爲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

朱子本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楊龜曰。說文正公心事極明。然呂公後事。恐亦如是。

舉鄭公使虜之意。忠宜窺見此旨。故不欲言其父。惓然與之相得。此亦人子之心。不妨並行。

程子曰。溫公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入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朱子本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楊謙曰。司馬公社稷臣。其言祚宋。在國家起見。若聖人自是在生民起見。○近甲申之變。念臺劉公至杭。諸生聚問此變真否。劉公答曰。臣子之義。不忍言真。余後以此問問友人。謂宜如何答。或言真。或言未真。乃嘆公倉卒之言。發於至性如此。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曰。

按。聖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爲謙曰。安石立法之誤。尚有限。其大誤在衆君子不行其法。而乃引用小人以敵之。如此。則雖果周公之法。亦必敗矣。大抵會做事人。必有同事之君子。無其人。事雖當。不可爲也。宋祖欲遷關中。太宗與趙普爭之。只得止了。嘆曰。不及百年。天下民力竭矣。蓋太祖雖遷。須要此二人守成。二人不肯遷。理大中。卷之二十五。宋。亦何益。故止。此英雄舉動。未嘗任意也。先儒史論。載於大方者多矣。採其要者。著於篇。言雖寡。思過半矣。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

錢塘應稱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科舉之學

程子二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伊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專做時文的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惟理太中 卷之二十六 三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了。到今又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個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舉業亦不得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犯心不定。所以有害。幾則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思

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槩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的意思。便好。○與蔡季通書曰。觀近來一種淺近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齋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會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嘆。○答嚴居厚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迫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益中韓外之餘。自有

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於此。亦無益也。

陽明王氏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四

言字六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便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飽。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

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

楊謙曰。學者習舉業。實有害於道。先儒莫不深言其弊。陽明云。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斯言也可謂痛矣。然又有說焉。人唯視舉業為羔雉。故以為無所用其誠也。諺以時文為敲門磚。門開則棄之矣。此即羔雉之說也。抑思舉業而僅以為羔雉。則取士者。何妨竟用詩賦辭曲。而必用經義策論耶。舉業而果病於道。為國者何不棄之而不用耶。其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五

言字六



試吾以經義也。欲吾通以聖人之道也。吾於聖人之道。果通否也。其試吾以策論也。欲吾通於當世之務也。吾於當世之務。果通否也。是之謂盡其誠。盡其誠。則舉業者。乃道之所在也。今若以爲更有一堯舜君民之心在於舉業之先。而但以舉業爲贅。則一陳而可廢。宜其不出於誠也。吾未見抄襲時文。脩辭而不立誠之人。可以堯舜君民也。故君子雖於時文。皆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今人爲道未成。難於自立。不妨赴試。若自信得已。

生理太中

卷之二十

本

文學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靡所關。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生理太中

卷之二十

本

靈明也

又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邇之却側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他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寬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礴充塞乎其內。

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遠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歿。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

揭謙曰。董相不當與諸人並論。

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六

三

三

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燭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

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

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一十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六

三

三

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可勝言之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詩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

公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撫謙曰。制藝自嘉靖以前皆拙。萬曆以後皆巧。都如朱子所論。此治亂所由出也。

又曰。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

聖學大綱

卷之二十一

上

三

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的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且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見得。只是不會見得。

心看聖賢之書。○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關相似。都無恁地安詳。○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以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是有个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晉上。此換字法也。

聖學大綱

卷之二十一

上

三

此是天下人心。如何不須理會。余嘗以治亂觀之。凡其舒徐莊雅。厚重質朴。方拙平廣者。治文也。急躁凌躐。纖巧圓秀。華肥輕薄奇詭者。亂文也。其剛勁明朗。正直揮肆者。戡亂之文也。

又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中委靡繁絮之文。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義看可見。如突參清

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起倒的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楊已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及如子厚。亦是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作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依

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婆婆詞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古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策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六 五  
爲謙曰。董策先儒言其緩弱。今讀之。覺其質厚醇美。未可苟疵。唯言性未得其當。言祥瑞爲僞。泰誓所談。

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章。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移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平矣。古人作詩作文。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於蹈襲也。

爲謙曰。文字如封禪書等。最陋。又曰。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不得不是處。賈誼亦然。

如治安策說太子處。云太子稍長。知妃色。則入於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功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衛仔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衛不及也。馮謙曰。仲舒向衛之文。質厚。明正。近道。看來漢儒終近三代。

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佛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的。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人老氣衰。文亦衰。東坡晚年文。雖健不

衰。然亦疏替。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鱗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同宜以歐曾文字為正。○因說濠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做物。子由與之書。勸他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調養辨。如此則畏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个鶻突。無理會的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仔細。此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以術欺天下也。○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是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生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

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歐公文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歐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不會使差異的字。換却那尋常的字。○蘇文審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利以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苟如此。非唯失聖賢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往理大中。卷之二十六 太

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遒。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畧爲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塗數處。每塗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消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因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今

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作文。何常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人做文章。若是仔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的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的文字。若不會仔細看。少間却不得用。○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的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云。子瞻云。都來幾个字。只要會安排。○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洞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自當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

往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太

可耻也已。○今曉得義理的人。少間被物欲激搏。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享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某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壞。太中

卷之二十

三

關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瑣鍊。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

三

魯齋許子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其曠放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有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冶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詩學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要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朱子答陳體仁曰。以虞書攷之。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有。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

又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粹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此事遣辭之善否。今以晉魏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

卷之二十

主

主

主

卷之二十

主

主

主

志之功隱矣。○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多用。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个倔強不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蜩。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的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的。涎出。杜子美以復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或謂梅聖俞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炫露無含蓄。○近世諸人作詩。費工夫。又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功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个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的將做不好的。不好的將做好的。這個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揭謙曰。古人意之所至。方成詩。今若不應唐人詩。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舉而命題限韻。苦心極思。豈不自投羅網。至如漢之饒歌等作。在當日自成一體。今日必欲擬之。既不得其作者之志。有何意味。○問衛鄭所載。靜女諸詩。果淫詩乎。曰淫詩也。曰聖人刪詩。則不正者皆刪之矣。而留淫詩。何也。曰先王陳詩。以觀民風。聖人刪詩。正變兼存。亦此意也。曰觀風之說。可得聞乎。曰周法春出民於野。冬入在邑。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巧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各言其傷。孟

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辨詩。獻之太史。比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民風之善惡。教化之得失。黜陟賞罰。於是行焉。方周德之盛。九州同風。固無貞淫和戾之異。人春秋而王化既遠。則各國之詩。因其主德互有不同。而變風始作。於時上之人。莫以風俗爲意。而天子之黜陟。亦不行於諸侯。爲百姓者。怨嘆之思。形爲譏刺。淫縱之習。放於詞章。而先王之道。則存什一於千百。君子讀其詩。其國之興亡綿促。治亂強弱。粲然可知。如季札者。亦其一也。陵移之久。周天子知黜陟之廢。并不復採風於下國。下民所作之詩。亦無由上達於天子。於是上之人。放僻邪侈。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孔子於是有春秋之作。卽其詩之僅存者。去其重複。正其紛亂。約爲三百。傳之學者。以爲萬世之鑒。使知天下之治亂。由於風俗。風俗之貞淫。由於教化。至今讀之。則凡二南之外。唯秦爲最強。晉爲最厚。與衛之亡而復興。周之弱而不振。陳鄭之先亡。齊襄之中圯。明若列

眉燎如指掌。皆不外此數詩而得之也。後之君子讀是詩者。正當惕然於風俗之變。謹其所以治心養性。脩己化人之方。而鄭聲之不可不放。周南召南之不可不爲。於此益信。更推而通之於後世。則知清平三調。斗酒百篇。唐之所以亂也。二八女郎。曉風殘月。宋之所以亂也。至近日而歌行稗史。入於四子之文。戲曲淫書。遍於五都之市。每變愈下。風俗人心。不復可問。亦可以推世之變而知所坊矣。乃或以爲孔子刪詩。必不留其邪者。試思刪詩之時。止存淇澳定中。緇衣鷄鳴。則鄭衛不殊周召。何正何變。止存刺淫。而不存淫者。自言之作。則鄭衛俱淫。孰淺孰深。凡國有刺淫之詩。則其人心猶有存者。而未盡亡也。故世有是事。有是心。雖聖人亦不能復爲之諱。商臣齊姜之事。亦明載之於春秋。所以示後世之儒。通世務而防變亂也。又何可曲爲解說。以自附於正風乎。竊謂其誤始於先儒。不言聖人陳詩。以爲教化風俗之本。而但欲使邪辟流散之人。讀而鑒戒。則所謂曲終奏雅。勸百諷

一。反以啓後世之疑耳。或曰。先儒謂採風之時。並採其作者之姓名。與其實事。以爲詩柄。故小序之說。疑爲有傳。信乎。曰。否也。採風之時。若兼採姓名。與其實事。則譏刺之詩。誰不忌其君公。淫蕩之詩。誰不畏其父母。天下之人。莫不飾爲德政之口碑。與正心之浮語。而僞風行矣。先王不若是其愚也。曰。採風之時。旣不問其作者之姓名。與其實事。然則何由知其淫詩乎。曰。詩之作也。有諱其姓名者矣。有不諱其姓名者矣。有或變其名字而言者矣。有因其國與時而知之者矣。有讀其聲與調而知之者矣。曰。果淫詩。當時諸國賢大夫有歌之者。何也。曰。當時採之。旣不存其實。則讀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論其世。或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之毛韓兩家。是也。皆善誦之微理也。讀之。不以其柄。則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詩解之。唯所欲言耳。然而淫聲惑人。雖賢者不知而賦之者多矣。此夫子所以戒顏淵也。乃或者又以爲鄭聲之宜放。獨其聲淫耳。夫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有詩不淫而聲

愚者哉。曰然則今之人。以教初學。將不可乎。曰少習正風。長而究其變。可也。○右余之刪詩辨治國家者。以此推之當世。治詩者。以此推之漢唐以下。雖百世可知也。

### 字學

程子明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二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費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徵喪志也。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體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二王書。某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的。亦有一釋名的。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說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問何謂書窮入法。曰如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

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  
禮樂射御書數。書莫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  
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  
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  
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  
通行之字。唯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  
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  
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唯許氏說文最先。然所集  
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  
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  
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之遺文。其功實多。○自隸興  
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  
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  
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  
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  
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  
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

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  
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蝌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  
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越  
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楊謙曰。古人每事重厚。今只想其執刀畫篆。一筆  
不苟。卽此是甚氣象。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諸儒

張橫渠先生名載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  
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之  
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  
見。知爲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  
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  
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  
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  
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  
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  
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言七

卷之二十七

一

言八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  
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  
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資者。雖糲蔬亦共之。其  
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  
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  
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  
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  
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  
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  
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  
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  
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  
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先生  
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  
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皆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竟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膚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又曰。他只是學个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个恭。又學个安。

邵康節先生名雍

程子明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

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糗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

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惓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若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嘗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太單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

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旣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師尊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聞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問其言。君不遺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尙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憮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事務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鶡鵠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後。其言乃驗。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程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既知之。安用以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程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

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曰。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二十年功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禰。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馮謙曰。論語曰。月無忘其所能。若加倍法。果有理。亦不宜忘。○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所官數。依其

法推之亦只是硬排未是至數用心於此大是害事其先天四圖實是作易本原二程不能得其說何也恐亦只是各是其是若孔子之受善則康節自不能隱其說

伯溫云那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圯下每慚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材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

朱子曰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無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方好○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當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

此

撝謙曰只算數一事未免枉用心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此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胡康侯先生名安國

公入太學晝夜刻勵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文課將以優劣爲去留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紹聖四年登進士第答策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稱善再四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再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奉旨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屬吏希蔡京意稱二人爲范純客鄉浩所請托也京大怒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帥曾公廣孝來唁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再鞠獄不成直除公

名動停退居荆門漳水之上。以臺臣辨明復官。疎  
中除成都府路學事。上章侍養。丁令人憂。服除。余深  
入相薦公。有旨召對。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遂巡  
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  
中大夫捐館舍。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  
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買田塋旁。築室勤耕。  
將終身焉。侍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  
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  
除起居郎。三辭不允。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急召  
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陛下  
昔在東宮。潛德韜晦。今正位宸極。於古訓不可不考。  
願擇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則天下之幸。又言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  
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  
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  
越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  
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濫竽之姦  
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

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大權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  
臣詢以修攘之方。今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  
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  
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然後新政有經。可冀中  
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議安國  
否。翰對曰。臣雖不識安國。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  
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  
蔡氏所汙。唯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時門下侍郎  
歐南仲。懟公。諷臺諫倚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  
淵聖不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  
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  
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  
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  
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  
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  
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憂。一舉而兩  
得矣。臬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  
南。可以入蜀。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子公嘗有

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削其遠外州郡。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漢上。不復北顧。畧如公策。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珪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責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陛下卽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舉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京城已困矣。圖益急。命名公及許景衡。皆竟不達。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半。每

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始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取論。是無時可言也。建炎初。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心在王室。實欲趨命。值黃潛善方得政。斥逐忠賢。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愚見尙多未合。或隱情緘默。卽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縣以禮致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旣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乃思濟

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乃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公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同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力引勝非為助。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名。僂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公此番惜與秦檜同進退。然是時秦檜情事尚未露。知人海難休於衡獄之下。為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頽然當世之念矣。公於春秋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采拾辨正。窮研玩味。游咏沉酣者三十年。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裔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受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恨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度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足矣卽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

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惡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趙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餽姬妾請令奉卮酒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阻豈吾徒爲宴樂

老日敢辭其人極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處於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燕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無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懼威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山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遜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說也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樂率以來皆內斷

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游酢  
顯道謝時顯道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  
良佐也。時顯道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  
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公尙論古人。則以諸  
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  
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  
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  
然可親近之意。年寢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  
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麵藥  
治林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  
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  
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飲食。  
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  
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  
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肖之軀哉。家世至貧。  
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  
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  
意欲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  
信。無少差忒。自登第建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

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  
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君者。然  
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  
嘗周流天下。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  
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  
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  
子三人。寅寧宏。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顧川曾幾書曰。窮  
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  
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克。未免物物致  
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  
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克四端。悖五典。則性  
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  
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  
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  
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  
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  
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



謂克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大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以上行狀畧皆伊洛淵源錄所載稍節

南軒張氏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斯文矣。

朱子

卷之二十七

主

言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熹親見文定家說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十四十二年夫子只証得个行夏之時四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他所說盡

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是不敢臆度了。  
張南軒先生名枋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之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復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盡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



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事一時。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晰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橫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

淳熙辛丑二月。先生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在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生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  
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  
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其中隱微深痼之病。  
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  
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朱子與子靜書曰。來書所謂利欲深痼者。已無可言。  
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  
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  
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  
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與劉子  
澄書曰。班班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  
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  
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與  
吳茂實書曰。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  
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  
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  
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

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  
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  
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  
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  
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  
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揭謙曰。學問切忌見未周徧。而先有所主。內未明  
通。而外已堂堂。從事王陸之學者。多有此弊。

答項平父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  
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  
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  
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肚  
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  
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  
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揭謙曰。道有二統。君師皆然。道至朱子而始有家  
法可傳。其拮据盡力。日不暇給。真有神禹入年三  
過之意。其貽謀本末悉備。亦可謂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然較之工程氣質已未免稍偏於剛有帝降而王之勢天生陸子以磨切之陸子之道雖未得中然數百年之後乃生陽明王子適當朱門末學之已弊而遂禪正統陸子於陽明其猶契之於湯乎尚質從簡其地道乎

朱子曰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个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性理太中

性理太中卷之二十七 子靜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講這些子又問陸實

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鵲突說過○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的病病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佔地理會却只尋个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的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的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的意見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

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功夫。○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的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顧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有養此却不得。譬如旅遇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懷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

此。夫抵他只要拘。纔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詞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會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又曰。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是當下便是的。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的。却是中門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

揭謙曰。文公所說子靜諸弊。不知後來子靜亦稍改否。然後人此弊尤甚。存此不削。以當藥石也。○先生言太極。以通書曰。一日中當之。而力辨無極之非。夫無極而太極。此語不可非也。而太極之爲中。則無可疑也。但先生於中之理。亦未分明。而與晦菴辨論之書。詆濂溪過於憤厲。故晦菴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噪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其未有云。區區鄙見。不敢遂爲

老兄傾倒。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如日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後晦菴終以理爲太極。未免毫釐千里之差。而於大學或問。仍以理爲天然自有之中。於先生之說。亦未爲悖也。但先生空抱一中之旨。不能明其所以。而於垂世立教。反有過焉者。豈非朋友講習。貴以虛心相和。摩以歲月之久。如麗澤之相滋乎。若平居各講其說。隔年歲而一辯難焉。多見其低悟而不相合也。

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手一

三百

先生嘗曰。艸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

搗謙曰。先生自小。便敢詆斥先賢。此誤後學而啟其放肆不細。○禪家於濂溪明道。尚猶取之。於伊川便不喜。陽明亦然。至龍溪詆之。謂人刊執已自是處。難以明道爲之兄。亦無如之何。夫伊川在當日。人莫不推其孝弟。明道倡明道學。伊川率先從兄力行其說。明道薦士於神宗。以父表弟張載及

弟願爲首。當時司馬溫公。呂正獻公等。皆當代偉人。極言推服。及門諸子。奉明道者。無不依歸正叔。必有以見其從兄之美也。乃數百年之後。而後蒙不弟之名。胡爲乎來哉。蓋後世之人。喜圓惡方。喜柔惡剛。伊川氣質剛方。故惡之也。

或勸先生著書。先生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

搗謙曰。今人動引先生此語。余謂此語唯可爲孔子道。非子靜所及也。

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手二

三百

楊敬仲簡主富陽簿。先生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先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先生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搗謙曰。先生之學近禪。然其實非禪。如禪學則以知是知非者。非汝真心。○世間留心傳註。而蹈於條塞者不少。先生之不尚文字。真足與紫陽之學

相濟。乃知造化生才。真有用藥之妙。

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朱子。詆先生。朱子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先生知荆門軍。郡有追逮。先生唯令訴者白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

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

在理本中

卷之二十七

主三

同(上)

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揭謙曰。欲去此病。非文理密察。則不可遽有所執。諸子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

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

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

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

之學。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朱子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

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揭謙曰。莊子楚人。自古以南爲陰方。又爲鬼方。好

在理本中

卷之二十七

主三

同(上)

虛無清淨。莊子之說。只是太放曠。其實後世南方言學者。多祖其意。○後人多以無爲太極。謂之不

落陰陽。不知早已落了陰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方是不落陰陽處。○周時佛教雖未入中國。當

時。如關尹子中。已有楞嚴語意。墨子兼愛。已有捨身意。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尙。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

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頴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俗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之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蕭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撥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

理。有如西晉。至使戎羌。侵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標搖。隍杞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胡氏之論至矣。

問老子中國之至人也。何以崇其道。害乃如此。搗謙曰。人皆喜清淨無爲。怠而廢禮。則胥淪於禽矣。聖人以盛陽之道。包之。而不使人心之潰決。此三代以後。所以復有人道。而後天所由開也。

荀子

程子伊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恩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言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爲謙曰。三子於三言。皆不可謂無得。但所求有不  
同耳。

問荀子言性惡。禮爲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其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大早。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

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渴。決不是閒工夫。著書的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 蘓子

朱子曰。蘓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蘓學。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蘓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其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



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唯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蘓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的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鈎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

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川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蕪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蕪公早拾蕪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揭謙曰。近友人論賈易。劾東坡事。以謂立黨。余謂賈易身為諫官。見從臣譴浪於朝廷之上。理當舉劾。當時不知者。謬以蜀黨洛黨目之。而後世言學者。或以此議及程子。過矣。○東坡自言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老泉作辨姦論。以詆介甫。後介甫以執拗致敗。東坡見其父之言。有似於先知。即以此詆伊川。上書言深疾程頤之姦邪。此所謂行劫者耶。觀其中庸論。乃詆子思。又何足論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聖

性理太中卷之二十七終

性理太中卷之二十八

錢塘應揭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通書

朱子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太極圖說見前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蓋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

純粹至善者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一

三百字

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者性發而為情。復者情斂而成性。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

復禮。

天下歸仁焉。

###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理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此似只說得善之一脚。朱子

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

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配合指配太極圖說

揭謙按。周子此等處。則太極陰陽五行皆以理言。不獨太極屬理。而陰陽五行屬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

###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聖聖太中

卷之二十八

###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

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恭。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之善。卽皆中也。剛柔之惡。皆過不及也。

###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人

四

三

過則可賢。

###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 治第十二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人

五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曰。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

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答言當學

學大

卷之二十八

太

言

其善而已。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答言人有不

善。當告之以不善而勸之改。

朱子原註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此章或以神爲理。大誤。此至道之原。當審思之。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古聖賢之語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

樂大

卷之二十八

七

言

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故希簡而寂寥耳。

爲謙按古樂大音希聲。亦淡之意。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以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為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子曰。至愛之間。富有富可二字。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八

九

三十八

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鮮于侁。謂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况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是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

純然克達向上處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十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職。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逮。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周子蘊道甚深。當絕學之後。而不輕自見。故雖在位。而人鮮知者。然則非明道。周子之蘊殆不可見。發周子之蘊。教後世無窮者。明道乎。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德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朱子原註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三百五

朱子曰。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真字。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濞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親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

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克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四百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嗟  
嗟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  
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  
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初筮則告，二三

則或汨再三也。亂瀆也。汨則不靜，亂則不清，則告  
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  
愈也。朱子原註

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  
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  
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朱子原註

附周子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  
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五峯胡氏曰：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  
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

朱子曰：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論所以入德  
之方，經世之具，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

為謙按：此書先儒皆以為與語孟並傳。余謂其結  
體縝密，有本末，乃大學中庸之次，非如論語乃平

日隨記。

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遠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顧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主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按吾儒之學。行遠自邇。升高自卑。而小儒遂僅以身家為念。身家之外。視若吳越。留心民物。謂必當在服官之年。故橫渠發此論。而程門專以此示學者。龜山疑其言體而不及用。其流遂至於兼愛。以書質於伊川。程子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遂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復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卽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議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

長幼其幼以饒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稱明  
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意言  
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  
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  
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於推矣。無事  
於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  
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  
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  
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  
心。無稱物之義。故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  
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程  
子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其後龜山語錄有云。西  
銘理一而分殊。用未嘗離體。以人觀之。四肢百骸  
至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  
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用已在其中矣。朱子  
謂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然龜山所疑。以西銘

前段合之語。孟諸說殆所謂聖之任者與聖之將  
則有間。龜山之語未可全駁。物吾與也。一語疑有  
弊。若曰與。則是朋友之交。未可殺而食之矣。體用  
之說。伊川駁之。無可疑者。  
程子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  
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訂頑一  
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  
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  
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  
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  
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  
無他見識。  
朱子曰。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逃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粹語

正蒙者。橫渠張子之所作也。龜山楊氏謂關中學者。尊信此書。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然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又曰。子厚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今觀其所言。如客感客形之類。似有深失。擇其言之粹者。著於篇。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摛謙曰。張子氣化之理。推之甚是。然須知有主之者。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兩端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中兩語係張子所自註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日受月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網繆相揉。

卷之二十八

主

三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賦

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

足以體化。

卷之二十八

主

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物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氣。指

何爲時。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

卷之二十八

五

三十九

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

以其歸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

獨見獨聞。雖小異。性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譬謂饒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於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領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踐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自進。而不

惟理本中

卷之二十八

五

三十九

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未免有

意之累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作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孝

言

摛謙曰。張子三言雖善。在中庸之意。則唯一忠恕而已。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皇極經世書粹語

皇極經世書者。康節邵子之所作也。其獨得之理。窮極高深。而惜隱於數術之中。今表其粹者著於篇。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

作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孝

言

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論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

乎心也。

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支。支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開闢。

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於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入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鷂之羽。猶木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二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

日行陽度則羸。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鬼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

體字疑非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象數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二

坐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

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石之花。鹽硝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於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爲

陽中之陰。而水爲陰中之陽。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鷹鷂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禽虫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虫之類亦然。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燕青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三

下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曉接下。飛之類下。曉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麟鳳。飛之類也。龜鱉之類。走之類也。

飛之走。鷦鷯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類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三

下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動也。

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白茲而無窮矣。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矣。

類法先開後閉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

朝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兌說也。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學亦常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學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一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刺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平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

學本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一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揭謙按心居人之上中。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

學以人事爲大。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人知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

聖人大中。

卷之二十一

子

言

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舊無雉門。謂周公之舊也。若當時則有之。則久矣。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水在人之身爲血。土在人之身爲肉。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震爲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

者。豈非龍乎。

太極一也。

太極性也。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此。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斯爲至矣。

揭謙曰。余謂人之爲德。至可與鬼神共見而威服之。斯爲至矣。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

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

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矣。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不能勝。

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

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

附邵子詩一首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觀易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觀物

或問邵子算天地始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否。謙曰。此邵子以歲月日時推之。而謂天有元會運

世一元有十二會。會有三十運。運有十二世。世有三十年。年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其實天無許多年數。今只看黃帝始垂衣裳。堯時尙是洪荒。是天地始開不久。而邵子以堯時爲中天。豈得自此以前六萬餘年。茹血衣皮。未明人道。其謬可知。天地至成周。始爲盛極。此是天地之中。過此乃衰。曰邵子之數。能言無不中。其言必不妄。曰今經世書可見。如祖三皇。父五帝。子三王。等語。豈是至數。大抵數之驗者。只能言

原缺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國朝應鵠謙撰。謙有周易應氏集解已著錄。是書因性理大全而增損之。更其篇籍。刪其繁支。補其闕略。初創稿於康熙庚寅。越六年復爲訂正。至辛酉始定爲今本。故卷端有自序。又有重訂一序。其退太極圖說於末卷。蓋卽呂祖謙題近思錄以陰陽性命之說錄於首卷。而致知力行之方。反錄於後。懼學者驚於高遠。意其凡例。稱自聖學失傳以後。開闢洪荒。豈無所自。嘉言自漢唐以來。累累而有。亦平心之公論。然既稱薛瑄守朱學之成。王守仁間有異同矣。所敘道統。又明代止錄守仁一人。而瑄反見黜。何也。

# 憤助編一卷

〔清〕蔡方炳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息關三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憤助編二

卷》提要

## 憤助編原序

余一生坐病處第一只是因循因循之故何也以中多兩可而少決斷也兩可者何所謂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一欲希求超世一欲同流世間也夫名利不能兩全道俗豈容兼用今涉學半生已漸知惟此正學爲第一等事矣而因循猶在如貧子衣珠隨取隨得正學如羽仙丹藥點瓦礫黃金而世儒封於見聞昧於主腦語之曰聖人簡易可學絕無等待必大姍此妄人也語之曰有訣焉可使凡夫立造神妙必大姍此妄言也卒之讓第一等事擲與他人而小康曲謹摹倣矜修結一生之局者比比噫詎非因循之故歟余起家賤貧少無書長於師友年逾三十從張泰符借文成集讀之而始有於予心然迄今悠悠未能自立嗟乎予獨非耳目口鼻之人也哉故閱羣儒語有使人毛汗骨竦而足助吾憤志者隨筆錄之題曰憤助以見眞憤在我紙上之言特其助而已矣天啓丁卯孟冬二日吳郡蔡懋德維立氏識於采石磯舟中

憤助編原序

刻憤助編小引

予之述是編也非敢盜名講學以欺世蓋有所不容  
已也先子忠襄公不樹講學之壇真修實悟密密躬  
行尚恐自墮因循輯憤助編一帙貯行篋自隨身  
國難平生撰述都歸兵燹此稿亦不得見矣久之  
敗篋中搜得先忠襄遺筆散稿數紙長見  
珍之因手錄整齊時置案頭展玩吾父遺教  
大快吾兒聿念爾祖有向學之志亦可喜不意  
弗祿病臥兼旬書室塵閉歿後予不忍啓視又累  
迫點檢時則破書三四束盡爲偷兒將歸去此編存  
而復失深予惋惜不置予少壯卽好閱先儒書然  
吾身心絕不親切浹洽年六十有二遭先慈諱喪  
屏俗日捧先儒書以解吾哀嗣是沉潛玩味漸覺  
吾身有親切處與吾心有浹洽處志趣漸開所  
及隨手抄記用自儆惕不以示人聞之學有三止焉  
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惛惛然夫惛惛者非不向  
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惛惛者不  
爲汲汲也惟悠悠者最爲害道此實振悠悠誘惛

憤助編小引

一

憤助編小引

二

之妙方故仰承先志彷彿原編大略而成之慮復  
軼爰付之梓客有見之者曰先儒所言爾爾何從得  
飯喫嗟乎聖人謀道不謀食之訓且不知安望有見  
是編而展閱一過者乎然予非講學也第藉以寄  
親思子之悲似有不客已焉者爾康熙丁丑九日  
關蔡方炳識時年七十有二

憤助編

後學森方編

濂溪周子語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賢  
過則可賢

吾人動作皆過而不自知亦有時天降之災  
然遂非長惡甘為無忌憚之小人是也  
無恥則終為禽獸之歸無復望聖賢之改矣  
不幸大不幸之別然必其真肯改過之心通於  
聞否則人只背地說謊欺面告况畏人遠已  
為之說以飾非犯不可醫之症乎然文過  
人如偷竊者流向懼王法向怕人知恥心猶未  
若做了可恥之事而恬然自安肆然自得

憤助編

了偷竊却似偷竊的似該得偷竊的  
加十重鎖鎖與賊字是小人轉君子的  
人故人不遇在這點點上導引激發無恥矣  
故恥恥有過恥不改自漸復於無過詎不可貴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莫不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  
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先儒垂訓諄諄要學善除却好名心好名者  
人也務實難辭近裏者已也近裏者已則近于  
向外為人則出於偽君子之道問然實勝也小人  
之道的然名勝也向為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  
說所誤讀此  
如冷水洗背

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言學便以聖為志豈他人所能強乎雖然父兄  
所勸惟科名師保所教惟舉業強之以計功謀利  
而從矣安見強之以學而必不從特父兄師保先  
不知學是也而後程大中命明道伊川從周元公  
受學考亭遵父遺言事胡原仲劉致中劉彥冲  
學皆成大儒惜未有如是之父師耳安可謂子弟  
盡不賢哉願為子弟者  
毋自甘於不賢而可矣

明道程子語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知  
會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天地大而無私覆載日月明而無私照臨知吾  
心之大即知天地大知吾心之明即知日月大  
凡人縱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憤助編

不知着力處從何處學  
不知得力處學何由進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一個身  
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外物奉身者如宮室妻妾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  
是要一事好費多少精神要事事好全副精神都  
到那邊去了若移這精神歸向學問當知吾  
性自有尊爵安宅膏粱文錦儘風光儘受用  
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  
了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何等快活  
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萬物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顏子曰爲何人也予何人也爲者亦若是是肯自遜於聖人之謂勇也中庸言人一己百人十已千雖未必強是不肯自安於下愚之謂勇也勇在立志進學有始其勇在致功進學無止境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爲學偶懈便屬暴棄特爲學推開謂非吾情事其暴棄更何如

惟靜者可以爲學

明道語謝顯道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欺其善學蓋身靜斯心靜爲學入手固須靜靜如見萬物自然皆有生意爲學極論亦惟靜不靜則紛安能主一不靜則肆安能主敬爲學乃收斂身心事非躁妄浮動之人所得與也故周子言主靜

慎助編

學至變化氣質方是有功

人多氣質用事習氣日深性分日滿故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變化之法全在閑靜處加功程子有云如遇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此從所遇之不善加功也程子又有云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親而善功夫多此從所遇之善加功也前賢去矜治怒皆變化氣質法然必由人已相形而矜人已相觸而怒安得不在人情事變上磨鍊耶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孟子曰不如留子之守約則學問其功止有約之一路若子博學於文必約之以體可以弗畔亦重在約耳顏子博我約我之言恐亦是約我於博我之中故云善誘只爲要體貼備循字認做先博以文後約以禮文之見於外者無窮不知博到何日纔去迭約耶此言所守不

力

約是未約以體也泛濫無功是從博以文也知顏子所好何學方能作是言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不用

不用力不能到恍然神悟處結用力亦不能到恍然神悟處

學者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無相契處且須勉力有相契矣若不更加勉力此得少爲足也何由更進一層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有天地便有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地有各足之理便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當盡之分盡所

慎助編

當盡之分方足其各足之理請自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分上何如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

標準過高不能一蹴而至標準太近則又限其所至循循無躁急也不已無間斷也如此則所至以漸而深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請問聖賢經書那一部不說誠字立誠者學問之發源至誠者學問之歸宿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學問到家者自不驕學問淺者便會驕

伊川程子語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甚人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而臨了良心違背了天理便是要做禽獸不要做人的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

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不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之說舍道無學舍聖無志志乎此尚且遠不到不志乎此不特第一等人

沒得做即第二等人亦沒得做也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

信也其自不察乎又曰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

亦不得

人多將吾與聖人看得似天地懸隔誰肯信吾心即聖人之心不待世情俗務來奪吾志也陽

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

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由孝弟而推之便可至於聖人可知聖人特人倫之至耳不能至於聖人只為不能孝弟故程子有云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

無有本末無有繁粗學者須識得此意

後人不建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聖人固生知也然不有學知困知乎學而至焉困而至焉其知一也是知也求之內乎求之外乎學者惟認清路徑為急

世間只有三件事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

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能為耳

不為也非不能也能用吾力自然造化在我

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未做工夫時惟恐以難自阻畧有見地後每多以易自驕非易非難無難無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其可一日舍哉

我子先生曰按此則學不學乃生死所關蓋關道則可死下學道則雖生猶死也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

處便遠巡須是剛決果敢以進

到峻處便遠巡女輩也  
剛決果敢以進吾往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

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又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

地如此

不是心中有至迫切  
處那有不悠悠的

人有朝聞道夕死可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

止一日須臾不能

那能辦  
得此志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只因姑俟二字  
遂掩誤了一生

不學便老而衰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

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

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歲之不

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可惜一生倏忽便老便衰矣已恨學之不早豈可  
因衰老而不學活一日且學一日儘幾餘年盡可  
分本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貴志

志為氣帥奈何為氣所勝耶志不可奪奈何為習  
所奪耶無志而氣乃有權習乃用事非氣與志相  
爭而為所勝習與志  
相持而為所奪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為自暴自棄不

肯學也使其肯學安不可移哉

諺云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此謂人要移他故難也  
若自移何難之有然求一肯自移者却難陽明本  
曰不是不可移只是  
不肯移意實本此

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

不得道理

見學問進步時得力處往往在  
志難中由其顛沛造次必於是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處然後

之命可也

功名富貴有定數却不肯歸之於命學問在人  
在數却都歸之於命況功名富貴有不得處學問  
當無不  
得處也

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君子且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今人  
且不能不問能寡不問多安能長進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日如其所亡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不日退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盡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有病不求治有罪不求釋終為病人罪人而死嗟夫此豈必不可治之病必不可釋之罪耶

心若專怎生解及他事

不特俗事禁心之為害即為學中頭頭不了亦屬他事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又曰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

憤助編

九

學何辜為名而學則是偽也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

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

余終身走近名一路今自反則偶聞客則愧錄此以自警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着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

言却是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余亦樂聞善言然著於心見於行事則未也錄此以自警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從精微處尋義理尚覺疎遠從淺近處見義理更覺親切要之精微不離淺近中也

橫渠張子語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

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朱子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飲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遊之樂耳

窮困者只為衣食謀利達者只為宴遊計竟將此作一生正經事誰復知有禮義可以正身有餘為總總過天下古今也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

是言且要設教在人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

憤助編

十

耳

聖賢必不以人所不可到者垂教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從聖賢垂教處求吾道未嘗不足更須曉得吾與聖賢此心此理之同則道本不待外求何不足之有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志小易足氣輕易持學者通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

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

心刻刻在學則頭頭是道  
非必舍人事以爲學也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學

氣質吾之氣質也變化吾自變化  
也以是爲學便不着一毫爲人意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從不肯問遂

生百端欺妄

安於昏昧者不肯問自以爲是者不屑問試看愚  
蠢人行路每不肯早問路徑往往走錯此安於昏  
昧者也即華覺人依稀想像行去亦往往  
在却脚步走回頭路是自以爲是者也

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

憤助編

世習沾染他不得纏縛  
他不住方是真脫灑

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不如己者不能指吾過日與不如己者親亦不能  
自形吾過與勝己者親即不告吾以過相形之下  
便自覺吾之多過矣改之不吝  
則勝己者亦樂告之自樂親之

今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

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刻刻自反一年便長爲學中亦有期  
月而可之效耶請循此法而試之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

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

志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患不及今人病愈深患不及古人病自減所志偶  
在古人所行仍蹈今人亦一暴十寒也用力專治  
乃有脫然  
去體時

將修已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

厚重乃養德之基全其天分而更加以  
學力斯有得於心而至德幾至道矣

義理之學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修已必先厚重造學必  
須深沉總是一條鞭法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

憤助編

聞也

從無現成自  
在之聖賢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成教具在誰  
克遵而行之

上蔡謝子語

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

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

去將如之何

藉藥力藥力有時去  
培元氣元氣無時息

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

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

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揀人所難去的去將他人終身去不  
得的一年便去上蔡直可畏真可師

透得利名關便是小歇處

一生攘攘到死方休誰肯早  
尋歇處先得小歇好尋大歇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

難捨底利名也須是我自棄被世所棄算不得棄  
不獨在形迹上棄心中有一毫不乾淨亦算不得

憤助編

主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

胸中爲平日所向所學所習所攝持便不能擺脫  
稱明道者謂胸中擺脫得開則明道而外難言之  
矣上蔡固是  
親見明道來

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可執一邊

民受大地之中以生周子云聖人立教俾人  
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執一邊非中也

龜山楊子語

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其外也  
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患必至於致死人而弗學  
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

學之不可已也

失其本心雖生猶死其  
人未死其心先死哀哉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者

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

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

學者何能遽期至於聖  
人然舍聖人將誰學

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

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也然則志學非難知所以爲

憤助編

南

學則難

得其門者或寡矣無門可  
入安得不望望然去之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不知學成要何用此

事體大須會着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

文章作忠信厚慈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今來如

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

學也

博古通今不爲非義之士正今人所  
奉爲學之矩也先牛兩路解絕之

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其文

宏妙殆非後儒所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者終莫之與也

文以載道六經是也僅以宏妙稱  
從不離經時道先生直不計之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不然是未免所謂口耳之學

口耳之學先生又屏絕之

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俗習移人甚可畏也若止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

憤助編

主

誦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

能外勢利聲色學者思過半矣先生尚未許之

與叔呂子語

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欲以一善成名今人之有志者也寧學聖人古人之有志者也只辨學聖人之志至不至且勿論所謂學論是非不論效驗也

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

正己而已不必存感人想况人未之信必已有未正處

和靖尹子語

彥明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門人徐度問曰度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彥明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未知所以為問不作世事問也斯是能問心者是真有意於學者故歸而求之足矣

豫章羅子語

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同是學也求之聖賢之心則莫學非道在外飾上學從強制上學斯俗學矣其不役於物者後希故曰莫學非物

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憤助編

末

一生

猛省舊習之非深切得師之幸此一汗也羣邪俱散矣

安定胡子語

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間如人飲食如飢飽寒溫必

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

明當然之天則已自能決不取決於已而取決於人自立之謂何

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於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

於天

安於義者命自我造循乎理者天與我一

五峰胡子語

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

世之論是非方長短者多矣皆有不陷溺者否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羶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世之拘且溺者多矣皆有見其大知其精者否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人能攻我

憤助編

十一

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

世之相陷爲小人者多矣皆有庶幾朋友之義者否

屏山劉子語

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

失之遠而復者形顯之過也失之未遠而復者念慮之過也從念慮初萌處即知之即改之所謂過人欲於將萌也所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

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章所蒙皆處偏滯而不返如波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在也

隨乎時而不能自拔阻乎衆而不能自傑將終身於蒙而已發蒙者如何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延平李子語

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而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

憤助編

十二

生不治有凍餒憂故謀之急心不治不特無凍餒憂且有安飽樂故謀道不謀食者轉而謀食不謀道不有聖賢作何由知治生孰若治心哉

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學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

變化氣質消融習染全憑學力故不可以旦夕幾不得不惟日孳孳也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已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文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謝一際自負該博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是



平師傳章章師龜山龜山師明  
道淵源不爽故立論每相仍如此

### 橫浦張子語

士君子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利害不止及於其身吁可畏也

學術正而人心正人心正而世道正世道之正不正天下治亂所關也人心之正不正生民休戚所繫也而根源俱在學術以學術為迂圖安得不為人心世道憂

學問於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於異端

所期乎天下者只一平字所貴乎君子之道者先一淡字中庸之不可能在是平淡似無味不知平

### 憤助編

九

淡處熟有真味也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於水之溺火之烈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

見不到所守不堅見未是所守亦錯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

### 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即程子對介甫說相輪意欲學者之真有所見也

不務深造自得乃以口舌之工作標目如捕風捉影無益於用

世之學者皆犯此吾亦犯此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作死法看則便是益友

古人之言必勝今人今人與居不若古人與稽之為愈但古人之言不齊須曉得他隨時補救因人施教之妙而融會貫通之故曰不作死法看

### 憤助編

十

人於技巧絕有妙者至論道理稍深處便懵然是皆於形器間得之捨形器則不能得矣讀書守紙上語者大略相似

守紙上語者求之形器間耳未之形器間者易得故人多守之此語是奪其所守以進之

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

會得精粗本末為一致則紙上語非粗也精即是在是非末也即在此語與前語蓋兩教之

為學之要有三而所以害之有四博之見以強其識審之理以實其心行之勤以致其用識明而理審勤行而用著則得矣然蔽於所好則不能無害矜於所

長則不能無害未然而然不得而得務以自欺則不能無害本之以三要而力去其四害則於學庶幾矣

三要：不離知行  
四害：總由私意

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表裏之符也

人見其表便窺其裏一毫欺飾不得豈可不表裏如一

士之為士將以趨於賢智君子之徒豈得安肆怠廢而可冀其有成哉

情助編

主

此為趨於賢智君子之徒而冀其成者說若不是之趨不是之冀則安肆怠廢亦固然無足怪

或問學者多為聞見所累如何先生曰只緣自家無

主人

心是主人聞見是奴僕以心御聞見主人在也以聞見役心主柄下移其家必敗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如何先生曰如此則頑然一石矣當去了不字則道

理自在

不弄巧如拙也不炫明如晦也不說道如退也不妄動如靜也若作意以如之却又不是道理

耳目乃禮樂之源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

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

審手耳目則獨行不愧影審手夢寐則獨影不愧食仰不愧俯不怍直樂如是

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

如此則心君泰然即不怨不尤知其天境界

先生謫居南安讀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誰能精勤不懈無間斷如此庶幾顏子之不惰矣

情助編

主

先生衣服飲食都不揀擇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安用耶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

誰能一切外好不着如此乃知君子之無求安飽非甘淡泊也乃所好不在此也

南軒張子語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所謂利非必名位貨財之謂也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利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是利之也非義也

君子小人別於義利之各喻與與雖分於利與善之間義利之辨審矣但有似義而非義者不止辨於行事而必辨諸立心此是義字真面目喻字學字之神髓故朱子謂發前聖所未發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惟禽獸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

能自知其偏而後能自反人都是着偏處一顧去教言善性如是邪知此是氣質之性耶試看有學有養人豈曾氣質用事

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

慎助編

（辛）

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

私欲主而義理明義理明而過失見私欲不

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

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

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

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

乎息矣其胸次紫紫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

以苟免耳

中庸私已自便使天理滅矣乃有未必便於已而

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處便不是

計較如何利已作爲已不

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

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從事謹飭者胸襟每不開闊放教開闊者又每每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飢食渴飲只是平常事

應該如是便是義合下如是便是理飢則食渴則

渴合下如是也除却食無以清飢除却飲無以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道更須深思誇

慎助編

（辛）

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消磨若只待其發

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好勝喜誇賢者不免此病

根最深最半不易消磨

學者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不實若實用工

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悚然不敢安也

日用間不敢安於去不得處則偏見自歸於大中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

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朱子云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不須節用功也有資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用功奈中下之資多故朱子以節用功立教凡初讀書者安可不自卑自過而過思一超直人耶

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自求益而忘人我分別之見自不服與世爭是非

後生問學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

耳  
學而不思則罔雖日以思無益不如學  
恐夫子所謂學非聰明強記而已也

憤助編

圭

下行步進退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所以作聖之基不可少小學一段工夫也

先生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

朱子云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余日學如伯恭方是能體聖言而進諸身心

晦菴朱子語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做人

人禽之關爭於一介  
做不得人便是禽獸

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可不戒

言行立身處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立身敗也平日為忠信之言貌為敬之行只消在一件事上敗露出來前此之偽不可掩後此之偽不可飾矣故立身以去偽為本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與聖賢不相似而自諉者志在聖賢也  
務與聖賢不相似者志在同流合于也

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

劫千生無緣見道

憤助編

圭

較伊川語  
更痛更切

凡事切不可着箇且字鮮有不害事

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此邪人妄行固不可救藥矣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豈邪人妄行而可且為之耶此假君子之病根

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每見上梯之人雖甚矯捷亦須小心逐層而上若顛仆而下則頃刻到地且有破腦折骨之患其上愈高其跌愈重甚有喪其身者可不小心從事哉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

理會此身便是理會此心。心為身主也。與間物事相比論。故只云此身。

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語言。只成就枉尋直尺四字。不知滑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要志利達。請學今人。要志道理。請學孟子。無容告訴。何須浩歎。朱子殆有悲天憫人意在。

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隨眾不得。

修道循理。吾人所處當如是。不可因眾之不修。道不循理。而隨之。不可因眾之惡其修道循理。而自棄之。

憤助編

圭

人於道學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此為修道循理者。世上多行不去。而說不困行不去。而生。概不困行不去。而生。阻方是反躬之學。方是希賢希聖之心。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

朱子自註云。不特外面如此。裏面不如。此方是自欺。蓋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元。

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

可與天地參。由於能盡其性。性如何盡。須見得固有之性。方能盡也。朱子原重見性。奈何以見性為難。

所說為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為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為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為堯舜。而不為其患。安在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

不曉得我之可以為堯舜處。如何肯為不曉得我之所以不為堯舜處。如何肯翻然為之人。只說可。

憤助編

圭

為堯舜耳。朱子說到不為堯舜之態。更能搜治病根。

如為學決定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處。若道自家做不得。且隨便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

此即程子所云。莫將第一等謙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也。

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

只是哀同枉過一世。

嗟哉我。在千萬人中。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

今人把學問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索重讀書塾師不督責更不讀却似塾師受他替讀不曉得所讀乃自己的書今人講學但要講與他人聽或與他人爭論又或似一件應付不得已事那曉得學問是自家合做的殆與索重一般見識也

凡人須以聖賢為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為之可不為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不同既與常人不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已任

聖賢直是分內所當為直是稟性所可為曉之何其明了勉之何其真切

慎助編

手

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神又曰萬事須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人須收斂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子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此為不肯著精神者勉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合着功夫處有枉了功夫處要之精神枉用了亦可惜

此為枉用精神者惜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又云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玩索自見道理又曰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

中年以後便爾況老乎肯捨却舉業去為學定在中年以後願學者共佩斯言

或言在家衰衰未免間斷先生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

為家事所累直不能為學何止間斷蓋持籌握算之家久被汨沒自已原不想出頭若經營朝夕之家不肯被他汨沒便不汨沒矣

慎助編

手

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是愧恥後却又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愧恥之心還是初做時發的若依舊做去做慣了并愧恥之心亦不發矣

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輕浮之人不可與言學言忠信行篤敬豈容着得一點輕浮耶

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過捺苟免顯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

四出矣

可見強制之功必不可久

知得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不知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不該如此便不如  
此何等直截簡易

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

全體都病便  
無藥可醫

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

憤助編

圭

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

所以求助於師友者要他指示路頭耳若做工夫豈師友所能助即指示路頭矣不下工夫亦摸不着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

陽明日學者須在事上磨其言若合符節

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要安排要等待  
便下工夫不成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程子以登山喻朱子  
以上灘喻意只一般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沈沈半上落濟不得事

憤助編

圭

從迷悶處透出來悟來從昏暗處透出光明來是入處也  
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躉過了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未幾而日漸短年向衰矣躉此一生成悔何及

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又曰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伊  
川云有絲毫氣在則志猶在也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

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  
不願要

幾曾見有覺得難而不做之人乎都是甘伏批退之人也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些頭  
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實是見得入頭  
處也自不解住了

尋入頭要緊尋入頭不差尤要緊

問學問工夫不間斷最難曰常常點檢自然接續又  
曰聖賢教人只救得一箇間斷

憤助編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忘間斷間斷便不是學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  
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

悠悠過也便莫悠悠能改過也日悠悠而不自覺不能知過也能自覺知過矣較文過者稍勝其如過而不改何

自修曰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先生曰  
自家莫匆匆便了

何故但問人不問自家警語勝當頭一喝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語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

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擣起戰鼓莫問前  
頭如何只恁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又曰如今工  
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掬一掌血如  
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  
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

總要勇決果敢以進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  
歲月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是什麼  
筋骨又曰當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

憤助編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朱子之所以爲朱子其做工夫如此人那及得他半分却望要做聖賢

自朝至暮無非做工夫時節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  
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又曰學貴時習須心心  
念念在上

總是一刻不可放空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不曾發憤教者亦無由啓之

人之爲學只爭箇肯不肯耳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肯便是勇不肯便是不勇



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

始學要自肯既  
學要自住不得

爲學須覺昨非今是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方謂好學不知所亡即虛  
過此一日縱有所能旋即忘之不特虛過此月直  
虛過此生

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太銳之時乃在工夫有常  
之後

其進銳者其退速得  
見有恒者斯可矣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

慎助編

幸

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論其至近至易則只今  
便可用力論其至切至急則只今便當用力莫更遲  
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慮  
方可尋人商量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  
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  
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  
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真能有益也

孟子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故朱子有只今便可  
力便當用力之說也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  
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故朱子有到

有疑後方好尋人商量之說也程子謂無好學之  
志雖聖人復出亦無益故朱子有他日得聖賢而  
師之亦無可受鉗錘之說也須自  
做得工夫而後求明師指點可也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  
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却終不肯是如何  
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  
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  
一件大工夫又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  
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  
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

慎助編

幸

見善欲爲是真心發見之端孟子所謂平旦之氣  
也須用擴充功夫故云須自去體察不安於不是  
底事此是良心大學所謂見君子而厭然也須用  
克治工夫故云須着力與他戰但天理與人欲戰  
恐天理不能勝人欲猶君子與小人爭君子每不  
能勝小人有不戰而自退之方孟子曰無爲其所  
不爲無欲  
其所不欲

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  
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行畏縮  
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  
不能有爲也

不是怯弱而懶只是一  
箇悠悠便習成也

譬如出路要行便行都不去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  
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  
未嘗有不得的

此教怯教  
弱之法

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的時節多究  
竟自己事的時節少若是真做工夫的人自無閒功  
夫說閒話問閒事

可惜一生都在閒  
話閒事中過却了

要惜取那無事的時節閒時收斂定做事便有精神

慎助編

未

事煩時常思無事的時節好及到無事的時節却  
又反厭其寂寞只為不知有靜時工夫耳工夫全  
在無事時節做可不惜取耶或曰惜取無事時節  
莫不是喜靜惡動否朱子又有言矣無事靜坐有  
事應酬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  
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然  
苟能喜靜惡動亦  
微有近道之機矣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  
立不進退之理初學要牢剗定腳逐漸捱將去此心  
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是甚氣象

除却人欲便是天理無介於天理人欲之間者人  
欲減一分天理增一分之說乃逐漸捱去法為初  
學言之也初學者志在易退而難  
勝云此心莫退是學者緊着鞭處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  
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  
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  
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  
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  
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我生平窮處醜處被朱子洞見掀翻令我無處躲  
避不意朱夫子所指今之學者乃指我也聖賢眼  
光到處直燦破  
千百世以下人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

慎助編

未

道理無湊泊處

學者切忌忙迫忙迫則心愈放靜坐者治忙迫之  
對症方收放心之治標法也朱子以目昏不敢着  
力讀書聞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試之而驗  
如此近來有靜坐却似坐禪宜以為戒之說恐失  
却為學入  
門路徑也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在道理中去漸漸相親  
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  
全不曾相干涉

道理平鋪在眼前不曾當做自己身上事却  
又日日說道理所以講學者多為學者少也  
平日功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

有長進處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為大進

昏夜茫茫莫知所之某日出則坦然大道儼人共由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箇道理方是快活

一處大處攻得破非先立其大乎只是一箇道理非小者不能奪乎

象山陸子語

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

憤助編

天

人而已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又曰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

不必言學為聖人須是要學為人天地間有幾箇做得人的有幾箇不自汨沒不虛過日月的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那陋凡下處又曰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

論前日也

卑陋凡下者若自己沉埋耳可不悔乎悔已往不如勉將來勉將來不如求當下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

道不遠人人自遠道不自小不自私道在是矣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可惜

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箇看大世界也自私自利小蹊曲徑也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與草木同腐之恥即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

須先有不甘草木同腐之恥然後肯篤志聖賢事業但空立此志也不濟事而磨礪不可已也

憤助編

早

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於遷善改過上用力檢點磨礪之方也但有善未必能見有過未必自知達德所以先智而能遷在平勇

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

要人知其善而遷恐人見其過而改則為人之學善不成其善過益增其過矣

與曾宅之曰足下何不曰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

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

古人之見之說在書冊將吾與古人相衡乃是親書冊而有益處

只就近易處著就實無尚虛見無務高遠

舍近而求遠舍實而務虛非學也此為學之要訣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閒話所指人病皆

實病

實實去得自己病方能指出人底病

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

憤助編

聖

知義理不知利害求心安也知利害不知義理求身安也究之心安則身安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做人治家無一不從辛苦中得記為學不要辛苦妙處全在莫厭

古人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

體皆是道義

以道義為主則世之所尚皆用不着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無自得處便不免隨人脚跟學人言語不自得而言自立自重恐不免封己自高也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潔淨則奮發植立不得

地上去了瓦礫田中去了莠稗然後種樹易長種苗易實

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耶是殆未得夫

道之正也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

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

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

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

即身是道謂道在日常行耳能勤學能安貧便是日用常行之道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恣情縱欲不肯為一畏其事大

憤助編

聖

且難而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

知

不為學之病根四者盡之矣

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

立須思量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

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為學可與適道也有所立可與立也孔子亦三十歲方能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

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

暑曉得聖賢路徑  
方能有志於聖賢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住須是着眼看  
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  
士

獨立不懼自折不回非豪傑之士不顧流俗非笑者不能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元來此事須自己着力

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所已聞已知者

憤助編

聖

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冥行也  
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  
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耳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親師友之益也尊所聞行所知即不親師友亦得安於無所聞無所知即親師友亦何

與人商論固不責苟從然亦須先虛心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辯論辯論之間雖貴伸已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我見未盡而他或別有所

長之心乃可

不特商論學問當然凡商論事理皆當爾爾庶不至師心自用設拒善之藩籬

講學用心多馳騁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堂廡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

憤助編

墨

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騁於外也

齊安宅而弗居哀哉

學者且論所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之富犀象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間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向已分於此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

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  
未可遽論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乎此那有身之  
乎彼者故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

初行路便撞着利名偏  
是利名容易覺得好

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

自不近前却說擔不起豈有此理

朱子要人硬着筋骨擔是爲擔在  
身上者勉此爲說擔不起者勉

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憤助編

聖

在內者精神如何用在在外者精神如何用人只  
有此精神不在內便在外了不在外便在內了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

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不論愚是明是柔是  
強總要自知自用力

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

人之學也

諸先儒主敬之訓本此  
陸子與先儒未嘗少異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程子以人把捉以把捉是強制之功終把捉不  
住也固執既頑子之拳拳服膺奉奉服膺在得一

善固執在操善非未操  
未得而漫爲固執也

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人皆可以爲  
堯舜由此

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

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

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學者逐於技業  
致者勤他根本

人欠箇精專不得

不專不精不精專  
迄無可成之業

憤助編

果

李伯敏問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

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

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

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

此特抑人之勝心耳學問固須  
日進不自覺其進便日退矣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夸人夸人

者必爲人所攻

陷溺其心者由曲然與之陷而曲不我恃已不陷  
陷者由人之陷溺則學以爲誇而攻

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貨利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一言以斷之曰勝心

先生自知矣而猶談學問余既揚於先生之言矣而此編亦似談學問責人以勝心而自不派夫勝心豈非責人則明恕已則昏乎雖然使先生不言後人不速誰復知勝心之爲害者

凡親師友爲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便虛而不實

親師友也浮慕其名不求實益爲學也徒滋議論不事踐履力行也揀有口舌的做綱常倫紀問却好事也

慈湖楊子語

憤助編

聖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慈湖語多直截指示其鍼人病病易人踐履莫親切於此以下皆慈湖所紀伊父通奉公訓也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又曰少時初不知已有過及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皆有過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得二已而又索吾過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又曰聞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爲君子在瞬息之間又曰人有過尚有改之一路或者不省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

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於中害已益甚過既不去使已終身爲小人又曰嘗恨已過難除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此見過而內自訟之方能如此安有未見能見其過而能自訟之歟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極微小吾以爲其大如天何故道却無大小

君子謹小此真謹小意又長一格

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廉恥是基址

憤助編

奧

此是千年萬載終古不變的基址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又曰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時言而言毋作意而言則言不患多與無言之時同矣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利欲未萌時人人皆君子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事處置了即休不必留滯於心又曰耐事而未免胸中停留未為盡善

大人與化俱徂不為事役

公論於學大有濟凡吾所見不正都被公論收下又曰如無公論必任私意順則喜不順則不喜是使人皆無公論也

公論即直道所以扶持字面者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圖貯却自已又曰人為舍宇等物遮了眼早晚區區而不自知

憤助編

聖

國肥家者為臣必不忠何父母兄弟爭財產者其人必不孝弟曰見金夫不有躬腹中只見財產并不見有自已安得見有君父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靜皆然以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思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為喜行久則厭以坐為喜觸目觀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已

失已者失其本心也欲不失其本心則此身外何得着意

顏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此簞瓢中萬事皆足又曰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無人不自得君子之真樂也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曰世間忙學者要到不忙處

忙無了一世却易了忙非學不忙便是學

九峰蔡子語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

憤助編

聖

舍其路而弗由是悖義是不知義或謂知義不敢悖義却又走假仁仗義一路終是旁蹊曲徑也義之與此為君子惟義所在為大人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眾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

何謂真知知天知人也何謂真見見性見道也証可守一知半見而自詡為真乎知未達乎天則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見未超乎性天則亦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庶幾不失其真矣

君子語上而不墜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迹

重覺悟而不致墮於虛無也通達本而不著本根混於形迹也君子蓋而無少私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翕聚靜也發散動也靜專斯能動直人之心猶天地之化也

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不為形氣所拘不為物欲所溺似超絕等倫之事而仍不過達其初心而已所以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勉齋黃子語

真實心地刻苦工夫

此八字當銘諸心書諸紳

憤助編

三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

險難窮困是學者試金石亦是學者鐵錘可

為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

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方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聖賢教人原是因其氣質較其偏益其所未至學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須是如中庸之

言戒懼慎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謂學問專在講學窮理則戒懼慎獨反似可須臾離矣玩先生之言則知講學窮理與戒懼慎獨固

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

憤助編

三

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髮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口出耳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又曰留意講

習若是實體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先生為朱子嫡傳尊朱子之教者當設信於此

今人知學者少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故此

憤助編

一筆

心只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

以拘謹為有道之氣象以謙博為講學之規程讀此可以自警

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仁何者為禮何者為義惻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為莫己若也

小不如意則戚戚然不能以終日矣

仁義禮智原不礙功名利祿功名利祿却有礙仁義禮智只在存心逐物之別耳

西山真子語

夫受性於天猶受任於朝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

能不違天自并不曠官曠官者無罷隨之且未必愧彼違天者誰誅其心肯生愧乎

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此氣之所為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由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

憤助編

一筆

用其力以轉曠為曠轉貧為富自不服用其力以轉柔為強轉闇為明矣先生之言論究竟不論道也

人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

有形必有性形非空形性即存焉然形著而性隱庸人見形不見性日遷逐於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一顰一笑一動一靜之間惟聖人為能踐形日無妄視耳無妄聽手無妄持足無妄行聖人不苟動靜無意是踐形也即盡性也止言盡性似性與形為二特言踐形是不虛乎天之所賦即不虛乎天之所予性則不出乎形之外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性而性尚未具其小體為小人是徒具此

形而實此形矣葉開通先生曰人生宇宙但以形論與動植之物等耳即形雖人實則物之類也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乃所以成其天

培氣質之偏而歸之於正是乃濟之人以成其天也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病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調護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治病者固貴能知病能去病然必調護於病既愈之後則元氣充而客邪自退矣若能調護於平日

慎助編

聖

無病時則元氣固

客邪無自而入

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不知入道之要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

敬是聖學微始微終工夫而於入道為尤要

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

二語為人道之要此明道先生之骨髓實言之聖賢今日希聖希賢之骨健

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權勢莫污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

委也

志趨於上猶恐未底於上志趨於下未有不終沉於下者也

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

德未可達言盛也業未可達言大也道未可達言與之為一也進德修業近道之功大易備矣

雞鳴夙興與鸛鳴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乎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

慎助編

聖

事之非學則務細行勤小物者其或敢遺又曰晝參之言行以質業學之進與否夜考諸夢寐以卜其所得之淺與深

無時無地無事非學朱子言其綱此更詳其目

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為主

意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進退步趨須中規矩非以此裝做道學模樣也乃是無累其氣工夫志至氣次則持志尤為要緊

古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

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

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

學者貴謹其幾貴充其端所以克謹所以能充全在養也曰養性曰養心曰養氣養之不可已也如是

夫

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

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

憤助編

聖學不同於諸子不同於老釋路頭須要認清

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

自得而後見道之妙不自得未見其妙也自得而後知其無窮不自得不知其無窮也

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

悖焉則道在是矣

知理之當然而由之便是道苟其不知未免於行之不著習之不察也

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

執一以爲是則猶進一非者便非之則學有止法矣直自居於天縱生知矣與汲汲於爲學者不然

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

三代而上典藉未具卓犖稷契所謂何害

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

無以任傳道之功於萬世

孟子後不得其傳而董韓且不能與則此立朝行已卓卓表見者可謂一代之正人耳遠謂上接洛關或未

然也

學者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

利欲之心求義理之學以義理之說文利欲之私而

去道愈遠矣

憤助編

口耳爲學之害如是

魯齋許子語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

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

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先生嘗問諸生此章言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其提議人不少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

有已此持敬大略也

此所謂不隨人起頭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

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刻刻提警策方

不入悠悠中去

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

拘於氣質偏也偏則不大局於一己私也私則不大正其心公其心則大矣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

學者於主偽存誠外別無第二條路故去人欲存天理千聖千賢古今一體

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

**憤助編**

**孝**

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

何苦而不受命乎

事父母安於不孝事君安於不敬其於天命也那得不安於不受耶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

滿成其象而知之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

其心之善惡之迹其心之善惡之迹即其心之善惡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

須養護其知恥之心

有恥則可教周子言之矣此謂須養護其知恥之心更引撥婆心不使偶然知恥者仍歸於無恥也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又曰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

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

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善未必蒙福淫未必蒙禍竊疑天道亦有不可信者讀此恍然於天道之在我詎可含體義而問天耶

草廬吳子語

失今不學更待何時

**憤助編**

**孝**

先生年十有九而作此語余年蓋七十有二矣讀之惘然味之凜然

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

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

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如行如司馬才如

諸葛亦不過謂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

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

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

漢儒註疏經學不可謂不明而不許以傳道傳道者乃在周程朱子傳周程之道者也饒陳之學專

訓詁特為舉家杓指耳舉業有時而廢則饒陳之學不著矣設以饒陳為朱子之傳人則三百年

來凡為四書講義者  
俱屬朱子傳人否耶

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  
為誠物既格者醒夢為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  
既誠者轉獸為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為讀四  
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

讀四書者曾  
覺否曾人否

敬軒薛子語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所以更其失又慮

憤助編

李

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又曰嘗默念此身七尺  
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  
謂自賊之甚矣又曰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  
者吾於道德無成亦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先生刻錄自警如  
此故遺誦全之止語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  
間又曰斯須心有不在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  
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也又曰斯須省察不至則妄  
念發

涵養省察之說出於口入於耳習之久矣何曾斯  
須做此功夫來先生謂涵養省察斯須不主於心  
即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講學家說到涵  
養工夫便謂宜靜坐屏息物絕思慮先生却謂只  
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可知工夫不離日用  
常行動容周旋中禮即是盛德之至時止時行便  
是思不出位所以聖學工夫  
夫人人可做時時可做也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又曰舊習最害事  
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

惡當剷絕

習氣沉痾最難跳出此圈子即有意屏除而根株  
尚在終會復萌以學力勝習如以藥力治病一日  
不服藥病復發若性光透露則如果  
日當空縱漫天雲霧一朝掃盡矣

憤助編

李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又  
曰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學而有間猶弗學  
乍存乍亡猶弗存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歟

循則不進  
不已則不退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之事皆當  
存謹畏之心而不敢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  
心思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  
莫不然

睡時亦有工夫則不睡時可知矣定須周密如此

### 月川曹子語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愛勤惕勵的心須臾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愛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重可哀哉

動之一字是千古作聖的單方

世之學者只是專務為人却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末後還連已都壞了又曰

（憤助編）

（奎）

古人為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在前須是喫得遍方好喫得不遍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不聞即聞得寫在冊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

真實為己方是學一毫為人非學矣余之錄是編也本以備遺忘資提敬而兼示同志何亦勉人為學與人為善之思而已殆寫在冊子上不自着工夫之弊矣竟須自去着工夫以補過

### 康齋吳子語

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惛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

予雖不甘為庸人然而未諒則終不免為庸人也

### 敬齋胡子語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為心害

先生重修不重悟學者宗之也不要人把聰明誤用在書本上可知學聖者立教各有輕重其要歸也

### 白沙陳子語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箇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湊

（憤助編）

（本）

泊卒至廢弛若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無古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也

若無聖賢垂教何由得為學之徑路但專慕聖賢言語作精壁一離書卷便全無把握矣須信得為學是自盡吾心自盡吾性乃必不容已事不是將聖賢之心往來盡吾之心性而吾之心即聖賢之心吾之性即聖賢之性絕去依歸模倣之迹全其天人合一之真方是與自得真學聖賢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自進才覺病便是

### 藥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故道難而退易也進要工夫退不要工夫人皆怕做工夫遂日就退一邊去却

沒暗慾中全不自覺雖示以聖賢覺世之言終覺  
納不相入夢覺之間人禽之介已不自覺直無藥  
可治也

### 一峰羅子語

成平人者器也本乎天者道也以器而載道孔之徒  
也離道而虛器蹠之徒也孔蹠之分夫豈遠哉幾而  
已矣可為孔子可為盜蹠在吾而已矣

知道則器亦道泥乎器則是器非道矣若能即器  
見道則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心思酒掃  
應對似形而下却便是形而上者

外物不知其高深反諸內焉高深者在我矣

### 憤助編

奎

高視天而深似海此外物也顏子曰仰之彌高非  
高而何中庸曰淵淵其淵非深而何聖道之高深  
如是

剩夫陳子語字真履  
閩南布衣

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

致良知三字  
亦玉鑰匙也

### 莊渠魏子語

三代以下往往做不到聖人者只因將道理只在紙  
上講求不在心上體驗弗能察識既被人欲遮蔽弗  
能擴充又被人欲攔阻如何濟得天下蒼生

張上講求之害如此而吾儕離却紙上便無處講  
求矣矣若若以紙上之言與聖人之心相印講求  
者猶自能察識體驗者實自  
能擴充勿謂紙上語不足多

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大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  
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所以傳聖人之  
道者皆得剛毅之力也

朱子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足剛毅的人亦立  
脚不住蓋所謂習俗人欲之事所遇皆人欲之人稍  
一依違未有不隨波逐流者一旦明于理欲之介  
決然去欲而存理非養成天德之剛有毅然不阿  
之志未  
易然也

日用間要為一事覺得過差便與截斷莫為此處豈

### 憤助編

奎

容他人着得力也

此即孟子無為  
其所不為意

生今之時若與世俗人絮短長易墜墮了人若以古  
人與自己較量覺得不可及處甚多方有發憤進步  
處也

敢與古人較量其品地已不卑其服孔亦異乎  
世俗故能見人之不可及而勉發及之之志也

功夫至易至簡而守之為難到這裏一字也着不得  
須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收回  
得這把柄人手精彩當自迥別也



功夫全切實愈覺真  
易金簡易愈無端

吾身從天地生當初天地生我時完完全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付與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

若將天之所付完完全全還他便是聖人若存得幾分尚有幾分是人可惜天全付之人全失之也存養省察功夫固是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存者功夫人只說過不曾做過不做者無論已平做尚不成况偶做手吾輩乃偶做者耳安能有成

憤助編

李

德之日讀之  
假然思者

正夫夏子語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惜其已往嗟何及矣願學者  
銘此語于座右惜其未來

整庵羅子語

平生於性命之理常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冥不忘所事

余所讀諸儒止取可激發人志氣引進人路頭者若為性為心為理為氣為理一為分殊到學力

深造自能辨晰讀固知記專為翻襲前人作非為誘掖來學作無從採輯又不敢獨遺先生爰於自誌中錄斯語先生辭家宰之召屏居學道高風可師至於風雨晦冥不忘所事尤足為後學矜式也

甘泉湛子語

先王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蓋以成其賢也今之所教學者不越記誦辭章之間豈可謂之成賢乎哉今人之不如古人由今教之不如古教也設學以明倫而入乎學者倫未盡明今讀四書五經以明理而習其業者理未盡明豈非記誦詞章之為害耶

陽明王子語

此學不明不知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憤助編

宋

天下竟無從事於學之人則待人而行此學尚有明時今過天下作舉業之人皆自謂從事於學學在詞話詩話中乎世網沉縲縱有英雄漢亦不出昔猶疑之持走敲門門闕瓦棄成名以復得者棄紙上之空文而求身心之業者今則即舉業以講學執詞話之陋習勸業之陳言反用以翻製先儒實地用功之宏微世網上加十斛磨千里務此學更無得明之日矣豈但擔閣他直是埋倒他丁肯急急跳出方是真正英雄漢

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將聖人做個榜樣教他去學做且生畏說胸中各有個聖人更生疑畏者自視何卑疑者自待何薄總是自暴自棄

世上人都把身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

宛轉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何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

人心具有生理生理者天理也存天理則心生理有生心則千古常生違天理則心死心死則雖生猶死與禽獸無異人之違天理者豈盡為生死和欲生與死人之常情有生而人之切念故提出生死括之好名自榮好貴以自豐好色以自娛皆是為形之生計不為心之生計者也

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坐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

慎助編

李

之功則無時而可閒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方是真實用功

正念當前閒思慮自不作凡今人所千思百慮者皆邪妄也故曰思無邪曰安而後能廣苟非功夫到十分總全安得此無邪之思而安之應乎以靜坐息思慮為安得此無邪之思而安之應乎以靜動功未十分則思慮未盡去病根未絕

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方是真切工夫若只管說光景說

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遷善改過朱夫子所示為學之要先生以為善真切之心為遷改之驗殊特如響切耳無殊旨也

人若真真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

慎助編

李

昔人為學今人講學為學者求諸已故能顯出已之天理人欲來講學者求之人只論人之是非絕不同己之為天理為人欲則所講者皆閒講耳于切己之學有何關涉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又曰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

培其根自生而日長刪其繁自歸一而整齊

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  
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  
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功夫好名

即周子實勝名勝之  
說更說得切實警動

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  
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  
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

靜坐便是澄定其心之妙法但心忙慣了初然靜  
坐轉覺雜念紛來遂以靜坐為無益而棄之先生  
既曰初學且教靜坐又說破初下手時不能便  
清其示人做工夫之步驟可謂深切著明矣

實助編

主

且去着實用功久久自會妥貼若纔下得些功便說  
效驗何足為恃

纔做一分功夫便期十分效驗浮慕於學者之通  
病也若實實當作自己本分事時用力刻刻加  
功不問效驗有無則做一分功夫  
自得一分受用此便是效驗也

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  
不善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今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  
處便即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  
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  
言宗旨

人發了不善之念只為事勢行不去故不行耳一  
遇事勢可行則行矣故謂一念發動即是行先生  
所謂知行合  
一者如是

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  
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不在事上磨便落無字甲  
裏先生之與于禪如是

緒山錢子語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  
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  
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

實助編

主

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  
為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  
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  
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只小暇及三字便斷送人一生不可專舉舉業簿  
書家務也若學與事不判為二則簿書家務正好  
做味人惟舉業則真是斷送人的物件蓋口說聖  
賢心非聖賢故一事舉業便與為學相遠若為學  
明心以事舉業則  
又打蛇得七寸矣

龍谿王子語

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

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

功利陷溺人見解障礙人蓋凡緣既染難洗習氣已深難脫也將此二者洗脫于道思過半矣

此件事無氣魄可轉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脈路

人聖有路指點最明切

東廓鄒子語

實助編

卷

世儒通病只認得個有技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又曰人不

自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

有請發明牛山之木章者先生曰我不為斧斤誰為

斧斤我不為牛羊誰為牛羊知其由已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弃更無躲避處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學者所患在志向不專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

聽耳目非不聰明也兩用之則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視兩聽之類也

人只為他世緣不下肯將世緣拋却紛華何能誘我

南野歐陽子語

吾輩今日之學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由本達枝易由枝覓本難

實助編

卷

心齋王子語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此最上一乘語也不可與初志聖學者言若實有得于聖人之學自知其言不誣

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

父師教子弟讀書只以富貴利達誘之何曾教他體味聖人之言躬行實踐出身家仕得富貴地方便喜得富貴地方便憚憚一衙門便問此衙門一年出息幾何何曾有致君濟民之意嗟哉功利之

陷溺人  
心久矣

### 念菴羅子語

閒中勘破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為何故  
是為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為他人屬望不容  
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

日讀聖賢書却勤不暇聖賢心事所以主聖賢愈遠

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  
截鐵此纔是求為聖人之志不知向此工夫却又說  
誠說一說感說應縱辨得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若是

憤助編

卷一

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源究根斷不容時刻粘帶纒粘  
帶便非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雖終日爭辨未  
有出頭時也

可笑講學者終日將无備分別位置於自性自命全不理會讀此能勿憬然

### 近溪羅子語

實實要入此門先須辦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  
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  
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不同

古人便以聖為志程子早言之矣但浮慕聖人者有之必為聖人者則少此志則未嘗辦真師友亦

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舉凡為聖則讀書便為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若當下甘心自弃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

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  
非易事今能舉凡為聖則讀書便為聖賢讀書用世  
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若  
當下甘心自弃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  
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

讀書成功名非不今舉一時然轉眼衰歇山似大地間原未嘗有是人惟良貴一途與取實收斂人獨有千古轉眼衰歇則凡獨有千古則聖存乎人之自轉而已

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

憤助編

卷一

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不是他肯自  
放過蓋此處千重錢壁若非真正捨死拚生一段精  
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學者以見性為宗而性不易見也大學至善言性也孟子未嘗指出性字來中庸始直截拈出天命之謂性孟子所云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殆絕妙語雖向學者終難理會孟子合大學中庸之旨拈出性善而學者猶未理會乃以惻隱羞惡辭讓是為性之端而仁義禮智使之由品以見性然仁義禮智尚是性之條理微言在言有固有一不皆有其性也下固有其性也此其所以言性以利而放知性也者乃本來如是焉明曰性一而已自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命流行也謂之命父便謂之孝遇若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

窮只一性而已以是知見之側隱乃謂之仁見之  
羞惡乃謂之義見之辭讓乃謂之禮見之是非乃  
謂之智其實亦只一性而已由仁義禮智以見性  
是以萬殊歸一本可而書本而得見性而仁義禮  
智無不具足是以一本貫萬殊  
必從心悟而得故曰立地成聖

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徑路安頓一處  
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  
段與天地為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  
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  
穉

憤助編

特神思收拾不起也從路恐揀擇不當也地步步恐  
安頓不穩也如朋友恐難得也然忘年忘世則可  
能也天地為徒為鳶  
活潑吾心所欲慕也

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  
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  
再進不得處不討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  
窮山盡之鄉自有驚卒轉頭時候

不肯之為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飽費惟是此學  
以繫命根又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  
苦

以已身所親歷示人作榜樣一是學道  
專一之榜樣一是學道迫切之榜樣也  
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心入之斯須不和不  
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學而時習之實功

如是之謂學如是之謂時習  
則非時時溫習詩書之謂也

中離薛子語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  
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現在者只自蔽  
耳於此觀破信及真可一立便立一得永得

由自蔽故不肯由不肯故有漏眼得破則自蔽之  
病消信得及則不肯之病消然必精力無漏方提

憤助編

真自

或問聖可學歟曰可或問聖不可學歟曰不可然則  
何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  
可學矣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  
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  
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  
謂不能是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知有所不及神  
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是求諸難  
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人所得自盡者不肯為而強期于天所限定者彼蓋謂聖人是天生的不是人做的也先生分出聖之可學不可學處示人以舍難就易之方學聖者其知所趨也已

### 以中韓子語

名負  
興化人

一日會講泰州心齋祠座中或舉某處高第居顯官而稍不如意遂自熱中韓子從旁撫膺歎曰安能識些子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為此閒汎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舉座咸為悚然

### 懷助編

先生

先生陶覺者也曾聞心齋仲子發講學而悅之始習識字後於學有得毅然以倡通化俗為任親聞者率欣然樂從之夫以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講臺或吾儕可不自愧耶吾儕都為作閒汎語搬弄陳言所誤須以識些子意為亟

### 大洲趙子語

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二智並用可得大半讀書博學也問人切問也學問矣而未篤志近思故僅可得半

### 涇野呂子語

### 無屋漏功夫不得宇宙事業

屋漏中能包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屋

漏功夫即宇宙事業也本不想為宇宙建事業那肯向屋漏做工夫

### 胸中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自在人心最苦處是

### 此心沾滯縱自知得不能斷割

戀生於貪愛於一切名利不貪不愛方能擺脫却貪愛生於戀於一切名利偶貪而不戀偶愛而不戀猶計得一半自在若能直截斷割便許他聖賢有分

### 塘南王子語

名家屏

治舉業者出仕者理家務者皆云吾因此有妨於學姑俟他日此等事畢始可為學此是無志者之常談也其將至老死而竟不能學也決矣如人有患危病

### 懷助編

十

者其肯姑俟他日事畢而後延醫調治乎使其懼心死與身死同其迫切則將不暇寢食而急於聞道也孰禦

心何由死自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已相及起了執能移愛身之切念以愛其心乎

人而得聞至道此大福緣彼醉心於俗福而於斯道如聾者之於鐘鼓瞽者之於日月亦悲其大不幸已

周子以無恥為大不幸先生以不聞道為大不幸同此惡世愛心

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不守行檢為不好名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

求為自然者多矣可歎也

幸生同體不好名不矜心自然皆道學之深造極高也却借此名目仍矜其私心所以人目之為假道

甬川張子語

名邦奇  
蓋文定

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屢仆追惟昔之期百無一償直與不知懼者等耳吾懼今日之復為前日也

知既往之愆而生懼便是進機懼已復然仍是仍就退機矣旋進旋退更可懼也

荆川唐子語

慎動編

全

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而閒靜中轉見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乃知欲根消盡便是戒慎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慎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

則與實實欲工夫方自知學力不能達勝習氣工夫月亦自知學力所至不泥於動靜  
理欲消長之機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

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兵家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滅又曰

一日縱敵世之患此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

以嗜好為無損者是不知戰者也以為積漸消去者是少力戰而不戰而不悟則於外物事身

定宇鄧子語

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發者一時也見汗濁之行則忿激而思屏然其志少衰初心復昧其何以言志

慎動編

全

見善行而感發見惡行而忿激未嘗不好善惡好惡未嘗不出於正然當時或亦動念臨事却又

介孺呂子語

名維祺

士先定志志定而躬行焉斯謂誠身苟所行庸鄙而曰吾志聖賢辟如一人當之東却反之西語人曰我兩足雖西吾心實不欲如此豈有是理

少湖王子語

敬



學不聖賢雖凌厲道上君子不責也

世不乏飭行立名之士而不由於中心之誠便非聖賢之學漢羊證父何其直也以德報怨何其寬也今色足恭何其謙也離母避兄何其廉也今世遇斯人富交口稱之而孔孟不責以其非由仁義行也不識吾心不容自己之真機

聖賢無獨成之學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內外之道也故財指之宜也味此節書便能味此語

天臺耿子語 名定向

世之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人之所以循理

慎助編

八

度者道為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邪僻者學為之也

世界賴人以持特為人惟道為準則求道須學以深造

孔孟之學所以不明者則溺於欲而蔽於見之故也

處計功謀利世界中積習相染傳派相仿誰能跳出此圈子此溺於欲者也然或過為落或蒙患難功無可計利無可謀尚有返而向學之日惟蔽於見者則以下日所習舉中世命之謂誠仁義之動說認作學問種子即語以學之止脈而堅執已見渺不相入反不如溺於欲者尚可冀轉頭之日也

澹園焦子語

仁為人所自有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最切而易知者莫如孝弟

仁者人也人不仁不能食也而飲食出入動靜語默色笑即不能無仁之所以為仁即人之所以為人

春秋日盛所學惟減省為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

學貴反約約則易簡少年或可勝博老年止可守約博須反約約則未有不能該博者也

海門周子語 名道春

人在流俗中務求安身立命之處不可蹉過一生但

慎助編

八

學道者少恐不無非笑勿因非笑自生退屈不笑不足以為道我輩須於人笑處識取若只從人道好處隨去則下之不過位高金多上之不過無非無刺如此度世於性命何涉最可憐惑者也

從事學道且不要人贊歎連顧人非笑乎非豪傑之士安能獨信而獨行

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

忙困頓我不得

閒不隨他閒忙不隨他忙工夫打成一片

遇境便練學問無有真於此者又曰境打不過冒言

心明謂之掠虛浞影

境即是心心即是境不得分之為兩遇境便練者豈練境耶練心耳所患只在境上着力而不知境即心耳未有心已了了而境上打不過者也

凡人習氣豈能頓除貴在功夫不輟久之自輕知得過謬時拽轉頭來精神力量全在此時拽轉便了不必更追求前日而悔咎之也

從此竭力做去不要放手自然有到家消息從前之錯悔無及矣答何益耶

復所楊子語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已百已千

憤助編

（全）

而後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

大學誠意中庸至誠指人學問歸宿也切磋琢磨已百已千指人學問功夫也是千古定本

以人之所知者為學學成而人知之矣知之必喜及其不知未有不愠者也以人所不知者為學學成而人不知之矣人知之且自懼及其不知未有不愠者也學人之所知者學愛人知也學人之所不知者學不愛人知也學不愛人知即不知亦何妨學者當先發大願大明大本願何大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本何大自明其明德是也有明明德於天下之

願則其求明其明德也如求食以救飢求水以救渴自不容於不切而明德既明則其明之於天下也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也此吾儒大學之道也

以施濟立願則充養猶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願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蓋明德不待造作不明而明也白若明之而明德自若豈非大本

吾人之學以反身自治為第一義如見他作為便反身要不作為見他不近人情便反身要近人情刻刻反觀鞭鞭着肉所學方到實際

見人之過便尋己之過刻刻照管自身乃是聖賢為己之學

憤助編

（全）

有自強不息之乾無厚德載物之坤未有人聖域者也

百誓永不退轉此乾道也步步踏實地此坤道也

見羅李子語

學問要緊明宗若不知宗趣所歸而漫從節目上尋索正了心又怕格不得物誠了意又怕致不得知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為條貫之未備真可笑者也

明宗者要知學問！也知主則不患並用之繁偏舉之缺不知！則或以先修入門路徑不同

而疑之或以因時教弊爭致不一致而  
疑之孰如其同師孔孟主則一耶

學者向已躬上切實體取一日之間自子至亥一月  
之間自朔至晦是仁非仁毫髮不容瞞昧日至月違  
動息有可查考則步步是工夫言皆實力仁何處  
歸藏心何處背棄直下可從意中領矣

節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待  
夫子助破何如學者自勘之真

有何奇功有何捷效只此勉勉循循要以無惑於始  
無墜於終即無忝於沐浴之門矣

繞學便期功效不見功效便爾丟棄學者俱陷此  
病身列沐浴之門宜守沐浴之矩循循勉勉終日

憤助編

全

尋聖賢路便是終  
日盡吾本分事

少燒馮子語

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戒慎恐懼是性體真  
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真條理

此所謂表裏精粗無不到  
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人生自幼讀書成名作家生子俱少不得却俱算不  
得雖至作好人尤少不得也算不得

須思算得  
者何事

清任和三字是孟子立三條柱子以撐持千古宇宙

少一字不得

合三字俱全  
便是時矣

南阜鄒子語

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泰  
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

講學便者是在是非同異上若真實自得於學者  
其以自已做上夫之說發人上說或問其人之實  
當如何做上夫而隨其說之如此講學方不從  
吾心起則辨力不為儒先隔隔障故呂新吾先生  
有云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翻轉  
筆定一點半點便連篇累牘辨箇是這甚麼心  
世學

賜議

憤助編

全

涇陽顧子語

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

成孔子

是編命名之意正為學者第一  
要憤語先生語散信都見不謬

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何也蓋往古來今不知  
凡幾何人而獨堯舜蕩蕩巍巍共推為至聖試相與  
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且人人此性人人此  
善即人人堯舜而獨讓兩聖人超今越古無能步趨  
其萬一試相與對証一番有不恍然自失者乎然則

鼓舞嚮往在此振起積習在此喚醒一時之醉夢豁  
開萬古之心眼在此讀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木漢

誦說堯舜者多欣慕堯舜者已少幾曾有將堯舜  
來對證自己者乎舜何人予何人千古來只一顏  
子曾將來對證耳誦聖賢書句句將來  
對證自己自見靈明否則盡屬麻木

### 敬菴許子語

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純誠立行  
不懈則此道自明

可破不事力行  
終日辨論之弊

### 景逸高子語

#### 慎助編

#### 卷一

學問要約處止一性字若不將有生以後添出者盡  
情放舍不見其面目也

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性先生有云吾性本來  
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  
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嘉平正直不可自作紆曲  
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為局促吾性本來先  
明昭昭不可自為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  
不可自增造作此即有生以後不添出也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

### 總是虛語

人人共由之道天然自有之理不向共由處由  
便不是人不是其所自有便不是身不是心

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真

為學功夫須一切放下始  
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

士有其志何所不可為況今所為者乃是孩提無知  
識時所具足反以有知識後昧之者也將我知識反  
於孩提無知識時本色故曰復其初

此非良知即吾手  
非致良知工夫乎

吾輩每日用功當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  
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樸實頭下數年之功  
不然浮浮沉沉總不濟事也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此朱子之教而先生特遵循  
之耳先生有云凡靜坐之法要醒此心卓然常明

#### 慎助編

#### 卷一

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發發後又云  
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然靜去  
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先生示讀書  
之法則曰學者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  
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理頭讀書使義理快治愛  
易其俗腸俗骨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觀此則  
知先生所謂靜坐讀書皆所以治  
心其一生以言致讀書以求博也

一念悚然即此悚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當下  
認取放即收回以直養之而已無他事也

靜坐讀書所以收放心也  
先生故有當下認取之法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  
不得

收斂把捉這箇心便要成了麻木不知痛癢之病  
先生故又重悟此片時之虛靈不可無真修事  
事不放過  
真修也

此件物事不着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新  
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

如是知非知痛癢也必行必去事事不放過也  
羅引先生之言按序錄之使學者知所持循

只一點靈明是人禽異處若得他清清明明循理而  
動便是君子存之若任他昏昏逐逐隨物流轉便是  
庶民去之人禽之途非此即彼更無中間不人不禽  
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過是箇燕

民不知己是箇禽獸於此瞿然發箇猛省這猛省的  
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些子

庶民或可安然爲之禽獸詎可安然爲之耶天賦  
就箇禽獸何從講得學問識得本心天賦就箇人  
奈何有學問不講  
有本心不識耶

### 念臺劉子語

本體卽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  
一物毋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

道有實際日用常行是也舍却日用常  
行懸空而講道懸空尋箇性便屬影響

常將此身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

寬蕩蕩地四虛無倚者也無所偏倚  
者中也中庸只有道心那有人心

省察卽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謂常  
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專以存養屬  
靜一邊安得不流於禪以省察屬動一邊安得不流  
於僞

功夫只在省察上做存養者勿傷其本體也分  
爲動靜便成兩截動靜合則事功大即本體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交交之陳言悠悠之漫  
言謹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卽不睹不聞  
之實落處也

### 懷陽編

仁者其言也訥非制之勿言也從不  
睹不聞用戒懼工夫直是無啓口處

以身薛子語 名數教

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

稍有依違便是脚跟不定略生較量便是眼界不  
開認定義當如是自無依違只管盡其在我自無  
量較

本孺劉子語 名元珍

學問須從狂狷起脚從中行歇脚凡好爲中行每每  
墮入鄉愿窠臼爲起脚便要作鄉愿事也

鄉愿人是中庸之病猶如騎馬取徑取其真也然守  
中庸是難事能化繁爲簡自有其進退未純也

啓新錢子語 名一本

德可勉而修行可勉而至學可勉而充義可勉而奮

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聖

自來為學以本只有困勉一途  
生安固不可得學利亦不可希

涇凡顧子語 名九成

聖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

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

遠也

聖人之言而得此  
通感令我通身汗下

憤助編

我素安子語 名希范

學不必泥定先覺之所為只一循乎天理便是

循乎天理直見本來妙先覺  
之所為猶有倚縱倚壁意在

人何可不學必口不說欺心話身不作欺心事出無

慚朋友人無慚妻子斯為學矣

以此語學方說  
則有二字

西川尤子語 名時輝

古今人我本同一性載籍言行即是師友但須忘我

乃能受益

謂我不及古人自卑也謂我殊勝今人自高也  
因古今人而高卑古今人不困我而高卑何如化  
我之見因古今人之可師而師可  
友而友則古今人皆為我益矣

景淳余子語 名時英

不朱不陸惟性之求性定而學定性一而學一矣

求朱求陸總未得吾性之真求  
諸性自見朱陸之不合而合矣

鏡源涂子語

此事須是日用動靜無一刻休歇處昨日之見已非

吾有方為日新若舊日見解尚存胸中便是不能實

用力之驗

憤助編

人都為舊日見解橫於胸中遂使吾心不容自己  
之真機無從透露自無日新之益見解精而變通  
而況至謬  
之見解乎

元丙劉子語 名一規

此事從志立根從悟入門從脩到手志不是放在心

胸須是早夜孳孳要見此生孟浪虛擲之可惜而實

實討箇歸宿要見一切小道之必非了了而實實求

箇根宗發憤忘食正是此處

立根方入門入門方到手故且問立  
根而入門到手則存乎其人之自力

此學隨時隨處皆可用力離時見時離處見處俱落

等待日復一日何時是學千聖萬賢皆就見在用力  
就見在得力耳又曰即事即學惟上智能而即事非  
學雖上智無所用力處即事即學在中人固不易能  
而即事非學雖中人無下手處

學者疑日用常行外另有箇秘密藏故不肯於見  
在用力亦知動靜語默無住非學乎直道截截向  
見在討箇明白則一是百一是

吾人於盡倫中盡性聖人於盡性中盡倫

性為統宗倫為實踐試觀堯舜立君道之極不過  
親族察倫契為立教之始不過教以人倫三代設  
庠序學校不過明倫盡倫倫即以盡性此由實踐  
以歸統宗也其謂盡性中盡倫者特以明由仁義

行與行仁義有別親親之仁敬長之義皆本  
於不學不慮之良此由統宗以之發展也

調父劉子語 名元卿

今日學術只要認得德本明性本善知本良孔提明  
德孟提性善王提良知所謂若合符節其揆一也

認得明德是何物便知性善認得明性善便知  
良知蓋致良知者正是明其明德復其性之善也

戒慎恐懼全在慮以下人上見得慮以下人正洗心  
退藏處也我輩勝心難洗訕訕之聲音顏色不覺顯  
露其中心之隱微即此便是不能退藏於密

不退不藏便是勝心勝心難洗慮以下人吾夫子  
已早定洗勝心之良方矣不求勝則知退愈退愈

藏愈藏愈密密者充塞  
天地一無疎漏之謂也

忠襄先子語

余讀先儒書不盡喜其妙義玄譚每喜觀其奮怒  
往攻苦入頭處

讀先儒奮怒往攻苦入頭處益人志氣讀  
語示人門路若玄妙處自得後自來之若從先儒  
語中尋玄尋妙  
終自隔膜也

子與氏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棄保之士無文

王猶與夫天生人而畀以耳目心思未嘗判之曰某  
凡民其豪傑則凡民豪傑之號其誰得而判之得毋

無待而興者即自判為豪傑有待而興者即自判為  
凡民乎

豪傑即是凡民做的無  
奈甘為凡民而不辭

流俗庸眾之坑因循等待之阱埋沒英靈男子殆不  
知其幾

此坑阱也並無入騙之使人都是不知不覺自中  
陷落其中若早自覺不至誤入上乘也雖使  
人若決意要跳出來  
亦未有跳不出者

天下事傍人者不立無師者亦鮮成

陽明先生亦有云有志之  
士未有不求師友者

得菴金子語 名錄

隨時隨處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還善改過工夫過行有不得處一味自反頗覺得力乃悟千聖之學只在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此雖學問常談却是人人未見的意思

數語已包括學問工夫諸先儒種種垂訓得此殆簡而盡

省言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刻省者居敬

讀書耳

當省者不省自然不當省者反省矣

鳳樓學子語

名允讓

居熱鬧中常自收斂鎮靜處閑寂境常自震悚發

方會用工夫方見得自己有站立處

不論境界之熱鬧與閑寂總要刻刻收斂自然不為境轉站立得定

幾亭陳子語

名龍正

學問務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

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於義理上細研究方能疑疑是學問之進機也於根本上知路頭方能信信是學問之得力也

夏峰孫子語

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生事事皆當安命獨至為聖賢則不可安命人多以自委聖賢無分以為安命志且未立何處於奪

潛菴湯子語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無息而已君子之為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云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云此志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切於此者

子今已一息尚存矣此志能不懈否雖未能亡為已任死而後已其矢之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着此身則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身不百年而可千古只看身之所載何物耳雖然敬身者敬心也莫認軀殼之身為最重

學道之事能與大家講明同歸於善固其素心若世人不知而已獨為之亦惟躬行實踐自盡其道而已

矣正不必求聖賢接應有道同堂也

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其諸人不倦之意豈不欲行天下之人共進於道而孔門則具體者僅幾人有一體者僅幾人傳道者惟一曾子耳孟子惟樂正子伯魚萬章公孫丑等且不免俗見未忘後此若周程張朱其後諸傳一脈者亦不多人可知此事只合自盡其道天下後世或有二三真儒之



爲難特書通已幸不爲一專論學  
 我從此聖賢先儒所不可少者而可  
 心之世乎人不知不覺是世不見  
 如而不修維是吾儕真實學問耳



慎助編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蔡方炳編方炳有廣與記已著錄其父懋德嘗  
 取前人格言分條輯錄以自砥礪方炳得其手  
 每攜以自隨未及編次而爲人竊去至年六十餘  
 因採擇諸儒緒論仿懋德原編體例復爲此書以  
 補之

#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四卷

〔清〕陸隴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

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問學錄四

卷》提要

原序

或有問於余者曰陸稼書先生所著有以問學錄名者何義也余應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於四書講義與問學錄不既彰彰乎茲編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問學竝見於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之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為說謂心即理是以心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無失焉否也至其教援弟子也止於主靜於是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學則不然矣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較之二程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為禪學方之為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哉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為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詞隨風而靡者比比也稼書先生獨毅然指其非而不顧非詆姚江以警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無兩是論無兩可此先生問學錄所以見志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

問學錄

原序

一

正誼堂

於近世諸賢所論辨贈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  
因爲刊訂是書使天下知先生之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  
於卷中特刪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謂之  
不問之意蓋正學既明異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與較而  
且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亦不至使是非邪正交雜於  
目前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後三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  
榕城之正誼堂

問學錄

原序

二

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

陳幾亭謂顏山農以口舌陷狴犴羅近溪變產服之山農  
視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頰在近  
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  
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愧死乎山農事見於  
鄒南皋所撰近溪墓碑幾亭之論非過也蓋陽明致良知  
之學苟無程朱格物之功則所認爲本心者未必是本心  
所認爲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況止農近溪專  
以自然爲主其弊又曷可勝道哉

問學錄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餘冬序錄論進言之法曰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委曲順  
其意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  
是我卻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  
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鄒昌乃言寬饒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義之節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  
也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  
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  
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劉向新序座對  
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  
乃復召翟黃秦王與中期爭論戰國策不勝秦王怒人爲

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時崔發殿中人因繫獄臺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殿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務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故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可驗矣又按陳幾亭曰凡性躁者乘怒雖有智不及生必使緩之而後智出如敬翔之於朱全忠往往以術緩之緩之而後可以正諫翔助逆之人耳然諫法可取觀燕

泉所述則知當婉其辭觀幾亭所述則知諫又當寬其時合而用之其庶幾乎雖然此皆爲諫者言也若受諫者則豈可曰若者激若者驟而不之聽耶雖盛怒時間逆耳之言亦當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燕泉幾亭所述亦是救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吾君教公仲連進士之法爲得其本  
餘冬序錄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  
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

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賢宰相如范純仁決不肯以衡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之賢亦決不爲人所牢籠矣此一係吾輩書諸紳則鬪熱之際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韓侂冑書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憂疑之際可以自安  
張侗初謂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於所見而不化且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此亂之道也韓魏公三十年相業其得力處正在不欲分別黑白又作渙羣論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有一偏側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獵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

勢毒螫者假其微荆棘道風波彌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燭燭而卒無所成始於主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之輩至於意見牢據情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奸類容而善類疑其爲累豈不大哉故愛國家者無徇小羣而失大羣也此皆切中東林諸君子之弊然顧涇陽之告王荊石則曰謹厚一路人以模稜爲工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自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

同學錄

卷之一

明

正誼堂

宦機日惜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欺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遇之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導之趨乎此又切中末世庸人之病然則士君子處世界當何如日是在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矣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

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許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不然徒知惡矯激而不知其入於鄉愿徒知惡鄉愿而不知其入於矯激雖如魏公之不欲分黑白忠厚莫甚焉是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鄉愿也然使一舉如此豈得無弊雖如涇陽之正直嘗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是亦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徒矯激也然終

同學錄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不免於矯激之禍爲君子者可不慎哉況矯激之弊世必且共轉爲鄉愿鄉愿之弊世必且共轉爲矯激是二者又適相因也是以天下務在於平而君子惟貴於中雖然尚書有直實剛柔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矣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而鄉愿與矯激者皆不得而託焉則東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矣蓋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聖人之意是言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此說甚精然集註止言直道之不可不行而不言直道之可行豈以其涉於計較得失耶蓋聖人此言與魏徵勸太宗行仁義之意又不同集註之斟酌尤精矣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憂殷之禮不足徵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今孔子之道

問學錄

卷之一

太

正誼堂

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若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為諸經之傳註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錄之中學者其可不實而傳焉

論語一書不載記述姓氏漢書藝文志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通不言何弟子鄭康成謂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子厚謂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疑是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卒成其書程明道亦以為然魏了翁謂考經字仲尼而子曾子子不尊於字至於子思

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為疑然則論語亦未必出曾門也今亦不必強定其為何人

孔孟每稱善人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陳幾亭以善人為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為狂俱未是象山陽明大抵皆是近狂之善人又按朱子語類講論語不得中行章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曾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

問學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據此則又似以善人為謹厚之士愚謂有近於謹厚之善人而不可謂善人止謹厚之士也謂善人不及狂獨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可以此槩善人也朱子此條宜善會永樂時纂大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寅沈晴峯論清任和之義曰昔在孟子時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大為此區別之論伯夷擔負綱常砥樹名節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

如季札嚴光文天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清雜利害相攻使人人遜讓以不犯手爲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故伊尹一任而伐夏救民再任而放桐復辟後世如霍光諸葛亮之流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羣半真偽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清之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若半隨之者半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清不必激而表其清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曹參丙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孔子酌於三者之中幾微中節譬之大醫用藥仍是軍工所用者劬合銖兩之不同耳譬僚之於丸庖丁

問學錄

卷之一

八

正誼堂

之於牛丈人之於承蜩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手法輕重疾徐之間嗚呼巧難言哉若論其大較伯夷擔負綱常清亦有任柳下直道事人和亦彌清伊尹一介不苟清而能任聖人所由不同道其趨一也仁也此論清任和之義精矣然清任和與爲我兼愛執中又何以別曰清者無我與爲我不同任者有差等之愛與兼愛不同和者調劑於清任之閒執中者強執於爲我兼愛之中故夷尹惠與孔子偏全之分也異而同者也揚墨子莫與孔子邪正之分也直爲異端而已然則季札諸葛亮謝安王旦之流亦可爲聖乎曰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徒也蓋君子善人中

行狂狷之內又各自有清任和之不同清任和內又各有剛柔之不同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意皆欲以朱合陸此皆所謂援儒入墨較之顯背紫陽者其失尤甚陳清瀾名建東號人此一見所著皇明通紀中陳幾亭論之甚詳清瀾曰朱子於象山早歲猶去短集長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冰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墩道一編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忘源失委一切遽信而不知篁

問學錄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墩之爲顛倒爲變亂爲誣爲誑也其誤後學甚矣愚聞閱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爲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賢誑誤天下後世學者幾亭曰幾亭此條見陽明要書中觀陽明所輯朱子諸書乃平日錯綜答人亦或因朋友之病而自抑以醒之不盡出於晚年也陽明取以自同呼之曰晚年定論亦從數百載後遙斷之耳夫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爲口耳之學正文莫猶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自言而謂聖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誦讀著述精神所用或者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進處寧可謂其生平專事

口耳茫然無得於心至老而痛悔極矣未及改正耶二陳之言蓋皆本之困知記合而觀之則朱陸異同可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如陽明之徒竟以集註或問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使學者雖有信從朱子之心而不能不惑於其言天下何不幸而有此種議論也至於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陸合朱此則所謂推墨附儒夫以朱合陸固失之誣以陸合朱則亦失陸子之所以爲學矣象山之言雖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然其視講明一邊卻輕豈可與朱子之尊德性道問學並重而無弊者同日語哉文貞強而一之亦豈真知象山者也

問學錄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餘冬序錄云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問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螭存焉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此何莫非數也哉愚謂此雖是數然君子於冠裳佩服之閒亦不可不致慎一有所忽是亦學問之疏也

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啓其不遜耳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教亦有剛克柔克之不

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

宋范純仁貶武安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或謂其好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陳垣爲太常博士常以書諫丞相史彌遠彌遠召垣問曰吾劾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愚謂君相論人不可疾其好名君子自處則不可好名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愈傳愈亂餘冬序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歟今世所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顏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云

問學錄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問子桑伯子朱註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語元王廣謀所註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以餘冬序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王肅本而今則重亂而失真



矣諱梁生以伯子事見說苑而不見家語而議朱註之疏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為讀書輕議古人者之戒矣  
 鄉南皋自記萬歷壬辰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欲亟得夫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屬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屬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皋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竊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修人怒可輕視哉聖賢處此寧從同學錄

卷之二

主 正誼堂

容以俟必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南皋之悔即程子所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然此猶是怒之不甚當者也即使當怒而怒亦必思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必思孟子所謂於禽獸又何難焉必思叔向所謂楚辭吾忠若何效辟但當以理自處不可一於縱弛耳

崔子鐘洄詞記章樞山為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達巡檢答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章公德量加於南皋一等 養氣在於集義集義必先審幾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樞齋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姜啓鈞季韶分校

陸稼書先生同學錄卷之一終

卷之一

主 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遇事須從容詳審一或急遽不特平時未曾講究者必至於差卽曾經講究者亦不能無失此聖人所以入太廟每事問而大學知止之後所以又貴能慮也然人亦有知從容詳審之善而臨事不覺急遽者則以其無主敬之功耳平時無主敬之功則不能知臨事無主敬之功則不能慮故君子之不可須臾離者敬也

劉誠意著郁離子持論頗正然其書多學莊周之寓言此在莊周已疾其誕況可從而效之乎或曰周公鸛鳴之詩

問學錄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非寓言乎何獨病莊周也曰託於物則可託於古人則不可恐以偽亂真也託於目前之物則可託於荒唐之物則不可恐以無爲有也銀鵬九萬里之說顏子心齋坐忘之說至今惑人耳目如之何其學之也

呂晚村曰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撫掇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

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講章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楊燭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餘樊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愚謂晚村之言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率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

問學錄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無諸儒則其難矣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從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穢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若盡舉而棄之曰是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則因瑕廢瑜而程朱之道亦孤立而難明矣

晚村謂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叛無一定不易之理如論語仲尼焉學章道字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

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麤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以此爲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則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如此觀之方見朱註之不可易愚按晚村之論最精蓋使各論道統則當就生知天縱言不當復就師言矣此朱子所以斷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遵註而不

問學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知其所以然其畔之也將不旋踵矣以此推之豈特讀書爲然子孫守祖父之法臣民奉朝廷之制誠能知其所以然則雖或誘之使不遵而不能不然雖一時行之未幾而思變焉矣況又有耶說設行從而惑之乎即使幸而未變亦將拘牽附會不勝其弊至於極重難返而不得不變原其始皆由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故至此也或曰世俗之難與深言久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能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也聖人不能使之知而況於後世乎曰不然孔子之言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可

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制雖定而天下之治亂未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誦法之舉皆所以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後其所當然者可以常由而不變即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盡知而浸灌之久務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其所當然而不變昔周之盛時無口不教導其民開其知覺而去其壅蔽至於成康之際則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風俗淳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尚在使當時教導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

問學錄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之知其所以然則豈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變哉後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則聽其不知學校雖設而徒爲具文是以風靡俗頹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民不得已而出之或陽由而陰違之其繼也終歸於廢弛扞格而上亦無如之何嗚呼是豈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聽其不知者之過耶夫治民者束縛之馳驟之欲其一日而曉然於道德之旨則誠有所不可若夫漸以引之寬以導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覺日開日明因其所當然而徐悟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則其所當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

羅整庵祭章楓山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淵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整庵非諛人者其贊楓山如此今讀其諫煙火疏及與羅一峯論鄉約書與鄭御史賀諫議論孔顏之樂二書非有得於中者不能爲之當時稱之者如楊廉楊廉字方成化二十二年進士諡文恪若國朝名臣言行錄則曰在漢東都而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如賀宏則曰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爲急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爲樂邵寶則曰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崔銑洵辭則曰成化中

問學錄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景好名而無實獨楓山德行無瑕數公之言大抵皆實錄也論其所至當不在整庵之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嘗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此一言即可爲萬世著述之法辭文清常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蓋亦楓山之意

二程先生一寬和一嚴厲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援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

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議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荆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詆爲奸險亦非二程之有優劣蓋荆公尚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言之語錄中明道言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

問學錄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講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之理特記之者有詳略耳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鐵案也後人奈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必欲分焉則有之矣朱子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曰明道語弘大伊川用語親切又曰明道

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顏子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卻不能到又曰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當以此爲法又曰大程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合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高於伊川伊川學力所至不讓明道學者當學明道尤當學伊川明道有優於伊川處伊川亦有優於明道處

問學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者言之耳若愚不肖之人氣動志者反居什九

二程論治皆以立志爲先明道上嚴劄子則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日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難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伊川上英宗及太皇太后書則曰君志立而天下治日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載於眾口二先生之言如一誠以天下之本莫先於此也孟子謂大人當先格君心之非然定志又當在格君心之先若在國置元豐之間則又不可如此論矣伊川看詳學制凡數十條朱子作伊川年譜特表數條一

問學錄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曰改試爲課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終非敦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一曰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謂如胡瑗張載邵雍之輩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延請居於堂中不獨學者得以矜式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無其人則虛之一曰錫解額以去利誘謂太學解額五百人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如嘉祐以前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一日省繁文以專委任謂案文責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三舍升補舊專據文簿計校等差今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更不須繁文一日勵行檢以厚風教謂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

檢束之也今立法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關殿使酒等本監  
探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又立觀光法四方士人願觀  
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含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此  
數條皆非漢唐學校規模又置待賓吏師二齋亦年譜  
所載集中不詳其制

伊川經筵三劄不特輔導人主人家教子弟者皆不可不  
知

明道秋日偶成一律真所謂漆雕開已見大意首云閒來  
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此言素位不願外之意下  
遂言其所見曰萬物靜觀皆自得此言萬物皆備於我四

同學錄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游佳興與人同此言以萬物為一體曰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此言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富貴不淫貧  
賤樂吐言至誠無息也結曰男兒到此是豪雄此是謙詞  
有吾斯未能信之意又以見世之所謂豪雄者不足為豪  
雄也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  
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關卯存誠一例朱子皆分為兩截程  
子皆合為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  
分者言之正相發明若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為一事其意  
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即

屋之牆恐人認為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  
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  
要修屋不要修牆

朱子雖極推崇二程然亦不諱其病如曰伊川之學於大  
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  
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大段  
寬而不切不如橫渠說心統性情說得的當伊川謂鬼神  
者造化之迹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和靖見  
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又曰明  
道說靜坐可以為學此說終是小偏又曰程門高弟如謝  
開學錄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  
得高了故流弊至此於此可見朱子之細心  
朱子謂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此言理氣之一而二也  
明道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氣亦道道亦  
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  
分明原來只此是道此是理氣之二而一也程朱之說本  
合整庵乃謂理氣一物不容分而不滿於朱子之說何耶  
林次崖言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  
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  
萬物其分殊也此一段發明程朱理氣之說最明而整庵

謂其未暗渾融之妙亦過矣又朱子以發於形氣者爲人心發於義理者爲道心體用動靜道心人心皆有之此不易之理而整庵謂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說殊難通又以宋儒分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疑其辭之未瑩而謂不若以理一分殊言性較似分明此皆整庵立說之異處總由不知理氣之分也整庵知心性之分而不知理氣之分不可曉

夫子答子夏問孝而曰色難愚嘗思之豈獨事親爲然哉凡人處世言行之差猶易檢點言行雖未嘗有差而聲音顏色之間爲人所厭惡而不覺即人未必厭惡而有可厭

博學錄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可惡之理此最難檢點非主敬存誠未易變化

居官有不當煩者有不當憚煩者如柳子厚郭橐駝傳所言此不當煩者也如小民有犯法而罪不至死者官府既罪而釋之即置之度外豈能必其格心哉或逆料其不格而獎之杖下以示威於眾則又殺之不以其罪聞顧公國寶宰吾邑時民有犯賭博偷盜不孝諸罪者既如律治之則記於冊朔望召其父兄鄰里而詢之能改過否不蹈前轍否眾皆言其無他也則喜而遣之其對則量答之此法甚善民之善惡官府常能記憶而教導懲戒之則自然而格此不當憚煩者也

宗子無子無期功兄弟之子可以爲宗子後者而有期功

之兄弟將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乎抑將別推總麻兄弟

之子以爲宗子後乎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則是宗子無

後也使總麻兄弟之子爲宗子後則是宗子之祖若父有

子孫而不使之奉祀乃使非其子孫奉祀也二者無一可

矣然則當如之何曰繼宗子與繼支子不同也繼支子者

以支子爲主苟其昭穆之順焉則使繼之可也繼宗子者

當以祖爲主苟其祖之子孫未絕則固不得舍其祖之子

孫而使非祖之子孫祀其祖也天子諸侯與士庶之家貴

賤雖懸絕至於宗法則一也假令武王無子將使用公承

博學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文王之統乎抑將使太伯虞仲虢仲虢叔之子若孫承之乎合咸王無子將使唐叔承武王之統乎抑將使伯禽之子承之乎漢之孝惠孝文明之武宗世宗皆此義也以此觀之繼宗之議可決矣

吾學竊以胡敬齋陳荆夫

陳荆夫名貞字晦德漳州府仙遊人天順二年諸門讀書

於陳白沙之傳此其失莫甚焉敬齋雖與白沙同游吳康

齋之門然其學固非白沙所及陳荆夫著程朱正學纂要

雖其教人專一靜坐陳荆夫謂其學識未及胡敬齋只是

狃介之士然亦非白沙禪學之比而乃以二公附白沙之

傳哉若賀克恭之執弟子禮事白沙者其象縣空中以附

白沙傳可也吾學編論王陽明日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子靜豈異端乎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玩久當見之鄭公左袒陽明如此宜其屈敬齋於白沙之下也

吾學編永樂二年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楊文貞公士奇請燬季友書上敕行人銅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當時朝廷扶持正學如此宜士習之日端也亦見通記

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爲久

問學錄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遠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苦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宋初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卽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滲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律門如鼠穴不可密篙工挖師有少敗窾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漏見民隱何以及此自鹽法變而同網無所得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爲賊盜不可勝計此二事楊嗣山嘗舉以告欽宗有國有家皆不可不計此

明則誠可學誠則明不可學也學爲誠明則如告子之不動心荆公之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

聖賢言心有與事對言之者有包事而言之者如孟子之言仁心仁政此以心與事對言之者也牽牛章言心則包事而言之者也有與理對言之者有包理而言之者如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以心與理對言之者也如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包理而言之者也極義亦然龜山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學錄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觀子產不與韓宣子環則蘭相如之完璧不足道矣觀行人子羽卻楚圍之入則相如淵池之會非萬全之策矣龜山以相如爲暴虎馮河之徒信然

龜山謂周勃起布衣蓋樵樸鄙人以其厚重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徇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子獨疑其徇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龜山此條卽大程不欲撥拾臣下短長家法頗涇陽自謂持廉洛關閩之清議恐尚未見



及此又或問以匹夫一且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龜山曰事必須量淺深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誨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遠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閒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不直則道不見此一條與論汲黯意思同

夫子謂辭達而已矣然必先明理養氣然後所達者皆溫柔敦厚光明正大之言不然亦自達其所見而非夫子所

問學錄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謂達也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事爭氣此不知溫柔敦厚也又二公所見皆非中道此不知光明正大也是皆非不能達之病病在不能明理養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龜山謂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今人如此劫人者甚多君子不可不知戒且吾言而人不信正當內自省必吾平日之誠信未足服人耳如何反以此劫人

龜山謂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愚謂汾陽此事未盡善發墓亦不可不問但當問之有方不可逆億以啓讞及株連無辜耳或知其人而有社鼠城狐之嫌則問而不窮治可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聖人何從知之必也其微之言行乎視聽言動之閒博文約禮之際無違焉則心無違矣聖人之觀人猶良醫之視病見其表知其裏

愚嘗有告子陽明之辨曰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

問學錄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拘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夫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拘若天資柔弱若則又為委靡矣故為陽明之學者強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謂告子為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歟呂用晦見而評之曰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眞范甯所謂波瀾後生使措紳翻然改轍至今爲害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問學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考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陽明事跡更當用晦之論陽明比余更嚴然考史料二史考非刻論也用晦又曰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關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此論

尤精

問學錄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暉齋覆校  
侯官陳 源壽用分校  
閩清范福年綴之分校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朱子集中吳伯豐問孟子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云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按今孟子註仍是伯豐所引則知朱子於集註未及改者亦有矣然其大本處則必無差非姚江之徒所可藉口也

問學錄

卷之三

一

正誼堂

朱子答劉仲升書謂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剗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龐厲激發已全不是聖賢氣象矣諱

見五十  
三卷

朱子答項平父書謂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

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

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

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按

愚向直以告子作象山陽明之流今觀朱子此條則又見

其小異處

見五十  
四卷

蒙引一書大有功於先儒如程子云性卽理也蒙引曰性

卽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爲性不然何處不是此言豈不

大有功於程子乎

胡世寧在弘治閒言風俗之弊曰朝士安於家養狃於因

循廉節歸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

問學錄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語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鳳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心無所容身而後已愚嘗三復斯言自古風俗之弊莫不皆然但有輕重淺深之不同耳有志世道者可一日而忘挽

回之方哉

史記載晏嬰沮孔子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余世不能殫其學

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司馬溫公金仁山皆疑晏子之賢未必有此事然朱子於  
論語序說雖削去其語而仍載其事則未嘗以爲無也明  
末有王革論之最詳曰晏子學於墨氏而精其術是故早  
吾夫子之祭必豐腆也則以爲不若豚肩不掩豆之爲愈  
也見吾夫子之衣以褐裘也則以爲不若一裘三十年之  
爲愈也見吾夫子之飲食多不苟也則以爲不若食無兼  
味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親喪自盡而耐於內外者必誠  
必信也則曰崇喪厚葬不可以爲俗也而不知以薄爲道  
之流於忍也見我夫子之急於濟時而周流四方也則曰

問學錄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也而不知如其道則傳食諸侯不  
爲泰也見其異與之言則謂之滑稽而不知欲人之易從  
也見其直道事人則謂之倨傲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  
見其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則謂其盛容繁飾而經年累世  
不能殫且究也而不知苟簡鄙陋君子以爲同也此一段  
可爲定論愚謂夫子之於晏子老子猶朱子之於象山道  
雖不同而不嫌於交好

晏子子西同沮孔子然晏子之沮是因其學術之僻若子  
西則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

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純是私意而  
人相去又甚遠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吳澄曰  
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  
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  
若晝夜豈自爲歌詩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  
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  
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  
人撰造爲之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  
適以卑之也草廬此論言聖人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  
記檀弓所載則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啓手足易質遠  
矣

問學錄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容看得容易有多少牽制多少逼  
迫自人視之皆是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勢卻能擺脫所  
以非有學有守者不能

宋儒薛士龍云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  
惟恐士不好名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須要在  
事勢牽制中放出力量來方能如此

子夏云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

能自決能戰卽是好機括今人俱望風而靡何嘗能戰但與紛華靡麗戰猶易與貧窮困阨戰卻難故須要在此處爭箇勝負方是真能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

朱子沒而門人各記其所聞之語始百餘家蜀士李道傳之字實始取三十有三家刻之於池州爲語錄其弟李性傳

又取四十有二家刻之於饒州爲續錄建安蔡抗又取二十三家刻之饒州爲後錄莆田士穀字子洪又因而類分

之曰語類刻於鄱東陽王伯元又爲續類刻於徽州凡

三錄二類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一景定癸亥導江

黎靖德始合五書而參校之去其重複謬誤因士穀門目

南學錄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以類附焉而名曰語類大全凡百四十卷其後又取建安

所刻天台吳堅別錄附入焉於是文公遺語始備然蔡公

抗後錄序云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

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

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則朱子之語爲語類所未

載者亦有矣古今立言之多莫盛於斯矣

朱子謂乾象辭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

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愚按此

卽賦詩斷章之意在聖人亦不過偶一爲之若學者著書

自當謹守章句不可穿鑿附會藉口聖人

朱子論天謂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故程

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又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

無心若止說得他無心處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所謂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

之乾又如何心便是他主宰處此一條楊道夫所記說天

字最周密又沈開所記有云經傳中天字有說蒼蒼者有

說主宰者有單訓理者亦明

語類云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卻不曾說得氣質之

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

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

同學錄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說恨矣愚謂孟子言形色天性也未嘗不言氣質氣質之

說非起於張程此一條似有可商

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

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卽所謂勢如

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語類謂顏子亦只是持敬與集註乾道坤道之說不同集

註是分言之語類是合言之合言之則克己復禮亦止是

持敬之至見卷十二

朱子論致知格物謂游楊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

或只聞一時之語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卻是集諸家語錄

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然則生於朱子之後者得見朱子之全書而折衷諸類云折衷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之亦未爲不幸也但不可自爾莽耳見語類十八卷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卽愛亦不離愛言仁之說於是始精然此等處不看語類不知程朱用心之苦若無程子之說則言仁者日流於淺近若無朱子之說則言仁者又日流於高遠無理會處

問學錄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孔子於魯人鸞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制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制之機也聖人之審機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正此之謂

語類謂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子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解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按朱子東坡同有不滿武王之意而其語氣相去霄壤讀此一條可以

悟修辭之法

語類謂詩者古人所以詠歌性情當詩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著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愚謂讀論語固能興起善意然聖言簡略又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尤能使人興起善意

嘉善周永則先生嘗作戒謔箴曰莫道是諛諧其實輕薄被人包容甚於戮辱愚每三復此言

文文山御試策云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

問學錄

卷之三

八

正誼堂

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良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衆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言舉業之弊最爲痛切

文文山御試策云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此即召公所謂細行不謹終累大德伊尹所謂爾惟不德罔大也

嘉靖時不惑於異學者崔銑子鍾崔銑一字仲覺官至南都侍郎諡文敏安陽人

亦其一人也余曾見其所著洵詞侃侃言之曰聖王在上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彼集中書尺誇伐憤戾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蕩乎泰和整庵羅公斥象山之謬一言蔽之曰認心爲性消崖霍氏章推而句挾之然後陸氏之爲異端莫遁也又曰儒道衰於我

問學錄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代前輩若薛文清吳康齋胡叔心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修身庶哉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沙起於嶺嶠失志科場乃振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槁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亡顧憚此等正論亦嘉隆以來所罕見者崔公論他事亦多見道之言其論楊東里曰當宣德正統之闕其君子有爲之時乎其民懷其君任人其若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謹嗽也東里公乃日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如此道安有己巳之狩庚午之易儲丁丑之倖功耶其論周文襄曰文襄其知巧之才耶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

其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而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奉貴宦結交遊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匱已而祠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況文襄者曷足多哉其論羅一峯曰李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新

皇眷倚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君遂賢之請可矣乃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敏其言皆卓然崔子鍾謂景皇帝易儲或譏薛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修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起丞大理督餉子慎景泰辛未

問學錄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歸朝王申陞南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此亦誦法文清者不可不知語類中論克己有吳雉所載一條云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卻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卻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閒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簷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

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愚因此悟大學八條目俱是尋常工夫惟誠意章謹獨二字是漸說到向上工夫非謹獨即誠意也蓋意之發有人所共知者亦有己所獨知者

語類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與鄉原不同此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二者皆是要譽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按朱子之意是以居之不疑爲近於無忌憚之小人此是就子張身上說子張雖非小人然是此一邊氣習極其流必

問學錄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至於此

善人教民七年集註謂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語類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徇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按此則言講武於今日豈易言哉溫公猶如此而況他人乎所以夫子言足兵必本於信子路言勇必曰知方

語類徐寓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朱

子之言如此乃自嘉隆以來談良知者莫不藉口明道識仁說是豈善讀先儒之書者乎

孟子議論最高處在知大小能詳其大而略其小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朱子曰其意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來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屬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獵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蒙引曰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

問學錄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愚謂朱子教人最得此法語類中時時提醒此意雖隨其所問答之必曰道理緊要卻不在這裏不消恁地理會如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詞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之類又不但問沒要緊事如此答也若問得太高又必引到親近處如云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俱是孟子夫子家法

語類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



勿才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愚意告子之病似不如此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非謂心與言不相干也正以心爲言之本吾守吾心而言自明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非謂心與氣不相貫也正以心爲氣之本吾守吾心而氣自正朱子謂象山之學與告子相似則告子之說決當如此看

薛文清讀書錄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又曰太極性理之尊號又曰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又曰太極者理之別

問學錄 卷之三

正誼堂

名非有二也又曰太極只是性又曰太極是性之表德此數語發明太極最精與程子性卽理也一句同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四語是理學之宗祖讀書錄亦解得最明其解顯微體用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其解陰陽動靜曰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卻自靜中來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又曰今天地之始卽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

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卽所謂太極動而生陽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則爲一縣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此種發揮確是洛閩之真傳

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加采擇而爲此言耳

文清云豈獨樂有雅正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淡也

問學錄 卷之三

正誼堂

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邪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有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愚謂欲崇雅而黜鄭者必先明乎雅鄭之大綱然後能審取舍不然其不以鄭爲雅者幾希

文清云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愚謂讀史必讀綱目然後史學經學爲一

讀書錄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又曰先天圖隱

而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及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按圖象隱於異學而邵子取以明易者知其原非異學之圖象特此失其傳而隱於彼耳近世言三教合一者不得藉口於斯圖象在異學止為形氣之用在吾儒則為義理之原

薛文清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又謂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嗚呼文清尙如此今人安可不知極力變化耶

讀書錄曰朱子答學者之間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

問學錄

卷之三

圭

正誼堂

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若必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然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此二條言聖賢因時立教之意最明蓋孔子之時未有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則異端之說方且其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與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

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卽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此發明程子主一無適之義最精讀書記蘇季明對程子曰躬常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日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卽文清之說也

問學錄

卷之三

圭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五月  
正誼堂重刊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三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樺齋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姜啓鈞季韶分校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許鍾斗

許鍾斗文集止五卷無甚關係文字

謂春秋戰國時有道德家有楊

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縱橫家家各爲教而不可無

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游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

者又或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

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爲孔孟

者徧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隸之學宮升之司

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章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

義何莫非學而乃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

問學錄

卷之四

一

正誼堂

之名於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門

果何說也此一段蓋有激乎嘉隆以後講學之弊而言之

其實今之欲講學者只當就舉業中指點不必另闢一門

徑

鍾斗論格君心當自身始曰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

投珠抵璧之風身無集思廣益之誼而欲言縣鐸設範之

美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身好佞幸而欲責君以去

讒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身好舞智而欲責君以推

誠必不得之數也嗚呼豈獨格君哉齊家治國平天下何

其不然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

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嘉獎之而已也若但知嘉獎

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僻其去中行將益

遠豈聖人之教乎漢之黨錮明之東林皆錯認聖人取狂

狷之意

譚舟石作延綏鎮志論河套云議者以河套爲詩之朔方

然詩言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箋之者曰堯典云宅朔方爾

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爲近徽仇之國耳未嘗指爲河

套也成化時有謂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復河套爲失策然

安南永樂時之郡縣也宣宗朝猶議而去之況新當土木

問學錄

卷之四

二

正誼堂

之變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謬乎會銑之論輪臺之

謀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議也舟石此論甚是又引張方平

諫用兵書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

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

骨絕於饑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

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

得而聞也嗚呼聞方平之言而不心動者難矣愚謂見舟

石此論而尚思開邊釁者亦可以止矣

延綏鎮志載李自成米脂人爲銀川驛馬夫崇禎元年延

安大饑羣盜並起而自成尚爲驛子無叛志也兵科給事

中劉越上言減驛站歲可省金錢鉅萬朝議是之凡游民之隸籍驛遞者多亡去自成亦復無聊始爲小偷因竄入流賊初不過爲裁省計豈意游民無所得食而饑荒又迫之卒至於土崩而不可救愚讀之不覺三歎今之言理財者動云當節鳴呼節之一字豈易言哉

時文論子產聽鄭國之政章云時至戰國苛察微統之政深而溫惠慈和之意少蓋天下尤尚刑名哉然而刑名之始不始於刑名之人惟爲政者寬以養天下之亂源柔以蓄天下之不肖至於宏綱不舉萬事墮壞而後察察者得以承其後也孟子憂之故借子產以立論此說得最好

問學錄

卷之四

三

主誼堂

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此尚是古之小人若今之小人有慷慨激烈而談彌縫鑽營之術者矣方自以爲非常之人非常之論而肯厭然哉然爲君子者亦不可不自反使魑魅魍魎得跳躍於吾前者必吾之正氣未完也吾之正氣完一分則彼之跳躍亦必減一分

余令膠城二年每念成湯解網一事以爲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經而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故商道號稱尚嚴然未嘗不時開其一而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欲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

先王之法哉

宋姚鉉輯唐文粹一書不取昌黎諫佛骨表大端已差昌黎請上尊號表與上宰相書同一卑汗

文人之言亦往往見道如李華弔古戰場文云文教失宣武臣用奇此二語與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同一深微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柳子厚謂廉恥卽義也見其有二維未見其四也愚謂不然廉恥乃義之重者故別出而言之聖賢之言多如此類無礙其爲四也

顏魯公唐代偉人而載於文粹者寶應寺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張說王維盧肇李華白居易之聖賢之言多如此類無礙其爲四也

問學錄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韓退之眞人傑也

韓退之好作大言如答呂醫山人書云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等妄言長後世少年虛浮之氣爲害不少退之答張籍書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及原道則云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觀原道則前書所云不倫甚矣故知古人之言未可輕議退之答劉正夫書云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

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此皆說得最好後又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信斯言也則前所云師古聖賢所云惟其是者必求爲非常而後可啓天下好異之弊者必斯言也大夫古聖賢所爲惟求盡其常而已不聞好異也吾所惡於俗下文字者惡夫不能盡其常者耳

諸莊甫之學不如陳陸而刻厲過之其日記云生計有無可以不動念小人毀謗可以不與聞凡事盡其在我但使

問學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方寸可以對大庭此身可以見上帝雖餓死亦何憾察其生平確能如此亦可謂獨行之士矣

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

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卽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而黃鐘仍爲之主可謂善發明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乎朱子謂此章之旨最爲切要論語所謂一對萬字看周子所謂一對雜字看周子所謂一對曾子所謂忠至程子主一無適之一與周子又別周子是說不雜於欲程子是說不雜於他事不專是欲高景逸謂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誤矣

問學錄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讀書記載朱子於書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常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於二者按朱子平日論學以致知敬克己三者爲主而易止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將致知工夫補在義一邊程子止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謂敬勝百

邪便自有克則將克己工夫稍在敬一邊

古今言敬莫精於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係二句讀書記又引朱子一條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此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怠地把捉去此一條說得敬亦精

讀書記謂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固有之理按此則二句卽是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然看來約禮卽是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之意與涵養用

問學錄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敬之意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朱子論涵養用敬二句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邊也克己復禮少不得以敬為主則以約禮作尊德性看自妙若中庸所謂崇禮乃是道問學之目是指辨其節文度數言屬博文內與約禮復禮無涉讀書記序朱子之學既載黃勉齋行狀李方子年譜又謂先生語錄多自言爲學工夫採附於後學者潛心於此則朱子進學次序固昭然可考矣

朱子謂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此卽讀書記之所自出也

論語吾道一貫章要着子出二字當時曾子雖已無疑回

不一言以正諸夫子門人旣已不能無疑何不直問諸夫子必待子出而問之曾子也蓋適值夫子有事而出未及闡明此所以問之曾子非夫子不待再言而出也曰然則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卽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當時子思問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問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問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語言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曰然則夫子之告子貢一貫亦不聞更有闡明何也曰當時必尚有話而記者記之不詳爾九月四日子

問學錄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因覽讀書記至程朱論敬諸條而悟及此  
同一格物也而聖賢之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同一存心也而聖賢之存心與世之虛無寂滅者異所以朱子論格物則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論存心則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聖人云切問一切字最可玩學者不可不好問問又不可不切蓋宇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汎然而問非但告者易倦而問者亦無益故必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然後問之雖

於身心職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學先問上達之事未知修己先問安人之事皆非切問也能切問然後告者不倦而問者有益此如問路一般如在蘇州起身進京且先問無錫從何處去乃爲切問若蘇州到無錫之路尚且茫然乃曉曉問北京城外路徑且雜及於陝西湖廣豈不生聽者之厭即使諄諄而告之亦何益乎此問所以必貴切然能切又貴能審不切則病在汎不審則病在疎綱大紀小若對眾目而言則綱紀俱屬大一邊

胡敬齋有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之說高景逸亦云孔子教人只是說用所謂吾無間學錄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性命到微妙矣朱子出不得不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語語著實愚謂孔孟程朱不得如此分別聖賢之教未有不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高景逸論陽明日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

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反其本者文行忠信也

胡敬齋與人書論朱子以後諸儒曰西山真氏庶幾乎此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峰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又曰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間學錄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於言語文字之閒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而其門人郝陽余祐序敬齋集曰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詁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嗚呼敬齋之學真今日學者之律令格式也

敬齋又與羅一峰書曰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思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

尊德性可乎此數語斷盡朱陸之同異

敬齋又與一峯書曰公甫名重海內與先生交最深居仁與國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己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又與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為其所染也噫敬齋之黜白沙如此而學者猶尊而崇之何也

讀書記云按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

問學錄

卷之四

工

正誼堂

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得之為永嘉之學亦同自出然惟朱張之傳最得其宗

宋止朱子傳云簞瓢屨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正誼書局重刊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四終

問學錄

卷之四

工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陳 恪齋台分校

閩縣姜啓鈞李部分校



問學錄四卷 浙江巡撫  
振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編大旨主於力闢姚江之學以尊朱子然與王守仁辨者少而於近代之說調停於朱陸之間及雖攻良知而未暢者駁之尤力其中有抑揚稍過者如高攀龍遭逢黨禍自盡以全國體其臨終遺表有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二語此自老臣戀主惓惓不已之至情而隴其以來生之說流於佛氏爲疑未免操之已蹙朱子文集有與鞏仲至書曰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風生二字與來生何異隴其何竟不糾耶王守仁開金谿之派其末流至於決裂猖狂誠爲有弊至其事業炳然自不可掩而隴其謂守仁之道不得大行繼守仁而行其道徐階也使守仁得君其功業亦不過如階似亦未足以服守仁之心至於朱子之學上接洙泗誠宋以來儒者之宗隴其必謂讀論語固能興起善意然聖言簡略又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尤能使人興起善意似亦過於主持益明之末年學者以尊王詆朱爲高其勢幾不可遏隴其篤守宋儒力與之辨不得不甚其詞然

亦稍失和平之氣且隴其官靈壽時已自摘此書要語入之松陽抄存中則所未摘取者雖不存可矣